

现代精华文库

徐志摩散文

中國古典精華文庫

# 徐志摩散文

徐志摩 著

## 目錄

### · 雲遊心蹤 ·

印度洋上的秋思.....	001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007
泰山日出.....	012
山中來函.....	015
悲冷翠山居閒話.....	017
義大利的天時小引.....	020
巴黎的鱗爪.....	022
我所知道的康橋.....	038
醜西湖.....	048
天目山中筆記.....	052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057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063
“死城”(北京的一晚).....	067

### · 高山氤氳 ·

曼殊斐兒.....	077
-----------	-----

泰戈爾.....	092
濟慈的夜鶯歌.....	098
拜倫.....	109
丹農雪烏.....	119
羅曼羅蘭.....	134
湯麥士哈代.....	142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151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	158
一個行乞的詩人.....	179
波特萊的散文詩.....	196

· 人生隨感 ·

“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 .....	200
我過的端陽節.....	203
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206
落葉.....	209
毒藥.....	215
白旗.....	217
嬰兒.....	219
守舊與“玩”舊.....	229
迎上前去.....	238
想飛.....	244
“ 話 ” .....	249
海灘上種花.....	260
自剖.....	267

再剖.....	274
這是風刮的.....	279
求醫.....	281
論自殺.....	286
再論自殺.....	296
秋.....	300
吸煙與文化(牛津).....	312
我們病了怎麼辦.....	316
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321
關於女子.....	327
盧梭與幼稚教育.....	343
再談管孩子.....	353
泰戈爾來華.....	359
羅素又來說話了.....	366

· 風雨故人 ·

悼沈叔薇.....	377
我的彼得.....	380
我的祖母之死.....	385
傷雙栝老人.....	400
吊劉叔和.....	404
家德.....	408

## 雲遊心蹤

### 印度洋上的秋思

昨夜中秋。黃昏時西天挂下一大簾的雲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將海天一體化成暗藍色，寂靜得如黑衣尼在聖座前默禱。過於一刻，即聽得船梢布篷上窸窣窸窣啜泣起來，低壓的雲夾著迷蒙的雨色，將海線逼得像湖一般窄，沿邊的黑影，也辨認不出是山是雲，但涕淚的痕迹，卻滿布在空中水上。

又是一番秋意！那雨聲在急驟之中，有零落蕭疏的況味，連著陰沈的氣氳，只是在我靈魂的耳畔私語道：“秋”！我原來無歡的心境，抵禦不住那樣溫婉的浸潤，也就開放了春夏間所積受的秋思，和此時外來的怨艾構合，產出一個弱的嬰兒——“愁”。

天色早已沈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啜泣的雲，還疏鬆地幕在天空，只露著些慘白的微光，預告明月已經裝束齊整，專等開幕。同時船煙正在莽莽蒼蒼地吞吐，築成一座鱗鱗的長橋，直聯及西天盡處，和輪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對照，留戀西來的蹤迹。

北天雲幕豁處，一顆鮮翠的明星，喜孜孜地先來問探消息，像新嫁媳的侍婢，也穿扮得遍體光豔。但新娘依然姍姍未出。

我小的時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樓窗外等看“月華”。若然天上有雲霧繚繞，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擔憂。若然見了魚鱗似的雲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悅，默禱著月兒快些開花，因為我常聽人說只要有“瓦楞”雲，就有月華；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親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華只是我腦筋裏一個不曾實現的想象，直到如今。

現在天上砌滿了瓦楞雲彩，霎時間引起了我早年許多有趣的記憶——但我的純潔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

月光有一種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海波咆哮，她能使悲緒生潮。月下的喟息可以結聚成山，月下的情淚可以培峙百畝的畹蘭，千莖的紫琳耿。我疑悲哀是人類先天的遺傳，否則，何以我們兒年不知悲感的時期，有時對著一瀉的清輝，也往往淒心滴淚呢？

但我今夜卻不曾流淚。不是無淚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將我最純潔的本能鋤淨，卻為是感覺了神聖的悲哀，將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動，想學契古特白登來解剖這神秘的“眸冷骨累”。冷的智永遠是熱的情的死仇。他們不能相容的。

但在這樣浪漫的月夜，要來練習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機一轉，重復將鋒快的智力劇起，讓沈醉的情淚自然流轉，聽他產生什麼音樂，讓綣繾的詩魂漫自低回，看他尋出什麼夢境。

明月正在雲岩中間，周圍有一圈黃色的彩暈，一陣陣的輕靄，在她面前扯過。海上幾百道起伏的銀溝，一齊在微叱淒其的音節，此外不受清輝的波域，在暗中墳墳漲落，不知是怨是慕。

我一面將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現象，一面拿著紙筆，癡望著月彩，想從她明潔的輝光裏，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她們在我心裏，凝成高潔情緒的菁華。因為她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間的恩怨，哪一件不經過她的慧眼呢？

印度的 Ganges(埤奇)河邊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個榕絨密繡的湖邊，坐著一對情醉的男女，他們中間草地上放著一尊古銅香爐，燒著上品的水息，那溫柔婉戀的煙篆，沈馥香濃的熱氣，便是他們愛感的象徵月光從雲端裏輕俯下來，在那女子腦前的珠串上，水息的煙尾上，印下一個慈吻，微晒，重復登上她的雲艇，上前駛去。

一家別院的樓上，窗簾不曾放下，幾枝肥滿的桐葉正在玻璃上搖曳鬥趣，月光窺見了窗內一張小蚊床上紫紗帳裏，安眠著一個安琪兒似的小孩，她輕輕挨進身去，在他溫軟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撫摩了一會。又將她銀色的纖指，理齊了他臍圓的額發，藹然微晒著，又回她的雲海去了。

一個失望的詩人，坐在河邊一塊石頭上，滿面寫著幽鬱的神情，他愛人的仙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動，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滓裏榨出些微甘液，他張開兩手，仰著頭，讓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時正在過路，洗沐他淚腺濕腫的眼眶，他似乎感覺到清心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枝筆，在白衣襟上寫道：

月光，  
你是失望兒的乳娘

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櫺裏，望得見屋裏的內容：一張小桌上放著半塊麵包和幾條冷肉，晚餐的剩餘，窗前幾上開著一本家

用的聖經，爐架上兩座點著的燭臺，不住地在流淚，旁邊坐著一個皺面駝腰的老婦人，兩眼半閉不閉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個少婦，她的長裙散在地板上像一隻大花蝶。老婦人掉頭向窗外望，只見遠遠海濤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擁抱密吻，她歎了聲氣向著斜照在聖經上的月彩囁道：

“真絕望了！真絕望了！”

她獨自在她精雅的書室裏，把燈火一齊熄了，倚在窗口一架籐椅上，月光從東牆肩上斜瀉下去，籠住她的全身，在花磚上幻出一個窈窕的倩影，她兩根垂辮的發梢，她微澹的媚唇，和庭前幾莖高峙的玉蘭花，都在靜秘的月色中微顫，她加她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鄰近的花草，連月兒聞了，也禁不住迷醉，她腮邊天然的妙渦，已有好幾日不圓滿：她瘦損了。但她在想什麼呢？月光，你能否將我的夢魂帶去，放在離她三五尺的玉蘭花枝上。

威爾斯西境一座礦床附近，有三個工人，口銜著笨重的煙鬥，在月光中間坐。他們所能想到的話都已講完，但這異樣的月彩，在他們對面的松林，左首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語比說的嫵媚，惟有他們工餘倦極的眼珠不闔，彼此不約而同今晚較往常多抽了兩鬥的煙，但他們礦火熏黑，煤塊擦黑的面容。表示他們心靈的薄弱，在享樂煙斗以外，雖然秋月溪聲的戟刺，也不能有精美情緒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們默默地撲出了一鬥灰，起身進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從屋背飄眼望進去，只見他們都已睡熟；他們即使有夢，也無非礦內礦外的景色！

月光渡過了愛爾蘭海峽，爬上海爾佛林的高峰，正對著靜默的紅潭。潭水凝定得像一大塊冰，鐵青色。四周斜坦的小峰，全都滿鋪著蟹青和蛋白色的岩片碎石，一株矮樹都沒有。沿潭間有些叢草，那全體形勢，正像一大青碗，現在滿盛了清潔的

月輝，靜極了，草裏不聞蟲吟，水裏不聞魚躍；只有石縫裏潛澗瀝淅之聲，斷續地作響，仿佛一座大教學裏點著一星小火，益發對照出靜穆寧寂的境界，月兒在鐵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重復拔起她的銀舄，過山去了。

昨天船離了新加坡以後，方向從正東改爲東北，所以前幾天的船梢正對落日，此後“晚霞的工廠”漸漸移到我們船向的左手來了。

昨夜吃過晚飯上甲板的時候，船右一海銀波，在犀利之中涵有幽秘的彩色，淒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視。那放銀光的圓球正挂在你頭上，如其起靠著船頭仰望。她今夜並不十分鮮豔：她精圓的芳容上似乎輕籠著一層藕灰色的薄紗；輕漾著一種悲喟的音調；輕染著幾痕淚化的霧靄。她並不十分鮮豔，然而她素潔溫柔的光線中，猶之少女淺藍妙眼的斜瞟；猶之春陽融解在山巔白雲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力，媚態，世間凡具有感覺性的人，只要承沐著她的清輝，就發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應，引起隱複的內心境界的緊張，——像琴弦一樣，——人生最微妙的情緒，戟震生命所蘊藏高潔名貴創現的衝動。有時在心理狀態之前，或於同時，撼動軀體的組織，使感覺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嗅神經難禁之酸辛，內藏洶湧之跳動，淚腺之驟熱與潤濕。那就是秋月興起的秋思——愁。

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豈止，直是悲哀幽騷悱怨沈郁的象徵，是季候運轉的偉劇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詩藝界最淒涼亦最微妙的一個消息。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中國字形具有一種獨一的嫵媚，有幾個字的結構，我看來純是藝術家的匠心：這也是我們國粹之尤粹者之一。譬如“秋”字，已經是一個極美的字形；“愁”字更是文字吏上有數的傑

作；有石開湖暈，風掃松針的妙處，這一群點畫的配置，簡直經過柯羅的畫篆，米乞朗其羅的雕圭，Chopin 的神感；像——用一個科學的比喻——原子的結構，將旋轉宇宙的大力收縮成一個無形無蹤的電核；這十三筆造成的象徵，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慘的現象和經驗，籲喟和涕淚，所凝成最純粹精密的結晶，滿充了催迷的秘力。你若然有高蒂閑(Gautier)異超的知感性，定然可以夢到，愁字變形為秋霞黯綠色的通明寶玉，若用銀槌輕擊之，當吐銀色的幽咽電蛇似騰入雲天。

我並不是為尋秋意而看月，更不是為覓新愁而訪秋月；蓄意沈浸於悲哀的生活，是丹德所不許的。我蓋見月而感秋色，因秋窗而拈新愁：人是一簇脆弱而富於反射性的神經！

我重復回到現實的景色，輕裹在雲錦之中的秋月，像一個遍體蒙紗的女郎，她那團圓清朗的外貌像新娘，但同時她寡弦的顏色，那是藕灰，她踟躕的行踵，掩泣的痕迹，又使人疑是送喪的麗姝。所以載曾說：

秋月呀？

我不盼望你團圓。

這是秋月的特色，不論她是懸在落日殘照邊的新鐮，與“黃昏曉”競豔的眉鉤，中宵鬥沒西陲的金碗，星雲參差間的銀床，以至一輪腴滿的中秋，不論盈昃高下，總在原來澄爽明秋之中，遍灑著一種我只能稱之為“悲哀的輕靄”，和“傳愁的以太”。即使你原來無愁，見此也禁不得沾染那“灰色的音調”，漸漸興感起來！

秋月呀！

誰禁得起銀指尖兒  
浪漫地搔爬呵！

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輕濤，可不是禁不住她一指的撫摩，在那裏低徊飲泣呢！就是那：

無聊的雲煙，  
秋月的美滿，  
熏暖了飄心冷眼，  
也清冷地穿上了輕縞的衣裳，  
來參與這  
美滿的婚姻和喪禮。

十月六日誌摩  
(原刊 1922 年 12 月 29 日《晨報副刊》)

##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他們都到海邊去了。我爲左眼發炎不曾去。我獨坐在前廊，偃坐在一張安適的大椅內，袒著胸懷，赤著腳，一頭的散發，不時有風來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時睡態；但夢思卻半被曉風吹斷。我闔緊眼簾內視，只見一斑斑消殘的顏色，一似晚霞的餘緒，留戀地膠附在天邊。廊前的馬櫻、紫荊、藤蘿、青翠的葉與鮮紅的花，都將他們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態無數；我的臂上與胸前，亦滿綴了綠蔭的斜紋。從樹蔭的間隙平望，正見海灣：海波亦似被晨曦喚醒，黃藍相間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灘邊不時見白濤湧起，進射著雪樣的水花。浴線內點點的小舟與浴客，水禽似的浮著；幼童的歡叫，與水波拍岸聲，與潛濤嗚咽聲，相間的起伏，競報一灘的生趣與樂意。但我獨坐的廊前，卻只是靜靜的，靜靜的無甚聲響。嫵媚的馬櫻，只是幽幽的微輾著，蠅蟲也斂翅不飛。只有遠近樹裏的秋蟬，在紡紗似的垂引他們不盡的長吟。

在這不盡的長吟中，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諧，靜默中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剩有疏鬆的海砂中偶爾的回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景，是夢或是真，再亦不須辨問，只此眉梢的輕皺，唇邊的微哂，

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蘊伏在靈魂的微纖之中。

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機緣于浩渺的煙波之外：想割斷系岸的纜繩，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垠的懷抱。他厭惡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縱與豪邁。無顏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荊棘；絕海與凶巖，是他愛取自由的途徑。他愛折玫瑰；為她的色香，亦為她冷酷的刺毒。他愛搏狂瀾：為他的莊嚴與偉大，亦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發他探險與好奇的動機。他崇拜衝動：不可測，不可節，不可預逆，起，動，消歇皆在無形中，狂飈似的倏忽與猛烈與神秘。他崇拜鬥爭：從鬥爭中求劇烈的生命之意義，從鬥爭中求絕對的實在，在血染的戰陣中，呼叫勝利之狂歡或歌敗喪的哀曲。

幻象消滅是人生裏命定的悲劇；青年的幻滅，更是悲劇中的悲劇，夜一般的沈黑，死一般的兇惡。純粹的，倡狂的熱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燈，只能放射一時的異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轉瞬間，或許，便已斂熄了最後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餘燼與殘灰，在未滅的余溫裏自傷與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電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閃耀，我們不能不驚訝造化者藝術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與衰與飽饜的黑影，同時亦緊緊的跟著時日進行，仿佛是煩惱、痛苦、失敗，或庸俗的尾曳，亦在轉瞬間，彗星似的掃滅了我們最自傲的神輝——流水涸，明星沒，露珠散滅，電閃不再！

在這豔麗的日輝中，只見愉悅與歡舞與生趣，希望，閃爍的希望，在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在綠葉的光澤裏，在蟲鳥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搖曳中——夏之榮華，春之成功。春光與希望，是長駐的；自然與人生，是調諧的。

在遠處有福的山谷內，蓮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亂石間跳躍，牧童們，有的吹著蘆笛，有的平臥在草地上，仰看交幻的浮游的白雲，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黃的稻田中縹緲地移過。在遠處安樂的村中，有妙齡的村姑，在流澗邊照映她自製的春裙；口銜煙斗的農夫三四，在預度秋收的豐盈，老婦人們坐在家門外陽光中取暖，她們的周圍有不少的兒童，手擎著黃白的錢花在環舞與歡呼。

在遠——遠處的人間，有無限的平安與快樂，無限的春光……

在此暫時可以忘卻無數的落蕊與殘紅；亦可以忘卻花蔭中掉下的枯葉，私語地預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卻苦惱的僵癱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復他們腮頰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卻紛爭的互殺的人間，陽光與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們兇惡的獸性；亦可以忘卻庸俗的卑瑣的人間，行雲與朝露的丰姿，不能引逗他們剎那間的凝視；亦可以忘卻自覺的失望的人間，絢爛的春時與媚草，只能反激他們悲傷的意緒。

我亦可以暫時忘卻我自身的種種；忘卻我童年期清風白水似的天真；忘卻我少年期種種虛榮的希冀；忘卻我漸次的生命的覺悟；忘卻我熱烈的理想的尋求；忘卻我心靈中樂觀與悲觀的鬥爭；忘卻我攀登文藝高峰的艱辛；忘卻剎那的啓示與徹悟之神奇；忘卻我生命潮流之驟轉；忘卻我陷落在危險的旋渦中之幸與不幸；忘卻我追憶不完全的夢境；忘卻我大海底裏埋首的秘密；忘卻曾經剝割我靈魂的利刃，炮烙我靈魂的烈焰，摧毀我靈魂的狂飈與暴雨；忘卻我的深刻的怨與艾；忘卻我的冀與願；忘卻我的恩澤與惠感；忘卻我的過去與現在……

過去的實在，漸漸的膨脹，漸漸的模糊，漸漸的不可辨認；現在的實在，漸漸的收縮，逼成了意識的一線，細極狹極的一

線，又裂成了無數不相聯續的黑點……黑點亦漸次的隱翳？幻術似的滅了，滅了，一個可怕黑暗的虛空……

(原刊 1924 年 6 月 21 日《晨報副刊·文學旬刊》，收入《落葉》)

## 泰山日出

振鐸來信要我在《說月報》的泰戈爾號上說幾句話。我也曾答應了，但這一時遊濟南遊泰山遊孔陵，太樂了，一時竟拉不攏心思來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現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強坐下來，把我想得到的話不整齊的寫出。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曾飽飫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饜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沈沈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成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峰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著彌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絨的綿羊，交頸接背的眠著，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蒙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著散發，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颯颯

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著東方，平拓著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著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裏了……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了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著我們朝露染青饅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蕩著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蒞……

再看東方——海句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焰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發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橫互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采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這是我此時回憶泰山日出時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爾來華的頌詞。

(原刊 1923 年 9 月《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9 號)

## 山中來函

劍三：

我還活著。但是至少是一個“出家人”。我住在我們鎮上的

一個山裏，這裏有一個新造的祠堂，叫做“三不朽”，這名字肉麻得凶，其實只是一個鄉賢祠的變名，我就寄宿在這裏。你不要見笑徐志摩活著就進了祠堂，而且是三不朽！這地方倒不壞，我現在坐著寫字的窗口，正對著山景，燒剩的廟，精光的樹，常青的樹，石碑坊戲臺，怪形的石錯落在樹木間，山頂上的寶塔，塔頂上徘徊著的“餓老鷹”有時賣弄著他們穿天響的怪叫，累累的墳堆、享亭、白木的與包著蘆席的棺材——都在嫩色的朝陽裏浸著。隔壁是祠堂的大廳，供著歷代的忠臣、孝子、清客、書生、大官、富翁、棋國手(陳子仙)、數學家(李善蘭壬叔)以及我自己的祖宗，他們為什麼“不朽”，我始終沒有懂：再隔壁是節孝祠，多是些跳井的投河的上吊的吞金的服鹽鹵的也許吃生鴉片吃火柴頭的烈女烈婦以及無數咬緊牙關的“望門寡”，抱牌位做親的，教子成名的，節婦孝婦，都是犧牲了生命來換死後的冷豬頭肉，也還不很靠得住的；再隔壁是東寺，外邊牆壁已是半爛，殿上神像只剩了泥灰。前窗望出去是一條小河的盡頭，一條藤蘿滿攀著磊石的石橋，一條狹堤，過堤一潭清水，不知是血污還是蓄荷池(土音同)，一個鬼客棧(厝所)

一片荒場也是墓墟累累的，再望去是硤石鎮的房屋了，這裏時常過路的是：香客，挑菜擔的鄉下人，青布包頭的婦人，背著黃葉簍子的童子，戴黑布風帽手提燈籠的和尚，方巾的道士，寄宿在戲臺下與我們守望相助的丐翁，牧羊的童子與他的可愛的白山羊，到山上去尋柴，掘樹根，或掠乾草的，送羹飯與叫姓的（現在眼前就是，真妙，前面一個男子手裏拿著一束稻柴，口裏喊著病人的名字叫他到“屋裏來”，後面跟著一個著紅棉襖綠背心的老婦人，撐著一把雨傘，低聲的答應著那男子的叫喚）。晚上只聽見各種的聲響：塔院裏的鐘聲，林子裏的風響，寺角上的鈴聲，遠外小兒啼聲、狗吠聲、梟鳥的咒詛聲，石路上行人的腳步聲——點綴這山腳下深夜的沈靜，管祠堂人的房子裏，不時還鬧鬼，差不多每天有鬼話聽！

這是我的寓處。世界，熱鬧的世界，離我遠得很：北京的灰砂也吹不到我這裏來——博生真鄙吝，連一份《晨報》附張都捨不得寄給我；朋友的資訊更是杳然了。今天我偶爾高興，寫成了三段《東山小曲》，現在寄給你，也許可以補補空白。

我唯一的希望只是一場大雪。

志摩問安一月二十日

（原刊 1924 年 3 月 11 日《晨報副刊·文學旬刊》）

## 翡冷翠山居閒話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著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淡香，連著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著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穀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黠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盡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顏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

身；因爲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裏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鏈，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鏈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爲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抵觸，他就卷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裏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爲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著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爲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裏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爲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著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

著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裏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不須應伴，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裏，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沈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籟中，雲彩裏，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裏，花草的顏色與香息裏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裏我們讀得最深奧的消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峰，雪西裏與普陀山，來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己心靈上不長瘡癤，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迹的最高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針。

十四年七月

(原刊 1925 年 7 月 4 日《現代評論》第 2 卷第 30 期，重刊同年 8 月 5 日《晨報副刊·文學旬刊》，收入《巴黎的鱗爪》)

## 義大利的天時小引

我們常聽說義大利的天就比別處的不同：“藍天的義大利”，“豔陽的義大利”，“光亮的義大利”。我不曾來的時候，我常常想象義大利的天陰霾，晦塞，霧盲，昏沈那類的字在這裏當然是不適用不必說，就是下雨也一定像夏天陣雨似的別有風趣，只是在雨前雨後增添天上的嫵媚；我想沒有雲的日子一定多，頭頂只見一個碧藍的圓穹，地下只是豔麗的陽光，大致比我們冬季的北京再加幾倍光亮的模樣。有雲的時候，也一定是最可愛的雲彩，鵝毛似的白淨，一條條在藍天裏挂著，要不然就是彩色最鮮豔的晚霞，玫瑰、琥珀、瑪瑙、珊瑚、翡翠、珍珠什麼都有；看著了那樣的天(我想)心裏有愁的人一定會忘所愁，本來快活的一定加倍的快活……

那是想象中的義大利的天與天時，但想望總不免過分；在這世界上最美滿的事情離著理想的境界總還有幾步路。義大利的天，雖則比別處的好，終究還不是“洞天”。你們後來的記好了，不要期望過奢；我自己幸虧多住了幾天，否則不但不滿意，差一些還會十分的失望。

初入境的印象我敢說一定是很強的。我記得那天鑽出了阿爾帕斯的山腳，連環的雪峰向後直退。郎巴德的平壤像一條地毯似的直鋪到前望的天邊；那時頭上的天與陽光的確不同，急切說不清怎樣的不同，就只天藍比往常的藍，白雲比尋常的白，

陽光比平常的亮，你身邊站著的旅伴說“阿這是義大利”，你也脫口的回答“阿這是義大利”，你的心跳就自然的會增快，你的眼力自然的會加強。田裏的草，路旁的樹，湖裏的水都仿佛微笑著輕輕的回應你，阿這是義大利！

但我初到的兩個星期，從米蘭到威尼市，經翡冷翠去羅馬，義大利的天時，你說怎樣，簡直是荒謬！威尼市不曾見著它有名夕照的影子，翡冷翠只是不清明，羅馬最不顧廉恥，簡直連綿的淫雨了四天，四月有正月的冷，什麼遊興都給毀了，臨了逃向翡冷翠那天我真忍不住咒了。

(原刊 1925 年 8 月 19 日《晨報副刊》)

## 巴黎的鱗爪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了。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熏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巴黎，軟綿綿的巴黎，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腳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它摟著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卻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著。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著羅浮宮的倩影，它也收藏著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著，溫馴的水波；流著，纏綿的恩怨。咖啡館：和著交頸的軟語，開懷的笑響，有踞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跳舞場：和著翻飛的樂調，迷醇的酒香，有獨自支頤的少婦思量著往迹的愴心。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是歡暢，是快樂，是甜蜜，是和諧；但沈澱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經驗的本質：說重一點是悲哀，說輕一點是惆悵：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

漾著，可得留神了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

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談起了勁，茶也沒喝，煙也沒吸，一直從黃昏談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我一合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愴恍的把我自己也纏了進去；這巴黎的夢真醇人，醇你的心，醇你的意志，醇你的四肢百體，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象！——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兒，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麼夢來了，朋友，爲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裏有水，不覺也失笑了——可是朝來的夢，一個詩人說的，同是這悲涼滋味，正不知這淚是爲那一個夢流的呢！

下面寫下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說，不是寫實，也不是寫夢，——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南邊人說的“出門不認貨”，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

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們活什麼來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采花，到海邊就得撿貝殼，書呆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智慧——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少年老成——什麼話！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也是他們的本分；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寬一點說，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多的是旋渦——輪著的時候誰躲得了給卷了進去？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是你登仙的時候，是你辨著酸的時候，是你嘗著甜的時候。

巴黎也不定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流波

裏的潛流更猛，旋渦更急，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

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旋渦給淹了去——雖則也就夠險。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賽因河岸邊看熱鬧，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著，從沒敢往深處跑——這來旋渦的紋螺，勢道，力量，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楚多了。

## 一 九小時的萍水緣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著的一張萍葉，我見著了它，掬在手裏把玩了一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任它飄流去——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曾見來，它以後的飄泊，我也見不著，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恩緣——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蹤迹，我如何能忘，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

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著她，她獨坐在燈光最暗漆的屋角裏，這屋內哪一個男子不帶媚態，哪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頂寬邊的黑帽，在鬚密的睫毛上隱隱閃亮著深思的目光——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爾到紅塵裏隨喜來了。我不能不接著注意她，她的別樣的支頤的倦態，她的曼長的手指，她的落漠的神情，有意無意間的歎息，在在都激發我的好奇——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右邊來了肥的，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著酒杯。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

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第一晚這樣，第二晚又是這樣：獨自默默的坐著，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第一次得著的回音，雖則是“多謝好意，我再不願交友”的一個拒絕，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我再不能放過她。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決不是犯罪，除非你在經程中洩漏了你的塵氣暴氣，陋相或是貧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識相”，上海人說的，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對方人理你不理你，當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驟對，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

我不能放過她。第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店主人——交去。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可是回話來了——她就走了，你跟著去吧。

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著我。

你爲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先生，像我這再不願意有朋友的人？

她張著大眼看我，口唇微微的顫著。

我的冒昧是不望恕的，但是我看了你憂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和你談一次話，如其你許我，那就是我的想望，再沒有別的意思。

真有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我話還沒說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她聲音都啞了。

我們在路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一晌，並著肩沿馬路走去，走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直望波龍尼大林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

原來如此，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但既然

不願意何以每晚還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捨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見——他的地方，但那時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際遇嗎，先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不瞞你說，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爽性說給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只要你不嫌。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

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

她初次笑了。多齊整潔白的牙齒，在道上的幽光裏亮著！有了你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我還怕什麼音樂？

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基角坐下，喝完了兩瓶香檳，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直到早三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才起身走，我在她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了一切，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長的。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以及當代描寫東方的文學；啊東方，我的童真的夢魂哪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鋪，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我就覺著奇怪，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二來他為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她說是她的丈夫，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為愛他觸怒了自己的父母，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為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那樣溫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

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我那時就愛跳舞，啊，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巴黎哪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我的妙齡，我的顏色，我的體態，我的聰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啊，如今你見的只是悲慘的餘生不留當時的丰韻——制定了我的墮落。我說墮落不是？是的，墮落，人生哪處不是墮落，這社會哪里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的清潔？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一個十七歲的女子哪有什麼主意，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

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蠹，我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哪有什麼機心，哪懂得虛偽的卑鄙的人間的底裏，我又是個外國人，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為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許貪我年輕貪我貌美帶回家去廣告他自己的手段，因為真的我不曾感著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幾時他就對我冷淡了，其實他就沒有熱過，碰巧我是個傻孩子，一天不聽著一半句軟語，不受些溫柔的憐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傷。他有的是錢，有的是趨奉諂媚，成天在外打獵作樂，我愁了不來慰我，我病了不來問我，連著三年抑鬱的生涯完全消滅了我原來活潑快樂的天機，到第四年實在耽不住了，我與他吵一場回巴黎再見我父親的時候，他幾乎不認識我了。我自此就永別了我的英國丈夫。因為雖則實際的離婚手續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辦理，他從我走了後也就不再來顧問我——這算是歐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從倫敦回到巴黎，就比久困的雀兒重復飛回了林中，眼

內又有了笑，臉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體好多，就連童年時的種種想望又在我心頭活了回來。三四年結婚的經驗更叫我厭惡西歐，更叫我神往東方。東方，啊，浪漫的多情的東方！我心裏常常的懷念著。有一晚，那一個運定的晚上，我就在這屋子內見著了他，與今晚一樣的歌聲，一樣的舞影，想起還不就是昨天，多飛快的光陰，就可憐我一個單薄的女子，無端叫運神擺佈，在情網裏顛連，在經驗的苦海裏沈淪，朋友，我自分是已經埋葬了的活人，你何苦又來逼著我把往事掘起，我的話是簡短的，但我身受的苦惱，朋友，你信我，是不可量的；你望我的眼裏看，憑著你的同情你可以在剎那間領會我靈魂的真際！

他是菲利浦人，也不知怎的我初次見面就迷了他。他膚色是深黃的，但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柔；他身材是短的，但他的私語有多叫人魂銷的魔力？啊，我到如今還不能怨他；我愛他太深，我愛他太真，我如何能一刻忘他，雖則他到後來也是一樣的薄情，一樣的冷酷。你不倦麼，朋友，等我講給你聽？

我自從認識了他我便傾注給他我滿懷的柔情，我想他，那負心的他，也夠他的享受，那三個月神仙似的生活！我們差不多每晚在此聚會的。秘談是他與我，歡舞是他與我，人間再有更甜美的經驗嗎？朋友你知道癡心人赤心愛戀的瘋狂嗎？因為不僅滿足了我私心的相望，我十多年夢魂繚繞的東方理想的實現。有他我什麼都有了，此外我更有什麼沾戀？因此等到我家裏為這事情與我開始交涉的時候，我更不躊躇的與我生身的父母根本決絕。我此時又想起了我垂髫時在北京見著的那個嫁中國人的女子，她與我一樣也為了癡情犧牲一切，我只希冀她這時還能保持著她那純愛的生活，不比我這失運人成天在幻滅的辛辣中回味。

我愛定了他。他是在巴黎求學的，不是貴族，也不是富人，

那更使我放心，因為我早年的經驗使我迷信真愛情是窮人才能供給的。誰知他騙了我——他家裏也是有錢的，那時我在熱戀中拋棄了家，犧牲了名譽，跟了這黃臉人離卻巴黎，辭別歐洲，經過一個月的海程，我就到了我理想的燦爛的東方。啊，我那時的希望與快樂！但才出了紅海，他就上了心事，經我再三的逼，他才告訴他家裏的實情，他父親是菲利濱最有錢的土著，性情是極嚴厲的，他怕輕易不能收受我進他們的家庭。我真不願意把此後可憐的身世煩你的聽，朋友，但那才是我癡心人的結果，你耐心聽著吧！

東方，東方才是我的煩惱！我這回投進了一個更陌生的社會，呼吸更沈悶的空氣；他們自己中間也許有他們溫軟的人情，但輪著我的卻一樣還只是猜忌與譏刻，更不容情的刺襲我的孤獨的性靈。果然他的家庭不容我進門，把我看作一個“巴黎淌來的可疑的婦人”。我為愛他也不知忍受了多少不可忍的侮辱，吞了多少悲淚，但我自慰的是他對我不變的恩情。因為在初到的一時他還是不時來慰我——我獨自賃屋住著。但慢慢的也不知是人言浸潤還是他原來愛我不深，他竟然表示割絕我的意思。朋友，試想我這孤身女子犧牲了一切為的還不是他的愛，如今連他都離了我，那我更有什麼生機？我怎的始終不曾自毀，我至今還不信，因為我那時真的是沒路走了。我又沒有錢，他狠心丟了我，我如何能再去纏他，這也許是我們白種人的倔強，我不久便揩幹了眼淚，出門去自尋活路。我在一個菲美合種人的家裏尋得了一個保姆的職務；天幸我生性是耐煩領小孩的——我在倫敦的日子沒孩子管，我就養貓弄狗——救活我的是那三五個活靈的孩子，黑頭髮短手指的乖乖。在那炎熱的島上我是過了兩年沒顏色的生活，得了一次兇險的熱病，從此我面上再不存青年期的光彩。我的心境正稍稍回復平衡的時候兩件不

幸的事情又臨著了我：一件是我那與另一女子的結婚，這消息使我昏絕了過去，一件是被我棄絕的慈父也不知怎的問得了我的蹤迹，來電說他老病快死要我回去。啊，天罰我！等我趕回巴黎的時候正好趕著與老人訣別，懺悔我先前的造孽！

從此我在人間還有什麼意趣？我只是個實體的鬼影，活動的屍體；我的心也早就死了，再也不起波瀾；在初次失望的時候我想象中還有個遼遠的東方，但如今東方只在我的心上留下一個鮮明的新傷，我更有什麼希冀，更有什麼心情？但我每晚還是不自主的到這飯店裏來小坐，正如死去的鬼魂忘不了他的老家！我這一生的經驗本不想再向人前吐露的，准知又碰著了你，苦苦的追著我，逼我再一度撩撥死盡的火灰，這來你夠明白了，爲什麼我老是這落漠的神情，我猜你也是過路的客人，我深深自幸又接近一次人情的溫慰，但我不敢希望什麼。我的心是死定了的，時候也不早了，你看方才舞影凌亂的地板上現在只剩一片冷淡的燈光，侍役們已經收拾乾淨，我們也該走了，再會吧，多情的朋友！

## 二 “先生，你見過豔麗的肉沒有？”

我在巴黎時常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老聞著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 A 字式的尖閣裏，光線暗慘得怕人，白天就靠兩塊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給裝裝幌，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碼總得上燈的時候

他才脫下了他的開褂露出兩條破爛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豔麗的垃圾窩裏開始他的工作。

豔麗的垃圾窩——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畫！我說給你聽聽。貼牆有精窄的一條上面蓋著黑毛氈的算是他的床，在這上面就准你規規矩矩的躺著，不說起坐一定紮腦袋，就連翻身也不免冒犯斜著下來永遠不退讓的屋頂先生的身分！承著頂尖全屋子頂寬舒的部分放著他的書桌——我捏著一把汗叫它書桌，其實還用提嗎，上邊什麼法寶都有，畫冊子、稿本、黑炭、顏色盤子、爛襪子、領結、軟領子、熱水瓶子壓癟了的、燒幹了的酒精燈、電筒、各色的藥瓶、彩油瓶、髒手絹、斷頭的筆桿、沒有蓋的墨水瓶子。一柄手槍，那是瞞不過我花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舊貨攤上換來的。照相鏡子、小手鏡、斷齒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杯、詳夢的小書，還有——還有可疑的小紙盒兒，凡士林一類的油膏，……一隻破木板箱一頭漆著名字上面蒙著一塊灰色布的是他的梳粧檯兼書架，一個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舊版的盧騷集子給饜了去，一頂便帽套在洋瓷長提壺的耳柄上，從袋底裏倒出來的小銅錢錯落的散著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幾隻稀小的爛蘋果圍著一條破香蕉像是一群大學教授們圍著一個教育次長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斕了：這是我頂得意的一張龐那的底稿當廢紙買來的，這是我臨蒙內的裸體，不十分行，我來撩起燈罩你可以看清楚一點，草色太濃了，那膝部畫壞了，這一小幅更名貴，你認是誰，羅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運氣，也算是錯來的，老巴黎就是這點子便宜，挨了半年八個月的餓不要緊，只要有機會撈著真東西，這還不值得！那邊一張擠在兩幅油畫縫裏的，你見了沒有，也是有來歷的，那是我前年趁馬克倒楣路過佛蘭克福德時夾手搶來的，是真的孟察爾都難說，就差糊了

一點，現在你給三千法郎我都不賣，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長條……在他那手指東點西的賣弄他的家珍的時候，你竟會忘了你站著的地方是不夠六尺闊的一間閣樓，倒像跨在你頭頂那兩片斜著下來的屋頂也順著他那藝術談法術似的隱了去，露出一個爽愷的高天，壁上的疙瘩，壁蟻窠，黴塊，釘疤，全化成了哥羅畫幀中“飄欲化煙”的最美麗林樹與輕快的流澗；桌上的破領帶及手絹爛香蕉臭襪子等等也全變形成戴大闊邊稻草帽的牧童們，偎著樹打盹的，牽著牛在澗裏喝水的，手反襯著腦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瞪眼看天的，斜眼溜著那邊走進來的娘們手按著音腔吹橫笛的——可不是那邊來了一群娘們，全是年歲青青的，露著胸膛，散著頭髮，還有光著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著來了？……崦！小心紮腦袋，這屋子真彆扭，你出什麼神來了？想著你的 Bel Ami 對不對？你到巴黎快半個月，該早有落兒了，

這年頭收成真容易——嚙，太容易了！誰說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獄？你吸煙鬥嗎？這兒有自來火。對不起，屋子裏除了床，就是那張彈簧早經追悼過的沙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頂溫柔的一樣東西。

不錯，那沙發，這閣樓上要沒有那張沙發，主人的風格就落了一個極重要的原素。說它肚子裏的彈簧完全沒了勁，在主人說是太謙，在我說是簡直污蔑了它。因為分明有一部分內簧是不曾死透的，那在正中間，看來倒像是一座分水嶺，左右都是往下傾的，我初坐下時不提防它還有彈力，倒叫我駭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黴了，露著黑黑黃黃不知是什麼貨色，活像主人襯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咬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麼了你？我笑——你坐上沙發那樣兒叫我想起愛菱。愛菱是誰？她呀——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兒。模特兒？你

的？你的破房子還有模特兒，你這窮鬼花得起……別急，究竟是中國初來的，聽了模特兒就這樣的起勁，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紅印了！本來不算事，當然，可是我說像你這樣的破雞棚……破雞棚便怎麼樣，耶穌生在馬號裏的，安琪兒們都在馬矢裏跪著禮拜哪！別忙，好朋友，我講你聽。如其巴黎人有一個好處，他就是不勢利！中國人頂糟了，這一點；窮人有窮人的勢利，闊人有闊人的勢利，半不闌珊的有半不闌珊的勢利——那才是半開化，才是野蠻！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髒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國，誰不叫我外國叫化子，哪配進北京飯店一類的勢利場；可是在巴黎，我就這樣兒隨便問那一個衣服頂漂亮脖子搽得頂香的娘們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於模特兒，那更不成話，哪有在巴黎學美術的，不論多窮，一年裏不換十來個眼珠亮亮的來坐樣兒？屋子破更算什麼？波希民的生活就是這樣，按你說模特兒就不該坐壞沙發，你得準備杏黃貢緞繡丹鳳朝陽做墊的太師椅請她坐你才安心對不對？再說……

別再說了！算我少見世面，算我是鄉下老嫗，得了；可是說起模特兒，我倒有點好奇，你何妨講些經驗給我長長見識？有真好的沒有？我們在美術院裏見著的什麼維納絲得米羅，維納絲梅第妻，還有鐵青的，魯班師的，鮑第千里的，丁稻來篤的，箕奧其安內的裸體實在是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反面說，新派的比如雪尼約克的，瑪提斯的，塞尚的，高歌的，弗朗刺馬克的，又是太醜，太損，太不像人，一樣的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人體美，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幸生長在中國，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與後部看不出多大分別的世界裏，實在是太蒙昧無知，太不開眼。可是再說呢，東方人也許根本就不該叫人開眼的，你看過約翰巴裏士那

本《沙揚娜拉》沒有，他那一段形容一個日本裸體舞女——就是一張臉子粉搽得像棺材裏爬起來的顏色，此外耳朵以後下巴以下就比如一節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噁心。你們學美術的才有第一手的經驗，我倒是……

你倒是真有點羨慕，對不對？不怪你，人總是人。不瞞你說，我學畫畫原來的動機也就是這點子對人體秘密的好奇。你說我窮相，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你簡直可以說我是著了迷，成了病，發了瘋，愛說什麼就什麼，我都承認——我就不能一天沒有一個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養，安慰，喂飽我的“眼淫”。當初羅丹我猜也一定與我一樣的狼狽，據說他那房子裏老是有剝光了的女人，也不為坐樣兒，單看她們日常生活“實際的”多變化的姿態——他是一個牧羊人，成天看著一群剝了毛皮的馴羊！魯班師那位窮兇極惡的大手筆，說是常難為他太太做模特兒，結果因為他成天不斷的畫他太太竟許連穿褲子的空兒都難得有！但如果這話是真的魯班師還是太傻，難怪他那畫裏的女人都是這剝白豬似的單調，少變化；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論男女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著一把顏色望地面上撒，玫瑰、羅蘭、石榴、玉簪、剪秋羅，各樣都沾到了一種或幾種的彩澤，但決沒有一種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調的，那如其有，按理論講，豈不是又得回復了沒顏色的本相？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

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見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巧妙就在你明知這山裏有金子，可是在哪一點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啊！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回頭我給你看我那張破床底下有一本寶貝，我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績——千把張的人體臨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這間破雞棚裏勾下的，別看低我這張彈簧早經追悼了的沙發，這上面落坐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女人！別提專門做模特兒的，巴黎哪一個不知道俺家黃臉什麼，那不算希奇，我自負的是我獨到的發見：一半因為看多了緣故，女人肉的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宮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欲，反面說當真穿著得極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人堆裏站著，在路上走著，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正如老練的礦師一瞥就認出礦苗，我這美術本能也是一瞥就認出“美苗”，一百次裏錯不了一次；每回發見了可能的時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剝光了她叫我看個滿意不成，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時候真難得有！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著了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

用提了，比發瘡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明是在小腹與……

夠了夠了！我倒叫你說得心癢癢的。人體美！這門學問，這門福氣，我們不幸生長在東方誰有機會研究享受過來？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不幸氣碰著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開開我的眼，你得替我想法，要找在你這宏富的經驗中比較最貼近理想

的一個看看……

你又錯了！什麼，你意思花就許巴黎的花香，人體就許巴黎的美嗎？太滅自己的威風了！別信那巴理士什麼《沙揚娜拉》的胡說；聽我說，正如東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麼香味，東方的人體在得到相當的栽培以後，也同樣不能比西方的人體差什麼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骼的大小，皮膚的色彩。同時頂要緊的當然要你自己性靈裏有審美的活動，你得有眼睛，要不然這宇宙不論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還是白來的。我在巴黎苦過這十年，就為前途有一個宏願：我要張大了我這經過訓練的“淫眼”到東方去發見人體美——誰說我沒有大文章做出來？至於你要借我的光開開眼，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我想想——可惜了！有個馬達姆朗灑，原先在巴黎大學當物理講師的，你看了准忘不了，現在可不在了，到倫敦去了；還有一個馬達姆薛托漾，她是遠在南邊鄉下開麵包鋪子的，她就夠打倒你所有的丁稻來篤，所有的鐵青，所有的箕奧其安內——尤其是給你這未入流看，長得太美了，她通體就看不出——一根骨頭的影子，全叫均勻的肉給隱住的，圓的，潤的，有一致節奏的，那妙是一百個哥蒂藹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結構，真是奇迹！你從義大利來該見過西龍尼維納絲的殘像，就那也只能仿佛，你不知道那活的氣息的神奇，什麼大藝術天才都沒法移植到畫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裏辯論究竟是藝術高出自然還是自然高出藝術，我怕上帝僭先的機會畢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別的單就她站在那裏你看，從小腹接裡上股那兩條交奮的弧線起直往下貫到腳著地處止，那肉的浪紋就比是——實在是無可比——你夢裏聽著的音樂：不可信的輕柔，不可信的勻淨，不可信的韻味——說粗一點，那兩股相並處的一條線直貫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綻，你想通過一根發

絲或是吹度一絲風息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決不是肥肉的粘著，那就呆了。真是夢！唉，就可惜多美一個天才偏叫一個身高六尺三寸長紅鬍子的麵包師給糟蹋了；真的這世上的因緣說來真怪，我很少看見美婦人不嫁給猴子類牛類水馬類的醜男人！但這是支話。眼前我招得到的，夠資格的也就不少——有了，方才你坐上這沙發的時候叫我想起了愛菱，也許你與她有緣分，我就爲你招她去吧，我想應該可以容易招到的。可是上哪兒呢？這屋子終究不是欣賞美婦人的理想背景，第一不夠開展，第二光線不夠——至少爲外行人像你一類著想……我有了一個頂好的主意，你遠來客我也該獨出心裁招待你一次，好在愛菱與我特別的熟，我要她怎麼她就怎麼；暫且約定後天吧，你上午十二點到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裏去，那是我常遊的地方，尤其是阿房奇石

相近一帶，那邊有的是天然的地毯，這一時是自然最妖豔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來，樹綠得漲得出油來，松鼠滿地滿樹都是，也不很怕人，頂好玩的，我們決計到那一帶去秘密野餐吧——至於“開眼”的話，我包你一個百二十分的滿足，將來一定是你從歐洲帶回家最不易磨滅的一個印象！一切有我佈置去，你要是願意貢獻的話，也不用別的，就要你多買大楊梅，再帶一瓶桔子酒，一瓶綠酒，我們享半天閑福去。現在我講得也累了，我得躺一會兒，我拿我床底下那本秘本給你先揣摩揣摩……

隔一天我們從芳丹薄羅林子裏回巴黎的時候，我仿佛剛做了一個最荒唐，最豔麗，最秘密的夢。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原刊 1925 年 12 月 16 / 17 / 24 日《晨報副刊》，收入《巴黎的鱗》，其第二部分又另收入《輪盤》)

## 我所知道的康橋

—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爲要從盧梭。盧梭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盧梭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消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吃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

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著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裏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著，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瞭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疑似的

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物件，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為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曾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卻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茶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著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宏偉。別的地方盡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群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肖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棵大櫟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著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著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頭，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洩的永遠直指著天空；更左是克萊亞，啊！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哪一塊石上不閃耀著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煥貴最驕縱的三一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著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鏟平了，現在它們跟著蒼涼的雷峰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泄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

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峰，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著細紋的波瀾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蘭與蘭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著，更凝神的看著，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著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啊！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數一數螺鈿的波紋：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遊絲似輕妙的情景：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那妙意只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

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蕩，應和著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柳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著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著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撲著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 (canoe)，有最別致的長形撐篙船 (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在船梢上用長竿撐著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著，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有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隻小船，劃去橋邊蔭下躺著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群的唼喋聲在

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著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著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著雙雙的東洋彩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著，也開向無人迹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吧了。天上星鬥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著哪，這樣那樣事情多著，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著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閑步——為聽鳥語，為盼朝陽，為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為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啊，這是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宋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沈默。順著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著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鍾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著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迹，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卷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

仿佛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彌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仿佛在那裏回響。

伺候著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爛漫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哪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耍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著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為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裏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綿綿處尋夢去——你能想象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著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誇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著。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地面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著一家村莊的籬笆，隔著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沖著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群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著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剩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群生物，我心頭頓時感著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著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著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著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斜著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鍾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原刊 1926 年 1 月 16-25 日《晨報副刊》，收入《巴黎的鱗爪》)

## 醜西湖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我們太把西湖看理想化了。夏天要算是西湖濃妝的時候，堤上的楊柳綠成一片濃青，裏湖一帶的荷葉荷花也正當滿豔，朝上的煙霧，向晚的晴霞，哪樣不是現成的詩料，但這西姑娘你愛不愛？我是不能，這回一見面我回頭就逃！什麼西湖這簡直是一鍋腥臊的熱湯！西湖的水本來就淺，又不流通，近來滿湖又全養了大魚，有四五十斤的，把湖裏嫋嫋婷婷的水草全給咬爛了，水混不用說，還有那魚腥味兒頂叫人難受。說起西湖養魚，我聽得有種種的說法，也不知哪樣是內情：有說養魚甘脆是官家謀利，放著偌大一個魚沼，養肥了魚打了去賣不是頂現成的；有說養魚是為預防水草長得太放肆了怕塞滿了湖心，也有說這些大魚都是大慈善家們為要延壽或是求子或是求財源茂健特為從別地方買了來放生湖裏的，而且現在打魚當官是不准。不論怎麼樣，西湖確是變了魚湖了。六月以來杭州據說一滴水都沒有過，西湖當然水淺得像個幹血癆的美女，再加那腥味兒！今年南方的熱，說來我們住慣北方的也不易信，白天熱不說，通宵到天亮也不見放鬆，天天大太陽，夜夜滿天星，節節高的一天暖似一天。杭州更比上海不堪，西湖那一窪淺水用不到幾個鐘頭的曬就離滾沸不遠什麼，四面又是山，這熱是來得去不得，一天不發大風打陣，這鍋熱湯，就永遠不會涼。我那天到了晚上才雇

了條船遊湖，心想比岸上總可以涼快些。好，風不來還熬得，風一來可真難受極了，又熱又帶腥味兒，真叫人發眩作嘔，我同船一個朋友當時就病了，我記得紅海裏兩邊的沙漠風都似乎較爲可耐些！夜間十二點我們回家的時候都還是熱虎虎的。還有湖裏的蚊蟲！簡直是一群群的大水鴨子！我一生定就活該。

這西湖是太難了，氣味先就不堪。再說沿湖的去處，本來頂清淡宜人的一個地方是平湖秋月，那一方平臺，幾棵楊柳，幾折回廊，在秋月清澈的涼夜去坐著看湖確是別有風味，更好在去的人絕少，你夜間去總可以獨佔，喚起看守的人來泡一碗清茶，沖一杯藕粉，和幾個朋友閒談著消磨他半夜，真是清福。我三年前一次去有琴友有笛師，躺平在楊樹底下看揉碎的月光，聽水面上翻響的幽樂，那逸趣真不易。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裏，我每回去總添一度傷心：雷峰也羞跑了，斷橋折成了汽車橋，哈得在湖心裏造房子，某家大少爺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裏興風作浪，工廠的煙替代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麼舞臺的鑼鼓充當了湖上的啼鶯，西湖，西湖，還有什麼可留戀的！這回連平湖秋月也給糟蹋了，你信不信？

“船家，我們到平湖秋月去，那邊總還清靜。”

“平湖秋月？先生，清靜是不清靜的，格歇開了酒館，酒館著實鬧忙哩，你看，望得見的，穿白衣服的人多煞勒瞎，扇子得活血血的，還有唱唱的，十七八歲的姑娘，聽聽看——是無錫山歌哩，胡琴都蠻清爽的……”

那我們到樓外樓去吧。誰知樓外樓又是一個傷心！原來樓外樓那一樓一底的舊房子斜斜的對著湖心亭，幾張揩抹得發白光的舊桌子，一兩個上年紀的老堂倌，活絡絡的魚蝦，滑齊齊的蓴菜，一壺遠年，一碟鹽水花生，我每回到西湖往往偷閒獨

自跑去領略這點子古色古香，靠在欄幹上從堤邊楊柳蔭裏望濼濼的湖光，晴有晴色，雨雪有雨雪的景致，要不然月上柳梢時意味更長，好在是不鬧，晚上去也是獨佔的時候多，一邊喝著熱酒，一邊與老堂倌隨便講講湖上風光，魚蝦行市，也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但這回連樓外樓都變了面目！地址不曾移動，但翻造了三層樓帶屋頂的洋式門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見樓上電扇的疾轉，客人鬧盈盈的擠著，堂倌也換了，穿上西崽的長袍，原來那老朋友也看不見了，什麼閑情逸趣都沒有了！我們沒辦法移一個桌子在樓下馬路邊吃了一點東西，果然連小菜都變了，真是可傷。泰戈爾來看了中國，發了很大的感慨。他說，“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民族像你們這樣蓄意的製造醜惡的精神。”怪不過老頭牢騷，他來時對中國是怎樣的期望（也許是詩人的期望），他看到的又是怎樣一個現實！狄更生先生有一篇絕妙的文章，是他遊泰山以後的感想，他對照西方人的俗與我們的雅，他們的唯利主義與我們的閒暇精神。他說只有中國人才真懂得愛護自然，他們在山水間的點綴是沒有一點辜負自然的；實際上他們處處想法子增添自然的美，他們不容許煞風景的事業。他們在山上造路是依著山勢回環曲折，鋪上本山的石子，就這山道就饒有趣味，他們寧可犧牲一點便利。不願斫喪自然的和諧。所以他們造的是嫵媚的石徑；歐美人來時不開馬路就來穿山的電梯。他們在原來的石塊上刻上美秀的詩文，漆成古色的青綠，在苔蘚間掩映生趣；反之在歐美的山石上只見雪茄煙與各種生意的廣告。他們在山林叢密處透出一角寺院的紅牆，西方人起的是幾層樓嘈雜的旅館。聽人說中國人得效法歐西，我不知道應得自覺虛心做學徒的究竟是誰？

這是十五年前狄更生先生來中國時感想的一節。我不知道他現在要是回來看看西湖的成績，他又有什麼妙文來頌揚我們

的美德！

說來西湖真是個愛倫內。論山水的秀麗，西湖在世界上真有位置。那山光，那水色，別有一種醉人處，叫人不能不生愛。但不幸杭州的人種(我也算是杭州人)，也不知怎的，特別的來得俗氣來得陋相。不讀書人無味，讀書人更可厭，單聽那一口杭白，甲隔甲隔的，就夠人心煩！看來杭州人話會說(杭州人真會說話！)，事也會做，近年來就“事業”方面看，杭州的建設的確不少，例如西湖堤上的六條橋就全給拉平了替汽車公司幫忙；但不幸經營山水的風景是另一種事業，決不是開鋪子、做官一類的事業。平常佈置一個小小的園林，我們尚且說總得主人胸中有些丘壑，如今整個的西湖放在一班大老的手裏，他們的腦子裏平常想些什麼我不敢猜度，但就成績看，他們的確是只圖每年“我們杭州”商界收入的總數增加多少的一種頭腦！開鋪子的老班們也許沾了光，但是可憐的西湖呢？分明天生俊俏的一個少女，生生的叫一群粗漢去替她塗脂抹粉，就說沒有別的難堪情形，也就夠煞風景又煞風景！天啊，這苦惱的西子！

但是回過來說，這年頭哪還顧得了美不美！江南總算是天堂，到今天為止。別的地方人命只當得蟲子，有路不敢走，有話不敢說，還來搭什麼臭紳士的架子，挑什麼夠美不夠美的鳥眼？

八月七日

(原刊 1926 年 8 月 9 日《晨報副刊》)

## 天目山中筆記

佛天大眾中 = 說我嘗作佛 = 聞如是法音 = 疑悔悉已除初聞  
佛所說 = 心中大驚疑 = 將非魔作佛 = 惱亂我心耶——蓮花經譬  
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靜。廟宇在參天的大木中間藏著，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聲，竹有竹韻，鳴的禽，叫的是蟲子，閣上的大鐘，殿上的木魚，廟身的左邊右邊都安著接泉水的粗毛竹管，這就是天然的笙簫，時緩時急的參和著天空地上種種的鳴籟，靜是不靜的；但山中的聲響，不論是泥土裏的蚯蚓叫或是轎夫們深夜裏“唱寶”的異調，自有一種各別處：它來得純粹，來得清亮，來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裏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則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

夜間這些清籟搖著你入夢，清早上你也從這些清籟的懷抱中蘇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樓住更是修得來的。我們的樓窗開處是一片蒨蔥的林海；林海外更有雲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接受自然的變幻；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散放你情感的變幻。自在；滿足。

今早夢回時睜眼見滿帳的霞光。鳥雀們在讚美；我也加入

一份。它們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潛深一度的沈默。

鐘樓中飛下一聲宏鍾，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蕩。這一聲鍾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誇；說思流罷。耶教說阿門，印度教人說“歐姆”(O—m)，與這鐘聲的嗡嗡，同是從撮口外攝到闔口內包的一個無限的波動；分明是外擴，卻又是內潛；一切在它的周緣，卻又在它的中心：同時是皮又是核，是軸亦複是廓。“這偉大奧妙的”(om)使人感到動，又感到靜；從靜中見動，又從動中見靜。從安住到飛翔，又從飛翔回復安住；從實在境界超入妙空，又從妙空化生實在：

“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

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啓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象，擴大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花開，花落，天外的流星與田畦間的飛螢，上縮雲天的青松，下臨絕海的巉岩，男女的愛，珠寶的光，火山的熔液：一嬰兒在它的搖籃中安眠。

這山上的鐘聲是晝夜不間歇的，他已經不間歇的打了十一年鍾，平均五分鐘時一次。打鍾的和尚獨自在鐘頭上住著，據說他的願心是打到他不能動彈的那天，鐘樓上供著菩薩，打鍾人在大鍾的一邊安著他的“座”，他每晚是坐著安神的，一隻手挽著鍾槌的一頭，從長期的習慣，不叫睡眠耽誤他的職司。

“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沒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竅蒙充六根，怎麼算總多了一個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師的談吐裏不少某督軍與某省長的點綴；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貪嗔的化身，無端摔破了兩個無辜的茶碗。但這打鍾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歲在五十開外，出家有二十幾年，這鐘樓，不錯，是他管的，這鍾是他打的(說著他就過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錯，是

坐著安神的，但此外，可憐，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麼異樣。他拂拭著神龕，神坐，拜墊，換上香燭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撚一把米，擦幹了手接受香客的佈施，又轉身去撞一聲鍾。他臉上看不出修行的清臚，卻沒有失眠的倦態，倒是滿滿的不時有笑容的展露；念什麼經；不就念阿彌陀佛，他竟許是不認識字的。“那一帶是什麼山，叫什麼，和尚？”“這裏是天目山，”他說，“我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帶的，”我手點著問。“我不知道。”他回答。

山上另有一個和尚，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讀書台的舊址，蓋有幾間屋，供著佛像，也歸廟管的，叫作茅棚，但這不比得普陀山上的真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著或是偃著修行的和尚沒一個不是鵠形鳩面，鬼似的東西。他們不開口的多，你愛布施什麼就放在他跟前的簍子或是盤子裏，他們怎麼也不睜眼，不出聲，隨你給的是金條或是鐵條。人說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沒有吃過東西，不曾挪過窩，可還是沒有死，就這冥冥的坐著。他們大約難成佛不遠了，單看他們的臉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麼，一樣這黑刺刺，死僵僵的。“內中有幾個，”香客們說，“已經成了活佛，我們的祖母早三十年來就看見他們這樣坐著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裏的和尚，卻沒有那樣的浪漫出奇。茅棚是盡夠蔽風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鮮鮮的人，雖則他並不因此減卻他給我們的趣味。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裏來修行；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說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沈著的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

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著他內裏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迹；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著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裏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曾壓倒，不曾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裏豈不顛栗著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著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跌坐時意念的究竟？

佛於大眾中 = 說我償作佛 = 聞如是法音 = 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 = 心中大驚疑 = 將非魔所說 = 惱亂我心耶

但這也許看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決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闌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後退：寧可自殺。乾脆的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臘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面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上帝的愛，這知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念糊的在著；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迹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著佛教來的；印度可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盡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

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爲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盡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道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十五年九月

(原刊 1926 年 9 月 4 日《晨刊副刊》,收入《巴黎的鱗爪》)

## “濃得化不開”

(星加坡)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不成！“緊緊的卷著，我的紅濃的芭蕉的心……”更不成。趁早別再謔什麼詩了。自然的變化，只要你有眼，隨時隨地都是絕妙的詩。完全天生的。白做就不成。看這驟雨，這萬千雨點奔騰的氣勢，這迷蒙，這渲染，看這一小方草生受這暴雨的侵凌，鞭打，針刺，腳踹，可憐的小草，無辜的……可是慢著，你說小草要是會說話。它們會嚷痛，會叫冤不？難說他們就愛這門兒——出其不意的，使蠻勁的，太急一些，當然，可這正見情熱，誰說這外表的兇狠不是變相的愛。有人就愛這急勁兒！

再說小草兒吃虧了沒有，讓急雨狼虎似的胡親了這一陣子？別說了，它們這才真漏著喜色哪，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光。它們這才樂哪！

嘿，一首淫詩，蕉心紅得濃，綠草綠成油。本來末，自然就是淫，它那從來不知厭滿的創化欲的表現還不是淫：淫，甚也。不說別的，這雨後的泥草間就是萬千小生物的胎宮，蚊蟲，甲蟲，長腳蟲，青跳蟲，慕光明的小生靈，人類的大敵。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倡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

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

可是這一個人耽在族舍裏看雨，夠多淒涼。上街不知向哪兒轉，一個熟臉都看不見，話都說不通，天又快黑，胡濕的地，你上哪兒去？得。“有孤王……”一個小聲音從廉楓的嗓子裏自己唱了出來。“坐至在梅……”怎麼了！哼起京調來了？一想著單身就轉著梅龍鎮，再轉就該是李鳳姐了吧，哼！好，從高超的詩思墮到腐敗的戲腔！可是京戲也不一定是腐敗，何必一定得跟著現代人學勢利？正德皇帝在梅龍鎮上，林廉楓在星加坡。他有鳳姐，我——慚愧沒有。廉楓的眼前晃著舞臺上鳳姐的情影，曳著圍巾，托著盤，踩著蹻。“自幼兒”……去你的！可是這悶是真的。雨後的天黑得更快，黑影一幕幕的直蓋下來，麻雀兒都回家了。幹什麼好呢？有什麼可幹的？這叫做孤單的況味。這叫做悶。怪不得唐明皇在斜穀口聽著棧道中的雨聲難過，良心發見，想著玉環……我負了卿，負了卿……轉自憶荒塋，——嚙，又是戲！又不是戲迷，左哼右哼什麼的！出門吧。

廉楓跳上了一架廠車，也不向那帶回子帽的馬來人開口，就月手比了一個丟圈子的手勢。其馬來人完全瞭解，腦袋微微的一側，車就開了。焦桃片似的店房，黑芝麻長條餅似的街，野獸似的汽車，磕頭蟲似的人力車，長人似的樹，矮樹似的人。廉楓在急掣的車上快鏡似的收著模糊的影片，同時頂頭風刮得他本來梳整齊的分邊的頭髮直向後沖，有幾根沾著他的眼皮癢癢的舐，掠上了又下來，怪難受的。這風可真涼爽，皮膚上，毛孔裏，哪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做魚的快樂。氣流似乎是密一點，顯得沈。一隻疏蕩的胳膊壓在你的心窩上……確是有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快，快，芭蕉的巨靈掌，椰子樹的旗頭，橡皮樹的白鼓眼，棕櫚樹的毛大腿，合

歡樹的紅花痢，無花果樹的要飯腔，蹲著脖子，彎著臂膊……快，快，馬來人的花棚，中國人家的鬚燈，西洋人家的牛奶瓶，回子的回子帽，一臉的黑花，活像一隻煨竈的貓……

車忽然停住在那有名的豬水潭的時候，廉楓快活的心輪轉得比車輪更顯得快，這一頓才把他從幻想裏錘了回來。這時候旅困是完全叫風給刮散了。風也刮散了天空的雲，大狗星張著大眼霸佔著東半天，獵夫只看見兩隻腿，天馬也只漏半身，吐魯士牛大哥只翹著一支小尾。咦，居然有湖心亭。這是誰的主意？紅毛人都雅化了，唉。不壞，黃昏未死的紫曛，湖邊叢林的倒影，林樹間豔豔的紅燈，瘦玲瓏的窄堤橋連通著湖亭。水面上若無若有的漣漪，天頂幾顆疏散的星。真不壞。但他走上堤橋不到半路就發見那亭子裏一齒齒的把柄，原來這是為安量水錶的，可這也將就，反正輪廓是一座湖亭，平湖秋月……嚙，有人在哪！這回他發見的是靠亭闌的一雙人影，本來是糊成一餅的，他一走近打攪了他們。“道歉，有擾清興，但我還不只是一朵遊雲，慮俺作甚。”廉楓默誦著他戲白的念頭，粗粗望了望湖，轉身走了回去。“苟……”他坐上車起首想，但他記起了煙捲，忙著在風尖上劃火，下文如其有，也在他第一噴龍卷煙裏沒了。

廉楓回進旅店門仿佛又投進了昏沈的圈套。一陣熱，一陣煩，又壓上了他在晚涼中疏爽了來的心胸。他正想歎一口安命的氣走上樓去，他忽然感到一股彩流的襲擊從右首窗邊的桌座上飛驃了過來。一種巧妙的敏銳的刺激，一種濃豔的警告，一種不是沒有美感的迷惑。只有在巴黎晦盲的市街上走進新派的畫店時，仿佛感到過相類的驚懼。一張佛拉明果的野景，一幅瑪提斯的窗景，或是佛朗次馬克的一方人頭馬面。或是馬克夏高爾一個賣菜老頭。可這是怎麼了，那窗邊又沒有掛什麼未來

派的畫，廉楓最初感覺到的是一球大紅，像是火焰，其次是一片烏黑，墨晶似的濃，可又花須似的輕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瀉，再次是朱古律(Chocolate)，飽和著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這些色感因為濃初來顯得凌亂，但瞬息間線條和輪廓的辨認籠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廉楓幽幽的喘了一口氣。

“一個黑女人，什麼了！”可是多妖豔的一個黑女，這打扮真是絕了，藝術的手腕神化了天生的材料，好！烏黑的惺忪的是她的發，紅的是一邊鬢角上的插花，蜜色是她的玲巧的挂肩，朱古律是姑娘的肌膚的鮮豔，得兒朗打打，得兒鈴丁丁……廉楓停步在樓梯邊的欣賞不期然的流成了新韻。

“還漏了一點小小的卻也不可少的點綴，她一隻手腕上還帶著一小支金環哪。”廉楓上樓進了房還是盡轉著這絕妙的詩題——色香味俱全的奶油朱古律，耐宿兒老牌，兩個便士一厚塊，拿銅子往軋縫裏放，一，二，再拉那鐵環，喂，一塊印金字紅紙包的耐宿兒奶油朱古律。可口！最早黑人上畫的怕是孟內那張《奧林匹亞》吧，有心機的畫家，廉楓躺在床上在腦筋裏翻著近代的畫史。有心機有膽識的畫家，他不但敢用黑，而且敢用黑來襯托黑，唉，那斜躺著的奧林比亞不是鬢上也插著一朵花嗎？底下的那位很有點像奧林比亞的抄本，就是白的變黑了。但最早對朱古律的肉色表示敬意的可還得讓還高根，對了，就是那味兒，濃得化不開，他為人間，發見了朱古律皮肉的色香味，他那本 NOA，Noa 是二十世紀的“新生命——到半開化，全野蠻的風土間去發見文化的本真，開闢文藝的新感覺……

但底下那位朱古律姑娘倒是作什麼的？作什麼的，傻子！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筏普濟的慈航，他是賑災的特派員，她是來慰藉旅人的幽獨的。可惜不曾看清她的眉目，望去只覺得濃，濃得化不開。誰知道她眉清還目秀。眉清目秀！思想落

後！唯美派的新字典上沒有這類腐敗的字眼。且不管她眉目，她那姿態確是動人，怯憐憐的，簡直是秀麗，衣服也剪裁得好，一頭蓬鬆的烏霞就耐人尋味。“好花兒出至在僻島上！”廉楓閉著眼又哼上了。……

“誰，”窸窣的門響將他從床上驚跳了起來，門慢慢的自己開著，廉楓的眼前一亮，紅的！一朵花！是她！進來了！這怎麼好！鎮定，傻子，這怕什麼？

她果然進來了，紅的，蜜的，烏的，金的，朱古律，耐宿兒，奶油，全進來了。你不許我進來嗎？朱古律笑口的低聲的唱著，反手關上了門。這回眉目認得清楚了。清秀，秀麗，韶麗；不成，實在得另翻一本字典，可是“妖豔”，總合得上。廉楓迷胡的腦筋裏挂上了“妖”“豔”兩個大字。朱古律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床沿。你倒像是怕我似的，我又不是馬來半島上的老虎！朱古律的濃重的色濃重的香團團圍裹住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李鳳姐，李鳳姐，這不是你要的好花兒自己來了！籠著金環的一支手腕放上了他的身，紫姜的一支小手把住了他的手。廉楓從沒有知道他自己的手有那樣的白。“等你家哥哥回來”……廉楓覺得他自己變了驟雨下的小草，不知道是好過，也不知道是難受。湖心亭上那一餅子黑影。大自然的創化欲。你不愛我嗎？朱古律的聲音也動人——脆，幽，媚。一隻青蛙跳進了池潭，撲崔！獵夫該從林子裏跑出來了吧？你不愛我嗎？我知道你愛，方才你在樓梯邊看我我就知道，對不對親孩子？紫薑辣上了他的面龐，救駕！快辣上他的口唇了。可憐的孩子，一個人住著也不嫌冷清，你瞧，這胖胖的荷蘭老婆都讓你抱癟了，你不害臊嗎？廉楓一看果然那荷蘭老婆讓他給擠扁了，他不由的覺得臉有些發燒。我來做你的老婆好不好？朱古律的烏雲都蓋下來了。“有孤王……”

使不得。朱古律，蓋蘇文，青面獠牙的……“幹米一家的姑母，”血盆的大口，高聳的顴骨，狼嗥的笑響……鞭打，針刺，腳踢——喜色，呸，見鬼！唷，悶死了，不好，茶房！

廉楓想叫可是嚷不出，身上油油的覺得全是汗。醒了醒了，可了不得，這心跳得多厲害。荷蘭老婆活該遭劫，夾成了一個破爛的葫蘆。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姜，朱古律，也不知是什麼。濃得化不開。

十七年一月(原刊 1928 年 1 月《新月》第 1 卷第 10 期，收入《輪盤》)

## “濃得化不開”之二

(香 港)

廉楓到了香港，他見的九龍是幾條盤錯的運貨車的淺軌，似乎有頭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隱現的爪牙，甚至在火車頭穿度那柵門時似乎有迷漫的雲氣。中原的念頭，雖則有廣九車站上高標的大鐘的暗示，當然是不能在九龍的雲氣中幸存。這在事實上也省了許多無謂的感慨。因此眼看著對岸，屋宇像櫻花似盛開著的一座山頭，如同對著希望的化身，竟然欣欣的上了渡船，從妖龍的脊背上過渡到希望的化身去。

富庶，真富庶，從街角上的水果攤看到中環乃至上環大街的珠寶店；從懸挂得如同 Banyan。樹一般繁衍的臘食及海味鋪看到穿著定闊花邊豔色新裝走街的粵女；從石子街的花市看到飯店門口陳列著“時鮮”的花狸金錢豹以及在渾水盂內倦臥著的海狗魚，唯一的印象是一個不容分析的印象：濃密，琳琅。琳琅琳琅，廉楓似乎聽得到鍾磬相擊的聲響。富庶，真富庶。

但看香港，至少玩香港少不了坐吊盤車上山去一趟。這吊著上去是有些好玩。海面，海港，海邊，都在軸轆聲中繼續的往下沈。對岸的山，龍蛇似盤旋著的山脈，也往下沈，但單是直落的往下沈還不奇，妙的是一邊你自身憑空的往上提，一邊綠的一角海，灰的一隴山，白的方的房屋，高直的樹，都怪相的一頭吊了起來結果是像一幅畫斜提著看似的。同時這邊的山

頭從平放的饅頭變成側豎的，山腰裏的屋子從橫刺裏傾斜了去，相近的樹木也跟著平行的來。怪極了。原來一個人從來不想到他自己的地位也有不端正的時候；你坐在吊盤車裏只覺得眼前的事物都發了瘋，倒豎了起來。

但吊盤車的車裏也有可注意的。一個女性在廉楓的前幾行椅座上坐著。她滿不管車外拿大頂的世界，她有她的世界。她坐著，屈著一支腿，腦袋有時枕著椅背，眼向著車頂望，一個手指含在唇齒間。這不由人不注意。她是一個少婦與少女間的年輕女子。這不由人不注意，雖則車外的世界都在那裏倒豎著玩。

她在前面走。上山。左轉彎，右轉彎，宕一個。山腰的弧線，她在前面走。沿著山堤，靠著岩壁，轉入 Aloe 叢中，繞著一所房舍，抄一折小徑，拾幾級石磴，她在前面走。如其山路的姿態是婀娜，她的也是的。靈活的山的身，靈活的女人的腰身。濃濃的折疊著，融融的鬆散著。肌肉的神奇！動的神奇！

廉楓心目中的山景，一幅幅的舒展著，有的山背海，有的山套山，有的濃蔭，有的巉岩，但不論精粗，每幅的中點總是她，她的動，她的中段的擺動。但當她轉入一個比較深奧的山坳時廉楓猛然記起了 Tannhauser 的幸運與命運——吃靈魂的薇納絲。一樣的肥滿。前面別是她的洞府嘍危險，小心了！

她果然進了她的洞府，她居然也回頭看來，她竟然似乎在回頭時露著微晒的瓠犀。孩子，你敢嗎？那洞府徑直的石級像直通上天。她進了洞了。但這時候路旁又發生一個新現象，驚醒了廉楓“鄧浩然”的遐想。一個老婆子操著最破爛的粵音問他要錢，她不是化子，至少不是職業的，因為她現成有她體面的職業。她是一個勞工。她是一個挑磚瓦的。挑磚瓦上山因紅毛人要造房子。新鮮的是她同時挑著不止一副重擔，她的是局

段的回復的運輸。挑上一擔，走上一節路，空身下來再挑一擔上去，如此再下再上，再下再上。她不但有了年紀，她並且是個病人，她的喘是哮喘，不僅是登高的喘，她也咳嗽，她有時全身都咳嗽。但她可解釋錯了。她以為廉楓停步在路中是對她發生了哀憐的趣味；以為看上了她！她實在沒有注意到這位年輕人的眼光曾經飛注到雲端裏的天梯上。她實在想不到在這寂寞的山道上會有與她利益相衝突的現象。她當然不能使她失望。當得成全他的慈悲心。她向他伸直了她的一隻焦枯得像貝殼似的手，口裏呢喃著在她是最軟柔的語調。但“她”已經進洞府了。

往更高處去。往頂峰的頂上去。頭頂著天，腳踏著地尖，放眼到寥廓的天邊。這次的憑眺不是尋常的憑眺。這不是香港，這簡直是蓬萊仙島，廉楓的全身，他的全人，他的全心神，都感到了酣醉，覺得震蕩。宇宙的肉身的神奇。動在靜中，靜在動中的神奇。在一剎那間，在他的眼內，要他的全生命的眼內，這當前的景象幻化成一個神靈的微笑，一折完美的歌調，一朵宇宙的瓊花。一朵宇宙的瓊花在時空不容分化的仙掌上俄然的擎出了它全盤的靈異。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顏色，水的顏色，光的顏色——形成了一種不可比況的空靈，一種不可比況的節奏，一種不可比況的諧和。一方寶石，一球純晶，一顆珠，一個水泡。

但這只是一剎那，也許只許一剎那。在這剎那間廉楓覺得他的脈搏都止息了跳動。他化入了宇宙的脈搏。在這剎那間一切都融合了，一切都消納了，一切都停止了它本體的現象的動作來參加這“剎那的神奇”的偉大的化生。在這剎那間他上山來心頭累聚著的雜格的印象與思緒夢似的消失了蹤影。倒挂的一角海，龍的爪牙，少婦的腰身，老婦人的手與乞討的碎瑣，

薇納絲的洞府，全沒了。但轉瞬間現象的世界重復回還。一層紗幕，适才睜眼縱覽時頓然揭去的那一層紗幕，重復不容商榷的蓋上了大地。在你也回復了各自的辨認的感覺這景色是美，美極了的，但不再是方才那整個的靈異。另一種文法，另一種關鍵，另一種意義也許，但不再是那個。它的來與它的去，正如戀愛，正如信仰，不是意力可以支配，可以作主的。他這時候可以分別的賞識這一峰是一個秀挺的蓮苞，那一嶼像一隻雄蹲的海豹，或是那灣海像一鉤的眉月；他也能欣賞這幅天然畫圖的色彩與線條的配置，透視的勻整或是別的什麼，但他見的只是一座山峰，一灣海，或是一幅畫圖。他尤其驚訝那波光的靈秀，有的是綠玉，有的是紫晶，有的是琥珀，有的是翡翠，這波光接連著山嵐的晴靄，化成一種異樣的珠光，掃蕩著無際的青空，但就這也是可以指點，可以比況給你身旁的友伴的一類詩意，也不再是初起那回事。這層遮隔的紗幕是蓋定的了。

因此廉楓拾步下山時心胸的舒爽與恬適不是不和雜著，雖則是隱隱的，一些無名的惆悵。過山腰時他又飛眼望瞭望那“洞府”，也向路側尋覓那挑磚瓦的老婦，她還是忙著搬運著她那搬運不完的重擔。但她對他猶是對“她”興趣遠不如上山時的那樣馥鬱了。他到半山的涼座地方坐下來休息時，他的思想幾乎完全中止了活動。

(原刊 1929 年 3 月《新月》第 2 卷第 1 期，  
收入《輪盤》)

## “死 城”

(北京的一晚)

廉楓站在前門大街上發怔。正當上燈的時候，西河沿的那一頭還漏著一片焦黃。風算是刮過了，但一路來往的車輛總不能讓道上的灰土安息。他們忙的是什麼？翻著皮耳朵的巡警不僅得用手指，還得用口嚷，還得旋著身體向左右轉。翻了車，碰了人，還不是他的事？聲響是雜極了的，但你果然當心聽的話，這勻勻的一片也未始沒有它的節奏；有起伏，有波折，也有間歇。人海裏的潮聲。廉楓覺得他自己坐著一葉小艇從一個濤峰上顛渡到另一個濤峰上。他的腳尖在站著的地方不由的往下一按，仿佛信不過他站著的是堅實的地土。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著前門的城樓，像一個腦袋，像一個骷髏。青底白字的方塊像是骷髏臉上的窟窿，顯著無限的憂郁，廉楓從不曾想到前門會有這樣的面目。它有什麼憂鬱？它能有什麼憂鬱。可也難說，明陵的石人石馬，公園的公理戰勝碑，有時不也看得發愁？總像是有滿肚的話無從說起似的。這類東西果然有靈性，能說話，能沖著來往人們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門現在只能沈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長夜。它即使有話也得過些時候再說，況且它自己的腦殼都已讓給蝙蝠們，耗子們做了家，這時候它們正在活動，——它即使能說話也不能說。這年頭一座城門都有難言的隱衷，真

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壯偉，它那博大，看得多麼遠，多麼孤寂，多麼冷。

大街上的神情可是一點也不見孤寂，不見冷。這才是紅塵，顏色與光亮的一個鬥勝場，夠好看的。你要是拿一塊綢緞蓋在你的臉上再望這一街的紅豔，那完全另是一番景象。你沒有見過威尼市大運河上的晚照不是？你沒有見過納爾遜大將在地中海口轟打拿破侖艦隊不是？你也沒有見過四川青城山的朝霞，英倫泰晤士河上霧景不是？好了，這來用手絹一護眼看前門大街——你全見著了一轉手解開了無窮的想象的境界，多巧！廉楓搓弄著他那方綢緞。不是不得意他的不期的發見。但他一轉身又瞥見了前門城樓的一角，在灰蒼中隱現著。

進城吧。大街有什麼好看的？那外表的熱鬧正使人想起喪事人家的鼓吹，越喧闐越顯得淒涼。況且他自己的心上又橫著一大餅的涼，涼得發痛。仿佛他內心的世界也下了雪，路旁的樹枝都蘸著銀霜似的。道旁樹上的冰花可真是美；直條的，橫條的，肥的瘦的，梅花也欠他幾分晶瑩，又是那恬靜的神情，受苦還是含笑。可不是受苦，小小的生命躲在枝幹最中心的纖維裏耐著風雪的侵凌——它們那心窩裏也有一大餅的涼但它們可不怨；它們明白，它們等著，春風一到它們就可擡頭，它們知道，榮華是不斷的，生命是悠久的。

生命是悠久的。這大冷天，雪風在你的頸根上直刺，蟲子潛伏在泥土裏等打雷，心窩裏帶著一餅子的涼，你往哪兒去？上城牆去望望不好嗎？屋頂上滿鋪著銀，僵白的樹木上也不見惱人的春色，況且那東南角上亮亮的不是上弦的月正在升起嗎？月與雪是有默契的。殘破的城磚上停留著殘雪的斑點，像是無名的傷痕，月光淡淡的斜著來，如同有手指似的撫摩著它的荒涼的夥伴。獵夫星正從天邊翻身起來，腰間翹著箭囊，賣弄

著他的英勇。西山的屏巒竟許也望得到，青青的幾條發絲勾勒著沈鬱的暝色，這上面懸照著太白星耀眼的寶光。靈光寺的木葉，秘魔岩的沈寂，香山的凍泉，碧雲山的雲氣，山坳間或有一星二星的火光；在雪意的慘澹裏點綴著慘澹的人迹……這算計不錯，上城牆去，犯著寒，冒著夜。黑黑的，孤零零的，看月光怎樣把我的身影安置到雪地裏去，廉楓正走近交民巷一邊的城根，聽著美國兵營的溜冰場裏的一陣笑響，忽然記起這邊是帝國主義的禁地，中國人怕不讓上去。果然，那一個長六尺高一臉糟癩守門兵只對他搖了搖腦袋，磨著他滿口的橡皮，挺著胸脯來回走他的路。

不讓進去，辜負了，這荒城，這涼月，這一地的銀霜。心頭那一餅還是不得疏散。鬱得更涼了。不到一個適當的境地你就不敢拿你自己儘量的往外放，你不敢面對你自己；不敢自剖。仿佛也有個糟癩臉的把著門哪。他不讓進去。有人得喝夠了酒才敢打倒那糟癩臉的。有人得仰伏迷醉的月色。人是這軟弱。什麼都怕，什麼都不敢當面認一個清切；最怕看見自己。得！還有什麼地方可去的？敢去嗎？

廉楓擡頭望瞭望星。疏疏的沒有幾顆。也不顯亮。七姊妹倒看得見，挨得緊緊的，像一球珠花。順著往東去不好嗎？往東是順的。地球也是這麼走。但這陌生的胡同在夜晚。覺得多深沈，多窈遠。單這靜就怕人。半天也不見一副賣蘿蔔或是賣雜吃的小擔。他們那一個小火，照出紅是紅青是青的，在深巷裏顯得多可親，多玲瓏，還有他們那叫賣聲，雖則有時曳長得叫人聽了悲酸，也是深巷裏不可少的點綴。就像是空白的牆壁上挂上了字畫，不論精粗，多少添上一點人間的趣味。你看他們把擔子歇在一家門口，站直了身子，昂著腦袋，咧著大口唱——唱得脖子裏筋都暴起了。這來鄰近哪家都不能不聽見。那

調兒且在那空氣裏轉著哪——他們自個兒的口鼻間蓬蓬的晃著一團的白雲。

今晚什麼都沒有。狗都不見一隻。家門全是關得緊緊的。牆壁上的油燈——一小米的火——活像是鬼給點上的。方便鬼的。騾馬車碾爛的雪地，在這鬼火的影映下，都滿是鬼意。鬼來跳舞過的。化子們叫雪給埋了。口袋裏有的是銅子，要見著化子，在這年頭，還有不佈施的？靜：空虛的靜，墓底的靜。這胡同簡直沒有個底。方才拐了沒有？廉楓望瞭望星知道方向沒有變。總得有個盡頭，趕著走吧。

走完了胡同到了一個曠場。白茫茫的。頭頂星顯得更多更亮了。獵夫早就全身披挂的支起來了，狗在那一頭領著路。大熊也見了。廉楓打了一個寒噤。他走到了一座墳山。外國人的，在這城根。也不知怎麼的，門沒有關上。他進了門。這兒地上的雪比道上的白得多，松松的滿沒有斑點。月光正照著，墓碑有不少，疏朗朗的排列著，一直到黑巍巍的城根。有高的，有矮的，也有雕鏤著形象的。悄悄的全戴著雪帽，蓋著雪被，悄悄的全躺著。這倒有意思，月下來拜會洋鬼子，廉楓歎了一口氣。他走近一個墓墩，拂去了石上的雪，坐了下去。石上刻著字，許是金的，可不易辨認。廉楓拿手指去摸那字迹。冷極了！那雪醃過的石板啄墨紙似的猛收著他手指上的體溫冷得發僵，感覺都失了。他哈了口氣再摸，仿佛人家不願意你非得請教姓名似的。摸著了，原來是一位姑娘。FRAULEIN ELIZA BERKSON。還得問幾歲，這字小更費事，可總得知道。早三年死的二十八除六是二十二。呀，一位妙年姑娘，才二十二歲的！廉楓感到一種奇異的戰慄，從他的指尖上直通到發尖；仿佛身背著一個黑影子在晃動。但雪地上只有淡白的月光，黑影子是他自己的。

做夢也不易夢到這般境界。我陪著你哪，外國來的姑娘。

廉楓的肢體在夜涼裏凍得發了麻，就是胸潭裏一顆心熱熱的跳著，應和著頭頂明星的閃動。人是這軟弱他非得要同情。盤踞在肝腸深處的那些非得要一個盡情傾吐的機會。活的時候得不著，臨死，只要一口氣不曾斷，還非得招承、眼珠已經褪了光，發音都不得清楚他一樣非得懺悔。非得到永別生的時候人才有膽量，才沒有顧忌。每一個靈魂裏都安著一點謊謊能進天堂嗎？你不是也對那穿黑長袍胸前挂金十字的老先生說了你要說的話才安心到這石塊底下躺著不是，貝克生姑娘？我還不死哪。但這靜定的夜景是多大一個引誘！我覺得我的身子已經死了，就只一點子靈性在一個夢世界的浪花裏浮萍似的飄著。空靈，安逸。夢世界是沒有牆圍的。沒有涯渙的。你得寬恕我的無狀，在昏夜裏踞坐在你的寢次，姑娘。但我已然感到一種超凡的寧靜，一種解放，一種瑩澈的自由。這也許是你的靈感——你與雪地上的月影。

我不能承受你的智慧，但你卻不能吝惜你的容忍。我不是你的誰，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相知，但你不能不認識我現在向你訴說的憂愁，你——廉楓的手在石板的一頭觸到了凍僵的一束什麼。一把萎謝了的花——玫瑰。有三朵，叫雪給醃僵了。他親了親花瓣上的凍雪。我羨慕你在人間還有未斷的恩情，姑娘但這也是個累贅，說到徹底的話。這三朵香豔的花放上你的頭邊——他或是你的親屬或是你的知己——你不能不生感動不是？我也曾經親自到山谷裏去採集野香去安放在我的她的頭邊。我的熱淚滴上冰冷的石塊時，我不能懷疑她在泥土裏或在星天外也含著悲酸在體念我的情意。但她是遠在天的又一方，我今晚只能借景來抒解我的苦辛——

人生是辛苦的。最辛苦是那些在黑茫茫的天地間尋求光熱的生靈。可憐的秋蛾，他永遠不能忘情於火焰。在泥草間化生，

在黑暗裏飛行，抖擻著翅羽上的金粉——它的願望是在萬萬里外的一顆星。那是我。見著光就感到激奮，見著光就顧不得粉脆的軀體，見著光就滿身充滿著悲慘的神異，殉獻的奇麗——到火焰的底裏去實現生命的意義。那是我。天讓我望見那一柱光！那一個靈異的時間！“也就一半句話，甘露活了枯芽”。我的生命頓時豁裂成一朵奇異的願望的花。“生命是悠久的”，但花開只是朝露與晚霞間的一段插話。殷勤是夕陽的顧盼，為花事的榮悴關心。可憐這心頭的一撮土，更有誰來憑吊？“你的煩惱我全知道，雖則你從不曾向我說破；你的憂愁我全明白，為你我也時常難受。”清麗的晨風，吹醒了大地的榮華！“你耐著吧，美不過這半綻的蓓蕾。”“我去了，你不必悲傷，珍重這一卷詩心，光彩常留在星月間。”她去了！光彩常在星月間。

陌生的朋友，你不嫌我話說得晦塞吧。我想你懂得。你一定懂。月光染白了我的發絲，這枯槁的形容正配與墓墟中人作伴；它也仿佛為我照出你長眠的寧靜……那不是我那她的眉目？迷離的月影，你何妨為我認真來刻劃個靈通？她的眉目；我如何能遺忘你那永訣時的神情！竟許就那一度，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懷抱你那生命的本真；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親吻你那性靈的奧隱，在生死的邊沿，你容許我哺啜你那妙眼的神輝。那眼，那眼！愛的純粹的精靈迸裂在神異的剎那間！你去了，但你是永遠留著。從你的死，我才初次會悟到生。會悟到生死間一種幽玄的絲縷。世界是黑暗的，但我卻永久存儲著你的不死的靈光。

廉楓擡頭望著月。月也望著他。青空添深了沈默。城牆外仿佛有一聲鴉啼，像是裂帛，像是鬼嘯。牆邊一枝樹上拋下了一捧雪，亮得輝眼。這還是人間嗎？她為什麼不來，像那年在山中的一夜？

“我送別她歸去，與她在此分離，  
在青草裏飄拂，她的潔白的裙衣。”

詭異的人生！什麼古怪的夢希望在你擎上手掌估計分量時，已經從你的手指間消失，像是發珠光的青汞。什麼都得變成灰，飛散，飛散飛散……我不能不羨慕你的安逸，緘默的墓中人！我心頭還有火在燒，我懷著我的寶；永沒有人能探得我的痛苦的根源，永沒有人知曉，到那天我也得瞑目時，我把我的寶還交給上帝：除了他更有誰能賜與，能承受這生命？我是幸福的！你不羨慕我嗎，朋友？

我是幸福，因為我愛，因為我有愛。多偉大，多充實的一個字！提著它胸肋間就透著熱，放著光，滋生著力量。多謝你的同情的傾聽。長眠的朋友，這光陰在我是希有的奢華。這又是北京的清靜的一隅。在涼月下，在荒城邊，在銀霜滿樹時。但北京——廉楓眼前又扯亮著那猙獰的前門。像一個腦袋，像一個骷髏。喪事人家的鼓樂。北海的蘆葦。榮葉能不死嗎？在晚照的金黃中，有孤鷺在冰面上飛。銷沈，銷沈。更有誰眷念西山的紫氣？她是死了——一堆灰。北京也快死了——準備一個鉢盂，到枯木林中去安排它的葬事。有什麼可說的？再會吧，朋友，還有什麼可說的？

他正想站起身走，一回頭見進門那路上仿佛又來了一個人影。肥黑的一團在雪地上移著，遲遲的移著，向著他的一邊來。有樹攔著，認不真是什麼，是人嗎？怪了，這是誰？在這大涼夜還有與我同志的嗎？為什麼不，就許你嗎？可真是有些怪，它又不動了，那黑影子絞和著一棵樹影，像一個大包袱。不能是鬼吧。為什麼發噤，怕什麼的？是人，許是又一個傷心人，是鬼，也說不定它別有懷抱。竟許是個女子，誰知道！在涼月下，在荒塚間，在銀霜滿地時。它傴僂著身子哪，像是撿

什麼東西。不能是個化子——化子化不到墓園裏來。唷，它轉過來了！

它過來了，那一團的黑影。走近了。站定了，他也望著坐在墳墩上的那個發楞哪。是人，還是鬼，這月光下的一堆？他也在想。“誰？”粗糙的，沈濁的口音。廉楓站起了身，哈著一雙凍手。“是我，你是誰？”他是一個矮老頭兒，屈著肩背，手插在他的一件破舊制服的破袋裏。“我是這兒看門的。”他也走到了月光下。活像《哈姆雷德》裏一個掘墳的，廉楓覺得有趣，比一個妙年女子，不論是鬼是人，都更有趣。“先生，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哼是睡著了，那門沒有關嚴嗎？”“我進來半天了。”“不涼嗎您坐在這石頭上？”“就你一個人看著門的？”“除了我這樣的苦小老兒，誰肯來當這苦差？”“你來有幾年了？”“我怎麼知道有幾年了！反正老佛爺沒有死，我早就來了。這該有不少年份了吧，先生？我是一個在旗吃糧的，您不看我的衣服？”“這兒常有人來不？”“倒是有。除了洋人拿花來上墳的，還有學生也有來的，多半是一男一女的。天涼了就少有來的了。你不也是學生嗎？”他斜著一雙老眼打量廉楓的衣服。“你一個人看著這麼多的洋鬼不害怕？”老頭他樂了。這話問得多幼稚，准是個學生，年紀不大。“害怕？人老了，人窮了，還怕什麼的！再說我這還不是靠鬼吃一口飯嗎？靠鬼，先生！”“你有家不，老頭兒！”“早就死完了。死乾淨了。”“你自己怕死不，老頭兒，”老頭又樂了。“先生，您又來了！人窮了，人老了，還怕死嗎？你們年輕人愛玩兒，愛樂，活著有意思，咱們哪說得上？”他在口袋裏掏出一塊黑絹子擤著他的凍鼻子。這聲音聽大了。城圈裏又有回音，這來墳場上倒添了不少生氣。那邊樹上有幾隻老鴉也給驚醒了，亮著他們半凍的翅膀。“老頭，你想是生長在北京的吧？”“一

輩子就沒有離開過。”“那你愛不愛北京？”老頭簡直想咧個大嘴笑。這學生問的話多可樂！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老了，有什麼愛不愛的？“我說給您聽聽吧，”他有話說。

“就在這兒東城根，多的是窮人，苦人。推土車的，推水車的，住閑的，殘廢的，全跟我一模一樣的，生長在這城圈子裏，一輩子沒有離開過。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土堆裏煤渣多撿不著多少。誰生得起火？有幾頓吃得飽的？夏天還可對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凍了更餓，餓了更凍。又不能吃土。就這幾天天下大雪，好；狗都癩了不少！”老頭又擤了擤鼻子。“聽說有錢的人都搬走了，往南，往東南，發財的，升官的，全去了。窮人苦人哪走得了？有錢人走了他們更苦了，一口冷飯都討不著。北京就像個死城，沒有氣了，您知道！哪年也沒有本年的冷清。您聽聽，什麼聲音都沒有，狗都不叫了！前兒個我還見著一家子夫妻倆帶著三個孩子餓急了，又不能做賊，就商量商量借把刀子破肚子見閻王爺去。可憐著哪，那男的一刀子捅了他媳婦的肚子，腸子漏了，血直冒，算完了一個，等他抹回頭拿刀子對自個兒的肚子撩，您說怎麼了，那女的眼還睜著沒有死透，眼看著她丈夫拿刀紮自己，一急就拚著她那血身體向刀口直推，您說怎麼了，她那手正沖著刀鋒，快著哪，一隻手，四根手指，就讓白蘿蔔似的給批了下來，脆著哪！那男的一看這神兒，一心痛就痛偏了心，擲了刀回身就往外跑，滿口瘋嚷嚷的喊救命，這一跑誰知他往哪兒去了，昨兒個盔甲廠派出所的巡警說起這件事都撐不住淌眼淚哪。同是人不是，人總是一條心，這苦年頭誰受得了？苦人倒是愛面子，又不能偷人家的。真急了就吊，不吊就往水裏淹，大雪天河溝凍了淹不了，就借把刀子抹脖子拉肚腸根。是窮末，有什麼說的？好，話說回來了，您問我愛不愛北京。人窮了，人苦了，

還有什麼路走？愛什麼！活不了，就得愛死！我不說北京就像個死城嗎？我說它簡直死定了！我還掏了二十個大子給那一家三小子買窩窩頭吃。才可憐哪！好，愛不愛北京？北京就是這死定了，先生！還有什麼說的？”

廉楓出了墳園低著頭走，在月光下走了三四條老長的胡同才雇到一輛車。車往西北正頂著刀尖似的涼風。他裹緊了大衣，烤著自己的呼吸，心裏什麼念頭都給凍僵了。有時他睜眼望望一街陰慘的街燈，又看看那上年紀的車夫在滑溜的雪道上頂著風一步一步的挨，他幾回都想叫他停下來自己下去讓他坐上車拉他，但總是說不出口。半圓的月在雪道上亮著它的銀光。夜深了。

(原刊 1929 年 1 月《新月》第 1 卷第 11 期，收入《輪盤》)

## 高山氤氳

### 曼殊斐兒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這情緒境界的壯曠；任天堂沈淪，地獄開放，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風，也有最豔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著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可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褫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卻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為是稱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起一股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融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頃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Muveence Willian  
Glabe ,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這類神秘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秘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秘感覺。

但世上“可爲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著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個義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苜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嘩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濕，我獨自冒著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pstead)問路驚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Athenaeum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評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卻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name)Miss Katherine Mathleen。她生長于紐新蘭(New Zealand)，原名是Kathleen Bea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Sir Harold Beachamp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著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爲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Athenaeum之所以並入London Nation就爲此)，跟著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

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余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著這豔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濃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卻不是像茶花女的縱灑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鶻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占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卻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群眾的歡迎，她卻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讚賞。

但唯其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譯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說。

現在讓我講那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ing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的 A.B.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的幾於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庵符斯基著有一本 “Dostoyevsky: A Critical Study Martin S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 (Chekh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會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 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況，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著她回倫敦來住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 (H.G. Wells) 鄉里的家去了 (Easten Clede) 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濕了。

他們在彭德街的寓處，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回街曲巷的倫敦。) 後來居然尋著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開門，我頗狼狽的拿著雨傘還拿著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斐兒只是對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家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為她只是與 Rose Macau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son, Mrs. Lueas, Va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盡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

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著最可厭的美國式龜殼大眼鏡，但他們的臉上卻從不見脂粉的痕迹，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嘩笑的声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喜歡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A Story-teller's Holiday”“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迹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有預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ic，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的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藹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件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卻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著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埃及的 Isis，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n 等等之相仿佛，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征……我們正講著，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著進來了一位年輕女郎，含笑著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捲髮，蓋著一張的小

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著一身極鮮豔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著，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司 Beir 還是 Beek 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箍，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仿佛，要借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裏會過的 Sydney Waterloo 極詼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Katherine)今天怎樣。我豎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 B 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 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 M 才從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 裏每周做科學文章署名 S 的 Sullivan M 就講他遊希臘的情形盡背著古希臘的史迹名勝，Parnassus 長 Mycenoe 短講個不住。S 也問麥雷迦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 W 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 笨重的足音

下來了，S 就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 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 S 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大意，密司 B 聽得高興，手捧著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著。

但我那時心裏卻頗有些失望，因為冒著雨存心要來一會 Biss 的作者，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 W.S. 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是沒有份的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卻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著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叩門，進房，介紹，S 告辭，和 M 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了，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麼些邏輯的經過，卻並不曾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只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著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強，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豔燦爛的

顏色，已夠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剎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占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挂著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哪一個不是低的，真的！)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何以我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燒”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st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象，恐怕就夠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間適用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就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卻寧可冒猥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鑲亮的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挂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發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發的式樣，卻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發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卷，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

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她發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于萬一，仿佛你對著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瑩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郎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Whistler)或是柯羅(Corot)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仿佛直接無礙的領會了造作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偉大深刻的戟刺中經驗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著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的凝視，感著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她仿佛是個透明體，你只感訝她粹極的靈澈性，卻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豔服，如其別人穿著也許會引起瑣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是覺得妥帖，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帕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爲很有意味的；她說：

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為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澈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豔陽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發環整如鬆，其神態之閑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豔伉傑之容。其軀體尤苗約，綽如也，若明蠟之靜焰，若晨星之淡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葉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淡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著

你看，不是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卻大是偵刺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她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說她也有數，你說了她也都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裏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不能，而且是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著我靈府潑淹，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只似開茨(Keats)聽鶉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

“ Th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 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意境。仿佛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僵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樂的情調；仿佛湊住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

我便此時回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零淚；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蜃彩似的一翳不再，我只能學 Abt Vogler 之自慰，虔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melodies when eternity affirms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

.....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 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離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中便如吹荻管似的呼呼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顴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的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只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著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復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此而多耗她珍貴的精力，並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 W 與 S 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房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Riberea West, Romer Wilson Hutchingson, Swinnerton 等——恐怕因為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評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是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為安諾德(Matthew Arnold)以後評衡界裏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

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肯的本能。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的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才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為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翻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她失望，她這裏又用她愛用的短句——“ That ' s not the thing ! ” 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勸問中國頂喜歡契高夫的哪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哪幾家小說，哈代、康拉德，她的眉梢聳了一聳笑道——

“ Isn ' t it !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 the real thing ! ”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哪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般人反而不認識，她說：

“ That ' s just it . Then of course ,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 ”

我說我以後也許有機會試翻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他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仿佛在湖心柔波

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Leman!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m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葛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來，但始終爲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卻變了她的祭文！下面附的一首詩也許表現我的悲感更親切些。

###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我昨夜夢登高峰，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羅馬西郊有座墓園，芝羅蘭靜掩著客殤的詩骸；百年後海岱士(Hades)黑輦之輪。又喧響於芳丹卜羅榆青之間。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說造化是真善美之創現，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三十年小住，只擬曇花之偶現，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今夏再于琴妮湖之邊；琴妮湖(Lake Geneva)永抱著白朗磯(Mount Blane)的雪影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我當年初臨生命

的消息，夢覺似驟感戀愛之莊嚴；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同情是攢不破的純晶，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死是座偉秘的洪爐，此中凝煉萬象所從來之神明。我哀思焉能電花似飛騁，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我酒淚向風中遙送，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原刊 1923 年 5 月《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5 號)

## 泰戈爾

我有幾句話想趁這個機會對諸君講，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耐心聽。泰戈爾先生快走了，在幾天內他就離別北京，在一兩個星期內他就告辭中國。他這一去大約是不會再來的了。也許他永遠不能再到中國。

他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非但身體不強健，他並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國來，不但他的家屬，他的親戚朋友，他的醫生，都不願意他冒險，就是他歐洲的朋友，比如法國的羅曼·羅蘭，也都有信去勸阻他。他自己也曾經躊躇了好久，他心裏常常盤算他如其到中國來，他究竟不能夠給我們好處，他想中國人自有他們的詩人、思想家、教育家，他們有他們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財富與營養，他們更用不著外來的補助與戟刺，我只是一個詩人，我沒有宗教家的福音，沒有哲學家的理論，更沒有科學家實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師建設的才能，他們要我去做什麼，我自己又爲什麼要去，我有什麼禮物帶去滿足他們的盼望。他真的很覺得遲疑，所以他延遲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對我們說到冬天完了春風吹動的時候（印度的春風比我們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覺了一種內迫的衝動，他面對著逐漸滋長的青草與鮮花，不由的拋棄了，忘卻了他應盡的職務，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著新來的鳴雀，在柔軟的南風中開懷的謳吟。同時他收到

我們催請的信，我們青年盼望他的誠意與熱心，喚起了老人的勇氣。他立即定奪了他東來的決心、他說趁我暮年的肢體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靈還能感受。決不可錯過這最後唯一的機會，這博大、從容、禮讓的民族，我幼年時便發心朝拜，與其將來在黃昏寂靜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悵，毋寧利用這夕陽未暝時的光芒，了卻我晉香人的心願？

他所以決意的東來，他不顧親友的功阻，醫生的警告，不顧自身的高年與病體，他也撇開了在本國一切的任務，跋涉了萬里的海程，他來到了中國。

自從四月一十一二在上海登岸以來，可憐老人不曾有過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勞頓不必說，單就公開的演講以及較小集會時的談話，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們知道，不是教授們的講義，不是教士們的講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積貨品的棧房，他的辭令不是教科書的喇叭。他是靈活的泉水，一顆顆顫動的圓珠從他心裏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聲，在白雲間，青林中，石罅裏，不住的歡響；他是百靈的歌聲，他的歡欣、憤慨、響亮的諧音，瀰漫在無際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終夜的狂歌已經耗盡了子規的精力，東方的曙色亦照出他點點的心血染紅了薔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這幾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寧，他已經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過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覺風塵的厭倦，他時常想念他少年時在恒河邊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樹的清蔭與曼果的甜瓢。

但他還不僅是身體的憊勞，他也感覺心境的不舒暢。這是很不幸的。我們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負歉。他這次來華，不為遊歷，不為政治，更不為私人的利益，他熬著高年，冒著病體，拋棄自身的事業，備嘗行旅的辛苦，他究竟為的是什麼？他為

的只是一點看不見的情感，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在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梁。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因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頌青春與清晨的，他永遠指點著前途的光明。悲憫是當初釋迦牟尼證果的動機，悲憫也是泰戈爾先生不辭艱苦的動機。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颶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蕪穢的心田裏只是誤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種子，更沒有收成的希冀。在這個荒慘的境地裏，難得有少數的丈夫，不怕阻難，不自餒怯，肩上抗著剷除誤解的大鋤，口袋裏滿裝著新鮮人道的種子，不問天時是陰是雨是晴，不問是早晨是黃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時口唱著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將次透露的萌芽。泰戈爾先生就是這少數中的一個。他是來廣布同情的，他是來消除成見的。我們親眼見過他慈祥的陽春似的表情，親耳聽過他從心靈底裏迸裂出的大聲，我想只要我們的良心不曾受惡毒的煙煤熏黑，或是被惡濁的偏見汙抹，誰不曾感覺他至誠的力量，魔術似的，為我們生命的前途開闢了一個神奇的境界，燃點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們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悵與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並且存心的誣毀他的熱忱。我們固然獎勵思想的獨立，但我們決不敢附和誤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滿意的成績就在他永遠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論在德國，在丹麥，在美國，在日本，青年永遠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經遭受種種的誤解與攻擊，政府的猜疑與報紙的誣捏與守舊派的譏評，不論如何的謬妄與劇烈，從不曾擾動他優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愛心，他的至誠，完全的託付青年。我的須，我的發是白的，但我的心卻永遠是青的，他常常的對我們說，

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將來就有著落，我樂觀的明燈永遠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純潔的青年也會墜落在懷疑、猜忌、卑瑣的泥濘，他更不能信中國的青年也會沾染不幸的污點。他真不預備在中國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覺異樣的愴心。

因此精神的懊喪更加重他軀體的倦勞。他差不多是病了。我們當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沒有心境繼續他的講演。我們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開講演最後的一個機會。他有休養的必要。我們也決不忍再使他耗費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長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養息。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

我們關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諒，就是一小部分不願意他來作客的諸君也可以自喜戰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開口了，他快走了，他從此不再來了。但是同學們，我們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麼罪，他有什麼負心，他有什麼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嗎，為什麼聽不見你的聲音？

他們說他是守舊，說他是頑固。我們能相信嗎？他們說他是“太遲”，說他是“不合時宜”，我們能相信嗎？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說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調。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評只是太新，太早，太急進，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斷的奮鬥與衝鋒，他現在還只是衝鋒與奮鬥。但是他們說他是守舊，太遲，太老。他頑固奮鬥的物件只是暴烈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他主張的只是創造的生活，心靈的自由，國際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愛的實現。但他們說他是帝國政策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

肮髒是在我們的政客與暴徒的心裏，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關係？昏亂是在我們冒名的學者與文人的腦裏，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親屬？我們何妨說太陽是黑的，我們何妨說蒼蠅是真理？同學們，聽信我的話，像他的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的了。留神目前的機會，預防將來的惆悵！他的人格我們只能到歷史上去搜尋比擬。他的博大的溫柔的靈魂我敢說永遠是人類記憶裏的一次靈績。他的無邊的想象是遼闊的同情使我們想起惠德曼；他的博愛的福音與宣傳的熱心使我們記起托爾斯泰；他的堅韌的意志與藝術的天才使我們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佐郎其羅；他的詼諧與智慧使我們想象當年的蘇格拉底與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諧與優美使我們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純愛的撫摩，他的爲人道不厭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聲，有時竟使我們喚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樂，他的雄偉，使我們想念奧林必克山頂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個神秘的現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風，驚醒樹枝上的新芽，增添處女頰上的紅暈。他是普照的陽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來從不可追尋的淵源，在大地的懷抱中終古的流著，不息的流著，我們只是兩岸的居民，憑藉這慈恩的天賦，灌溉我們的田稻，蘇解我們的消渴，洗淨我們的污垢。他是喜馬拉雅積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純潔，一般的壯麗，一般的高傲，只有無限的青天枕藉他銀白的頭顱。

人格是一個不可錯誤的實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們是餓慣了的，只認鳩形與鵠面是人生本來的面目，永遠忘卻了真健康的顏色與彩澤。標準的低降是一種可恥的墮落：我們只是踞坐在進底青蛙，但我們更沒有懷疑的餘地。我們也許揣詳東方的初白，卻不能非議中天的太陽。我們也許見慣了陰霾的天時，不耐這熱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雲霧，暴露地面的荒蕪，

但同時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我們豈不也感覺一個新鮮的影響，催促我們生命的跳動，喚醒潛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見了前峰烽煙的信號，更不躊躇的奮勇前向？只有接近了這樣超軼的純粹的丈夫，這樣不可錯誤的實在，我們方始相形的自愧我們的口不夠闊大，我們的嗓音不夠響亮，我們的呼吸不夠深長，我們的信仰不夠堅定，我們的理想不夠瑩澈，我們的自由不夠磅礴，我們的語言不夠明白，我們的情感不夠熱烈，我們的努力不夠勇猛，我們的資本不夠充實……

我自信我不是恣濫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經應用濃烈的文字，這是因為我不能自製我濃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聲明的是，我們的詩人，雖則常常招受神秘的徽號，在事實上卻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詼諧，最不神秘的生靈。他是最通達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機會追寫他日常的生活與談話。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這麼說），你們還有適之先生的見證，他也說他是最可愛最可親的個人：我們可以相信適之先生絕對沒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無論他怎樣的偉大與深厚，我們的詩人還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處要求人道的溫暖與安慰，他尤其要我們中國青年的同情與情愛。他已經為我們盡了責任，我們不應，更不忍辜負他的的期望。同學們！愛你的愛，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講

（原刊 1924 年 5 月 19 日《晨報副刊》）

## 濟慈的夜鶯歌

詩中有濟慈(John Keats)的《夜鶯歌》，與禽中有夜鶯一樣的神奇。除非你親耳聽過，你不容易相信樹林裏有一類發癡的鳥，天晚了才開口唱，在黑暗裏傾吐他的妙樂，愈唱愈有勁，往往直唱到天亮，連真的心血都跟著歌聲從她的血管裏嘔出；除非你親自咀嚼過，你也不相信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有一天早飯後坐在一株李樹底下迅筆的寫，不到三小時寫成了一首八段八十行的長歌，這歌裏的音樂與夜鶯的歌聲一樣的不可理解，同是宇宙間一個奇迹，即使有哪一天大英帝國破裂成無可記認的斷片時，《夜鶯歌》依舊保有他無比的價值：萬萬裏外的星亙古的亮著，樹林裏的夜鶯到時候就來唱著，濟慈的夜鶯歌永遠在人類的記憶裏存著。

那年濟慈住在倫敦的 Wentworth Place。百年前的倫敦與現在的英京大不相同，那時候“文明”的沾染比較的不深，所以華次華士站在威士明治德橋上，還可以放心的謳歌清晨的倫敦，還有福氣在“無煙的空氣”裏呼吸，望出去也還看得見“田地、小山、石頭、一直開拓到天邊”。那時候的人，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裏聽得著夜鶯的妙樂。要是濟慈遲一百年出世，在夜鶯絕迹了的倫敦裏住著，他別的作者不敢說，這首夜鶯歌至少，怕就不會成功，供人類無盡期的享受。說起來真覺得可慘，

在我們南方，古迹而兼是藝術品的，止淘成了西湖上一座孤單的雷峰塔，這千百年來雷峰塔的文學還不曾見面，雷峰塔的映影已經永別了波心！也許我們的靈性是麻皮做的，木屑做的，要不然這時代普遍的苦痛與煩惱的呼聲還不是最富靈感的天然音樂；——但是我們的濟慈在哪里？我們的《夜鶯歌》在哪里？濟慈有一次低低的自語——“ I feel the flowers growing on me ”。意思是“我覺得鮮花一朵朵的長上了我的身”，就是說他一想著了鮮花，他的本體就變成了鮮花，在草叢裏掩映著，在陽光裏閃亮著，在和風裏一瓣瓣的無形的伸展著，在蜂蝶輕薄的口吻下羞暈著。這是想象力最純粹的境界：孫猴子能七十二般變化，詩人的變化力更是不可限量——沙士比亞戲劇裏至少有一百多個永遠有生命的人物，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偉大的、卑瑣的、嚴肅的、滑稽的，還不是他自己搖身一變變出來的。濟慈與雪萊最有這與自然諧合的變術；——雪萊制《雲歌》時我們不知道雪萊變了雲還是雲變了；雪萊歌《西風》時不知道歌者是西風還是西風是歌者；頌《雲雀》時不知道是詩人在九霄雲端裏唱著還是百靈鳥在字句裏叫著；同樣的濟慈詠“憂郁”“Odeon Melancholy”時他自己就變了憂鬱本體，“忽然從天上掉下來像一朵哭泣的雲”：他讚美“秋”“To Autumn”時他自己就是在樹葉底下挂著的葉子中心那顆漸漸發長的核仁兒，或是在稻田裏靜偃著玫瑰色的秋陽！這樣比稱起來，如其趙松雪關緊房門伏在地下學馬的故事可信時，那我們的藝術家就落粗蠢，不堪的“鄉下人氣味”！

他那《夜鶯歌》是他一個哥哥死的那年做的，據他的朋友有名肖像畫家 Rkbert Haydon 給 Miss Mitford 的信裏說，他在沒有寫下以前早就起了腹稿，一天晚上他們倆在草地裏散步時濟慈低低的背誦給他聽——“.....in a low, tremulous und-

ertone which affected me extremely . ” 那年碰巧——據著《濟慈傳》的 Lord Houghton 說，在他屋子的鄰近來了一隻夜鶯，每晚不倦的歌唱，他很快活，常常留意傾聽，一直聽得他心痛神醉逼著他從自己的口裏複製了一套不朽的歌曲。我們要記得濟慈二十五歲那年在義大利在他的一個朋友的懷抱裏作古，他是，與他的夜鶯一樣，嘔血死的！

能完全領略一首詩或是一篇戲曲，是一個精神的快樂，一個不期然的發現。這不是容易的事；要完全瞭解一個人的品性是十分難，要完全領會一首小詩也不得容易。我簡直想說一半得靠你的緣分，我真有點兒迷信。就我自己說，文學本不是我的行業，我的有限的文學知識是“無師傳授”的。裴德(Walter Pater)是一天在路上碰著大雨到一家舊書鋪去躲避無意中發現的。哥德(Goethe)——說來更怪了——是司蒂文孫(R. L. S)介紹給我的，(在他的 Art of writing 那書裏稱讚 George Henry Lewes 的《葛德評傳》；Everman edition 一塊錢就可以買到一本黃金的書)。柏拉圖是一次在浴室裏忽然想著要去拜訪他的。雪萊是為他也離婚才去仔細請教他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丹農雪烏、波特萊耳、盧騷，這一班人也各有各的來法，反正都不是經由正宗的介紹：都是邂逅，不是約會。這次我到平大教書也是偶然的，我教著濟慈的《夜鶯歌》也是偶然的，乃至我現在動手寫這一篇短文，更不是料得到的。友鶯再三要我寫才鼓起我的興來，我也很高興寫，因為看了我的乘興的話，竟許有人不但發願去讀那《夜鶯歌》，並且從此得到了一個親口嘗味最高級文學的門徑，那我就得意極了。

但是叫我怎樣講法呢？在課堂裏一頭講生字一頭講典故，多少有一個講法，但是現在要我坐下來把這首整體的詩分成片

段詮釋它的意義，可真是一個難題！領略藝術與看山景一樣，只要你地位站得適當，你這一望一眼便吸收了全景的精神；要你“遠視”的看，不是近視的看；如其你捧住了樹才能見樹，那時即使你不惜工夫一株一株的審查過去，你還是看不到全林的景子。所以分析的看藝術，多少是殺風景的：綜合的看法才對。所以我現在勉強講這《夜鶯歌》，我不敢說我能有什麼心得的見解！我並沒有！我只是在課堂裏講書的態度，按句按段的講下去就是；至於整體的領悟還得靠你們自己，我是不能幫忙的。

你們沒有聽過夜鶯先是一個困難。北京有沒有我都不知道。下回蕭友梅先生的音樂會要是有了貝德花芬的第六個“沁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時，你們可以去聽聽，那裏面有夜鶯的歌聲。好吧，我們只能要同意聽音樂——自然的或人爲的——有時可以使我們聽出神：譬如你晚上在山腳下獨步時聽著清越的笛聲，遠遠的飛來，你即使不滴淚，你多少不免“神往”不是？或是在山中聽泉樂，也可使你忘卻俗景，想象神境。我們假定夜鶯的歌聲比我們白天聽著的什麼鳥都要好聽；他初起像是龔雲甫，嗓子發沙的，很懈的試她的新歌；頓上一頓，來了，有調了。可還不急，只是清脆悅耳，像是珠走玉盤(比喻是滿不相干的)！慢慢的她動了情感，仿佛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使他激成異常的憤慨似的，他這才真唱了，聲音越來越亮，調門越來越新奇，情緒越來越熱烈，韻味越來越深長，像是無限的歡暢，像是豔麗的怨慕，又像是變調的悲哀——一直唱得你在旁傾聽的人不自主的跟著她興奮，伴著她心跳。你恨不得和著她狂歌，就差你的嗓子太粗太濁合不到一起！這是夜鶯；這是濟慈聽著的夜鶯，本來晚上萬籟靜定後聲音的感動力就特強，何況夜鶯那樣不可類比的妙樂。

好了；你們先得想象你們自己也教音樂的沈醴浸醉了，四肢軟綿綿的，心頭癢齶齶的，說不出一種濃味的馥鬱的舒服，眼簾也是懶洋洋的挂不起來，心裏滿是流膏似的感想，遼遠的回憶，甜美的惆悵，閃光的希冀，微笑的情調一齊兜上方寸靈台時——“in a low . tiemulous under-tone”——開誦濟慈的《夜鶯歌》，那才對勁兒！

這不是清醒時的說話；這是半夢嚙的私語：心裏暢快的壓迫太重了流出口來綣繾的細語——我們用散文譯過他的意思來看：——

(一) “這唱歌的，唱這樣神妙的歌的，決不是一隻平常的鳥；她一定是一個樹林裏美麗的女神，有翅膀會得飛翔的。她真樂呀，你聽獨自在黑夜的樹林裏，在架幹交叉，濃蔭如織的青林裏，她暢快的開放她的歌調，讚美著初夏的美景，我在這裏聽她唱，聽的時候已經很多，她還是恣情的唱著；啊，我真被她的歌聲迷醉了，我不敢羨慕她的清福，但我卻讓她無邊的歡暢催眠住了，我像是服了一劑麻藥，或是喝盡了一劑鴉片汁，要不然爲什麼這昏昏思離離的像進了黑甜鄉似的，我感覺著一種微倦的麻痺，我太快活了，這快感太尖銳了，竟使我心房隱隱的生痛了！”

(二) “你還是不倦的唱著——在你的歌聲裏我聽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兒。啊，喝一杯陳年的真葡萄釀多痛快呀！那葡萄是長在暖和的南方的，普魯罔斯那種地方，那邊有的是幸福與歡樂，他們男的女的整天在寬闊的太陽光底下作樂，有的攜著手跳春舞，有的彈著琴唱戀歌；再加那遍野的香草與各樣的樹馨——在這快樂的地土下他們有酒窖埋著美酒。現在酒味益發的澄靜，香冽了。真美呀，真充滿了南國的鄉土精神的美酒，我要來引滿一杯，這酒好比是希寶克林靈泉的泉水，在日光裏

灑灑發虹光的清泉，我拿一隻古爵盛一個撲滿。啊，看呀！這珍珠似的酒沫在這杯邊上發瞬，這杯口也叫紫色的濃漿染一個鮮豔；你看看，我這一口就把這一大杯酒吞了下去——這才真醉了，我的神魂就脫離了軀殼，幽幽的辭別了世界，跟著你清唱的音響，像一個影子似淡淡的掩入了你那暗沈沈的林。”

(三) “想起這世界真叫人傷心。我是無沾戀的，巴不得有機會可以逃避，可以忘懷種種不如意的現象，不比你在青林茂蔭裏過無憂的生活，你不知道也無須過問我們這寒儻的世界，我們這裏有的是熱病、厭倦、煩惱，平常朋友們見面日寸只是愁顏相對，你聽我的牢騷，我聽你的哀怨；老年人耗盡了精力，聽憑痲症搖落他們僅存的幾莖可憐的白髮；年輕人也是叫不如意事蝕空了，滿臉的憔悴，消瘦得像一個鬼影，再不然就進墓門；真是除非你不想他，你要一想的時候就不由得你發愁，不由得你眼睛裏鈍遲遲的充滿了絕望的晦色；美更不必說，也許難得在這裏，那裏，偶然露一點痕迹，但是轉瞬間就變成落花流水似沒了，春光是挽留不住的，愛美的人也不是沒有，但美景既不常駐人間，我們至多只能實現暫時的享受，笑口不曾全開，愁顏又回來了！因此我只想順著你歌聲離別這世界，忘卻這世界，解化這憂鬱沈沈的知覺。”

(四) “人間真不值得留戀，去吧，去吧！我也不必乞靈於培克司(酒神)與他那寶輦前的文豹，只憑詩情無形的翅膀我也可以飛上你那裏去。啊，果然來了！到了你的境界了！這林子裏的夜是多溫柔呀，也許皇后似的明月此時正在她天中的寶座上坐著，周圍無數的星辰像侍臣似的拱著她。但這夜卻是黑，暗陰陰的沒有光亮，只有偶然天風過路時把這青翠蔭蔽吹動，讓半亮的天光絲絲的漏下來，照出我腳下青茵濃密的地土。”

(五) “這林子裏夢沈沈的不漏光亮，我腳下踏著的不知道

是什麼花，樹枝上滲下來的清馨也辨不清是什麼香；在這薰香的黑暗中我只能按著這時令猜度這時候青草裏，矮叢裏，野果樹上的各色花香；——乳白色的山楂花，有刺的野薔薇，在葉叢裏掩蓋著的芝羅蘭已快萎謝了，還有初夏最早開的麝香玫瑰，這時候准是滿承著新鮮的露釀，不久天暖和了，到了黃昏時候，這些花堆裏多的是采花來的飛蟲。”

我們要注意從第一段到第五段是一順下來的：第一段是樂極了的謔語，接著第二段聲調跟著南方的陽光放亮了一些，但情調還是一路的纏綿。第三段稍為激起一點浪紋，迷離中夾著一點自覺的憤慨，到第四段又沈了下去，從“already with thee！”起，語調又極幽微，像是小孩子走入了一個陰涼的地窖子，骨髓裏覺著涼，心裏卻覺著半害怕的特別意味，他低低的說著話，帶顫動的，斷續的；又像是朝上風來吹斷清夢時的情調；他的詩魂在林子的黑蔭裏聞著各種看不見的花草的香味，私下——的猜測訴說，像是山澗平流入湖水時的尾聲……這第六段的聲調與情調可全變了；先前只是暢快的愜恍，這下竟是極樂的謔語了。他樂極了，他的靈魂取得了無邊的解說與自由，他就像永保這最痛快的俄頃，就在這時候輕輕的把最後的呼吸和入了空間，這無形的消滅便是極樂的永生；他在另一首詩裏說

I know this being's lease,  
My fancy to its utmost bliss spreads,  
Yet could I on this veiy midnight cease,  
And the worlds gaudy ensign see in shreds;  
Verse, Fame and beauty are intense indeed,  
But Death intenser-Death is Life's high

Meeh.

在他看來，(或是在他想來)，“生”是有限的，生的幸福也是有限的——詩，聲名與美是我們活著時最高的理想，但都不及死，因為死是無限的，解化的，與無盡流的精神相投契的，死才是生命最高的蜜酒，一切的理想在生前只能部分的，相對的實現，但在死裏卻是整體的絕對的諧合，因為在自由最博大的死的境界中一切不調諧的全調諧了，一切不完全的都完全了，他這一段用的幾個狀詞要注意，他的死不是苦痛；是“Easeful Death”舒服的，或是竟可以翻作“逍遙的死”；還有他說“Quiet Breath”，幽靜或是幽靜的呼吸，這個觀念在濟慈詩裏常見，很可注意；他在一處排列他得意的幽靜的比象——

#### AUTUMN SUNS

Smiling at eve upon the quiet sheaves .  
Sweet Sapphos Cheek-a sleeping infant 's breath-  
The gradual sand that through an hour glass runs  
A woodland rivulet , a Poet 's death .

秋田裏的晚霞，沙浮女詩人的香腮，睡孩的呼吸，光陰漸緩的流沙，山林裏的小溪，詩人的死。他詩裏充滿著靜的，也許香豔的，美麗的靜的意境，正如雪萊的詩裏無處不是動，生命的振動，劇烈的，有色彩的，嘹亮的。我們可以拿濟慈的《秋歌》對照雪萊的《西風歌》，濟慈的“夜鶯”對比雪萊的“雲雀”，濟慈的“憂鬱”對比雪萊的“雲”，一是動、舞、生命、精華的、光亮的、搏動的生命，一是靜、幽、甜熟的、漸緩的“

奢侈”的死，比生命更深奧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懂了他的生死的概念我們再來解釋他的詩：

(六) “但是我一面正在猜測著這青林裏的這樣那樣，夜鶯他還是不歇的唱著，這回唱得更濃更烈了。(先前只像荷池裏的雨聲，調雖急。韻節還是很勻淨的；現在竟像是大塊的驟雨落在盛開的丁香林中，這白英在狂顛中繽紛的墮地，雨中的一陣香雨，聲調急促極了。)所以他竟想在這極樂中靜靜的解化，平安的死去，所以他竟與無痛苦的解脫發生了戀愛，昏昏的隨口編著鍾愛的名字唱著讚美他，要他領了他永別這生的世界，投入永生的世界。這死所以不僅不是痛苦，真是最高的幸福，不僅不是不幸，並且是一個極大的奢侈；不僅不是消極的寂滅，這正是真生命的實現。在這青林中，在這半夜裏，在這美妙的歌聲裏，輕輕的挑破了生命的水泡，啊，去吧！同時你在歌聲中傾吐了你的內蘊的靈性，放膽的盡性的狂歌好像你在這黑暗裏看出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在你的葉蔭中實現了比快樂更快樂的快樂；——我即使死了，你還是繼續的唱著，直唱到我聽不著，變成了土，你還是永遠的唱著。”

這是全詩精神最飽滿音調最神靈的一節，接著上段死的意思與永生的意思，他從自己又回想到那鳥的身上，他想我可以在這歌聲裏消散，但這歌聲的本體呢？聽歌的人可以由生入死，由死得生，這唱歌的鳥，又怎樣呢？以前的六節都是低調，就是第六節調雖變，音還是像在浪花裏浮沈著的一張葉片，浪花上湧時葉片上湧，浪花低伏時葉片也低伏；但這第七節是到了最高點，到了急調中的急調——詩人的情緒，和著鳥的歌聲，盡情的湧了出來：他的迷醉中的詩魂已經到了夢與醒的邊界。

這節裏 Ruth 的本事是在舊約書裏 The Book of Ruth，她

是嫁給一個客民的，後來丈夫死了，她的姑要回老家，叫她也回自己的家再嫁人去，羅司一定不肯，情願跟著她的姑到外國去守寡，後來他在麥田裏收麥，她常常想著她的本鄉，濟慈就應用這段故事。

(七)“方才我想到死與滅亡，但是你，不死的鳥呀，你是永遠沒有滅亡的日子，你的歌聲就是你不死的一個憑證。時化盡遷異，人事盡變化，你的音樂還是永遠不受損傷，今晚上我在此地聽你，這歌聲還不是在幾千年前已經在著，富貴的王子曾經聽過你，卑賤的農夫也聽過你：也許當初羅司那孩子在黃昏時站在異邦的田裏割麥，他眼裏含著一包眼淚思念故鄉的時候，這同樣的歌聲，曾經從林子裏透出來，給她精神的慰安，也許在中古時期幻術家在海上變出蓬萊仙島，在波心裏起造著樓閣，在這裏面住著他們攝取來的美麗的女郎，她們憑著窗戶望海思鄉時，你的歌聲也曾經感動她們的心靈，給他們平安與愉快。”

(八)這段是全詩的一個總束，夜鶯放歌的一個總束，也可以說人生的大夢的一個總束。他這詩裏有兩相對的(動機)；一個是這現世界，與這面目可憎的實際的生活：這是他巴不得逃避，巴不得忘卻的，一個是超現實的世界，音樂聲中不朽的生命，這是他所想望的，他要實現的，他願意解除脫了不完全暫時的生為要化入這完全的永久的生。他如何去法，憑酒的力量可以去，憑詩的無形的翅膀亦可以飛出塵寰，或是聽著夜鶯不斷的唱聲也可以完全忘卻這現世界的種種煩惱。他去了，他化入了溫柔的黑夜，化入了神靈的歌聲——他就是夜鶯；夜鶯就是他。夜鶯低唱時他也低唱，高唱時他也高唱，我們辨不清誰是誰，第六第七段充分發揮“完全的永久的生”那個動機，天空裏，黑夜裏已經充塞了音樂——所以在這裏最高的急調尾聲

一個字音 forlorn 裏轉回到那一個動機，他所從來那個現實的世界，往來穿著的還是那一條線，音調的接合，轉變處也極自然；最後糅和那兩個相反的動機，用醒(現世界)與夢(想象世界)結合全文，像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裏，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裏回蕩著，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沈入了無底的深潭……音樂完了，夢醒了，血嘔盡了，夜驚死了！但他的餘韻卻嫋嫋的永遠在宇宙間回響著……

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夜半

(原刊 1925 年 2 月《小說月報》第 16 卷第 2 號，收入《巴黎的鱗爪》)

## 拜 倫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杜甫

今天早上，我的書桌上散放著一壘書，我伸手提起一枝毛筆蘸飽了墨水正想下筆寫的時候，一個朋友走進屋子來，打斷了我的思路。“你想做什麼？”他說。“還債，”我說，“一輩子只是還不清的債，開銷了這一個，那一個又來，像長安街上要飯的一樣，你一開頭就糟。這一次是爲他，”我手點著一本書裏 West II 畫的拜倫像（原本現在倫敦肖像畫院）。“爲誰，拜倫！”那位朋友的口音裏夾雜了一些鄙夷的鼻音。“不僅做文章，還想替他開會哪，”我跟著說。“哼，真有工夫，又是戴東原那一套。”——那位先生發議論了——“忙著替死鬼開會演說追悼，哼！我們自己的祖祖宗宗的生忌死忌，春祭秋祭，先就忙不開，還來管姓呆姓擺的出世去世；中國鬼也就夠受，還來張羅洋鬼！俄國共產黨的爸爸死了，北京也聽見悲聲，上海廣東也聽見哀聲；書呆子的退伍總統死了，又來一個同聲一哭。二百年前的戴東原還不是一個一頭黃毛一身奶臭一把鼻涕一把尿的娃娃，與我們什麼相干，又用得著我們的正顏厲色開大會做

論文！現在真是愈出愈奇了，什麼，連拜倫也得利益均沾，又不是瘋了，你們無事忙的文學先生們！誰是拜倫？一個濫筆頭的詩人，一個宗教家說的罪人，一個花花公子，一個貴族。就使追悼會紀念會是現代的時髦，你也得想想受追悼的配不配，也得想想跟你們所謂時代精神合式不合式，拜倫是貴族，你們貴國是一等的民生共和國，哪里有貴族的位置？拜倫又沒有發明什麼蘇維埃，又沒有做過世界和平的大夢，更沒有用科學方法整理過國故，他只是一個拐腿的紈袴詩人，一百年前也許出過他的風頭，現在埋在英國紐斯推德(Newstead)的貴首頭都早爛透了，爲他也來開紀念會，哼，他配！講到拜倫的詩你們也許與蘇和尚的脾味合得上，看得出好處，這是你們的福氣——要我看他的詩也不見得比他的骨頭活得了多少。並且小心，拜倫倒是條好漢，他就恨盲目的崇拜，回頭你們東抄西剽的忙著做文章想是討好他，小心他的鬼魂到你夢裏來大聲的罵你一頓！”

那位先生大發牢騷的時候，我已經抽了半支的煙，眼看著繚繞的氤氳，耐心的挨他的罵，方才想好讚美拜倫的文章也早已變成了煙絲飛散：我呆呆的靠在椅背上出神了；——

拜倫是真死了不是？全朽了不是？真沒有價值，真不該替他揄揚傳佈不是？

眼前扯起了一重重的霧幔，灰色的、紫色的，最後呈現了一個驚人的造像。最純粹，光淨的白石雕成的一個人頭，供在一架五尺高的檀木幾上，放射出異樣的光輝，像是阿博洛，給人類光明的大神，凡人從沒有這樣莊嚴的“天庭”，這樣不可侵犯的眉宇，這樣的頭顱，但是不，不是阿博洛，他沒有那樣驕傲的鋒芒的大眼，像是阿爾帕斯山南的藍天，像是威尼市的落日，無限的高遠，無比壯麗，人間的萬花鏡的展覽反映在他的圓睛中，只是一層鄙夷的薄翳；阿博洛也沒

有那樣美麗的發髻，像紫葡萄似的一穗穗貼在花崗石的牆邊；他也沒有那樣不可信的口唇，小愛神背上的小弓也比不上他的精緻，口角邊微露著厭世的表情，像是蛇身上的文彩，你明知是惡毒的，但你不能否認他的豔麗；給我們弦琴與長笛的大神也沒有那樣圓整的鼻孔，使我們想象他的生命的劇烈與偉大，像是大火山의 決口……

不，他不是神，他是凡人，比神更可怕更可愛的凡人，他生前在紅塵的狂濤中沐浴，洗滌他的遍體的斑點，最後他踏腳在浪花的頂尖，在陽光中呈露他的無瑕的肌膚，他的驕傲，他的力量，他的壯麗，是天上瑳奕司與玖必德的憂愁。

他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

一片水晶似的柔波，像一面晶瑩的明鏡，照出白頭的“少女”，閃亮的“黃金籠”，“快樂的阿翁”。此地更沒有海潮的嘯響，只有草蟲的謳歌，醉人的樹色與花香，與溫柔的水聲，小妹子的私語似的，在湖邊吞咽。山上有急湍，有冰河，有幔天的松林，有奇偉的石景。瀑布像是瘋癲的戀人，在荊棘叢中跳躍，從颺岩上滾墜，在磊石間震碎，激起無量數的珠子，圓的、長的、乳白色的、透明的，陽光斜落在急流的中腰，幻成五彩的虹紋。這急湍的頂上是一座突出的危崖，像一個猛獸的頭顱，兩旁幽邃的松林，像是一頸的長鬚，一陣陣的瀑雷，像是他的吼聲。在這絕壁的邊沿站著一個丈夫，一個不凡的男子，怪石一般的崢嶸。朝旭一般的美麗，勁瀑似的桀驁，松林似的憂鬱。他站著，交抱著手臂，翻起一雙大眼，凝視著無極的青天，三個阿爾帕斯的鷲鷹在他的頭頂不息的盤旋；水聲，松濤的嗚咽，牧羊人的笛聲，前峰的崩雪聲——他凝神的聽著。

只要一滑足，只要一縱身，他想，這軀殼便崩雪似的墜入

深潭，粉碎在美麗的水花中，這些大自然的諧音便是讚美他寂滅的喪鐘。他是一個驕子：人間踏爛的蹊徑不是爲他準備的，也不是人間的鐮鏈可以鎖住他的鷺鳥的翅羽。他曾經丈量過巴南蘇斯的群峰，曾經搏鬥過海理士彭德海峽的凶濤，曾經在馬拉松放歌，曾經在愛琴海邊狂嘯，曾經踐踏過滑鐵盧的泥土，這裏面埋著一個敗滅的帝國。他曾經實現過西撤凱旋時的光榮，丹桂籠住他的發髻，玫瑰承住他的腳蹤，但他也免不了他的滑鐵盧；運命是不可測的恐怖，征服的背後隱著僂辱的狞笑，禦座的周遭顯現了狺狺的幻景；現在他的遍體的斑痕，都是誹毀的箭鏃，不更是繁花的裝綴，雖則在他的無瑕的體膚上一樣的不曾停留些微汗損。……太陽也有他的淹沒的時候，但是誰能忘記他臨照時的光焰？

What is life, what is death, and what are  
we .

That when the ship sinks, we no longer  
may be .

蚩哪(Juno)發怒了。天變了顏色，湖面也變了顏色。四周的山峰都披上了黑霧的袍服，吐出迅捷的火舌，搖動著，仿佛是相互的示威，雷聲像猛獸似的在山坳裏咆哮、跳蕩，石卵似的雨塊，隨著風勢打擊著一湖的磷光，這時候(一八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仿佛是愛儷兒(Ariel)的精靈聳身在絞繞的雲中，默啞著咒語，眼看著——

Jove's lightnings, the precursors  
Of the dreadful thunder-claps.....  
The fire, and cracks  
Of sulphurous roaring, the most mighty

Neptune  
Seem 'd to besiege, and make his bold  
waves tremble,  
Yea his drear tridents shade.

(Tem est)

在這大風濤中，在湖的東岸，龍河(Rhone)合流的附近，在小嶼與白沫間，飄浮著一隻疲乏的小舟，扯爛的布帆，破碎的尾舵，沖當著巨浪的打擊，舟子只是著忙的禱告。乘客也失去了鎮定，都已脫卸了外衣，準備與濤瀾搏鬥。這正是盧騷的故鄉，那小舟的曆險處又恰巧是玟荔亞與聖潘羅(Julia and St. Preux)遇難的名迹。舟中人有一個美貌的少年是不會泅水的，但他卻從不介意他自己的骸骨的安全，他那時滿心的憂慮，只怕是船翻時連累他的友人爲他冒險，因爲他的友人是最不怕險惡的，厄難只是他的雄心的激刺，他曾經狎侮愛琴海與地中海的怒濤，何況這有限的梨夢湖中的掀動，他交叉著手，靜看著薩福埃(Savoy)的雪峰，在雲罅裏隱現。這是歷史上一個希有的奇逢，在近代革命精神的始祖神感的勝處，在天地震怒的俄頃，載在同一的舟中。一對共患難的，偉大的詩魂，一對美麗的惡魔，一對光榮的叛兒！

他站在梅鎖朗奇(Mesolongion)的灘邊(一八二四年，一月，四至二十二日)。海水在夕陽裏起伏，周遭靜瑟瑟的莫有人迹，只有連綿的砂磧，幾處卑陋的草屋，古廟宇殘圯的遺迹，三兩株灰蒼色的柱廊，天空飛舞著幾隻闊翅的海鷗，一片荒涼的暮景。他站在灘邊，默想古希臘的榮華，雅典的文章，斯巴達的雄武，晚霞的顏色二千年來不曾消滅，但自由的鬼魂究不曾在

海砂上留存些微痕迹……他獨自的站著，默想他自己的身世，三十六年的光陰已在時間的灰燼中埋著，愛與憎，得志與屈辱：盛名與怨詛，志願與罪惡，故鄉與知友，威尼市的流水，羅馬古劇場的夜色，阿爾帕斯的白雪，大自然的美景與憤怒，反叛的磨折與尊榮，自由的實現與夢境的消殘……他看著海砂上映著的曼長的身形，涼風拂動著他的衣裾——寂寞的天地間的一個寂寞的伴侶——他的靈魂中不由的激起了一陣感慨的狂潮，他把手掌埋沒了頭面。此時日輪已經翳隱，天上星先後的顯現，在這美麗的暝色中，流動著詩人的吟聲，像是松風，像是海濤，像是藍奧孔苦痛的呼聲，像是海倫娜島上絕望的籲歡：——

Tis time this heart should be unmoved,  
Since others it hath ceased to move;  
Yet . though I cannot be beloved .  
still let me love !

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love are gone;  
The worm , the canker , and the grief;  
Are mine alone !

The fire that on my bosom preys  
Is lone as some volcanic isle;  
No torch is kindled at its blaze-  
A funeral pile !

The hope , the fear , the jealous care,

The exalted portion of the pain  
And power of love , I cannot share ,  
But wear the chain .

But ' tis not thus-and ' tis not here-  
Such thoughts should shake my soul , nor now ,  
Where glory decks the hero ' s bier  
Or binds his brow .

The sword , the banner , and the field ,  
Glory and Grace , around me see !

The Spartan , born upon his shield ,  
Was not more free .

Awake ! (not Greece—she is awake ! )  
Awake , my spirit ! Think through whom  
The life-blood tracks its parent lake ,  
And then strike home !

Tread those reviving passions down ;  
Unworthy manhood ! -unto thee  
Indifferent should the smile or frown  
Of beauty be .

If thou regret ' st thy youth , why live ;  
The land of honorable death

Is here : -up to the field , and give  
Away thy breath !

Seek out-less sought than found-  
Adier 's grave for thee the best ;  
Then look around , and choose thy ground ,  
And take thy rest .

年歲已經僵化我的柔心，  
我再不能感召他人的同情；  
但我雖則不敢想望戀與憫，  
我不願無情！

往日已隨黃葉枯萎，  
飄零；戀情的花與果更不留縱影，  
只剩有腐土與蟲與愴心，  
長伴前途的光陰！

燒不盡的烈焰在我的胸前，  
孤獨的，像一個噴火的荒島；  
更有誰憑吊，更有誰憐——  
一堆殘骸的焚燒！

希冀，恐懼，靈魂的憂焦，  
戀愛的靈感與苦痛與蜜甜，  
我再不能嘗味，再不能自傲——  
我投入了監牢！

但此地是古英雄的鄉國，  
白雲中有不朽的靈光，  
我不當怨艾，惆悵，爲什麼  
這無端的悽惶？

希臘與榮光，軍旗與劍器，  
古戰場的塵埃，在我的周遭，  
古勇士也應慕羨我的際遇，  
此地，今朝！

蘇醒！（不是希臘——她早已驚起！）  
蘇醒，我的靈魂！問誰是你的  
血液的泉源，休辜負這時機，  
鼓舞你的勇氣！

丈夫！休教已住的沾戀  
夢魘似的壓迫你的心胸。  
美婦人的笑與顰的婉戀，  
更不當容寵！

再休眷念你的消失的青年，  
此地是健兒殉身的鄉土，  
聽否戰場的軍鼓，向前，  
毀滅你的體膚！

只求一個戰士的墓窟，  
收束你的生命，你的光陰；

去選擇你的歸宿的地域，  
自此安寧。

他念完了詩句，只覺得遍體的狂熱，壅住了呼吸，他就把外衣脫下，走入水中，向著浪頭的白沫裏聳身一竄，像一隻海豹似的，鼓動著鰭腳，在鐵青色的水波裏泳了出去。……

“衝鋒，衝鋒，跟我來！”

衝鋒，衝鋒，跟我來！這不是早一百年拜倫在希臘梅鎖龍奇臨死前昏迷時說的話？那時他的熱血已經讓冷血的醫生給放完了，但是他的爭自由的旗幟卻還是緊緊的擎在他的手裏。

……

再遲八年，一位八十二歲的老翁也在他的解脫前，喊一聲  
“More light！”

“不夠光亮屍”衝鋒，衝鋒，跟我來來！”

火熱的煙灰掉在我的手背上，驚醒了我的出神，我正想開口答復那位朋友的譏諷，誰知道睜眼看時，他早溜了！

（原刊 1924 年 4 月《小說月報》第 15 卷第 4 號，

收入《巴黎的鱗爪》）

## 丹農雪烏

### 緒言

下面是我初讀丹農雪烏(D'Annunzio)的《死城》(The Dead City)後的一段日記：

三月三日，初讀丹農雪烏——辛孟士(Anhur Symons)譯的《死城》，無雙的傑作：是純粹的力與熱；是生命的詩歌與死的讚美的合奏。諧音在太空中回蕩著；是神靈的顯示，不可比況的現象。文字中有錦繡，有金玉，有美麗的火焰；有高山的莊嚴與巍峨；有如大海的濤聲，在寂寞的空靈中嘯吼著無窮的奧義；有如雲，包卷大地，蔽暗長空的雲，掩塞光明，產育風濤；有如風、狂風、暴風、颶風，起因在秋枝上的片葉，一微弱的顫慄，終於潰決大河，剖斷岡嶺。偉大的熱情！無形的醞釀著偉大的，壯麗的悲劇，生與死，勝利與敗滅，光榮與沈淪，陽光與黑夜，帝得與虛無，歡樂與寂寞；絕對的真與美在無底的深潭中；跳呀，勇敢的尋求者！……

我當初的日記是用英文記的，接下去還有不少火熱的讚美，

現在我自己看了都覺得耀眼，只得省略了。一個人生命的覺悟與藝術的覺悟，往往是同時來的。這是一個奧妙的消息，霎時的你自己初次感覺了你血管裏的熱液，霎時的你感覺了心臟的跳動；不成形的願望，不可言狀的隱痛，初次在你的心靈中發現；霎時的花瓣的色與香，小鳥的歌音，天邊的雲彩，岩石上攀附著的藤蘿，山澗鋪底的石礫，都呈露了不可解說的嫵媚，不可鉤索的奧義；霎時的你發現你的靈感力增加了敏銳，你的同情心，無限的擴大，你的好奇心又回復了童年時的桀驁與無厭；霎時的你瞭解了你友人的沈默，他眉目間的皺紋，你願意參與他的隱秘，體貼他的煩悶；霎時的你在壁上挂著的畫片中，會悟了不曾領略過的妙趣，也許是臨風的柳絲，也許是聖母懷抱著聖嬰的微笑，也許是牧羊人弄笛時的姿態，也許是稻田中顫動著的陽光；霎時的你也參透了文字的徵象，一簡短的字句，一單獨的狀詞，也許顯示出真與美的神奇彩澤……這是覺悟，藝術的，也是生命的。我初讀丹農雪烏的時候，正當我生平最重大的一個關節，也是我在機械教育的桎梏下自求解脫的時期，所以我那時的日記上只是泛濫著洪水，狂竄著烈焰，苦痛的呼聲參和著狂歡的叫響，幻想的希望蜃樓似的隱現著，自艾的煩懣連鎖著自傲的倡狂；現在我翻閱我自己的記載，回想當時的變幻，仿佛是安坐在圓池裏，靜看著舞臺上一幕幕的轉換，幻象中的幻象，傀儡場上的傀儡，我心頭火熱的一方不辨是悲楚的烙痕，還是嘲諷的冰激的反感，此外的一切，正如哈姆雷德在瞑目時說的，只是沈默了。

丹農雪烏著作的英譯本，多半已經絕版；辛孟士是他在英國的一個知己，他的三篇最有名的劇本都是辛孟士親自翻譯的——(1)The Dead City, (2)La Gioconda, (3)Francesca da Rimini——(一)(二)是散文，(三)是詩劇。我那時看過了，便

不忍放手，但我訪問了無數的書鋪，在康橋與倫敦，都是一例的失望，圖書館裏借來的又不便匿據，我發了一個狠，想把三部書一齊翻成中文，回國時也是一件外國帶回來的禮物。我先著手《死城》；花了六個下午與黃昏的工夫，也不顧腕酸與背痛，居然完成了一部，此後我又翻閱了丹農雪烏的小說與詩文，在一月內又草成了一篇粗率的介紹，放在我的書篋內已經有三個年頭，也不知是捨不得，還是難為情，這一小方的禮物始終不曾送出。這一點子的禮物，即使可算是禮物，實在是太不成體統，此次我在山裏閑著掏出來看時，自己也不覺顏赧：那篇論文是像一個蒸爛的壽桃，也許多少的糯米香還在著，但體態是不堪問的了；那篇譯文是像一個初次進城的村姑。脂粉太濃了不好，鞋襪太素了也不好。最簡便的辦法，當然是不讓露面；最不簡便的辦法，當然是重新來過；但我既不肯犧牲，又沒有勇氣，結果只有修改一法，雖則明知是不能滿意的。

### 義大利與丹農雪烏

一個民族都有他獨有的天才，對於人類的全體。瑪志尼說的，負有特定的天職，應盡特殊的貢獻。這位熱心的先覺，愛人道愛自由、愛他的種族與文化，在義大利不曾統一以前，屢次宣言他對於本國前途無限的希望。他確信這“第三的意大利”，不但能擺脫外國勢力的羈絆，與消除教會的弊惡，重新規復他民族的尊榮，統一與獨立，並且還能開放他創造的泉源，

回應當年羅馬帝國與文藝復興的精神與文采，向西歐文化不絕的洪流，再輸新鮮的貢獻；施展他民族獨有的天才，增益人類的光榮，調諧進化的音節。如今距義大利統一已經半世紀有餘，瑪志尼的預言究竟應驗了不曾？他的期望實現了不曾？知道歐洲文化消長的讀者，不用說，當然是同意肯定的。這第三的意大利，的確是第二度的文藝復興，“他的天才與智力”漢複德教授(Prof. CH. Herford, The Higher Hind of Italy, 1920)說的，“又是一度的開花與結果，最使我們驚訝的，是他的個性的卓著；新歐的文化，又發現了這樣矯健，活潑的精神，真是可喜的現象。我們隨便翻閱他們新近出版的著述，便可以想象這新精神貫徹他們思想的力量，新起的詩文，亦是蓬勃中有修練，回看十九世紀中期的散漫與憊懶，這差別是大極了。”

臘丁民族原來是女性的民族，義大利山水的清麗與溫柔，更是天生的優美的文藝的產地。但自文藝復興時期的興奮以後的幾百年間，義大利像是烈焰遺剩下的灰燼，偶爾也許有火星跳動著，再熾的希望，卻是無期的遠著；同時阿爾帕斯北方剛健的民族，不絕的活動著，益發反襯出他們嬌柔的靜默。但如政治統一以來，義大利已經證明她自己當初只是暫時的休憩，並不是精力的消渴，現在偉大的動力又催醒了她潛伏的才能；這位嫵媚的美人，又從她倦眠著的榻上站了起來，用手絹拂拭了他眉目間的倦態，對著豔麗的晨光輾然的微笑。她這微笑的消息是什麼，我們只要看義大利最近的思想與文藝的成就。現在他們的哲學家有克洛賽(Benedetto Croce)與尚蒂爾(Gentile)；克洛賽不僅是現代哲學界的一個大師，他的文藝的評衡學理與方法，也集成了十九世紀評衡學的精萃，他這幾年只是踞坐在評衡的大交椅上，在他的天平上，重新評定歷代與各國不朽的作品的價值。阿裏烏塔( Aliotta)也是一個精關的

學者，他的書——The Idealistic Reaction against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雖則知道的不多，也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文藝界新起的彩色，更是卓著：微提的音樂(Verdi)，沙梗鐵泥(Segantini)的書，卡杜賽(Carducci)、微迦(Verga)、福加沙路(Fogazzaro)、巴斯古裏(Paseoli)與丹農雪烏的詩；都是一代的宗匠，真純的藝術家。

但丹農雪烏在這燦爛的群星中，尤其放射著駭人的異彩，像一顆彗星似的，曳著他光明的長尾，掃掠過遼闊的長天。他是一個怪傑，我只能給他這樣一個不雅訓的名稱。他是詩人，他是小說家，他是戲劇家；他是軍人，他是飛行家；他是演說家，他自居是“大政治家”，他是義大利加入戰爭的一個主因，他是菲瀟楣(Fiume)那場惡作劇的主角；他經過一度愛國的大夢，實現過——雖則剎那的——他的“詩翁兼君王”的幻想；他今年六十二歲；瞎了一眼(戰時)，折了一腿，但他的精力據說還不曾衰竭；這彗星，在他最後的翳隱前，也許還有一兩次的閃亮。

他是一個異人，我重復的說，我們不能測量他的力量，我們只能驚訝他的成績，他不是像尋常的文人，憑著有限的想象力與有限的創作力，嘗試著這樣與那樣；在他，嘗試便是勝利，他的詩、他的散文、他的戲劇、他的小說，都有獨到的境界，單獨的要求品評與認識。他的筆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澈與悍健，有菲洛貝的嚴密與精審，有康賴特(Joseph Conrad)擒捉文字的本能，有歌德的神韻，有高蒂靄(Theophile Gautier)雕字琢句的天才。他永遠在幻想的颶風中飛舞，永遠在熱情的狂濤中旋轉。他自居是超人；拿破侖的雄圖，最是戟刺他的想象。他是最浪漫的飛行家；他用最精貴的紙張，最端秀的字模，印刷他黃金的文章，駕駛著他最美麗的飛艇，回首向著崇拜他

的國民，微笑的飛送了一個再會的手吻，冉冉的沒入了蒼穹，他在滿布著網羅的維也納天空，雪片似的散下他的軟語與強詞，熱情與冷智；他曾想橫渡太平洋，在白雲間飽覽遠東的色彩。他在國會中傾瀉他的雄辯；旋轉義大利的政紐，反鬥德奧，自開戰及訂和約，他是義大利愛國熱的中心，他是國民熱烈的崇拜的偶像，他的家在水市的威尼士；便是江朵蠟(Gondola 威尼士渡船名)的船家，每過他的門前，也高高的舉著帽子致敬，“義大利萬歲！丹農雪烏萬歲！”的呼聲，瀰漫在星河似的群島與蛛網似的運河間。他往來的信劄，都得編號存記著，因為時常有人偷作紀念。他生平的蹤迹，聽了只像是一個荒誕的童話。我們單看在菲滄楣時期的丹農雪烏，那時他已經將近六十，但他舉措的荒唐，可以使六歲的兒童失笑。每次他的軍隊占了勝利，他就下令滿城慶祝，他自己也穿了古怪的彩衣，站在電車紮的花樓上，與菲滄楣半狂的群眾，對晃著香檳的高杯，爛醉了一切，遺忘了一切。玫瑰床是一個奢侈的幻想；但我們這位“詩翁君王”的臥房裏與寢榻上，不僅是滿散著玫瑰的鮮花，並且每天還得撤換三次；朝旭初起時是白色，日中天時是緋色，晚霞渲染時是絳色！他的腳步是疾風，他的眼光是閃電，他的出聲如金鉦，他的語勢如飛瀑；這不是狀詞的濫用，這是會過他的人確切的印象；英國人 LewisHind 有一次在威尼士的旅館餐室裏聽他在旁桌上談話，他說除非親自聽著沒有人肯相信或能想象的，即使親自聽著了，比方我自己，他也不容易相信一樣的口與舌，喉管與聲帶，會得溢湧出那樣怒潮與大瀑與疾雷似的語言與音調。

這樣的怪人，只有放縱與奢侈的歐南可以產出，也只有縱容怪僻，崇拜非常如義大利的社會，可以供給 he 自由的發展與表現的機會。他的著作，就是他異常的人格更真切的寫照；我

們看他的作品，仿佛是面對著赤道上的光炎，維蘇維亞的烈焰，或是狂吼著的猛獸。他是近代奢侈、怪誕的文明的一個象徵，他是丹德與米乞朗其羅與菩加怯烏的民族的天才與怪僻的結晶。漢複德教授說：——

.....Whose (D'Annunzio's) Personality might be called a brilliant impressionist sketch of the talents and faillings of the Italy character, reproducing sense inheightened but veracious illumination, others in glaring cari cature or Paradoxical distortion.....

### 丹農雪烏的青年期

丹農雪烏的故鄉是在愛得利亞海邊上的一個鄉村，叫做早試加拉，阿勃魯棲省(Abruzzi)的一個地方。他出世的年份是一八六三年，距今六十一年。那一帶海邊是荒野的山地，居民是樸實、勇健、粗魯、耐苦，他的父親大概是一個農夫：他的自傳裏說，他的鐵性的肌肉是他父親的遺傳，他的堅強的意志與無厭的熱情是他母親的遺傳，他有三個姊妹，都不像他，他有一個乳娘，老年時退隱在山中，他有一部詩集是題贈給她的，對照著他自己的“狂風暴雨”的生涯，與她的山中生活的安閒與靜定：——

媽媽，你的油燈裏的草心；

緩緩的鬚泯，前山  
松林中的風聲與後山的蟲吟，  
更番的應和著你的紡車  
遲遲的呻吟，慰安你的慈心(意譯 Dedication of " II  
Poema Paradisiaco")

他在他的自傳《靈魂的遊行》——裏，並沒有詳細的記述他幼年期的事績。但他自己所謂“ 酣徹的肉欲 ”，他的人格與他的藝術的最主要的元素，在他的童年時已經穎露了。“ 肉欲 ” 是 Sensuality 不確切的譯名，這字在這裏應從廣義解釋，不僅是性欲，各種器官的感覺力也是包括在內的。因為他的官感力特殊的強悍與靈敏，所以他能勘現最秘奧與最微妙的現象與消息，常人的感官所不易領略的境界。他的生命只是一個感官的生命，自然界充滿著神秘的音樂，他有耳能聽精微的色彩，他有目能察馥鬱的香與味，他有鼻與舌能辨析人間無窮的隱奧的變幻與結合，他有銳利的神經能認識、能區別、能通悟。他的視覺在他的器官中尤其是可驚的敏銳；他的思想的材料，仿佛只是實體的意象，他與法國的綠蒂(Pierre Loti)一樣，開口即是想象的比喻。他的性欲的特強，更不必說；這是他的全人格的樞紐，他的藝術創作的靈感的泉源。在他早年的詩裏，我們可以想象一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在他的本鄉的海邊、山上、鄉村裏、田壟間，快活的閑遊著；稻田裏的鳥語，舂米、制乳酪、機梭，種種村舍的音籟，山坡上的牲畜的鳴聲，他聽來都是絕妙的音樂；海，多變幻的愛得利亞海，尤其是他的想象力的保姆與師傅(單就他的寫海的奇文，他已經足夠在文學界裏占一個不朽的地位，吏溫龐——Swinburne 也不如他的深刻與細膩)不但有聲有色的世界，就是最平庸最呆鈍的事物，一經他的靈異的感覺的探檢，也是滿蘊著意義與美妙。單就事物的區別，

白石是白石，珊瑚是珊瑚，白菊不是紅楓，青榆不是白楊，——即此“物各有別”的一個抽象概念，也可以給他不可言狀的驚訝與欣喜，仿佛他已經猜透了宇宙的迷謎。

他的青年期當然是他的色情的狂吼時代，性的自覺在尋常人也許是緩漸的，羞怯的發現，在他竟是火岩的炸裂，摧殘了一切的障礙與拘束，在青天裏搖著猛惡的長焰。他在自傳裏大膽的敘述，絕對的招認，好比如餓虎吃了人，滿地血肉狼藉的，他卻還從容的舐淨他的利爪，搖舞著他的勁尾，大吼了幾聲，報告他的成績。“肉呀！”他叫著，我將我自己交付給你，像一個年青無鬚的國王，將他自己交給那美麗的，可怖的戎裝的女郎，看呀，她來了！她得了勝利回來在歡呼著的市街中莊嚴的走來了。這溫柔的國王，一半是驚，一半是愛，他的希望嘲笑著他的怕懼。這是他的大言：實際上他並不曾單純的縱欲，他不是肉體的奴隸，成年期性欲的衝動，只是解放他的天才的大動力，他自此開始了他的創造的生命。“肉呀，你比如精湛的葡萄被火焰似的腳趾蹂躪著，比如白雪上淋漓著鮮血的蹤迹。”

他第一部的詩集——Primo Vere 是他十八歲那年印行的，明年印行他的 Canto Novo，又明年他的 L' Intermezzo di Rime 那時卡杜賽(Carducci)是義大利領袖的詩人，丹農雪烏早年的詩，最受他的影響。他的詞藻，濃豔而有雅度，馥鬱而不失逸致，是他私淑卡氏的成績。同時他也印行他的短篇小說，第一本是 Terra Virgine 1882，第二本 Il Libro delle Virgini，第三本 San pantaloere，他的材料是他本鄉的野蠻的習俗。他的短篇小說的筆調，與他早年的詩不同，他受莫泊桑的感化，用明淨的點畫寫深刻的心理，但這是他的比較不重要的作品。

他的第二個時期從他初次到羅馬開始。這不凡的少年，初

次從他的鄙塞的本鄉來到了最光榮的大城，從他的朴野的伴侶交換了最溫文的社會，從他的粗魯的海濱觀面了最偉大的藝術——我們可以想象這偉大的變遷如何劇烈的影響他正苞放著的詩才，鼓動他的潛伏著的野心。義大利一個有名的評衡家說，“阿勃魯棧給他民族的觀念，羅馬給他歷史的印象”，羅馬不僅是偉大的史迹的見證，不僅是藝術的寶庫，他永遠是人類文化的標準；這是一個朝拜的中心，我們想不起近代的一個詩人或美術家他不曾到這不朽的古城來挹取他需要的靈感。自從意大利政治統一以來，這古城又經一度的再生，當初帝國的威靈，以一度的顯應，意人愛國的狂熱，仿佛化成了千萬的虹彩，在純碧的天空中，臨照著彼得寺與古劇場的遺迹，慶祝第三義大利與羅馬城的千古，卡杜賽一群的詩人，當然也盡力的謳歌，助長愛國的烈焰。丹農雪烏初到羅馬，正當民族主義沸騰的時期，他也就投身在這怒潮中，盡情的傾瀉出他的謳歌的天才，他的“*Italianita*”（義大利主義）雖則不免偏激，如今看來很是可笑的，但他自此得了大名，引起了全國的注意，隱伏他未來的政治生涯。

### 丹農雪烏的作品

緊接著羅馬，丹農雪烏又達到了一個偉大的勢力：他讀了尼采。丹農雪烏的藝術的性靈已經充分的覺悟，憑著他的天賦的特強的肉欲，在物質的世界裏無厭的吸收想象的營養，他也已經發現他自己內在的傾向；愛險、好奇、崇拜權力、愛荒誕

與特殊，甚至愛兇狠、愛暴虐、愛勝利與摧殘、愛自我的實現。他是不願走旁人踏平了的道路，他愛投身到荊棘叢中去開闢新蹊，流血是他的快樂，危險是他的想望；超人早已是他潛伏的理想。現在他在尼采的幻想的鏡中，照出了他自己的體魄。他的原來盲目的衝動得到了哲理的解釋，原來糾雜的心緒呈露了聯貫的意義，原來不清切的欲望轉成了靈感他的藝術的淵泉。尼采給了他標準，指示了他途徑。堅強了他的自信，敦促了他的進取。後來尼采死在瘋人院裏，丹農雪烏做了一首挽詩吊他，尊為“偉大的破壞者，重起希臘的天神於‘將來的大門’之前”。尼采是一個“生遲了二千年的希臘人”；所以丹農雪烏自此也景仰古希的精神，崇拜奧林配克的天神，偉大、勝利與鎮靜的象徵；純粹的美的尋求成了他的藝術的標的。

但他卻不是尼采全部思想的承襲者；他只節取了他的超人的理想，那也還是他自己主觀的解釋。他的特強的官覺限制了他的推理的能力，他的抽象的思想的貧弱與他的想象力的豐富，一樣的可驚；他是純粹的藝術家。

此後“超人主義”貫徹了他的生活的狀態，也貫徹了他的作品。他的小說與戲劇裏的人物，只是他的理想中的超人的化身，男的是男超人，女的是女超人，靈魂與肉體只是純粹的力的表現，身穿著黃金的衣服，口吐著黃金的詞采，在戀愛的急湍中尋求生命，在現實的世界裏尋求理想。

那時歐洲的文藝界正在轉變的徑程中。法國象徵派詩人，沿著美國的波(Poe)與波特萊亞(Baudelaire)開闢的路徑，專從別致的文字的結構中求別致的聲調與神韻，並且只顧藝術的要求與滿足不避尋常遭忌諱或厭惡的經驗與事實；用慘死的奇芒，囂俄說的，裝潢藝術的天堂；文學裏發現一個新戰慄。高蒂靄的讚美肉體的豔麗的詩章與散文；蒂洛貝與左拉的醜惡與卑

劣的人生的寫照；斐德與王爾德的唯美主義；道施妥奄夫斯基的深刻的心理病學——都是影響丹農雪烏的主要的元素。他的《無辜者》與《罪與罰》有很明顯的關係；《死的勝利》有逼肖左拉處。

但丹農雪烏雖則儘量的吸收同時代的作者的思想與藝術，他依舊保存著他特有的精彩；他的阿爾帕斯南的拉丁民族的特色，只有俄羅斯可以產生郭郭兒(Gogol)，只有法蘭西可以產生法朗司(Anatole France)，只有英吉利可以產生奧斯丁(Jane Aust in)，只有義大利可以產生丹農雪烏。北歐民族重理性，尚斂節；南歐民族重本能，喜放縱。丹農雪烏的特長就是他的“酣徹的肉欲”與不可駕馭的衝動，在他生命即是戀愛，戀愛即是藝術。生活即是官覺的活動沒有敏銳的感覺，生活便是空白。所有美的事物的美，在他看來，只是一種結構極微妙的實質，從看得見的世界所激起的感覺，快感與痛感，凝合而成的，這消息就在經驗給我們最鋒利的刺激的剎那間。這是他的“人生觀”，這是他的實現自我，發展人格的方法——充分的培養藝術的本能，充分的鼓勵創作的天才，在極深刻的快感與痛感的火焰中精煉我們的生命元素，在直接的經驗的糙石上砥礪我們的生命的纖維。

從一切的經驗中(感官的經驗)領略美的實在；從女性的神秘中領略最純粹的美的實在。女性是天生的藝術的材料，可以接受最幽微的音波的痕迹，可以供詩人的匠心任意的裁制。一個女子將去密會她的情人時的情態；她的語音、她的姿勢，她的突然的奮興，與驟然的中止，她的衣裳泄露著她的肌肉的顫動，她的頰上忽隱忽現的深淺的色澤，她的熱烈的目光放射著戰場上接刃時的情調，她的朱紅的唇縫間偶然逸出的芳息：這是藝術家應該集中他的觀察的現象。

所以他的作品，只是他的變相的自傳，差不多在他的每一部小說裏，我們都可以看出丹農雪烏的化身，在最繁華、最豔麗的環境中，在最咆哮的熱情與最富麗的詞藻中，尋求他的理想的人生的實現。戀愛的熱情永遠是他的職業，他的科學，他的宇宙；不僅是肉體的戀愛，也不僅是由肉體所發現精神的愛情，這都是比較的淺一層的。最是迷蠱他的，他最不能解決的，他最以為神奇的，是一種我們可以姑且稱為絕對的戀愛，是一種超肉體超精神的要求，幾乎是一個玄學的構想。我們知道道施妥奄夫斯基曾經從罪犯的心理中勘求絕對的價值——the absolute value——丹農雪烏是從戀愛中勘求絕對的滿足。這也許是潛伏在人的靈府裏最奧妙亦最強烈的一個欲望，不是平常的心理的探討所能發現的；這是芭蕉的心，只有抽剝了緊裹著的外皮方可微露的。丹農雪烏的工夫就是剝芭蕉的工夫；他從直接的戀愛的經驗中探得了線索與門徑，從劇烈的器官的感覺中烘托出靈魂的輪廓。他的方法所以是徹底的主觀的；他的小說只是心理的描寫：他至多佈置一個相當的背景——地中海的海濱或是威尼士的河中——他絕對的忽略情節與結構，有時竟只是片段的，無事實亦無結局(如Virgins if the Rock)，所以他的特長，不在描寫社會，不在描寫人物，而在描寫最變幻，最神奇的自我，有時最親密的好友，有時最惡毒的仇敵，我們最應得瞭解，但實際最不容易認識的——深藏在我們各個人心裏的鬼；他展覽給我們看的是肉欲的止境，戀愛的止境，幾於藝術自身的止境。

所有偉大的著作，多少含有對他的時間反動或抗議的性質。丹農雪烏也曾經一部分人的痛斥，說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猥褻的、獎勵放縱的。但我們也應該知道近代的生活狀態，只是不自然，矯揉的、湮塞本能的。我們的作者也許走了哪一個極

端，他不僅求在藝術中實現生命，他要求生活的藝術化：“永遠沈醉在熱情裏”，是他的訓條。他在他的小說“Fervour”裏說“現代的詩人不必厭惡庸俗的群眾，亦不必怨恨環境的拘束，我們天生有力量在掌握裏的人，就在這個世界上，還是一樣的可以實現我們生命裏的美麗的佳話。我

們應該向著旋渦似的生命裏凝神的偵察，像從前達文賽教他的弟子們注視著牆壁上的斑點，火爐裏的灰燼，天上的雲，或是街道上的泥潭，“要看出新奇的結構與微妙的意義”。他又說“詩人是美的使者，到人間來展覽使人忘一切的神品”。

但他的理想的生活當然是過於偏激的；他的縱欲主義，如其不經過詩的想象的清瀟，容易流入醜惡的獸道，他的唯美主義，如其沒有高尚的思想的基築，也容易流入瑣屑的蝕偽。至於他的理想的戀愛的不可能，他自己的小說即是證據，道施妥奄夫斯基求絕對的價值的結果只求著了絕對的虛無，一個淒慘的，可怖的空，他所描寫的縱欲與戀愛的結果也只是不可閃避的慘劇。丹農雪烏與王爾德一樣，偏重了肉體的感覺；他所謂靈魂只是感覺的本體，縱容肉欲(此篇用肉欲處都從廣義釋)最明顯的條件，是受肉的支配；愈縱欲，滿足的要求亦愈迫切，欲亦愈烈，人力所能滿足的止境愈近，人力所不能滿足的境界亦愈露——最後唯一的療法或出路，只是生命本體的滅絕。在《死的勝利》裏，男子與女子的熱戀超過了某程度以後，那男子，他是一個絕對的戀愛的尋求者，便發現了惡兆的思想：

“她所以是我的仇敵，”他想，“她有一天活著——盡她能用她的魔力來迷著我的日子——我就不能踏進我所發現的門限，她永遠牽掣著我……我理想中的新世界、新生命，都只是枉然的。戀愛有一天存在著，地球的軸心總是在單個人的身上，所有的生命也只是包圍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要想站起來，

要想打出去，我非脫離戀愛不可——非先將我自己救出敵圍不可。”

他又冥想她死了。“死了以後，她只能做幻夢的資料，到成了一個純粹的理想。她可以不完全的生存，上升到一個完全的永遠平安的居處，她所有的肉體的斑點與欲念，也從此摧殘正是真的佔有，滅絕正是真的不朽，到戀愛裏求絕對的人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他也明白仇恨著她是不公平的，他知道運數的鐵臂不僅是縮住了他，也縮住了她惱並不是別人的緣故；這是從生命的精髓裏來的。如其戀愛著的人們達到了這樣的難關，能抱怨誰，他們只能咒詛戀愛自身。戀愛！他的生命的纖維，像鐵屑迎著磁石似的，向著戀愛也不能克制；戀愛是地面上所有不幸事物裏的最淒慘最不幸的一件，但是他活著的日子也逃不了這大不幸。”

“每個靈魂裏載著的戀愛的質量是有限的，戀愛也有消耗盡淨的日子。到了那個最時刻，再沒有方法可以救濟戀愛的死。現在你愛我的時間已經很久；快近兩年了！”

(原刊 1925 年 5 月 11/13 日《晨報副刊》，

1925 年 5 月 15 日《晨報副刊·文學旬刊》)

##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這個美麗的音樂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麼？他爲什麼值得國際的敬仰，他的生日爲什麼值得國際的慶祝？他的名字，在我們多少知道他的幾個人的心裏，引起些個什麼？他是否值得我們已經認識他思想與景仰他人格的更親切的認識他，更親切的景仰他；從不曾接近他的趕快從他的作品裏去接近他？

一個偉大的作者如羅曼羅蘭或托爾斯泰，正是是一條大河，它那波瀾，它那曲折，它那氣象，隨處不同，我們不能劃出它的一灣一角來代表它那全流。我們有幸福在書本上結識他們的正比是尼羅河或揚子江沿岸的泥坳，各按我們的受量分沾他們的潤澤的恩惠罷了。說起這兩位作者——托爾斯泰與羅曼羅蘭：他們靈感的泉源是同一的，他們的使命是同一的，他們在精神上有相互的默契(詳後)，仿佛上天從不教他的靈光在世上完全滅迹，所以在這普遍的混濁與黑暗的世界內往往有這類稟承靈智的大天才在我們中間指點迷途，啓示光明。但他們也自有他們不同的地方；如其我們還是引申上面這個比喻，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的前人，就更像是尼羅河的流域，它那兩岸是浩瀚的沙磧，古埃及的墓宮，三角金字塔的映影，高矗的棕櫚類的林木，間或有帳幕的遊行隊，天頂永遠有異樣的明星；羅曼羅蘭、托爾斯泰的後人，像是揚子江的流域，更近人間，更近人情的

大河，它那兩岸是青綠的桑麻，是連櫛的房屋，在波鱗裏湧著的是魚是蝦，不是長牙齒的鱷魚，岸邊聽得見的也不是神秘的駝鈴，是隨熟的雞犬聲。這也許是斯拉夫與拉丁民族各有的異稟，在這兩位大師的身上得到更集中的表現，但他們潤澤這苦旱的人間的使命是一致的。

十五年前一個下午，在巴黎的大街上，有一個穿馬路的叫汽車給碰了，差一點沒有死。他就是羅曼羅蘭。那天他要是死了，巴黎也不會怎樣的注意，至多報紙上本地新聞欄裏登一條小字：“汽車肇禍，撞死一個走路的，叫羅曼羅蘭，年四十五歲，在大學裏當過音樂史教授，曾經辦過一種不出名的雜誌叫Cahiers de la Quinzaine的。”

但羅蘭不死，他不能死；他還得完成他分定的使命。在歐戰爆裂的那一年，羅蘭的天才，五十年來在無名的黑暗裏埋著的，忽然取得了普遍的認識。從此他不僅是全歐心智與精神的領袖，他也是全世界一個靈感的泉源。他的聲音仿佛是最高峰上的崩雪，回響在遠近的萬壑間。五年的大戰毀了無數的生命與文化的成績，但毀不了的是人類幾個基本的信念與理想，在這無形的精神價值的戰場上，羅蘭永遠是一個不仆的英雄。對著在惡鬥的旋渦裏掙扎著的全歐，羅蘭喊一聲彼此是弟兄放手！對著蜘蛛網似密布，疫癘似蔓延的怨恨，仇毒，虛妄，瘋癲，羅蘭集中他孤獨的理智與情感的力量作戰。對著普遍破壞的現象，羅蘭伸出他單獨的臂膀開始組織人道的勢力。對著叫徧淺的國家主義與惡毒的報復本能迷惑住的智識階級，他大聲的喚醒他們應負的責任，要他們恢復思想的獨立，救濟盲目的群眾。“在戰場的空中”——“Above the Battle Field”——不是在戰場上，在各民族共同的天空，不是在一國的領土內，我們

聽得羅蘭的大聲，也就是人道的呼聲，像一陣光明的驟雨，激鬥著地面上互殺的烈焰。羅蘭的作戰是有結果的，他聯合了國際間自由的心靈，替未來的和平築一層有力的基礎。這是他自己的話：

我們從戰爭得到一個付重價的利益，它替我們聯合了各民族中不甘受流行的種族怨毒支配的心靈。這次的教訓益發激勵他們的精力，強固他們的意志。誰說人類友愛是一個絕望的理想？我再不懷疑未來的全歐一致的結合。我們不久可以實現那精神的統一。這戰爭只是它的熱血的洗禮。

這是羅蘭，勇敢的人道的戰士！當他全國的刀鋒一致向著德人的時候，他敢說不，真正的敵人是你們自己心懷裏的仇毒。當全歐破碎成不可收拾的斷片時，他想象到人類更完美的精神的統一。友愛與同情，他相信，永遠是打倒仇恨與怨毒的利器；他永遠不懷疑他的理想是最後的勝利者。在他的前面有托爾斯泰與道施滔奄夫斯基（雖則思想的形式不同）他的同時有泰戈爾與甘地（他們的形式的形式也不同），他們的立場是在高山的頂上，他們的視域在時間上是歷史的全部，在空間裏是人類的全體，他們的聲音是天空裏的雷震，他們的贈與是精神的慰安。我們都是牢獄裏的囚犯，鐐銬壓住的，鐵欄錮住的，難得有一絲雪亮暖和的陽光照上我們黝黑的臉面，難得有喜雀過路的歡聲清醒我們昏沈的頭腦。“重濁”，羅蘭開始他的《貝德花芬傳》：

重濁是我們周圍的空氣。這世界是叫一種凝厚的污濁的穢息給悶住了……一種卑瑣的物質壓在我們的心裏，壓在我們的

頭上，叫所有民族與個人失卻了自由工作的機會。我們會讓掐住了轉不過氣來。來，讓我們打開窗子好叫天空自由的空氣進來，好叫我們呼吸古英雄們的呼吸。

打破我執的偏見來認識精神的統一；打破國界的偏見來認識人道的統一。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解脫怨毒的束縛來實現思想的自由；反抗時代的壓迫來恢復性靈的尊嚴。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人生原是與苦俱來的；我們來做人的名分不是咒詛人生因為它給我們苦痛，我們正應在苦痛中學習，修養，覺悟，在苦痛中發現我們內蘊的寶藏，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真際。英雄，羅蘭最崇拜如密佻朗其羅與貝德花芬一類人道的英雄，不是別的，只是偉大的耐苦者。那些不朽的藝術家，誰不曾在苦痛中實現生命，實現藝術，實現宗教，實現一切的奧義？自己是個深感苦痛者，他推致他的同情給世上所有的受苦者；在他這受苦，這耐苦，是一種偉大，比事業的偉大更深沈的偉大。他要尋求的是地面上感悲哀感孤獨的靈魂。“人生是艱難的。誰不甘願承受庸俗，他這輩子就是不斷的奮鬥。並且這往往是苦痛的奮鬥，沒有光彩沒有幸福，獨自在孤單與沈默中掙扎。窮困壓著你，家累累著你，無意味的沈悶的工作消耗你的精力，沒有歡欣，沒有希冀，沒有同伴，你在這黑暗的道上甚至連一個在不幸中伸手給你的骨肉的機會都沒有。”這受苦的概念便是羅蘭人生哲學的起點，在這上面他求築起一座強固的人道的寓所。因此在他有名的傳記裏他用力傳述先賢的苦難生涯，使我們憬悟至少在我們的苦痛裏，我們不是孤獨的，在我們切己的苦痛裏隱藏著人道的消息與線索。“不快活的朋友們，不要過分的自傷，因為最偉大的人們也曾分嘗味你們的苦味。我們正應得跟著他們的努奮自

勉。假如我們覺得軟弱，讓我們靠著他們喘息。他們有安慰給我們。從他們的精神裏放射著精力與仁慈。即使我們不研究他們的作品，即使我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單從他們面上的光彩，單從他們曾經生活過的事實裏，我們應得感悟到生命最偉大，最生產——甚至最快樂——的時候是在受苦痛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羅曼羅蘭先生想象中的新中國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爲什麼他特別示意要聽他的思想在新中國的回響。但如其他能知道新中國像我們自己知道它一樣，他一定感覺與我們更密切的同情，更貼近的關係，也一定更急急的伸手給我們握著——因爲你們知道，我也知道，什麼是新中國只是新發見的深沈的悲哀與苦痛深深的盤伏在人生的底裏！這也許是我個人新中國的解釋；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

我已經沒有時候與地位敘述羅蘭的生平與著述；我只能匆匆的略說梗概。他是一個音樂的天才，在幼年音樂便是他的生命。他媽教他琴，在諧音的波動中他的童心便發見了不可言喻的快樂。莫察德與貝德花芬是他最早發見的英雄。所以在法國經受普魯士戰爭愛國主義最高激的時候，這位年輕的聖人正在“敵人”的作品中嘗味最高的藝術。他的自傳裏寫著：“我們家裏有好多舊的德國音樂書。德國？我懂得那個字的意義？在我們這一帶我相信德國人從沒有人見過的。我翻著那一堆舊書，爬在琴上拼出一個個的音符。這些流動的樂音，諧調的細流，灌溉著我的童心，像雨水漫入泥土似的淹了進去。莫察德與貝德花芬的快樂與苦痛，想望的幻夢，漸漸的變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們，它們是我。要沒有它們我怎過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時生病危殆的時候，莫察德的一個調子就像愛人

似的貼近我的枕衾看著我。長大的時候，每回逢著懷疑與懊喪，貝德花芬的音樂又在我的心裏撥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樂中洗淨我的煩愁。”

要認識羅蘭的不僅應得讀他神光煥發的傳記，還得讀他十卷的 Jean Christophe，在這書裏他描寫他的音樂的經驗。

他在學堂裏結識了莎士比亞，發見了詩與戲劇的神奇。他的哲學的靈感，與葛德一樣，是泛神主義的斯賓諾塞。他早期的朋友是近代法國三大詩人：克洛岱爾(Paul Claudel 法國駐日大使)，Ande Soares，與 Charles Peguy(後來與他同辦 Cahiers de la Quinzaine)。槐格納是壓倒一時的天才，也是羅蘭與他少年朋友們的英雄。但在他個人更重要的一個影響是托爾斯泰。他早就讀他的著作，十分的愛慕他，後來他念了他的《藝術論》，那只俄國的老象——用一個偷來的比喻——走進了藝術的花園裏去，左一腳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亞，右一腳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貝德花芬，這時候少年的羅曼羅蘭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憤憤的申斥莎、貝一流的作者，說他們的藝術都是要不得，不相干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藝術——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不相干的。在羅蘭一個熱烈的尋求真理者，這來就好似青天裏一個霹靂；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慮。他寫了一封信給托爾斯泰，陳述他的衝突的心理。他那年二十二歲。過了幾個星期羅蘭差不多把那信忘都忘了，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郵件：三十八滿頁寫的一封長信，偉大的托爾斯泰的親筆給這不知名的法國少年的！“親愛的兄弟，”那六十老人稱呼他，“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淚水在我的眼裏。”下面說他藝術的見解：我們投入人生的動機不應是為藝術的愛，

而應是爲人類的愛。只有經受這樣靈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實現一些值得一做的事業。這還是他的老話，但少年的羅蘭受深徹感動的地方是在這一時代的聖人竟然這樣懇切的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個無名的異邦人。他那時的感奮我們可以約略想象。因此羅蘭這幾十年來每逢少年人寫信給他，他沒有不親筆作複，用一樣慈愛誠摯的心對待他的後輩。這來受他的靈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這是一件含獎勵性的事實。我們從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強的好事就比如春天的熏風，它一路來散佈著生命的種子，喚醒活潑的世界。

但羅蘭那時離著成名的日子還遠，雖則他從幼年起只是不懈的努力。他還得經營身世的失望(他的結婚是不幸的,近三十年來他幾於是完全隱士的生涯，他現在瑞士的魯山，聽說與他妹子同居)，種種精神的苦痛，才能實受他的勞力的報酬——他的天才的認識與接受。他寫了十二部長篇劇本，三部最著名的傳記(密侖朗其羅、貝德花芬、托爾斯泰)，十大篇 Jean Christophe，算是這時代裏最重要的作品的一部，還有他與他的朋友辦了十五年灰色的雜誌，但他的名字還是在晦塞的灰堆裏掩著——直到他將近五十歲那年，這世界方才開始驚訝他的異彩。貝德花芬有幾句話，我想可以一樣適用到一生勞悴不怠的羅蘭身上：

我沒有朋友，我必得單獨過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靈的底裏上帝是近著我，比別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裏不害怕，我一向認識他的。我從不著急我自己的音樂，那不是壞運所能顛撲的，誰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惱。

(原刊 1925 年 10 月 31 日《晨報副刊》，收入

《巴黎的鱗爪》)

## 湯麥士哈代

湯麥士哈代，英國的小說家、詩人，已于上月死了，早年八十七歲。他的遺囑上寫著他死後埋在道騫司德地方一個村莊裏，他的老家。但他死後英國政府堅持要把他葬在威士明斯德大教寺裏，商量的結果是一種空前的異樣的葬法。他們，也不知誰出的主意，把他的心從他的胸膛裏剝了出來，這樣把他分成了兩個遺體，他的心，從他的遺言，給埋在他的故鄉，他的身，為國家表示對天才的敬意，還得和英國歷代帝王、卿相、貴族以及不少桂冠詩人們合夥做鄰居去。兩個葬禮是在一天上同時舉行的。在倫敦城裏，千百個光景慕死者人們占滿了威士明斯德的大寺，送殯的名人中最顯著的有伯訥蕭、約翰高斯倭綏、貝萊爵士、愛德門高士”、吉波林、哈代太太、現國務總理包爾溫、前國務總理麥克唐諾爾德一行人；這殯禮據說是詩人譚尼孫以來未有的盛典。同時在道騫斯德的一個小鄉村裏哈代的老鄉親們，穿戴著不時式的衣冠，捧著田園裏掇拾來不加剪裁的花草，唱著古舊的土音的喪歌，也在舉行他的殯禮，這裏入土的是詩人的一顆心，哈代死後如其有知感，不知甘願享受哪一邊的尊敬？按他詩文裏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一定猜想它傾向他的鄉土的恩情，單這典禮的色香的古茂就應得勾留住一個詩人的心。但也有人說哈代曾經接待過威爾士王子，和他照過相，也並不曾謝絕牛津大學的博士銜與政府的“功勳狀”(The

Order of Merit),因此推想這位老詩人有時也不是完全不肯與虛榮的塵世相周旋的。最使我們奇怪的是英國的政府,也不知是誰作的主,滿不尊敬死者的遺言,定要把詩人的遺骨廬廁在無聊的金紫叢中!詩人終究是詩人,我們不能疑惑他的心願是永久依附著衛撒克斯古舊的赭色的草原與衛撒克斯多變幻的風雲,他也不是完全能割捨人情的溫暖,誰說他從此就不再留戀他的同類,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 now and then, are found

Life-loyalties.我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見到哈代(參看附錄的《謁哈代記》)時,我的感想是——

哈代是老了。哈代是倦了。在他近作的古怪的音調裏(這是說至少這三四十年來)我們常常聽出一個厭倦的靈魂的低聲的叫喊:“得,夠了,夠了,我看夠了,我勞夠了;放我走罷!讓我去罷?”光陰,人生:他解、他剖、他問、他嘲、他笑、他罵、他悲、他詛,臨了他來——求放他早一天走。但無情的鐵胳膊的生的勢力仿佛一把擰住這不滿五尺四高的小老兒,半嘲諷半得意的冷笑著對他說:“看罷,遲早有那麼一天;可是你一天喘著氣你還得做點兒給我看看!”可憐這條倦極了通體透明的老蠶,在暗屋子內繭山上麥柴的空縫裏,昂著他的皺癟的腦袋前仰後翻的想睡偏不得睡,同時一肚子的純絲不自主的盡往外吐——得知它到那時候才吐得完……運命真惡作劇,哈代他且不死哪!我看他至少還有二十年活。

我真以為他可以活滿一百歲,誰知才過了兩年他就去了!

在這四年內我們先後失去了這時代的兩個大哲人，法國的法郎士與英國的哈代。這不僅是文學界的損失，因為他倆，各自管領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輝，分明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人類思想界的學立的重鎮，他們的生死是值得人們永久紀念的。我說“人類”因為在思想與精神的境界裏我們分不出民族與國度。正如朋瓊生說莎士比亞“ He belongs to all ages ” 這些偉大的靈魂不僅是永遠臨蓋在人類全體的上，它們是超出時間與空間的制限的。我們想念到他們，正如想念到創化一切的主宰，只覺得語言所能表現的讚美是多餘的。我們只要在莊敬的沈默中體念他們無涯涘的恩情。他們是永恆的。天上的星。

他們的偉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職業，因為它負責的物件不是人間或人爲的什麼，而是一切事理的永恆。在他們各自見到的異象的探檢中，他們是不知道疲乏與懈怠的。“我在思想，所以我是活著的。”他們的是雙層的生命。在物質生活的背後另有一種活動，隨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靈生命”或是別的什麼，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不是我們平常人就沒有這無形的生命，但我們即使有，我們的是間斷的，不完全的，飄忽的，剎那的。但在負有“使命”的少數人，這種生命是有根腳、有來源、有意識、有姿態與風趣，有完全的表現。正如一個山嶺在它投影的湖心裏描畫著它的清奇或雄渾的形態，一個詩人或哲人也在他所默察的宇宙裏投射著他更深一義的生命的體魄。有幸福是那個人，他能在簡短的有盡期的生存裏實現這永久的無窮盡的生命，但苦惱也是他的因為思想是一個奇重的十字架，要抗起它還得抗了它走完人生的險惡的道途不至在中途顛仆，決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嘗試的事。

哈代是一個強者；不但抗起了他的重負，並且走到了他旅程的盡頭。這整整七十年（哈代雖則先印行他的小說，但他在早年就熱心寫詩）的創作生活給我們一些最主要的什麼印象？再沒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陰沈更嚴肅，更認真。不論他寫的是小說，是詩，是劇，他的目的永遠是單純而且一致的。他的理智是他獨有的分光鏡，他只是，用亞諾德的名言，“運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經過了它的棱晶，人生的總複的現象頓然剖析成色素的本真。本來詩人與藝術家按定義就是宇宙的創造者。雪萊有雪萊的宇宙，貝德花芬有貝德花芬的宇宙，蘭勃郎德有蘭勃郎德的宇宙。想象的活動是宇宙的創造的起點。但只有少數有“完全想象”或“絕對想象”的才能創造完全的宇宙；例如莎士比亞與歌德與丹德。哈代的宇宙也是一個整的。如其有人說在他的宇宙裏氣候的變化太感單調，常是這陰淒的秋冬模樣，從不見熱烈的陽光欣快的從雲霧中跳出，他的答語是他所代表的時代不幸不是衣理查白一類，而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我意識最充分發展的時代；這是人類史上一個肅殺的季候——

It 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 's there.....

The land '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 's cor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

真純的人生哲學，不是空枵的概念所能構成，也不是冥想所能附會，它的秘密是在於“用謙卑的態度，因緣機會與變動，紀錄觀察與感覺所得的各殊的現象”。哈代的詩，按他自己說，

只是些“不經整理的印象”，但這只是詩人謙抑的說法，實際上如果我們把這些“不經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看時，他的成績簡直是，按他獨有的節奏，特另創設了一個宇宙，一部人生。再沒有人除了哈代能把他這時代的脈搏按得這樣的切實，在他的手指下最微細的跳動都得吐露它內涵的消息。哈代的刻畫是不可錯誤的。如其人類的歷史，如黑智爾說的，只是“在自由的意識中的一個進展”(“Human history is a progres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哈代是有功的：因為他推著我們在這意識的進展中向前了不可少的路。

哈代的死應分結束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這時期的起點是盧騷的思想與他的人格，在他的言行裏現代“自我解放”與“自我意識”實現了它們正式的誕生。從《懺悔錄》到法夫)，從尼采到哈代——在這一百七十年間我們看到人類衝動性的情感，脫離了理性的挾制，火焰似的進竄著，在這光炎裏激射出種種的運動與主義，同時在灰燼的底裏孕育著“現代意識”，病態的、自剖的、懷疑的、厭倦的、上浮的熾焰愈消沈，底裏的死灰愈擴大，直到一種幻滅的感覺軟化了一切生動的努力，壓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類忽然發見他們的腳步已經誤走到絕望的邊尚，再不留步時前途只是死與沈默。哈代初起寫小說時，正當維多利亞最昌盛的日子，進論的暗示與放任主義的成效激起了樂觀的高潮，在短時間內蓋沒了一切的不平與蹊蹺。

哈代停止寫小說時世紀末尾的悲哀

代替了早年虛幻的希冀。哈代初起印行起印行詩集時，一世紀來摧殘的勢力已經積聚成旦夕可以潰發的潛流。哈代印行他後期的詩集時，這潛流潰發成歐戰與俄國革命。這不是說在哈代的思想裏我們可以發見這樁或那樁世界事變的陰影，不除了他應用拿破侖的事跡寫他最偉大的詩劇(The Dynasts)以及幾首

有名的戰歌以外，什麼世界重大的變遷哈代只當作沒有看見，在他的作品裏，不論詩與散文，尋不到絲毫的痕迹。哈代在這六七十年間最關心的還不只是一莖花草的開落，月的盈昃，星的明滅村姑們的歎息，鄉間的古迹與傳說，街道上或遠村裏泛落的燈光，鄰居們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飛舞與枯樹上的鳥聲？再沒有這老兒這樣的鄙塞，再沒有他這樣的倔強。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麼伴侶。除了他本鄉的天地他再不問什麼世界。

但如其我們能透深一層看，把歷史的事實認作水面上的雲彩，思想的活動才是水底的潛流，在無形中確定人生的方向，我們的詩人的重要正是這些觀察所得的各殊的現象的紀錄中。在一八七 年的左右他寫——

“ .....Mankind shall cease. So let it be, ” I said to love.

在一八九五年他寫——

If way to the better there be, 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在一九 年他寫——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d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 whereof he knew and I was unaware.

在一九二二年他寫——

.....the greatest of things is charity.....

哈代不是一個武裝的悲觀論者，雖然他有時在表現上不能制止他的憤慨與抑鬱。上面的幾節徵引可以證見就在他最煩悶最黑暗的時刻他也不放棄他為他的思想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

—爲人類前途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他的寫實，他的所謂悲觀，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實與勇敢。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一篇詩序說到他作詩的旨趣，有極重要的一段話：——

.....Taht comments on where the world stands is very much the reverse or needless in these disordered years of a prematurely afflicted century:that amendment and not madness lies that way .....that whether the human and kindred animal races survive till the exhaustion or destruction of the globe , of whether races perish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before that conclusion comes , pain to all uponit , tongued or dumb , shall be kept down to minimum by Loving-kindness , operating through scientific knowledge , and aetuated by the modicum of free will conjecturally possessed by organic life when the mighty necessitating forces unconscious or other , that have the “ balancings of the cloud ” happen to be in equilibrium , whichmay or may not be often .

簡單的意譯過來，詩人的意思是如此。第一他不承認在他著作的後背有一個悲觀的厭世的動機。他只是做他詩人與思想家應做的事——“ 應用思想到人生上去 ”。第二他以爲如其人生是有路可走的，這路的起點免不了首先認清這世界與人生倒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個人的忠實的觀察不幸引起一般人的誤解與反感。同時也有少數明白人同情他的看法，以爲非得把人類可能的醜態與軟弱徹底給揭露出來，人們才有前進與改善的希

望。人們第一得劈去浮囂的情感，解除各式的偏見與謬解，認明了人生的本來面目再來說話。理性的地位是一定得回復的。但單憑理智，我們的路還是走不遠。我們要知道人類以及其他的生物在地面上的生存是有期限的。宇宙間有的是隨時可以消滅這小小喘氣世界的勢力，我們得知哪一天走？其次即使這台戲還有得一時演，我們在臺上一切的動作是受一個無形的導演在指揮的。他說的那些強大的逼迫的勢力就是這無形的導演。我們能不感到同類的同情嗎？我們一定得縱容我們的惡性使得我們的鄰居們活不安穩，同時我們自己也在煩惱中過度這簡短的時日嗎？即使人生是不能完全脫離苦惱，但如果我們能彼此發動一點仁愛心，一點同情心，我們未始不可以減少一些哭泣，增加一些喜笑，免除一些痛苦，散佈一些安慰？但我們有意志的自由嗎？多半是沒有。即使有，這些機會是不多的，難得的。我們非得有積極的準備，那才有希望利用偶有的機緣來為我們自己謀一些施展的餘地。科學不是人類的一種勝利嗎？但也得我們做人的動機是仁愛不是殘暴，是互助不是互殺，那我們才可以安心享受這偉大的理智的成功，引導我們的生活往更光明更美更真的道上走。這是我們的詩人的“危言”與“庸言”。他的話是重實的，是深長的，雖則不新穎，不奇特，他的只是幾句老話，幾乎是老婆子話。這一點是耐尋味的，我們想想托爾斯泰的話，羅曼羅蘭的話，泰戈爾的話，羅素的話，不論他們各家的出發點怎樣的懸殊，他們的結論是相調和相呼應的，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的柔和的聲音永遠叫喚著人們天性裏柔和的成分，要它們醒起來，憑著愛的無邊的力量，來掃除種種障礙，我們相愛的勢力，來醫治種種激蕩我們惡性的狂瘋，來消滅種種束縛我們的自由與污辱人道尊嚴的主義與宣傳。這些宏大的音聲正比是陽光一樣散佈在地面上，它們給我們光，

給我們熱，給我們新鮮的生機，給我們健康的顏色，但正因為它們的大與普遍性，它們的來是不喧嘩不囂張的。它們是在你的屋檐上，在那邊山坡上，在流水的漣漪裏，在情人們的眉目間。它們就在你的肘邊伺候著你，先生，只要你擺脫你的迷蟲，移轉你的視線，改變你的趣向，你知道這分別有多大。有福與美豔是永遠向陽的葵花，人們為什麼不？

(原刊 1928 年 3 月《新月》第 1 卷第 1 期)

##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

“如其你早幾年，也許就是現在，到道騫司德的鄉下，你或許碰得到‘裘德’的作者，一個和善可親的老者，穿著短褲便服，精神颯爽的，短短的臉面，短短的下頰，在街道上閒暇的走著，照呼著，答話著，你如其過去問他衛撒克士小說裏的名勝，他就欣欣的從詳指點講解；回頭他一揚手，已經跳上了他的自行車，按著車鈴，向人叢裏去了。我們讀過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這位貌不驚人的聖人，在衛撒克士廣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光下，或在晨曦裏，深思地徘徊著。天上的雲點，草裏的蟲吟，遠處隱約的人聲都在他靈敏的神經裏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殘敗的古堡裏拂拭亂石上的苔青與網結；或在古羅馬的舊道上，冥想數千年前銅盔鐵甲的騎兵曾經在這日光下駐蹤；或在黃昏的蒼茫裏，獨倚在枯老的大樹下，聽前面鄉村裏的青年男女，在笛聲琴韻裏，歌舞他們節會的歡欣；或在濟茨或雪萊或史文龐的遺迹，悄悄的追懷他們藝術的神奇……在他的眼裏，像在高蒂閑(TheophileGautier)的眼裏，這看得見的世界是活著的；在他的‘心眼’(The Inward Eye)裏，像在他最服膺的華茨華士的心眼裏，人類的情感與自然的景象是相聯

合的；在他的想象裏，像在所有大藝術家的想象裏，不僅偉大的史績，就是眼前最瑣小最暫忽的事實與印象，都有深奧的意義，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窺測的。從他那六十年不斷的心靈生活，——觀察、考量、揣度、印證，——從他那六十年不懈不馳的真純經驗裏，哈代，像春蠶吐絲制繭似的，抽繹他最微妙最桀傲的音調，紡織他最縝密最經久的詩歌——這是他獻給我們可珍的禮物。”

## 二

上文是我三年前慕而未見時半自想象半自他人傳述寫來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國時，承狄更生先生的介紹，我居然見到了這位老英雄，雖則會面不及一小時，在餘小子已算是莫大的榮幸，不能不記下一些蹤迹。我不諱我的“英雄崇拜”。山，我們愛踮高的；人，我們爲什麼不願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費勁的事；你不僅得有熱心，你還得有耐心。半道上力乏是意中事，草間的刺也許拉破你的皮膚，但是你想一想登臨危峰時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見曼殊斐兒，比方說，只不過二十分鐘模樣的談話，但我怎麼能形容我那時在美的神奇的神奇的啓示中的全生的震蕩？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見，我這一輩子就永遠見不著她——會面後不到六個月她就死了。自此我益發堅持我英雄

崇拜的勢利，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時候，總不教放過一個“登高”的機會。我去年到歐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為泰戈爾，順便我想去多瞻仰幾個英雄。我想見法國的羅曼羅蘭；義大利的丹農雪烏，英國的哈代。但我只見著了哈代。

在倫敦時對狄更生先生說起我的願望，他說那容易，我給你寫信介紹，老頭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帶了你到道騫斯德林子裏去走路，他仿佛是沒有力乏的時候似的！那天我從倫敦下去到道騫斯德，天氣好極了，下午三點過到的。下了站我不坐車，問了 MaxGate 的方向，我就欣欣的走去。他家的外園門正對一片青碧的平壤，綠到天邊，綠到門前；左側遠處有一帶綿邈的平林。進園徑轉過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滿爬著藤蘿。有一個工人在園的一邊剪草，我問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點一點頭，用手指門。我拉了門鈴，屋子裏突然發一陣狗叫聲，在這寧靜中聽得怪尖銳的，接著一個白紗抹頭的年輕下女開門出來。

“哈代先生在家，”她答我的問，“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遠’不見客的。”

我想糟了。“慢著，”我說，“這裏有一封信，請你給遞了進去。”“那末請候一候，”她拿了信進去，又關上了門。

她再出來的時候臉上堆著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願意見你，先生，該進來。”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嗎，先生，”她又笑了。“我怕，”我說。“不要緊，我們的梅雪就叫，她可不咬，這兒生客來得少。”

我就怕狗的襲來！戰兢兢的進了門，進子宮廳，下女關門出去，狗還不曾出現，我才放心。壁上挂著沙琴德(John Sargent)的哈代畫像，一邊是一張雪萊的像，書架上記得有雪萊的大本集子，此外陳設是樸素的，屋子也低，暗沈沈的。

我正想著老頭怎麼會這樣喜歡雪萊，兩人的脾胃相差夠多遠，外面樓梯上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狗鈴聲下來，哈代推門進來了。我不知他身材實際多高，但我那時站著平望過去，最初幾乎沒有見他，我的印像是他是一個矮極了的小老頭兒。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熱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裏連著說“坐坐”，也不容我說話，仿佛我的“開篇”辭他早就有數，連著問我，他那急促的一頓頓的語調與乾澀的蒼老的口音，“你是倫敦來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譯我的詩？”“你怎麼翻的？”“你們中國詩用韻不用？”前面那幾句問話是用不著答的(狄更生信上說起我翻他的詩)，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話，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著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顯得高，私下不由的跼躄，似乎在這天神面前我們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應分佔先似的！(啊，你沒見過蕭伯納——這比下來你是個螞蟻！)這時候他斜著坐，一隻手攔在台上頭微微低著，眼往下看，頭頂全禿了，兩邊腦角上還各有一鬃也不全花的頭髮；他的臉盤粗看像是一個尖角往下的等邊形三角，兩顴像是特別寬，從寬濃的眉尖直掃下來束住在一個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窈的，往下看的時候多，不易看出顏色與表情。最特別的，最“哈代的”，是他那口連著兩旁松松往下墜的夾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憂鬱的深沈，他的口腦的表情分明是厭倦與消極。不，他的臉是怪，我從不曾見過這樣耐人尋味的臉。他那上半部，禿的寬廣的前額，著發的頭角，你看了覺得好玩，正如一個孩子的頭，使你感覺一種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覺著難受，他那皺紋龜駁的臉皮正使你想起一塊蒼老的岩石，雷電的猛烈，風霜的侵陵，雨雷的剝蝕，苔蘚的沾染，蟲鳥的斑斕，什麼時間與空間的變幻都在這上面遺留著痕迹！你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

但看他那下頰，誰說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的厭倦，他的報復性的沈默！他不露一點笑容，你不易相信他與我們一樣也有喜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傾向僵僵，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種不勝壓迫的僵僵。喔哈代！

回講我們的談話。他問我們中國詩用韻不。我說我們從前只有韻的散文，沒有無韻的詩，但最近……但他不要聽最近，他贊成用韻，這道理是不錯的。你投塊石子到湖心裏去，一圈圈的水紋漾了開去，韻是波紋。少不得。抒情詩(Lyric)是文學的精華的精華。顛不破的鑽石，不論多小。磨不滅的光彩。我不重視我的小說。什麼都沒有做好的小詩難[他背了莎“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朋瓊生(Ben Jonson)的“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高興的說子)。我說我愛他的詩因為它們不僅結構嚴密像建築，同時有思想的血脈在流走，像有機的整體。我說了Organic這個字；他重復說了兩遍：“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練習文字頂好學寫詩；很多人從學詩寫好散文，詩是文字的秘密。

他沈思了一晌。“三十年前有朋友約我到中國去。他是一個教士，我的朋友，叫莫爾德，他在中國住了五十年，他回英國來時每回說話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國什麼都知道，他請我去，太不便了，我沒有去。但是你們的文字是怎麼一回事？難極了不是？為什麼你們不丟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嗎？”哈代這話駭住了我。一個最認識各種語言的天才的詩人要我們丟掉幾千年的文字！我與他辯難了一晌，幸虧他也沒有堅持。

說起我們共同的朋友；他又問起狄更生的近況，說他真是中國的朋友。我說我明天到康華爾去看羅素。誰？羅素？他沒

有加案語。我問起勃倫騰(Edmund Blunden)，他說他從日本有信來，他是一個詩人。講起麥雷(John M. Murry)他起勁了。

“你認識麥雷？”他問。“他就住在這兒道騫斯德海邊，他買了一所古怪的小屋子，正靠著海，怪極了的小屋子，什麼時候那可以叫海給吞了去似的。他自己每天坐一部破車到鎮上來買菜。他是有能幹的。他會寫。你也見過他從前的太太曼殊斐兒？他又娶了，你知道不？我說給你聽麥雷的故事。曼殊斐兒死了，他悲傷得很，無聊極了，他辦了他的報(我怕他的報維持不了)，還是悲傷。好了，有一天有一個女的投稿幾首詩，麥雷覺得有意思，寫信叫她去看他，她去看他，一個年輕的女子，兩人說投機了，就結了婚，現在大概他不悲傷了。”

他問我那晚到那裏去。我說到 Exeter 看教堂去，他說好的，他就講建築，他的本行。我問你小說裏常有建築師，有沒有你自己的影子？他說沒有。這時候梅雪出去了又回來，咻咻的爬在我的身上亂抓。哈代見我有些窘，就站起來呼開梅雪，同時說我們到園裏去走走吧，我知道這是送客的意思。我們一起走出門繞到屋子的左側去看花，梅雪搖著尾巴咻咻的跟著。我說哈代先生，我遠道來你可否給我一點小紀念品。他回頭見我手裏有照相機，他趕緊他的步子急急的說，我不愛照相，有一次美國人來給了我很多的麻煩，我從此不叫來客照相，——我也不給我的筆迹(Autograph)，你知道？他腳步更快了，微偻著背，腿微向外彎一擺一擺的走著，仿佛怕來客要強搶他什麼東西似的！“到這兒來，這兒有花，我來採兩朵花給你做紀念，好不好？”他俯身下去到花壇裏去采了一朵紅的一朵白的遞給我：“你暫時插在衣襟上吧，你現在趕六點鐘車剛好，恕我不陪你了，再會，再會——來，來，梅雪：梅雪……”老人揚了揚手，徑自進門去了。

吝刻的老頭，茶也不請客人喝一杯！但誰還不滿足，得著了這樣難得的機會？往古的達文騫、莎士比亞、歌德、拜倫，是不回來了；——哈代！多遠多高的一個名字！方才那頭禿禿的背彎彎的腿屈屈的，是哈代嗎？太奇怪了！那晚有月亮，離開哈代家五個鐘頭以後，我站在哀克剎脫教堂的門前玩弄自身的影子，心裏充滿著神奇。

(原刊 1928 年 3 月《新月》第 1 卷第 1 期)

##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

—

“偉大的靈魂們是永遠孤單的”。不是他們甘願孤單，他們是不能不孤單。他們的要求與需要不是尋常人的要求與需要；他們評價的標準也不是尋常的標準。他們到人間來一樣的要愛、要安慰，要認識、要瞭解。但不幸他們的組織有時是太複雜太深奧太曲折了，這淺薄的人生不能擔保他們的滿足。只有生物性生活的人們，比方說，只要有飯吃；有衣穿，有相當的異性配對，他們就可以平安的過去，再不來抱怨什麼，惆悵什麼。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卻往往不能這樣容易對付。天才是不容易伺候的。在別的事情方面還可以遷就，配偶這件事最是問題。想象你做一個大詩人或大畫家的太太(或是丈夫，在男女享受平等權利的時候！)你做到一個賢字，他不定見你情，你做到一個良字，他不定說你對。他們不定要生活上的滿足，那他們有時盡可隨便，他們卻想象一種超生活的滿足，因為他們的生活不是生根在這現象的世界上。你忙著替他補襪子，端整點心，他說你這是白忙，他破的不是襪子，他餓的不是肚子！這樣的男人(或是女人)真是夠彆扭的，叫你摸不著他(或她)的脾胃。他快活的時候簡直是發瘋，也許當著人前就摟住了你親吻，也

不知是爲些什麼。他發愁的時候一隻臉繃得老長，成天可以不開口，整晚可以不睡，像是跟誰不共天日的過不去，也不知是又爲些什麼。一百個女人裏有九十九喜歡她們的丈夫是明白曉暢一流，說什麼是什麼，顧室家，體惜太太，到晚上睡著了就開著嘴甜甜的打呼。誰受得了一個詩人，他——

.....Wants to know

What one has felt from earliest days ,

Why one thought not in other ways ,

And one's loves of long ago 因此室家這件事在有天才的人們十九是沒有幸福的。“我不能想象一個有太太的思想家”，尼采說。怎怪得很多的大藝術家，比如達文賽與密侖其羅，終身不曾想到過成家？他們是爲藝術活著的，再沒有餘力來敷衍一個家。就是在成家的中間，在全部思想文藝史上，你舉得出幾個人在結婚這件事上說得到圓滿的。拜倫的離婚，他一生顛沛的張本，就爲得他那太太只顧得替他補襪子端整點心。歌德一生只是浮沈在無定的戀愛的浪花間，但他的結婚是沒有多大光彩的。盧騷先生檢到了一個客寓裏掃地的下女就算完事一宗。哈哀內的瑪蒂爾代又是一個不認字的姑娘，雖則她的顏色足夠我們詩人的傾倒。史文龐孤獨了一生，濟慈爲了一個娶不著的女人嘔血。喀萊爾蒙著了一個又俊又慧的潔痕韋爾許，但他的憚僻只釀成了一個歷史上有名不快活的家庭。這一路的人真難得知道幸福的。

本來戀愛是一件事，夫妻又是一件事。拿破侖說結婚是戀愛的埋葬。這話的意思是說這兩件事兒是不相容的。這不是說夫妻間就沒有愛。世上盡有十分相愛的夫妻。但“浪漫的愛”，它那熱度不是尋常溫度錶所能測量的，卻是提另一回事。比如羅米歐與朱麗葉那故事。它那動人，它那美，它那力量，就在一個慘死。死是有恩惠的，它成全了真有情人熱情的永恆，朱麗葉要是做了羅米歐太太，過天發了福，走道都顯累贅，再帶著一大群的兒女，那還有什麼意味？劇烈的東西是不能久長的：這是物理。由戀愛而結婚的人當然多的是，但誰能維持那初戀時一股子又潑辣又猖獗像是狂風像是暴雨的熱情？結婚是成家。家本身就包涵有長久，即使不是永久的意義。有家就免不了家務，家累，尤其免不了小安琪兒們的降生。所以全看你怎樣看法。如其現代多的是新發明的種種人生觀，戀愛觀的種類也不得單簡。最發揮狹義的戀愛觀的要算是哥諦靄的馬斑小姐，她只准她的情人一整宵透明的濃豔的快樂，算是彼此盡情的還願，不到天曉她就偷偷的告別，一輩子再不許他會面，她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保全那“浪漫的熱戀”的晶瑩的印象。一往下拖就毀！但是話說回來，這類的見解，雖則美，當然是窄，有時竟有害，為人類繁衍的大目標計，是不應得聽憑蔓延的。愛是不能沒有的，但不能太熱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當節制與調劑。浪漫的愛雖則是純粹的呂律格，但結婚的愛也不一定是寬弛的散文。靠著在月光中泛濫的白石欄杆，散披著一頭金黃的發絲，在夜鶯的歌聲中吸呼情致的纏綿，固然是好玩，但帶上老棉帽披著睡衣看尊夫人忙著招呼小兒女的鞋襪同時得照料你的早餐的冷熱，也未始沒有一種可尋味的幽默。露水甜，雨水也不定是酸。

假如更進一步說，一對夫妻的結合不但是淵源於純粹的相

愛，不是膚淺的顛倒，而是意識的心性的相知，而且能使這部純粹的感情建築成一個永久的共同生活的基礎，在一個結婚的事實裏闡發了不止一宗美的與高尚的德性，那一對夫妻怕還不是人類社會一個永久的榜樣與靈感？

### 三

但不幸這類完全的夫妻在人類社會上實在是難得，雖則戀愛與結婚同是普遍而且普通的一回事。好夫妻，賢孟梁，才子佳人，福壽雙全子孫滿堂的老伉儷，當然是有，多的是，但要一對完全創造性的配偶，在人類進化史上劃高一道水平線，同時給厭世主義者一個積極的答復，哪里有？男子間常有偉大的友誼，例如歌德與席勒的，他們那彼此相互的啓發與共同擊舉的事業是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靈感。夫妻呢？

在女子在教育上不曾得到完全的解放，在社會不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夫婦的觀念。在一個時候女性是戰利品。在又一個時候女性是玩物。在一個時候女性是裝飾，是奢侈品。在又一個時候女性是家奴。在所有的時候女性是“母畜”，它的唯一的使命與用處是為人類傳種。因此人類的歷史是男性的光榮，它的機會是男性的專利。直到最近的百年前，跟著一般思想的解放，女性身上的壓迫方始有松放的希冀，又跟著女權的運動，婚姻的觀念方始得到了根本的修正，原先的謬誤漸次在事實的顯著中消失。

這是一件大事，因為女性的解放不僅給我們文化努力一宗

新添的力量，它是我們理想中合理生活的實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夫妻是兩個個性自由的化合；這是最密切的夥伴，最富創造性的一宗冒險。

#### 四

詩人白郎寧與衣裏查白裴雷德的結合是人類一個永久的紀念；如其他他們結婚以前的經過是一葉薰香的戀迹；他們結婚以後的生活一樣是值得我們的讚美。如其他他們彼此感情的交流是不涉絲毫強勉，他們各自的忍耐與節制同樣是一宗理性的勝利。如其這婚姻使他們二個完全實現這地面上可能的幸福，他們同時為跚蹩的人類立下了一個健全的榜樣。他們使我們豔羨，也使我們崇仰，他們的不是那猥瑣的局促的一流。如其白郎寧在這段情史中所表見的品格是男性的高尚與華貴，白夫人的是女性的堅貞與優美與靈感。他們完全實現了配偶的理想，他們是一對理想的夫妻。

白郎寧是一個比較晚成的詩人，在他同時期的譚宜孫詩名炫耀全國的時候認識他的天才只有少數的幾個人，例如穆勒約翰與詩人畫家羅刹蒂，他在大英博物院中親手抄繕白郎寧的第一首長詩。但他的詩，雖則不曾入時，已經有幸運得著了衣裏查白裴雷德的深閨中的認識與同情。同時白郎寧也看到了裴雷德的詩，發見她引用他自己的詩句，這給了他莫大的愉快。這是第一步。經由一個父執的介紹，裴雷德是他的表妹，白郎寧開始與她未來的夫人通信。裴雷德早年是極活潑的一個女孩，

但不幸為騎馬閃損了脊骨，終年困守在她樓上的靜室裏，在一隻沙發上過生活，莎士比亞與古希臘的詩人是她唯一的慰藉。她有一個嚴厲的經商的父親，但她的姊妹是與她同情並且隨後給她幫助的。她有一個忠心的女僕叫威爾遜，一隻更忠心的狗叫佛露喜。她比白郎寧大至六歲，與他開始通信的那年已是三十九歲。

你們見過她的畫像的不能忘記她那凝注的悲愴的一雙眼，與那蓬鬆的厚重的兩鬢垂髻。她的本來是無歡的生活。一個廢人，一個病人，空懷著一腔火熱的情感與希有的天才，她的日子是在生死的邊界上黯然的消散著。在這些黯慘的中間造化又給她一下無情的打擊，她的一個愛弟，無端做了水鬼，這慘酷的意外幾於把她震成一種失心的狂癩，正如近時曼殊斐兒也有同樣的悲傷。她是一個可憐人，哀愁與絕望是人生給她的禮物。

但這哀愁與絕望是運定不久長的。當代她最崇拜的一個詩人開始對她謙卑的表示敬意，她不能不為他的至誠所感動。在病榻上每日展讀矯健敦篤的來書，從病榻上每日郵送鄭重綽約的去緘。彼此貢獻早晚的靈感，彼此許諾忠實的批評。由文學到人生，由興會到性情，彼此發見彼此開始在是一致的同心。在不曾會面以先，他倆已經聽熟了彼此的聲音——不可錯誤的性靈的聲音。

這初期五個月密接的通信，在她感到一種新來的光明驅散了她生活上的暗塞，在他卻是更深一層的認識。這還不是她理想中的伴侶？沒有她人生是一個偉大的虛無，有了她人生是一個實現的奇迹，他再不能懷疑，這是造化恩賜給他的唯一的機緣。她准許他去見她，在她的病房中，他見著了她，可憐的瘦小的病模樣，蜷伏在她的沙發上，貴客來都不能欠身讓坐！他知道這是不治的病，但他只感到無限的悲憐。他愛她，他不能

不愛她。在第一次會見以後，偉大的白郎寧再不能克制他的愛情。他要她。他的盡情傾吐的一封信給了溫坡爾街五十號的病人一次不預期的心震，一宵不眠的躊躇。到早上她寫回信，警告他再要如此她就不再見他。偉大的白郎寧這次當真紅了臉，顧不得說謊，立即寫信謝罪，解釋前信只是感激話說過了分，請求退還原函(他生平就這一次不說真話)。信果然退了回來，他又帶著臉紅立即給毀了去(他們的通信單缺了這一封，這使白夫人事後頗感到懊悵的。)這風險過去，他們重復回到原先平穩的文字的因緣。裴雷德准許他的朋友過時去看她，同時郵梭的投織更顯得殷勤，他講他的義大利忻快的遊蹤，但她酬答他的只有她的悲慘的餘生——這不使他感到單調嗎？他們每周會面的一天是他倆最光亮的日子。他那時住在倫敦的近郊。這正是花香的季候，鄉間的清芬，黃的玫瑰，紫的鈴蘭，相繼在函緘內侵入溫斐爾街五十號的樓房。裴雷德的感情也隨著初秋的陽光漸漸的成熟。她不能不把她心裏的鬱積——她的悲哀，她的煩悶——緩緩的流向她唯一朋友的心裏。他的感激又是一度的過分，但他還記得他三月前的冒昧，既然已經忍何妨忍耐到底。他現在早已認定，無上的幸福是他的了。她不能一天不接他的信，她不能定心，她求他“一行的慈善”，她的心已經為他跳著了。但她還不能完全放開她的躊躇。她能承受他的愛嗎？這是公平嗎？他，一個完全的丈夫。她：一個頹廢的病人。他能不白費他的黃金嗎？這砂留得住這清泉嗎？她是一個對生命完全放棄的人，幸福，又是這樣的幸福，這念頭使她恃著時都覺得眩暈。但這些不是阻難。在他只求每天在她的身旁坐一小時，承受她的靈感，寫他的詩，由此救全他的靈魂，他還有什麼可求的？不，她即使是永遠殘廢都不成問題，他要的只是性靈的化合。她再不能固執，再不能堅持，她只求他不要為她過分遷

就，她如其有命，這命完全是他一手救活的，對他她只有無窮的感恩。她准許他用她的乳名稱呼！

## 五

現在唯一的困難就只裴雷德的家庭，她的父親。他不能想像他女兒除了對上帝和他自己的忠貞還能有別的什麼感情的活動。他是一個無可通融的人。他唯一的德性是他每天非得到下午六點不得回家，這一點他的女兒們都是知感的。裴雷德想到南方去，地中海的邊沿，陽光暖和處去養息身體，因為她現在的生命是貴重的了。從死的黑影裏劫出來，幸福已經不是不可能的夢想了。但她的父親如何能容她有這種思想。她只要一開口這獅子就會叫吼得一屋子發震。她空懷著希望，卻完全沒有主意。她的朋友是永遠主張抵禦惡的勢力的，他貢獻他的勇敢，他建議積極的動作。裴雷德不能不信任他那雄健的膀臂與更雄健的意志。同時他倆的感情也已經到了無可再容忍的程度。至少在文字上他們再不能防禦真情的泛濫。純粹的愛在瞭解的深處流溢著。他們這時期的通信不再是書柬，不再是文字，是一——“一對搏動的心”。從黑暗轉到光明，從死轉到愛，從殘廢的絕望轉到健康的歡欣，愛的力量是一個奇迹。等到第二個春天回來的時候裴雷德已經恢復她步履的愉快，走出病室的囚困，重享呼吸的清新。在陽光下，在草青與花香間，在禽鳥的歌聲中，她不能不訝異生活的神秘，不能不膜拜造化的慈恩。他給她的莊嚴的愛在她的心中像是一盤發異香的仙花，她是在這香

息中迷醉了。正如他的玫瑰，他的鈴蘭曾經從鄉間輸入她的深閨，她這時也在和風中爲他親手採擷濃蕊的蝴蝶花。在這些甜蜜的時光的流轉中，她的家庭的困難一天嚴重似一天，她的父親的顛頊是無法可想的，這使情人們不得不立即商量一條乾脆的出路，他們決意走。到義大利去，他倆的精神的故鄉。他們先結了婚，在一個隱僻的教堂裏，在上帝的跟前永遠合成了一體；再過了幾天他倆悄悄的離別了島國，攜著忠心的威爾遜與更忠心的佛露喜，投向自由的大陸，攀度了阿爾帕斯，在阿諾河入海處玲瓏的皮薩城中小住，隨後又遷去翡冷翠，在那有名的 Casa Guidi 中過他們無上的幸福的生活。

## 六

這無上的幸福有十五年的生命，在這十五年中他倆不知道一天的分離。他們是愛遊歷的，在羅馬與巴黎與倫敦間他們流轉著他們按季候的蹤迹。白夫人，本來一個沙發上的廢人，如今是一個健遊者，巴黎是她的“軟弱”，義大利是她的“熱情”，她也能登山，也能涉水。她的創作的成績也不弱於她的“勞勃脫”，雖則她是常病，有時還得收拾她的“盆”兒的嘴臉與襪鞋。他倆的幸福正是英國文學的幸福。勞勃脫在他的“巴”的天才的跟前，只是低頭，他自己即使有什麼成就，那都是她的靈感。“盆”兒是他們最大的歡欣，忠心的佛露喜也給他們不少的快樂。在交友上他們也是十分幸運的。白郎甯的剛健與博大，他夫人的率真與溫馴，使得凡是接近他們的沒有不感到深徹的愉

快。出名壞脾氣的喀萊爾，“狂亂的火焰”似的老詩人蘭道(Savage Landor)，偉大的羅斯金，美秀的羅剎蒂弟兄，都一致的傾倒這一雙無雙的佳偶。羅剎蒂最說得妙，他說他就奇怪“那兩個小小的人兒(指白氏夫婦)何以會得包容真實世界的那麼多的一部分，他們在舟車上占不到多大的位置，在客寓裏用不到一隻雙人床？”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悲傷與遺憾就只白郎甯的母親的死和白夫人父親的倔強，他們的幸福始終得不到他的寬恕。白夫人對義大利的自由奮鬥有最熱烈的同情，也正當義大利得到完全解放的那一年——一八六一——白夫人和她的勞勃脫永訣。如其她在生時實現了人生的美滿，她的死更是一個美滿的紀錄。她並沒有什麼病痛，只是覺得倦，臨終的那一晚她正和白郎甯商量消夏的計劃。“她和他說著話，說著笑話，用最溫存的話表示她的愛情；在半夜的時候，她覺得倦，她就偎倚在白郎甯的手臂上假寐著。在幾分鐘內，她的頭垂了下來。他以爲她是暫時的昏暈，但她是去了，再不回來。”那臨終時一些溫存的話是白郎甯終身的神聖的紀念。她最後的一句話，回答白郎甯問她覺到怎麼樣，是一單個無價的字——“Beautiful”！“微笑的，快活的，容貌似少女一般”，她在她情人的懷抱中瞑目。

## 七

美！苦悶的人生難得有這樣完全的美滿！這不僅是文藝史的一段佳話，這是人類史上一次光明的紀錄。這是不可磨滅的。

這是值得永久流傳的。但這段戀史本身固然是可貴，更可貴的是白夫人留給我們那四十四首十四行詩(The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在這四十四首情詩裏白夫人的天才凝成了最透明的純晶。這在文學史上是第一次一個女子澈透的供承她對一個男子的愛情，她的情緒是熱烈而搏聚的，她的聲音是在感激與快樂中顫震著，她的精神是一團無私的光明。我們讀她的情詩，正如我們讀她的情書，我們不覺得是窺探一種不應得探窺的秘密，在這裏正如在別的地方，真誠是解釋一切，辯護一切，潔化一切的。她的是一種純粹的熱情，它的來源是一切人道與美德的來源，她的是不滅的神聖的火焰。只有白夫人才能感受這些偉大的情緒，也只有她才能不辜負這些偉大的情緒。這樣偉大的內心的表現是稀有的。

關於那四十四首詩也還有一小段的佳話。白夫人發心寫這一束情詩大約是在她秘密結婚以前，也許大半還是在她那樓房裏寫的。她不讓白郎寧知道她的工作，她只在一次通信上隱隱的提過，“將來到了皮薩”，她說，“我再讓你看我現在不給你看的東西”。他們夫婦倆寫詩的工作是劃清疆界的。在一首詩完成以前，誰都不能要求看誰的。在皮薩那時候，白夫人的書房是在樓上，照例每天在樓下吃過早飯，她就上樓去作工，讓他在樓下做他的。有一天早上白夫人已經上樓去，白郎寧正站在窗前看街，他忽然覺得屋子裏有人偷偷的走著，他正要回頭，他的身子已經叫他夫人給推住了，叫他不許動，一面拿一卷紙塞在他的口袋裏。她要他看一遍，要是不喜歡就把它撕了，話說完就逃上了樓去。這卷紙就是她那一束的情詩。白郎寧看過了就直跳了起來，說：她不但是給了他一份無價的禮物，她是給人類創造了一種獨一的至寶。因此他堅持她有公開這些詩的必要。最早的單印本是一八四七年在李亭地方印的送本，書

面上寫著 —— Sonnets by E. B.B.一八五 年的印本才改稱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那是白郎寧的主意，他特別挑葡萄牙因為她有過一首詩 “Catarina to Camoens ” 是講葡萄牙的一段故事，他又常把夫人叫作 “我的小葡萄牙人 ”。這四十四首情詩現在已經聞一多先生用語體文譯出。這是一件可紀念的工作。因為 “商籟體 ” (一多譯)那詩格是抒情詩體例中最美最莊嚴、最嚴密亦最有彈性的一格，在英國文學史上從湯麥斯槐哀德爵士 ( Sir Thomastt )到阿寨沙孟士 ( Arthur Symons )這四百年間經過不少名手的應用還不曾窮盡它變化的可能。這本是義大利的詩體彼屈阿克 (Petrarch)的情詩多是商籟體，在英國槐哀德與石壘伯爵 (Earl of Sarrey)最初試用時是完全仿效彼屈阿克的體裁與音韻的組織，這就叫作彼屈阿克商籟體。後來落士比亞也用商籟體寫他的情詩，但他又另創一格，韻的排列與義大利式不同，雖則規模還是相仿的，這叫做莎士比亞商籟體。寫商籟體最有名的，除了莎士比亞自己與史本塞，近代有華茨華士與羅刹蒂，與阿麗思梅納兒夫人，最近有沙孟士。白夫人當然是最顯著的一個。她的地位是在莎士比亞與羅刹蒂的中間。初學詩的很多起首就試寫商籟體，正如我們學做詩先學律詩，但很少人寫得出色，即在最大的詩人中，有的，例如雪萊與白郎甯自己，簡直是不會使用的 (如同我們的李白不會寫律詩)。商籟體是西洋詩式中格律最謹嚴的，最適宜於表現深沈的盤旋的情緒，像是山風、像是海潮，它的是圓渾的有回響的聲音。在能手中它是一隻完全的弦琴，它有最激昂的高音，也有最嗚咽的幽聲。一多這次試驗也不是輕率的，他那耐心先就不易，至少有好幾首是朗然可誦的。當初槐哀德與石壘伯爵既然能把這原種從義大利移植到英國，後來果然開結成異樣的花果，我們現在，在解放與建設我們文學的大運動

中，爲什麼就沒有希望再把它從英國移植到我們這邊來？開端都是至微細的，什麼事都得人們一半質純粹的耐心去做。爲要一來宣傳白夫人的情詩，二來引起我們文學界對於新詩體的注意，我自告奮勇在一多已經鍛煉的譯作的後面加上這一篇多少不免蛇足的散文。

### 第一首

我們已經知道在白郎寧還不曾發見她的時候，白夫人是怎樣一個在絕望中沈淪著的病人，她簡直是一個殘廢。年紀將近四十，在病房中不見天日，白夫人自分與幸福的人生是永遠斷絕緣分了的。但她不是尋常女子，她的天賦是豐厚的，她的感情是熱烈的。像她這樣人偏叫命運給“活埋”在病房中，夠多麼慘！白郎寧對她的知遇之感從初起就不是平常的，但在白夫人，這不僅使她驚奇，並且使她苦痛。這個心理是自然的，就比是一個瞎眼的忽然開眼，陽光的刺激是十分難受的。在這第一首詩裏她說她自己萬不料想的叫“愛”給找到時的情形，她說的那位希臘詩人是梯奧克立德斯(Theocrius)。他是古希文化最遲開的一朵鮮花。他是雪臘古市人，但他的生活多半是西西利島上過的。他是一個真純樂觀的詩人。在他的詩裏永遠映照著和暖的陽光，回響著健康的笑聲。所以白夫人在這詩裏說她最初想起那位樂觀詩人，在他光陰不是一個警告因爲他隨時隨地都可以發見輕鬆的快活的人生。春風是永遠駘蕩的，果子永遠在秋陽中結實，少也好，老也好，人生何處不是快樂。但她一轉念想著了她自己。既然按那位詩人說光陰是有恩有惠的，她自

己的年頭又是怎樣過的呢。她先想起她的幼年，那時她是多活潑的一個孩子，那些年頭在回憶中還是甜的，但自從她因騎馬閃成病廢以來她的時光不再是可愛，她的一個愛弟又叫無情的水波給吞了去，在這打擊下她的日子益發顯得黯慘，到現在在想象中她只見她自己的生命道上重重的蓋著那些愴心的年分的黑影，她不由的悲不自製了。但正在這悲傷的時候她忽然覺到在她的身後晃動著一個神秘的形象，它過來一把擰住了她的頭髮直往後拉。在掙扎中她聽著一個有權威的聲音——“你猜猜，這是誰揪住你？”是“死吧”她說，因為她只能想到死。但是那“銀鍾似”的聲音的答話更使她奇特了，那聲音說——“不是死，是愛。”

## 第二首

這一聲銀鍾似的震蕩頓時使她從悲惋的迷醉中驚醒。她不信嗎？不，她不能不信，這聲音的充實與響亮不能使她懷疑。那末她信嗎？這又使她躊躇。正如一個瞎眼的重見天日，她輕易還不能信任她的感覺。她的理性立時告訴她：“這即使是真，也還是枉然的。你想你能有這樣的造化嗎？運命，一向待你苛刻的運命，能驟然的改變嗎？”“枉然的”，她想不錯，雖則愛喬裝了死侵入了她的深闈，他還是不能留的。愛不能留，因為運命不許——造物不許，所以在這首詩裏她說在愛開口的時候只有三個人聽見，說話的你，聽話的我，再就是無所不在的上帝。在她還不曾從初起的驚疑中蘇醒，她似乎聽到在她與他中間的上帝已經為他們下了案語。他說：“你配嗎？”她頓時覺

得這句刺心的話黑暗似的障住了她的眼，這使她連睜眼對愛一看的機會都給奪去了。她巴望她自己還是死了的好，死倒也罷了：這活著受罪，已然見到光明還得回向黑暗的可怖，是太難受了。但上帝的是無上的權威，他喝一聲“不行”，比別的什麼阻難更沒有辦法。人間的阻隔是分不了我們的，海洋的闊大不能使我們變異，風雨的暴戾也不能使我們軟弱。任憑地面上的山嶺有多麼高，我們還得到天空裏去攜手。即使無際的天空也來妨礙我們的結合，我們也還得超出天空到更遼遠的星海中去實現我們的情愛。

### 第三首

所以不是阻礙，那不是情人們所怕的，但我還得憑理性來忖忖這句話“你配嗎”？我配嗎？我現在已然見到了你，我不能不把事實的真相認一個清切。你愛我，不錯，但是；我的貴人，我倆實在不是一路上的人！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歸宿，都不是一致的，即使我們曾經彼此相會，呵護你的與我的兩個安琪兒們彼此是不相認的，在他們的翅膀相與交錯時，他倆都顯著詫異，因為我們本來是走不到一起的。你想，你自己是何等樣人，我如何能攀附得著你的高貴？你是王后們的上賓，在她們的盛大的筵會上，你是一個崇仰與愛慕的目標，幾百雙的妙眼都望著你（它們要比我的淚眼更顯得光亮），要求你施展你的吟詠的天才。這樣的你與我又有什麼相關，我是一個窮苦的、疲倦的、流浪的唱唱兒，偎倚著一棵蒼勁的翠柏，在黑暗中歌唱著淒涼的音調，你站在那燈光明豔的窗子裏邊望著我，你是

什麼意思，能有什麼意思？在你前額上塗著的是祝福的聖油，——在我就有冰涼的露水。那樣的你，這樣的我，還有什麼說的？在生前是無望的了，除非到了死，那平等一切的死，我們才有會合的希望。

#### 第四首

你是——個大詩人，一個高雅的歌者，只有華麗的宮院才配款留你的蹤迹。你是人中的鳳，為要看著你從腴滿的口唇吐露異樣的清商，舞女們不由的翹企著她們的腳踵。這些才是你的去處，你為什麼偏要到我的門外來徘徊？我的是卑陋的門庭，怎當得起大駕的枉顧？你難道當真捨得漫不經心的讓你的妙樂掉落在我的門前，浪費你黃金比價的詩才？你不信時擡頭來看這是一個什麼的所在。屋子是破爛的，窗戶是都叫風雨侵蝕壞了的，小心這屋椽間飛襲出怪狀的蝙蝠與鴟鵂，因為它們是在這裏做家的。你有你的琵琶，我這裏，可憐，只有慰情長夜的秋蟲。請你再不要彈唱了，因為回應你的就只一些荒涼的回音，你唱你的去吧，我的心靈深處有一個聲音在悲泣著，孤獨的，寂寞的。

#### 第五首

到上首為止詩的音調是沈鬱與悽愴。一份炫耀的至禮已經

獻致在她的跟前，但她能接受嗎？她的半墓穴似的病室能霎時間容受這多的光輝與溫暖嗎？她已經忍著心痛低喊了一聲“擋駕”，但那位拜門的貴人還是耐心的等候著。他這份禮是送定了的。他的堅決，他的忍耐，尤其是他的誠意，不能不使她躊躇。從這首詩起我們可以看出她的情緒，像一彎玲瓏的新月，漸漸的在灰色的背幕裏透露出來。但她還得逼緊一步。這回她聲音放大了，她仿佛說，“你再不躲開，將來要有什麼懊悔，你可賴不了我！我的話是說完了的。”最初她是萬想不到愛會得找著她，她想到的只有死，她第一個念頭以為這只是運命的一種嘲諷，她如何再能接近愛。但愛的迫切再不能使她疑惑，那麼是真的，她非但不曾走入死道，在她跟前站著的的確是愛。她非但聽清了它的聲音，她也認清了它的面目。她又一轉念這還是白費，她如何能收受它，她與他什麼都是懸殊的。但愛只當沒有聽見她的話，一雙手還是對她伸著。她有點兒動了。但她還得把話說明白了。愛如果一定要她，她也未始不知道感激，她可不能讓他誤會，她不是不回他的愛，她是怕害他，所以在這首詩裏她說：——我嚴肅的捧起我的心來，如同古代的綺雷克拉捧著她那屍灰壇，我一見你眼內的神情，不由的失手倒翻了我的心壇，把所有的灰一起潑在你的跟前。這回我再不能隱瞞了，我的心已經一起倒了出來。你看看這是些什麼？這是些死灰，中間隱隱還夾著些血紅的火星在灰堆裏透著光亮。你這一看出我的寒愴，要是你鄙蔑的一腳踹滅了這些餘燼，給它們一個永遠的黑暗，那倒也完事一宗，再沒有麻煩了。但如其你站著不動，回頭風一吹動重新把這堆死灰吹活了過來，那可危險了，親愛的，這火要是在風前一旺，就難保不會燒著你的發膚，縱然你頭上戴著桂冠，怕也不能保護你吧。因此我警告你還是站遠些的好，你去你的吧。

## 第六首

在這五、六兩首的中間，評衡家高士(Edmund Gosse)很有見地的指出白夫人另有一首絕美的短詩叫作《問與答》的應得放在一起讀。那首詩與商籟體第五首(即上一首)表現同一種情調，但這是宛轉的清麗的，不同上一詩的激昂嘹亮。意思是說你心目中所要的愛當然是熱烈蓬勃一流，你怎麼來找著我？你錯了罷？你有見過在雪地裏發芽開花的玫瑰沒有？它不但不能長，就有也叫雪給凍死了。我的身世只是一片的冬景，滿地的雪，哪有什麼鮮豔的生命？你一定是走錯了，到這雪地裏來尋花！你看你腳上不是已經踏著了雪，快灑脫吧，回頭讓你也給凍了。(第一段)我又好比是一處殘破的古迹，幾壘亂石子，長著些個冷落的青藤，你到這邊來又是爲什麼了？你倒是要尋葡萄蘋果呢，還是就爲了這些可憐的綠葉？如果你是爲了綠葉來的，那麼好吧，既然承你情，你就不妨順手摘三兩張帶回去做一個紀念也好！

但這時候白夫人心裏的雪早就化了。叫白郎寧火熱的愛給燙化了！所以在第六首裏，她雖則開口還是“躲著我去吧”接著就是她的“軟化”的招承。

趁早躲開我吧。但我從今後再不是原先的我，我此後永遠在你的陰影下站著。我再不能在我單獨的身世的門前呼吸我的思想，也不能在陽光裏靜定的舉起我的手掌，而不感覺到你給我的深邃的影響。我的掌心永遠存記著你的撫摩。你的心已經交互在我的心裏，我的脈搏裏跳蕩著你的脈搏。我的思想裏有你，行動裏有你，夢裏也有你。正如在葡萄酒裏嘗出葡萄的滋

味，我的新來的生命裏也處處按得出你造成它的原素。每回我爲我自己對上帝祈求，他在我的聲音裏聽出你的名字，在我的眼睛裏他看出兩個人的眼淚。

### 第七首

自從我聽得你靈魂的腳步近我的身畔，仿佛這整個的世界都爲我改變了面目。我本來只是在死的邊沿上逗留著，自己早晚都在往下掉，誰想到愛來救了我，抱住於我，教給我生命的整體，在一種新的節奏裏波動著。有了你近在我的身邊，我的悲苦的已往都取得了意味，多甜的意味，那是上帝爲我特定下的靈魂的浸禮。有了你這地面這天都變了樣，我還能怨嗎？就說我現在彈著的琴，唱著的歌，它們的可愛也就爲有你的名字在歌聲與琴韻裏回響著。

### 第八首

這一彎眉月似的情緒已經漸漸的開展。在每一個字裏跳躍著歡喜與感激，在每一個字裏預映著圓滿的光明。但她還得躊躇。一層淺色的遊雲暫時又掩住了亮月的清光。初起“我配嗎”那一個動機又浮現了上來。她說：

你待我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了，我的慷慨大量的恩人。你送我這份禮是最重也沒有了。你帶了你的無價的純潔的心來，放

在我的破屋子的牆外，聽憑我收受或是鄙棄，可是我要是收了你這份厚禮，我又有什麼東西來回敬你呢？不受太負了你，受了我又實在說不過去，人家能不罵我冷心腸說我無情義嗎？但不是的，我不是冷，也不是狠，說實話，我是窮。上帝知道，不信你問他。日常的涕淚沖淡了我生命的顏色，剩下的就只這奄奄的慘白的軀體。我怎麼能不自慚形穢，這是不配用作你的枕頭的，實在是不配。你還是去你的吧！我這樣的身世只配供人踐踏的。

### 第九首

但是話說回來，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東西給你，最使我遲疑的就在這“事情的對不對”。我能給你些什麼？什麼也沒有，除了眼淚，除了悲傷，因為我一輩子是這樣過來的。我雖則有時也會笑，但這些笑都是不能長駐的。你勸我，你開導我，也是枉然。我實在的擔憂，這是不對的！我不能讓你為我這麼受罪。你我不是同等人，如何能說到相愛。你待我那麼厚，我待你這麼寒傖，這如何能說得過去？去吧，可歎，我不能讓我的灰土沾汗你的袍服，我不能讓我的悲苦連累你的爽愷的心胸，我也不能給你什麼愛——這事情是不公平的呀！我愛，我就只愛你！再沒有什麼說的了。

### 第十首

在這首詩那一道雲又扯了過去，更顯得亮月的光明。她說：我不說我是窮得什麼東西都不能給你除了我的涕淚與悲傷嗎？但是我愛你是真的。我初起只是放心不下這該不該：像我這樣人該不該愛你？你我總覺得有些不公平，拿我這寒傴的來交換你那高貴的。但我轉念一想這事情也不能執著一邊看，也許在上帝的眼裏，憑我的血誠，我這份回敬的禮物不至於完全沒有它的價值。愛，只要是愛，不沾染什麼的純粹的愛，就不醜，就美，這份禮是值得接受的。你沒有看見火嗎？不論燒著的是聖廟或是賤麻，火總是明亮的。不論燒著的是松柏或是蕪草，光焰是一般的。愛就是火。即如我現在，感著內心的驅使再不能隱匿我靈魂的秘密，朗聲的對你供承“我愛你”——聽呀，我愛你——我就覺得我是在愛的光焰裏站著，形貌都變化了，神明的異彩從我的顏面對向著你的放射。說到愛高卑的分別是沒有的；最渺小的生靈們也獻愛給上帝，上帝還不一樣接受它們的愛並且還愛它們。相信我，愛的靈感是神奇的，我又何嘗不明白我自己的本真，但盤旋在我心裏的那一團聖火照亮了我的思想，也照亮了我的眉目。這不是愛的偉大的力量可以“昇華”造物的工程的一個憑證嗎？

(原刊 1928 年 3 月《新月》第 1 卷第 1 期)

## 一個行乞的詩人

1.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H. Davies
2.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
3. Later Days .
4. A Poet ' s Pilgrimage

—

蕭伯訥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從郵局寄來的一本詩集，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字，他的住址，和兩先令六的價格。附來作者的一紙短簡，說他如願留那本書，請寄他兩先令六，否則請他退回原書。在那些日子蕭先生那裏常有書坊和未成名的作者寄給他請求批評的書本，所以他接到這類東西是不以為奇的。這一次他卻發見了一些新鮮，第一那本書分明是作者自己印行的，第二他那住址是倫敦西南隅一所碩果僅存的“佃屋”，第三附來的短簡的筆致是異常的秀逸而且他那辦法也是別致。但更使蕭先生奇怪的是他一著眼就在這集子小詩裏發見了一個真純的詩人，他那思想的清新正如他音調的輕靈。蕭先生決意幫助

這位無名的英雄。他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又向他多買了八本，這在經濟上使那位詩人立時感到稀有的舒暢，第二是他又替他介紹給當時的幾個批評家。果然在短時期內各種日報和期刊上都注意到了這位流浪的詩人，他的一生的概況也披露了，他的肖影也登出了——他的地位頓時由破舊的佃屋轉移到英國文壇的中心！他的名字是惠廉苔微士，他的夥伴叫他惠兒苔微士(Will Davies)。

## 二

苔微士沿門托賣的那本詩集確是他自己出錢印的。他的錢也不是容易來的。十九鎊錢印得二百五十冊書。這筆印書費是做押款借來的。苔微士先生不是沒有產業的人，他的進款是每星期十個先令(合華銀五元)，他自從成了殘廢以來就靠此生活。他的計劃是在十先令的收入內規定六先令的生活費，另提兩先令存儲備作印書費，餘多的兩先令是專為周濟他的窮朋友的。他的住宿費是每星期三先令六(在更儉的時候是二先令四，在最儉的時候是不花一個大子兒，因為他在夏季暖和時就老實借光上帝的地面，在涼爽的樹林裏或是寬大的屋檐下寄託他的詩身！)但要從每星期兩先令積成二三十鎊的鉅款當然不是易事，所以苔微士先生是最後一次的發狠決意犧牲他整半年的進款積成一個整數，自己蹺了一條木腿，帶了一本約書，不怎樣樂觀卻也不絕望的投向蕩蕩的“王道”去。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也是最辛苦的一次流浪，他自己說：——

再下去是一回奇怪的經驗，無叮名稱的一種經驗，因為我居然還能過活，雖則既沒有勇氣討飯，又不甘心做小販。有時我急得真想做賊；但是我沒有得到可偷的機會，我依然平安的走著我的路。在我最感疲乏和餓慌的日寸候——我的實在的狀況益發的黑暗，對於將來的想望益發的光鮮，正如明星的照亮襯出黑夜的深蔭。

我是單身趕路的，雖則別的流氓們好意的約我做他們的旅伴，我願意孤單因為我不許生人的聲音來擾我的清夢。有好多人以為我是瘋子，因為他們問起我當天所經過的市鎮與鄉村我都不能回答。他們問我那村子衛的“窮人院”是怎樣的情形，我卻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進去過。他們要知道最好的寓處，這我又是茫然的，因為我是寄宿在露天的。他們問我這天我是從哪一邊來的，這我一時也答不上；他們再問我到那裏去，這我又是不知道的。這次經驗最奇怪的一點是我雖則從不看人家一眼，或是開一聲口問他們乞討，我還是一樣的受到他們的幫助。每回我要一口冷水，給我的卻不是茶就是奶，吃的東西也總是跟著到手。我不由的把這一部生活認作短期的犧牲，消磨去一些無價值的日制司為要換得後來千萬個更舒服的；我祝頌每一個清朝，它開始一個新的日子，我也拜禱每一個安息日晚上，因為它結束了又一個星期。

這不使我們想起舊時朝山的僧人，他們那皈依的虔心使他們完全遺忘體膚的舒適？苔微士先生發見流浪生活最難堪的時候是在無蔭蔽的曠野裏遇雨，上帝保佑他們，因為流浪人的行裝是沒有替換的。有一天他在颱風的鄉間撿了一些麥柴，起造了一所精致的，風侵不進，露淋不著的臨時公館，自幸可以暖暖的過一夜，卻不料——

天下雨了。在半小時內大塊的雨打漏了屋頂，不到一小時

這些雨點已經變成了洪流。又只能耐心耽著，在這大黑夜如何能尋到更安全的蔭蔽。這雨直下了十個鐘頭。我簡直連皮張都浸透了，比沒身在水裏幹不了多少——不是平常我們叫幾陣急雨給淋潮了的時候說的“浸透了皮”。我一點也不沮喪，把這事情只看作我應分經受的苦難的一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在露天選了一個行人走不到的地點，躺了下來，一邊安息，一邊讓又熱又強的陽光收幹我的潮濕。有兩三次我這樣的遭難，但在事後我完全不覺得什麼難受。

頭三個月是這樣過的，白天在路上跑，晚上在露天寄宿，但不幸暖和的夏季是有盡期的，從十月到年底這三個月是不能沒有蔭蔽的。一席地也得要錢，即使是幾枚銅子，苔微士先生再不能這樣清高的流浪他的時日。但高傲他還是的，本來一個殘廢的人，求人家幫助是無須開口的，他只要在通衢上坐著，伸著一隻手，錢就會來。再不然你就站在巡警先生不常到的街上唱幾節聖詩，滾圓的銅子就會從住家的窗口蝴蝶似的向著你撲來。但我們的詩人不能這樣折辱他的身份，他寧可忍凍，寧可挨餓，不能拉下了臉子來當職業的叫化。雖則在他最窘的日子，他也只能手拿著幾副鞋帶上街去碰他的機會，但他沒有一個時候肯容自己應用乞丐們無恥的慣伎。

這樣的日子他挨過了兩個月，大都在倫敦的近郊，最後為要整理他的詩稿他又回到他的故居，虧了舊時一個難友借給他一鎊錢，至少寄宿的費用有了著落。他的詩集是三月初印得的，但第一批三十本請求介紹的送本只帶回了兩處小報上冷淡的案語。日子飛快的過去，同時他借來的一點錢又快完了，這一失望他幾乎把辛苦印來的本子一起給毀了！最後他發明了寄書求售的法子，拼著十本裏賣出一兩本就可以免得幾天的凍餓，這才蒙著了蕭先生的同情，在簡短的時日內結束了他的流浪的生

涯。

### 三

但這還只是苔微士先生多曲折的生活史裏最後的一個頓挫，最逼近飛升的一個盤旋。在他從家鄉初到倫敦的時候，他雖則身體是殘廢，他對於自己文學的前途不是沒有希望。他第一次寄稿給書鋪，滿想編輯先生無意中發見了天才竟許第二天早上就會趕來求見他，或是至少，爽快的接受他的稿件，回信問他要預支多少版稅。他的初作是一篇詩劇，題目叫《強盜》。郵差帶回來的還是他的原稿，除了標題，竟許一行都不曾邀覽！他試了又試，結果還是一樣，只是白花了郵資，汗損了稿本。他不久就發見了緣故。他的寓址是乞丐收容所的變相，他的題目又不幸是《強盜》，難怪深於世故的書店主人沒有敢結交他做朋友！但是他還是嘗試。他又脫稿子一首長詩，在這詩裏他薈集了山林的走獸，空中的飛禽，甚至海底的魚蝦，在一處青林裏共同咒罵人類的殘忍，商量要秘密革命，趁黑夜到鄰近的一個村莊裏去謀害睡夢中的居民！這回他聰明了另換了不露形迹的地址，同時寄出了兩個副本，打算至少一處總有希望。一星期過去沒有消息，我們的作者急了，不為別的，怕是兩處同時要定了他的非常的作品。再等了幾天一份稿件回來了，不用，那一份跟著也回來了，一樣的不用。苔微士先生想這一定是長詩不容易銷，短詩一定有希望，他一坐下來又產生了幾百首的短詩，但結果還是一樣的為難，承印是有人了，但印費得作者

自己擔負。一個靠銅子過活的如何能拿得出幾十個金鎊？但爲什麼不試試知名的慈善家？他試了。當然是無結果。他又有了主意，何妨先印兩千份一兩頁的“樣詩”，買三個辨士一份，自己上街兜賣去，賣完了不就是六千個辨士，合五百個先令，整整二十五個金鎊，恰巧印書的費用！但這也得印費，要三十五先令，他本有一些積蓄，再熬了幾星期的餓，這一筆款子果然給湊成了。二千份樣詩印了來，明天起一個大早，滿心的高興和希望，苔微士先生抱了一大卷上街零售去了。他見了人就拉生意，反復的說明他想印書的苦衷，請求三辨士的幫助。他走了三十家，說幹了嘴，沒有人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也沒有人理會他，一本也賣不掉！難得有一半個人想做好事，但三辨士換一張紙，似乎太不值得了。詩，什麼是詩？詩是幹什麼的？你再會說話他們還是不明白。最後他問到了一所較大的屋子，一個女傭出來應門。他照例說明他的來意，那位姑娘瞪大了眼望著他。“瑪麗，誰在那裏？”女主人在樓梯上面問。她回說有人來買字紙的。“給他這個銅子，叫他去吧，”一個銅子從樓梯上滾了下來。苔微士先生到手了一個銅子，但他還是央著瑪麗拿這張紙給她主人看。竟許她是有眼光的，竟許她賞識我，竟許她願意出錢替我印書，誰知道！但是樓梯上的聲音更來得響亮而且兇狠了：“瑪麗，不許拿他什麼東西，你聽見了沒有？”在幾秒鐘內苔微士先站在已經關緊的門外，掌心裏托著一個孤獨的辨士！得，餓了肚子跑酸了腿說幹了嘴才到手了一個銅子，這該幾十年才募得成二十五個金鎊？何況回去時實在跑不動了還得花三辨士坐電車！苔微士先生一發狠把二千份的樣詩一口氣給毀了，一頁也沒有存。

## 四

爲了這一次試驗的損失，苔微士先生爲格外節省起見，遷居到一個救世軍的收容機關。他還是不死心，還是想印行他的詩集。這回的靈感是打算請得一張小販的執照，下鄉做買賣去。這樣生活有了著落，原來每星期的進款不是可以從容積聚起來了嗎？況且販賣鞋帶、針簪、鈕扣還難說有可觀的盈餘。這樣要不了半年工夫就可以有辦法。苔微士先生的眼前著實放了一些光亮。但要實行這計劃也不是沒有事前的困難。第一他身上這條假腿，花他十幾鎊錢安上的，經了兩三年的服務早已快裂了，他哪有錢去另買一條腿？好容易他探得了一處公立的機關，可以去白要一隻“錐腳”。但這也有手續。你得有十五封會員的薦信。苔微士先生這回又忙著買郵花發信了。在六星期內他先後發了一百多封信（這是說花了他一百多分郵花外加信紙費），但一半因爲正當夏天出門的人多他得到的回信還是不夠數。在這個時候一個慈善機關忽然派人來知照他說有人願意幫他的忙，他當然如同奉到聖旨似的趕了去，但結果，經過了無數的手續，無數的廢話，受了無數的悶氣，苔微士先生還是苔微士先生！不消說那慈善機關的貴執事們報告給那位有心做好事的施主，說他是一個不值得幫助的無賴！如此過了好些時日才湊齊了必需的薦信，錐腳是到手了，但麻煩還是沒有完。因爲先前薦信只嫌不夠，現在來得又太多了，出門人回了家都有了回信，苔微士先生又忙著退信道謝，又白花了他不少的郵花！

錐腳上了身，又進齊了貨，針、骨簪、鞋帶、鈕扣，我們的詩人又開始了一種新生活。但他初下鄉的時候因為口袋裏還剩幾個先令，他就不急急於做生意，倒是從容的玩賞初夏的風景：

第一晚到了聖亞爾明斯。我在鎮上走了一轉，就在野地裏拿我那貨包當枕頭仰天躺下了。那晚的天上仿佛多出了不少星，擁護著慶祝著一美麗的亮月的成午。肢體雖則是倦了的，但為貪著這夜景又過了三兩小時才睡。我想在這夏季裏只要有足夠的錢在經過的鄉村裏買東西吃，這還不是一種光榮的生活？如此三四天我懶散著走著路，站在溝渠上面看那水從黑暗沖決到光明；聽野馬的歌唱；或是眺望遠處夠高的一個尖頂，別的不見，指點著在千樹林中隱伏著的一個僻靜的鄉村。

但等得他花完了帶著的錢，打開貨包來正想起手做生意，苔微士先生發見那包貨，因為每晚用做枕頭，不但受飽了潮濕，並且針頭也鑽破了包衣發了鏽，鞋帶有皺有疲的，全失了樣，都是不能賣的了！他只能聽天由命。他正快餓癩的時候在路邊遇見了一個窮途的同志，他，一個身高血旺的健全漢子，問得了他的窘況，安慰他說只要跟他一路走不愁沒有飯吃。這位先生是有本事的。喝飽了啤酒，啃飽了麵包，先到了一條長街的尾梢，他立定了腳步，對苔微士先生說：“看著，我就在這兒工作了。你只要跟在我後背撿地上的錢，錢自會來的。”“你只管撿銅子好了，只要小心不要給銅子撿了去！”他意思是只要小心巡警。這是他的法術：偻了背，搖著腿，嘎著嗓子，張著大口唱。唱完了果然街兩邊的人家都擲銅子給他們，但那位先生剛住口就伸直了身子向後跑，詩人也只得跟了跑，——果然

那轉角上晃過了一位高大的“銅子”來！

在這一路上苔微士先生學得了不少的職業的秘密，但他流浪到了終期重返回到倫敦的時候，他出發時的計劃還是沒有實現，三個月產息的積蓄只夠他短時期的安息，出書的夢想依舊是在虛無縹緲間。窮困的黑影還是緊緊的罩住他，憑他試哪一個方向，他的道是沒有一條通達的。但在這窮困的道上，他雖則撿不到黃金，他卻發見了不少人道的智慧，那不是黃金所能買，也不是僅有黃金的人們所能希冀。這裏是他的觀察：

家當全帶在身上的人的最大的對頭，是雨。日光有的時候他也不怎樣在意，但在太陽西沈後他要是叫雨給帶住了，他是應受哀憐的。他不是害怕受了潮濕在身體上發生什麼病痛，如同他的有福分的同胞，但是他不喜歡那寒顫的味道，又是沒有地方去取暖。這種尷尬的感覺逢空肚子更是加倍的難受。本來他禦寒的唯一保衛就只是一個飽肚，只要腸胃不空他也不怎樣介意風雨在他體膚上的侵襲。海上人看天邊有否黑點，天文家看天上有否新光，這無家的苦人比他們更急急於看天上有否雨兆。為躲避未來的泛濫他托蔽於公共圖書館，那是唯一現成公開的去處；在這裏空坐著呆對著一頁書，一個字也沒有念著，本來他那有心想來念。如其他一時占不到一空座，他就站在一張報紙的跟前施展那幾乎不可能的站直了睡著的本領，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以騙過館裏的人員以及別的體面人們，他們正等著想看那一張報紙。要能學到這一手先得經過多次不成功的嘗試，呼吸疏了神，腦袋晃搖，或是身體向著報櫃磕碰，都是可能的破綻；但等得工夫一到家，他就會站直在那裏睡著，外表都明明是專心在看一段最有趣味的新聞。……往往他們沒有得衣服換，因此時常

可以見到兩個人同時靠近在一個火的跟前，一個人烤著他的濕襪子。還有那個烤著他那僵幹的麵包……就在這下雨天我們看到只有在極窮的人們中間看得到的細小的恩情；一個自己只有一些的幫助那赤無所有的同胞。一個人在市街上攢到了十八個銅子回去，付了四個子的床費，買過了吃，不僅替另一個人付床錢，他還得另請一個人來分吃他的東西，結果把餘下的一個銅子又照顧了一個人。一個人上天生意做得不錯，就慷慨的這裏給那裏給直到他自己不留一個大子兒。這樣下來雖則你在早上只見些呆鈍與著急的臉，但到中午你可以看到大半數的寓客已經忙著弄東西吃，他們的床位也已經有了著落。種種的煩惱告了結束，他們有的吹，有的哼，也行彼此打趣常開著口笑的。

這些細小的恩情是人道的連鎖，它們使得一個人在極頹喪時感到安慰，在完全黑暗的中心不感到怕懼。但我們的詩人還是捫索不著他成名的運道。如其他在早上發見一絲的希望，要不了天黑他就知道這無非又是一個不可充饑的畫餅。他打聽著了一個成名的文學家，比方說，他那獎掖後進的熱心是有多人稱道的，他當然不放過這機會，恭敬的備了信，把文稿送了去請求一看，但他得到唯一的回音是那位先生其實是太忙，沒有餘閒拜讀他的大作，結果還是原封退回！這類泡影似的希冀連著來刻薄一個時運未濟的天才。但苔微士先生是不知道絕望的。他依舊耐心的，不怨尤的守候著他的日子。

上面說的是他想要在文學界裏占一席地的經過的一個概況，現在我們還得要知道苔微士先生怎樣從健全變成殘廢，他回到英國以前的生活。因為要不為那次的意外他或許到如今都還不肯放棄他那逍遙的流浪生涯，依舊在密西西比或是落磯山的一帶的地域款留他的蹤迹。非到了這一邊走到了盡頭，他才回頭來嘗試那一邊的門徑。他不是一個走半路的人。

他是生長在英國威爾斯的，他的母親在他父親死後就另嫁了人，他和他的兩個弟妹都是他祖父母看養大的。他的家庭，除了他的祖父母，一個妹子，一個癡呆的弟弟，還有“一個女傭人、一狗、一貓、一鸚鵡、一斑鳩、一芙蓉雀”。他從小就是大力士，他的親屬十分期望他訓練成一個職業的“打手”。所以每回他從學校裏回來帶著“一個出血的鼻子或是一隻烏青的眼睛”，他一家子就顯出極大的高興，起勁的指點他下回怎樣報復他敵手的秘訣。在打架以外他又在學校裏學到了一種非凡的本領——他和他的幾個同學結合了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扒兒手團”。他們專扒各式的店鋪，最注意的當然是糖果鋪。這勾當他們極順利的實行了半年，但等得我們的小詩人和他的黨羽叫巡警先生一把抓住頸根的日子，他挨了十二下重實的肉刑，他的祖父損失了十來鎊的罰金。在他將近成年的時候他的二老先後死了，遺剩給他的有每星期十先令息金的產業。他已然做過廠工，學習過裝制畫框，但他不羈的天性再不容他局促在鄉里間，新大陸，那黃金鋪地的亞美利加，是他那時決定去施展身手的去處。到了美國，第一個朋友他交著的，是一個流浪的專家，從加拿大的北省到墨西哥的南部，從赫貞河流域到太平洋沿海，都是他遨遊無礙的版圖。第一個本領他學到的，是怎樣白坐火車：最舒服是有空車坐，貨車或牲口車也將就，最冒險是坐軌頭前面的擋梗，車底有並行的鐵條，在急的

時候也可以蜷著坐，但最優遊是坐車的頂篷，這不但危險比較的少，而且管車人很少敢上來干涉他們。跳車也不是容易，但為要逃命三十哩的速度有時都得拚著跳。過夜是不成問題的，美國多的是菁密的森林，在這裏面生起一個火還不是天生的旅舍？有時在道上發見空屋子，他們就爬窗進去佔領（他們不止一次占到的是出名的鬼屋！）

“做了三年叫化子，連皇帝都不要做了。”但如其我們的乞兒要過三年才能認清此中的滋味，苔微士先生一到美國就很聰明的選定了這絕對無職業的職業。在那時的美國餓死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誰家沒有富餘的麵包與牛乳，誰人不樂意幫助流浪的窮人？只要你開口，你就有飯吃，就有衣穿。不比在英國，為要一碗熱湯吃，你先得鵠立多少時候才拿得到一張湯券，還得鵠立多少時候才能拿那券換得一碗湯。那些湯是“用不著調匙的，吃過了也沒有剔牙的愉快；就是這清清的一汪，沒有一顆青豆、一瓣蔥、或是一粒蘿蔔的影子；什麼都沒有，除了蒼蠅”。他們叫化可紀錄的一次是在鮑爾鐵穆，那邊的居民是心好的多，正如那邊的女人是美的多。只要你“站定在大街上飽餐過往的秀色，你就相信上帝是從不曾虧待你的”。他們是三個人合作的，我們的詩人當然經驗最淺。他的職司是拿著一個口袋在街角上等候運道，他的兩個同志分頭向街兩邊的人家“工作”去。他們不但是有求必應，而且連著吃了三家的晚飯；在不到一個鐘頭，不但苔微士先生提著的口袋已經裝得潑滿，就連他們身上特別博大的衣袋也都不留一些餘地。這次討飯的經驗，我們的詩人說，是“不容易忘記的”。因為他們回得家清理盈餘的時候，他們又驚又喜的發見不僅他們想要的東西應有盡有，而且給下來的沒有一個紙包是僅僅放著麵包與牛油。“煎熟的蛤蜊、火雞、童子雞、牛排、羊腿、火肉與香腸；愛爾蘭

白薯、甜山薯與香芋茼；黑麵包、白麵包；油煎薄餅，各種的果糕，各式花樣的蛋糕；香蕉、蘋果、葡萄與橙子；外加一大堆的乾果與一整袋的糖果”——這是他們討得的六十幾包的內容簡單的清單。只有三家沒有給的，但另有兩家吩咐他們再去。

到了夏天他們當然去“長島”的海濱去消夏。太陽光，涼風，柔軟而和暖的海水，是不要錢也不須他們的募化。他們不是在軟浪裏拍浮，就在青蔭下倦臥，要不然就踞坐在磐石上看潮。但如其他們的消夏計劃是可羨慕，他們的消寒辦法更顯得獨出心裁。美國北省的冬天是奇冷的，在小鎮上又沒有像在英國鄉里似的現成的貧人院可以棲息或是小客寓裏出四五個銅子可以買一席地。但如其這裏沒有別的公開寓所，這裏的牢獄是現成的。在牢中的犯人不但有好飯吃而且有火可以取暖，並且除非你犯的是謀殺等罪，你有的是行動的自由，在“公共室”裏你可以唱歌，可以談天，可以打哈哈，可以打紙牌。苔微士先生的同志們都知道這些機關，他們只要想法子進牢獄去，這一冬天就不必擔心衣食住的問題了。但監牢怎麼進法？當然你得犯罪。但犯罪也有步驟，你得事前有接洽。你到了一個車站，你先得找到那地方的法警，他只要一見就明白你的來意，他是永遠歡迎你的。你可以跟他講價，先問他要一餅的板煙，再要幾毛錢的酒資。你對他說你要多少日子，一個月或是兩個月，這就算定規了。回頭你只要到他那指定的酒店去喝酒玩兒，到了將近更深的時候乘著酒興上街去唱幾聲或是什麼，聲音自然要放高一些，法警先生就會從黑暗裏走過來，一把帶住了你，就說“喂，夥計，怎麼了？在夜深時鬧街是擾亂平安，犯警章第幾百幾十條，你現在是犯人了。”到了法官那裏，你見那法警先生在他的耳邊囑咐了幾句話，他就正顏的通知你說你確然是犯了罪，他現在判決你處七元或十五元的

罰金，罰不出的話，就得到監牢裏去住一個月或兩個月（如你事前和法警先生商定的）。從這晚上起你什麼都有了，等到滿期出來你還覺得要休養的話，你只須再跑幾裏路到另一個市鎮裏再“犯一次罪”。你犯了罪不但自己舒服，就連看守監獄的，法警先生，乃至堂上的法官，都一致感謝你的好意；因為看監牢的多一個犯人就多開一支報銷，法警先生捉到一名犯人照例有一元錢的獎金，法官先生判決一件犯罪也照例另得兩元錢的報酬。誰都是便宜的，除了出租稅的市民們，所有的公衆機關都是他們維持的。但這類腐敗而有幽默的情形，雖則在那時是極普通，運命是當然不久長的。

但苔微士先生有時也中止他的泊浮的生涯，有機會時也常常歇下來做幾天或是幾星期短期的工。鄉里收穫的時候，果子成熟的時候，或是某處有巨大的建築工程的時候，我們的詩人就跟著其他流氓的同志投身工作去。工作滿了期，口袋裏盛滿了錢，他們就去喝酒，非得喝癩了才完事。他最後一次的職業是“牲口人”，從美國護送牛羊到英國去。他在大西洋上往還不止一次，在這裏他學得了不少航海的經驗與牲畜受虐待的慘象，這些在他的詩裏都留有不磨的印象。

在這五年內，危險是常有的，困難經過不少，但他的精神是永遠活潑而愉快的。在賊徒與流丐們的中間他虛心的承受他的教育。在光明的田野間，在馥鬱的森林中，在多風的河岸上，在紛孛的酒屋裏，他的詩魂不躊躇的吸收它的健康的營養。他偶爾唯一的抱憾是他的生活太豐滿，他的詩思太顯屯積，但他沒有餘閑坐定下來從容的抒寫。他最苦惱的一次是他在奧林斯得了一次熱病。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上火車，卻反而向著鄉里走去，這使我十分的後悔。因爲我沒有力氣走了，路旁有一大塊的草沼，

我就爬進去，在那裏整整躺了二天三夜，再也支援不起來走路。這一帶常見餓慌的野豕，有時離我近極了，但它們見我身體轉動就嗷吼著跑了開去。有幾十隻餓鷹棲息在我頭頂的樹枝上，我也知道這草地裏多的是毒蛇。我口渴得苦極了，就喝那草沼的小潭裏的死水，那是微菌的淵藪，它的顏色是天上的彩虹，這樣的水往往一口就可以毒死人的。我發冷的時候，我爬到火熱的陽光裏去，躺著寒戰；冷過了熱上了身。我又爬回到樹蔭下去。四天工夫一口沒有得吃，到這裏以前的幾天也沒有吃多少。我望得見火車在軌道上來去，但我沒有力氣喊。很多車放回聲，我知道它們在離我不到一哩路停下來裝水或是上煤。明知在這惡毒的草沼裏耽下去一定是死，我就想盡了法子爬到那路軌上，到了鄰近一個車站，那裏車子停的多。距離不滿一哩路，但我費了兩個多鐘頭才到。

他自以為是必死了，但他在醫院裏遇到一個同鄉的大夫用心把他治好了。這樣他在他理想中黃金鋪地的新世界飄泊了五年，他來時身上帶著十多鎊錢，五年後回家時居然還掏得出三先令零幾個辨士。但他還不死心于他的黃金夢，他第二次又渡過大西洋，這回到加拿大去試他的運道。正好，他的命運在那裏等候著他。他到了加拿大當然照例還是白坐火車，但這一次他的車價可付大了！他跳車跳失了腿，車走得太快，他踹了一個空，手還拉住車，給拖了一程，到地時他知道不對了，他的右腳給拉斷了。經過了兩次手術，鋸了一條腿，在死的邊沿停逗了好多天，苔微士先生雖則沒有死，卻從此變成了殘廢。他這才回還英國，放棄了他的黃金夢，開始他那(如上文敘述的)尋求文學機緣的努力。

## 六

這是苔微士先生從窮到通的一個概狀。他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不是一本懺悔錄，因為他沒有什麼懺悔的。他是一個急性的人，所以想到怎麼做就怎麼做，謹慎的美德不是他的。在現代生活一致平凡而又枯索的日子念苔微士先生自傳的一路書，我們感覺到不少“替代的”快樂，但單是為那個我們正不少千百本離奇的偵探案與聳動的探險談。分別是在苔微士先生的不僅是身親的經驗，而且他寫的雖則是非常的事實，他的寫法卻只是通體的簡淨，沒有鋪張，沒有雕琢，完全沒有矜誇的存心。最令我們發生感動的尤其是這一點：他寫的雖多是下流的生活，黑暗、肮髒、苦惱的世界，乞兒與賊徒的世界，我們卻只覺得作者態度的尊嚴與精神的健全。他的困窮與流離是自求的，我們只見他到處發見“人道的乳酪”，融融的在苦惱的人間交流著。任憑他走到了絕望的邊沿，在逼近真的（不是想象的）餓死與病死的俄頃，他的心胸只是坦然。他不怨人，亦不自艾，他從不咒詛他所處的社會，不嫉忌別人的福利，不自誇他獨具的天才，不自傷他遭遇的屯遭，不怨恨他命運的不仁，——他是一個安命的君子。他跌斷了一隻腿，永遠成了殘廢，但他還只是隨手的寫來，蕭伯訥先生說他寫他自己的意外正如一隻龍蝦失了一根須或是一隻蜥蜴落了他的尾過了陣子就會重長似的。不，他再不浪費筆墨來描寫他自己的痛苦，在他住院時他最注意最縈念的是那邊本地人對待一個不幸的流浪人的異常的恩情。

有了苔微士先生那樣的心胸，才有苔微士先生那樣的詩。  
他的詩是——但我們得等另一個機會來談他的濤了。

四月

(原刊 1928 年 5 月《新月》第 1 卷第 3 期)

## 波特萊的散文詩

“我們誰不曾，在志願奢大的期間，夢想過一種詩的散文的奇迹，音樂的卻沒有節奏與韻，敏銳而脆響，正足以迹象性靈的抒情的動蕩，沈思的迂回的輪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波特萊(Charles Baudelaire)一輩子話說得不多，至少我們所能聽見的不多，但他說出口的沒有一句是廢話。他不說廢話因為他不說出口除了在他的意識裏長到成熟琢磨得剔透的一些。他的話可以說沒有一句不是從心靈裏新鮮剖摘出來的。像是仙國裏的花，他那新鮮，那光澤與香味，是長留不散的。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史上。一個沸洛貝，一個華爾德裴特，一個波特萊，必得永遠在後人的心裏喚起一個沈鬱，孤獨，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象——有如中古期的“聖士”們。但他們所追求的卻不是虛玄的性理的真或超越的宗教的真。他們辛苦的物件是“性靈的抒情的動蕩，沈思的迂回的輪廓，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本來人生深一義的意趣與價值還不是全得向我們深沈，幽玄的意識裏去探檢出來？全在我們精微的完全的知覺到每一分時帶給我們的特異的震動，在我們生命的纖維上留下的不可錯誤的微妙的印痕，追摹那一些瞬息轉變如同霧裏的山水的消息，是藝人們，不論用的是哪一種工具，最愉快亦最艱苦的工作。想象一支伊和靈弦琴(The Aeolian Harp)在松風中感受萬籟的呼吸，同時也從自身靈敏的緊張上散放著不容模

擬的妙音！不易，真是不易，這想用一種在定義上不能完美的工具來傳達那些微妙的，幾於神秘的蹤迹——這困難競比是想捉捕水波上的零星或是收集蘭蕙的香息。果然要能成功，那還不是波特萊說的奇迹？

但可奇的是奇迹亦竟有會發見的時候。你去波特萊的掌握間看，他還不是捕得了星磷的清輝，采得了蘭蕙的異息？更可奇的是他給我們的是一種幾於有實質的香與光。在他手掌間的事物，不論原來是如何的平凡，結果如同愛儷兒的歌裏說的：

——  
Suffen a sea—change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strange .

對窮苦表示同情不是平常的事，但有誰，除了波特萊，能造作這樣神化的文句：——

Avez—vous quel quefois apercu des veuves sur ces bancs solitaires, des veuves pauvres ? Qu'elles soient en deuil ou non, il est facile de les reconnaitre. D'ailleurs il y a toujours dans le deuil du pauvre quelque chose qui manque, une absence d'harmonie qui le rend plus navrant Il est contraint de l'êner sur sa douleur. Le riche porte la sienne au grand complet.

你有時不看到在冷靜的街邊坐著的寡婦們嗎？她們或是穿著孝或是不，反正你一看就認識。況且就使她們是穿著孝，她們那穿法本身就有些不對勁，像少些什麼似的。這神情使人看了更難受。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有錢的孝也穿得是樣。

“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我們能想象更瑩澈的同情，能想象更瑩澈的文字嗎？這是《惡之華》的作者；也是他，手拿著小物玩具在巴黎市街上分給窮苦的孩子們，望著他們“偷偷的跑開去，像是貓，它咬著了你給他的一點兒非得跑遠遠再吃去，生怕你給了又要反悔”（The Poor Boy's Toy）也是他——坐在舒適的咖啡店裏見著的是站在街上望著店裏的“窮人的眼”（Les Yeux des pauvres）——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臉上顯著疲乏長著灰色須的，一手拉著一個孩子，另一手抱著一個沒有力氣再走的小的——雖則在他身旁陪著說笑的是一個臉上有粉口裏有香的美婦人，她的意思是要他叫店夥趕開這些苦人兒，瞪著大白眼看人多討厭！

Tant il est difficile de's entendre, mon cher ange,  
et rant la pensée estin communicable même entre gens  
quis' aiment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戰慄(A new thrill)。囂俄說，在八十年前是新的，到今天還是新的。愛默深說：“一個日寸代的經驗需要一種新的懺悔，這世界仿佛常在等候著它的詩人。”波特萊是十九世紀的懺悔者，正如盧騷是十八世紀的，丹德是中古期的。他們是真的“靈魂的探險者”，起點是他們自身的意識，終點是一個時代全人類的性靈的總和。譬如颶風，發端許只是一片木葉的顫動，他們的也不過是一次偶然的心震，一些“bagatelles laborieuses”，但結果——誰能指點到最後一個迸裂的浪花？自波特萊以來，更新的新鮮，不論在思想或文字上，當然是有過：麥雷先生(J. M. Murry)說普魯斯德(Marcel Proust)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新感性，比方說，但每一種新鮮的

發見只使我們更訝異的辨認我們偉大的“前驅者”與“探險者”當時蹤迹的遼遠。他們的界碑竟許還遠在我們到現在仍然望不見的天的一方站著哪，誰知道！在每一顆新凝成的露珠裏，星月存儲著它們的光輝——我們怎麼能不低頭？

一月十九日

(原刊 1929 年 3 月《新月》第 2 卷第 1 期)

## 人生隨感

“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

照群眾行爲看起來，中國人是最殘忍的民族。

照個人行爲看起來，中國人大多數是最無恥的個人。慈悲的真義是感覺人類應感覺的感覺，和有膽量來表現內動的同情。中國人只會在殺人場上聽小熱昏，決不會在法庭上賀喜判決無罪的罪犯；只想把潔白的人齊拉入混濁的水裏，不會原諒拿人格的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犧牲精神。只是“幸災樂禍”、“投井下石”，不會冒一點子險去分肩他人爲正義而奮鬥的負擔。

從前在歷史上，我們似乎聽見過有什麼義呀俠呀，什麼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的榜樣呀，氣節呀，廉潔呀，等等。如今呢，只聽見神聖的職業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壽祝福的響頭，到處只見拍賣人格“賤賣靈魂”的招貼。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績，這是華族民國最動人的廣告！

“無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們目前的社會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許的是理想，因爲理想好比一面大鏡子，若然擺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魎的醜迹。

莎士比亞的醜鬼卡立朋(Caliban)有時在海水裏照出自己的尊容，總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義的行爲或人格出現，這卑污苟且的社會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腳踢，也總是冷嘲熱諷，總要把那三間大夫硬推入汨羅江底，他們方才放心。

我們從前是儒教國，所以從前理想人格的標準是智仁勇。現在不知道變成了什麼國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殘忍懦怯，正得一個反面。但是真理正義是永生不滅的聖火；也許有時遭被蒙蓋掩翳罷了。大多數的人一天二十四點鐘的時間內，何嘗沒有一剎那清明之氣的回復？但是誰有膽量來想他自己的想，感覺他內動的感覺，表現他正義的衝動呢？

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戇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呆子，卑污苟且社會裏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爲是極少數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進而不知退，”

“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義，”

“爲保持人格起見……”

“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爲單位。”

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這樣的一個理想者，非失敗不可；因爲理想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有知識有膽量能感覺的男女同志，應該認明此番風潮是個道德問題；隨便彭允彝京津各報如何淆惑，如何謠傳，如何去牽涉政黨，總不能掩沒這風潮裏面一點子理想

的火星。要保全這點子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原刊 1923 年 1 月 28 日《努力周報》第 39 期)

## 我過的端陽節

我方才從南口回來。天是真熱，朝南的屋子裏都到九十度以上，兩小時的火車竟如在火窖中受刑，坐起一樣的難受。我們今天一早在野鳥開唱以前就起身，不到六時就騎驢出發，除了在永陵休息半小時以外，一直到下午一時餘，只是在高度的日光下趕路。我一到家，只覺得四肢的筋肉裏像用細麻繩紮緊似的難受，頭裏的血，像沸水似的急流，神經受了烈性的壓迫，仿佛無數燒紅的鐵條蛇盤似的絞緊在一起……

一進陰涼的屋子，只覺得一陣眩暈從頭頂直至踵底，不僅眼前望不清楚，連身子也有些支援不住。我就向著最近的籐椅上癱了下去，兩手按住急顫的前胸，緊閉著眼，縱容內心的渾沌，一片暗黃，一片茶青，一片墨綠，影片似的在倦絕的眼膜上扯過……

直到洗過了澡，神志方才回復清醒，身子也覺得異常的爽快，我就想了……

人啊，你不自己慚愧嗎？

野獸，自然的，強悍的，活潑的，美麗的；我只是羨慕你。

什麼是文明：只是腐敗了的野獸！你若是拿住一個文明慣了的人類，剝了他的衣服裝飾，奪了他作偽的工具——語言文字，把他赤裸裸的放在荒野裏看看——多麼“寒村”的一個畜生呀！恐怕連長耳朵的小驢兒，都瞧他不起哪！

白天，狼虎放平在叢林裏睡覺，他躲在樹蔭底下發痧；  
晚上清風在樹林中演奏輕微的妙樂，鳥雀兒在巢裏做好夢，  
他倒在一塊石上發燒咳嗽——著了涼！

也不等狼虎去商量他有限的皮肉。也不必小雀兒去嘲笑他的懦弱；單是他平常歌頌的豔陽與涼風，甘霖與朝露，已夠他的受用：在幾小時之內可使他腦子裏消滅了金錢、名譽、經濟、主義等等的虛景，在一半天之內，可使他心窩裏消滅了人生的情感悲樂種種的幻象，在三兩天之內——如其那時還不曾受淘汰——可使他整個的超出了文明人的醜態，那時就叫他放下兩支手來替腳子分走路的負擔，他也不以為離奇，抵拚撕破皮肉爬上樹去采果子吃，也不會感覺到體面的觀念……

平常見了活潑可愛的野獸，就想起紅燒野味之美。現在你失去了文明的保障，但求彼此平等待遇兩不相犯，已是萬分的僥倖……

文明只是個荒謬的狀況；文明人只是個淒慘的現象，——  
我騎在騾上嚷累叫熱，跟著啞巴的騾夫，比手勢告訴我他整天的跑路，天還不算頂熱，他一路很快活的不時采一朵野花，拆一莖麥穗，笑他古怪的笑，唱他啞巴的歌；我們到了客寓喝冰汽水喘息，他路過一條小澗時，撲下去喝一個貼面飽，同行的有一位說：“真的，他們這樣的胡喝，就不會害病，真賤！”

回頭上了頭等車坐在皮椅上嚷累叫熱，又是一瓶兩瓶的冰水，還怪嫌車裏不安電扇；同時前面火車頭裏司機的加煤的，在一百四五十度的高溫裏笑他們的笑，談他們的談……

田裏刈麥的農夫拱著棕黑色的裸背在工作，從早起已經做了八九時的工，熱烈的陽光在他們的皮上像在打出火星來似的，但他們卻不曾嚷腰酸叫頭痛……

我們不敢否認人是萬物之靈；我們卻能斷定人是萬物之淫；

什麼是現代的文明；只是一個淫的現象。

淫的代價是活力之腐敗與人道之醜化。

前面是什麼，沒有別的，只是一張黑沈沈的大口，在我們運定的道上張上張開等著，時候到了把我們整個的吞了下去完事！

六月二十日(原刊 1923 年 6 月 24 日《晨報副刊》)

## 一 封 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樣的希罕，一樣的寶貴。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殘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卻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羅河旁邊幕夜，在月亮正照著金字塔的時候，夢見一個穿黃金袍服的帝王，對著我作謎語，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說：“我無非是一個體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這重山腳下半夜夢醒時，聽見松林裏夜鷹的 Soprano 可憐的遭人厭毀的鳥，他雖則沒有子規那樣天賦的妙舌，但我卻懂得他的怨憤，他的理想，他的急調是他的嘲諷與咒詛；我知道他怎樣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煩囂的燕雀，也鄙棄自喜的畫眉；

又像是我在普陀山發現的一個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塊岩石，但裏面卻早被海水蝕空，只剩羅漢頭似的一個腦殼，每次海濤向這島身摟抱時，發出極奧妙的音響，像是情話，像是咒詛，像是祈禱，在雕空的石筍、鍾乳間嗚咽，像大和琴的諧音在皐雪格的古寺的花椽、石楹間回蕩——但除非你有耐心與勇氣，攀下幾重的石岩，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與傾聽，你也許永遠不會想象，不必說發現這樣的秘密；

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經聽夠了我的比喻。也

許你願意聽我自然的嗓音與不做作的語調，不願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著的話，雖則，我不能不補一句，你自己就是最喜歡從一個彎曲的白銀喇叭裏，吹弄你的古怪的調子。

你說：“風大土大，生活乾燥。”這話仿佛是一陣奇怪的涼風，使我感覺一個恐怖的戰慄；像一團飄零的秋葉，使我的靈魂裏掉下一滴悲憫的清淚。

我的記憶裏，我似乎自信，並不是沒有葡萄酒的顏色與香味，並不是沒有嫵媚的微笑的痕迹，我想我總可以抵抗你那句灰色的語調的影響——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裏散步的時候，我不是分明看見兩塊兇惡的黑雲消滅在太陽猛烈的光焰裏，五隻小山羊，兔子一樣的白淨，聽著她們媽的吩咐在路旁尋草吃，三個捉草的小孩在一個稻屯前拋擲鐮刀；自然的活潑給我不少的鼓舞，我對著白雲裏矗著的寶塔喊說我知道生命是有趣味的。

今天太陽不曾出來。一捆捆的雲在空中緊緊的挨著，你的那句話碰巧又添一亡了幾重雲蒙，我又疑惑我昨天的宣言了。

我也覺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話在我的心裏，竟像白堊塗在玻璃上，這半透明的沈悶是一種很巧妙的刑罰；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沈沈的一片，也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已離別了，那邊黑蔚蔚的是林子，樹上，我知道，是夜鶉的寓處，樹下累累的在初夜的微芒中排列著，我也知道。是墳墓，僵的白骨埋在硬的泥裏，磷火也不見一星，這樣的靜，這樣的慘，黑夜的勝利是完整的了。

我閉著眼向我的靈府裏問訊，呀，我竟尋不到一個與乾燥脫離的生活的意象，乾燥像一個影子，永遠跟著生活的腳後，又像是蔥頭的蔥管，永遠附著在生活的頭頂，這是一件奇事。

朋友，我抱歉，我不能答復你的話，雖則我很想，我不是爽愷的西風，吹不散天上的雲羅，我手裏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鍬，如其有美麗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倒是現成的——我也有過我的經驗。

朋友，我並且恐怕，說到最後，我只得收受你的影響，因為你那句話已經兇狠的咬入我的心裏，像一個有毒的蠍子，已經沈沈的壓在我的心上，像一塊盤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二月二十六日(原刊 1924 年 3 月 10 日《小說月報》第 15 卷第 3 號)

## 落 葉

前天你們查先生來電話要我講演，我說但是我沒有什麼話講，並且我又是最不耐煩講演的。他說：你來吧，隨你講，隨你自由的講，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這裏你知道這次開學情形很困難，我們學生的生活很枯燥很悶，我們要你來給我們一點活命的水。這話打動了我。枯燥、悶，這我懂得。雖則我與你們諸君是不相熟的，但這一件事實，你們感覺生活枯悶的事實，卻立即在我與諸君無形的關係間，發生廠一種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煩悶是怎麼樣一個不成形不講情理的怪物，他來的時候，我們的全身防佛被一個大蜘蛛網蓋住了，好容易掙出了這條手臂，那條又叫粘住了。那是一個可怕的網子。我也認識生活枯燥，他那可厭的面目，我想你們也都很認識他。他是無所不在的，他附在各個人的身上，他現在各個人的臉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們的臉上有他，你自己照鏡子去，你的臉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種毒劑，他一進了我們的血液，我們的性情，我們的皮膚就變了顏色，而且我怕是離著生命遠，離著墳墓近的顏色。

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幾天西風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時候是凍著才醒過來的，我看著紙窗上的顏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窩裏的肢體像是浸在冷水裏似的，我也聽見窗外的風聲，吹著一棵棗樹上

的枯葉，一陣一陣的掉下來，在地上卷著，沙沙的發響，有的飛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牆角邊轉著，那聲響真像是歎氣。我因此就想起這西風，冷醒了我的夢，吹散了樹上的葉子，他那成績在一般饑荒貧苦的社會裏一定格外的可慘。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果然見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窮苦的老頭、小孩全躲在街角上發抖；他們遲早免不了樹上枯葉子的命運。那一天我就覺得特別的悶，差不多發愁了。

因此我聽著查先生說你們生活怎樣的煩悶，怎樣的乾枯，我就很懂得，我就願意來對你們說一番話。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思想不來的時候，我不能要他來，他來的時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濕衣，難受極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脫下。我有一個比喻，我方才說起秋風裏的枯葉；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樹上的葉子，時期沒有到，他們是不很會掉下來的；但是到時期了，再要有風的力量，他們就只能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大多數也許是已經沒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許有幾張還留著一點秋天的顏色，比如楓葉就是紅的，海棠葉就是五彩的。這葉子實用是絕對沒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愛落葉的癖好。他們初下來時顏色有很鮮豔的，但時候久了，顏色也變，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話，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與落葉一樣的無用，至多有時有幾痕生命的顏色就是了。你們不愛的盡可以隨意的踩過，絕對不必理會；但也許有少

數人有緣分的，不責備他們的無用，竟許會把他們撿起來揣在懷裏，間在書裏，想延留他們幽淡的顏色。感情，真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是應當共有的；我們不應得拒絕感情，或是壓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爲，與壓住泉眼不讓上沖，或是

掐住小孩不讓喘氣一樣的犯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續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個體織成有文章的整體。但有時線索也有破爛與渙散的時候。所以一個社會裏必須有新的線索繼續的產出，有破爛的地方去補，有渙散的地方去拉緊，才可以維持這組織大體的勻整，有時生產力特別加增時，我們就有機會或是推廣，或是加添我們現有的面積，或是加密，像網球板穿雙線似的，我們現成的組織，因為我們知道創造的勢力與破壞的勢力，建設與潰敗的勢力，上帝與撒但的勢力，是同時存在的。這兩種勢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著；他們很少平衡的時候，不是這頭沈，就是那頭沈，是的，人類的命運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著，一個巨大的黑影，那是我們集合的化身，在那裏看著，他的手裏滿拿著分兩的砝碼，一會往這頭送，一會又往那頭送，地球盡轉著，太陽、月亮、星，輪流的照著，我們的運命永遠是在天平上稱著。

我方才說網球拍，不錯，球拍是一個好比喻。你們打球的知道網拍上哪里幾根線是最吃重最要緊，哪幾根線要是特別有勁的時候，不僅你對敵時拉球、抽球、拍球格外來的有力，出色，並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經用，少數特強的分子保持了全體的勻整。這一條原則應用到人道上，就是說，假如我們有力量加密，加強我們最普通的同情線，那線如其穿連得到所有跳動的人心時，那時我們的大網子就堅實耐用，天津人說的，就有根。不問天時怎樣的壞，管他雨也罷，雲也罷，霜也罷，風也罷，管他水流怎樣的急，我們假如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大網子，哪怕不能在時間無盡的洪流裏——早晚網起無價的珍品，哪怕不能在我們運命的天平上重重的加下創造的生命的分量？

所以我說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

組織的基本成分。初起也許只是一個人心靈裏偶然的震動，但這震動，不論怎樣的微弱，就產生了及遠的波紋；這波紋要是喚得起同情的反應時，原來細的便拼成了粗的，原來弱的便合成了強的原來脆性的便結成了韌性的，像一縷縷的苧麻打成了粗繩似的；原來只是微波，現在掀成了大浪，原來只是山罅裏的一股細水，現在流成了滾滾的大河，向著無邊的海洋裏流著。比如耶穌在山頭上的訓道(Sermon on the mount)還不是有限的幾句話，但這一篇短短的演說，卻制定了人類想望的止境，建設了絕對的價值的標準，創造了一個純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實，人類歷史上的一件最偉大的事實。再比如釋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發大慈悲心，發大勇猛心，發大無畏心，拋棄了他人間的地位，富與貴，家庭與妻子，直到深山裏去修道，結果他也替苦悶的人間打開了一條解放的大道，為東方民族的天才下一個最光華的定義。那又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奇蹟。但這樣大事的起源還不止是一個人的心靈裏偶然的震動，可不僅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摯的感情滴落在黑沈沈的宇宙間？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識。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庫，不是他的邏輯。有真感情的表現，不論是詩是文是音樂是雕刻或是畫，好比是一塊石子擲在平面的湖心裏，你站著就看得見他引起的變化。沒有生命的理論，不論他論的是什麼理，只是拿石塊扔在沙漠裏，無非在乾枯的地面上添一顆乾枯的分子，也許擲下去時便聽得出一些乾枯的聲響，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沈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織成大網的線索。

但是我們自己的網子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當張大了我們的眼睛，認明白我們周圍事實的真相。我們已

經含糊了好久，現在再不容含糊的了。讓我們來大聲的宣佈我們的網子是壞了的，破了的，爛了的；讓我們痛快的宣告我們民族的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我們的心窩變成了蠹蟲的家，我們的靈魂裏住著一個可怕的大謊！那天平上沈著的一頭是破壞的重量，不是創造的重量；是潰敗的勢力，不是建設的勢力；是撒但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靈。霎時間這邊路上長滿了荊棘，那邊道上湧起了洪水，我們頭頂有駭人的聲音，是雷霆還是炮火呢？我們周圍有一哭聲與笑聲，哭是我們的靈魂受污辱的悲聲，笑是活著的人們瘋魔了的癡笑，那比鬼哭更聽的可怕，更淒慘。我們張開眼來看時，差不多更沒有一塊於淨的土地，哪一處不是叫鮮血與眼淚沖毀了的；更沒有平安的所在，因為你即使忘卻了外面的世界，你還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煩悶與苦痛。不要以為這樣混沌的現象是原因於經濟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數人的放肆的野心。這種種都是空虛的，欺人自欺的理論，說著容易，聽著中聽，因為我們只盼望脫卸我們自身的責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權利罵人。但這是，我著重的說，懦怯的行爲；這正是我說的我們各個人靈魂裏躲著的大謊！你說少數的政客，少數的軍人，或是少數的富翁，是現在變亂的原因嗎？我現在對你說：先生，你錯了，你很大的錯了，你太恭維了那少數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讓我們一致的來承認，在太陽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認，我們每個人的罪惡，每個人的不潔淨，每個人的苟且與懦怯與卑鄙！我們是與最肮髒的一樣的肮髒，與最醜陋的一般的醜陋，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除非我們能起拔了我們靈魂裏的大謊，我們就沒有救度；我們要把祈禱的火焰把那鬼燒淨了去，我們要把懺悔的眼淚把那鬼沖洗了去，我們要有勇敢來承當罪惡；有了勇敢來承當罪惡，

方有膽量來決鬥罪惡。再沒有第二條路走。如其你們可以容恕我的厚顏，我想念我自己近作的一首詩給你們聽，因為那首詩，正是我今天講的話的更集中的表現：

## 毒 藥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邊涎著猙獰的微笑，不是我說笑的日子，我胸懷間插著發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為這世界是惡毒的。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為太陽已經滅絕了光彩，我的聲調是像墳堆裏的夜鴉因為人間已經殺盡了一切的和諧，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責問他的仇人因為一切的恩已經讓路給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話裏雖則我的話像是毒藥。真理是永遠不含糊的雖則我的話裏仿佛有兩頭蛇的舌，蠍子的尾尖，蜈蚣的觸鬚；只因為我的心裏充滿著比毒藥更強烈，比咒詛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奧的不忍心與憐憫心與愛心，所以我說的話是毒性的，咒詛的。燎灼的，虛無的；

相信我，我們一切的準繩已經埋沒在珊瑚土打緊的墓宮裏，最勁烈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這嚴封的地層：一切的準則是死了的；

我們一切的信心像是頂爛在樹枝上的風箏，我們手裏擎著這迸斷了的鵝線：一切的信心是爛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塊烏雲似的，已經籠蓋著人間一切的關係：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親娘，兄弟不再來攜著他姊妹的手。朋友變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頭來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沒了廠一切；在路旁坐著啼哭的，在街心裏

站著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姦污的處女：池潭裏只見些爛破的鮮豔的荷花；

    在人道惡濁的澗水裏流著，浮荇似的，五具殘缺的屍體，它們是仁義禮智信，向著時間無盡的海瀾裏流去；

    這海是一個不安靖的海，波濤猖獗的翻著，在每個浪頭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寫著人欲與獸性；

    到處是姦淫的現象：貪心摟抱著正義，猜忌逼迫著同情，懦怯狎褻著勇敢，肉欲侮弄著戀愛，暴力侵凌著人道，黑暗踐踏著光明；

    聽呀，這一片淫猥的聲響，聽呀，這一片殘暴的聲響；

    虎狼在熱鬧的市街裏，強盜在你們妻子的床上，罪惡在你們深奧的靈魂裏……

## 白 旗

來，跟著我來，拿一面白旗在你們的手裏——不是上面寫著激動怨毒，鼓勵殘殺字樣的白旗，也不是塗著不潔淨血液的標記的白旗，也不是畫著懺悔與咒語的白旗(把懺悔畫在你們的心裏)；

你們排列著，噤聲的，嚴肅的，像送喪的行列，不容許臉上留存一絲的顏色，一毫的笑容，嚴肅的，噤聲的，像一隊決死的兵士；

現在時辰到了，一齊舉起你們手裏的白旗，像舉起你們的心一樣，仰看著你們頭頂的青天，不轉瞬的，恐惶的，像看著你們自己的靈魂一樣；

現在時辰到了，你們讓你們熬著、壅著，迸裂著，滾沸著的眼淚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盡性的流，像山水出峽似的流，像暴雨傾盆似的流……

現在時辰到了，你們讓你們咽著，壓迫著，掙扎著，洶湧著的聲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兇狠的嚎，像颶風在大海波濤間的嚎，像你們喪失了最親愛的骨肉時的嚎……

現在時辰到了，你們讓你們回復了的天性懺悔，讓眼淚的滾油煎淨了的，讓嚎慟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懺悔，默默的懺悔，悠久的懺悔，沈徹的懺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個寂寞的山谷裏，像一個黑衣的尼僧匍伏在一座金漆的神龕前；……

在眼淚的沸騰裏，在嚎慟的酣徹裏，在懺悔的沈寂裏，你們望見了上帝永久的威嚴。

## 嬰 兒

我們要盼望——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

你看他那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婦的安詳，柔和，端麗，現在在劇烈的陣痛裏變形成不可信的醜惡：你看她那遍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皮膚底裏暴漲著，可怕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裏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顆顆的黃豆，她的四肢與身體猛烈的抽搐著，畸屈著，奮挺著，糾旋著，仿佛她墊著的席子是用針尖編成的，仿佛她的帳圍是用火焰織成的；

一個安詳的，鎮定的，端莊的，美麗的少婦，現在在陣痛的慘酷裏變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時緊緊的闔著，一時巨大的睜著，她那眼，原來像冬夜池潭裏反映著的明星，現在吐露著青黃色的兇焰，眼珠像是燒紅的炭火，映射出她靈魂最後的奮鬥，她的原來朱紅色的口唇，現在像是爐底的冷灰，她的口顫著，擻著，扭著，死神的熱烈的親吻不容許她一息的平安，她的發是散披著，橫在口邊，漫在胸前，像揪亂的麻絲，她的手指間緊抓著幾穗擰下來的亂髮；

這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

但她還不曾絕望，她的生命掙扎著血與肉與骨與肢體的纖微，在危崖的邊沿上，抵抗著，搏鬥著，死神的逼迫；

她還不曾放手，因為她知道(她的靈魂知道!)這苦痛不是無因的，因為她知道她的胎宮裏孕育著一點比她自己更偉大的生命的種子，包涵著一個比一切更永久的嬰兒；

因為她知道這苦痛是嬰兒要求出世的徵候，是種子在泥土裏爆裂成美麗的生命的信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時機；

因為她知道這忍耐是有結果的，在她劇痛的昏瞶中她仿佛聽著上帝准許人間祈禱的聲音，她仿佛聽著天使們讚美未來的光明的聲音；

因此她忍耐著，抵抗著，奮鬥著……她抵拼繃斷她統體的纖微，她要贖出在她那胎宮裏動蕩著的生命，在她一個完全，美麗的嬰兒出世的盼望中，最銳利。最沈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銳利最沈酣的快感……

這也許是無聊的希冀，但是誰不願意活命，就使到了絕望最後的邊沿，我們也還要妄想希望的手臂從黑暗裏伸出來挽著我們。我們不能不想望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著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

新近有兩件事實，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觸。讓我來說給你們聽聽。

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加拉罕站在臺上，微微的笑著，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嚴肅的青光，他側仰著他的頭看旗上升時，我覺著了他的人格尊嚴，他至少是一個有膽有略的男子，他有為主義犧牲的決心，他的臉上至少沒有苟且的痕迹，同時屋頂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紅光，背著窈遠沒有一斑雲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紅旗在風前料峭的嫋蕩個不定。這異樣的彩色與聲響引起了我的異樣的感想。是靦腆，是驕傲，還是鄙夷，如今這紅旗初次面對著我們偌大的民

族？在場人也有拍掌的，但只是斷續的拍掌，這就算是我想我們初次見紅旗的敬意；但這又是鄙夷，驕傲，還是慚愧呢？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在那旗子抖動的聲響裏我不僅仿佛聽出了這近十年來那斯拉夫民族失敗與勝利的呼聲，我也想象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亞牢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千等，自由！你們聽呀，在這呼聲裏人類

理想的火焰一直從地面上直衝破天頂，歷史上再沒有更重要更強烈的轉變的時期。卡萊爾，(Carlyle)在他的法國革命史裏形容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說，“To describe this scene trt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 After four hours of worldbedlam it surrenders. The Bastille is down!”他說：“要形容這一景超過了凡人的力量。過了四小時的瘋狂他(那大牢)投降了。巴士梯亞是下了！”打破一個政治犯的牢獄不算了不得的大事，但這事實裏有一個象徵。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士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法國人在百幾十年前倡狂的叫著。這叫聲還在人類的性靈裏蕩著。我們不好像聽見嗎，雖則隔著百幾十年光陰的曠野。如今兇惡的巴士梯亞又在我們的面前堵著；我們如其再不發瘋，他那牢門上的鐵釘，一個個都快刺透我們的心胸了！

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是我六月間伴著泰戈爾到日本時的感想。早七年我過太平洋時曾經到東京去玩過幾個鐘頭，我記得到上野公園去，上一座小山去下望東京的市場，只見連綿的

高樓大廈，一派富盛繁華的景象。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望東京城了，那分別可太大了！房子，不錯，原是有的；但從前是幾層樓的高房，還有不少有名的建築，比如帝國劇場、帝國大學等等，這次看見的，說也可憐，只是薄皮松板暫時支撐應用的魚鱗似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個爛發的花頭，再沒有從前那樣富盛與繁華的氣象。十九的城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燒了去的。我們站著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堅實不過的，但是等到他起興時小小的翻一個身，或是微微的張一張口，我們脆弱的文明與脆弱的生命就夠受。我們在中國的差不多是不能想著世界上，在醒著的不是夢裏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樣的大災難。我們中國人是在災難裏討生活的，水、旱、刀兵、盜劫，哪一樣沒有，但是我敢說我們所有的災難合起來，也抵不上我們鄰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難。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說是超過了人類忍受力的止境。我們國內居然有人以日本人這次大災為可喜的，說他們活該，我真要請協和醫院大夫用 X 光檢查一下他們那幾位，究竟他們是有沒有心肝的。因為在可怕的運命的面前，我們人類的全體只是一群在山裏逢著雷霆風雨時的綿羊，哪里還能容什麼種族、政治等等的偏見與意氣？我來說一點情形給你們聽聽，因為雖則你們在報上看過極詳細的記載，不曾親自察看過的總不免有多少距離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與看過日本後，見解就完全的不同。你們試想假定我們今天在這裏集會，我講的，你們聽的，假如日本那把戲輪著我們頭上來時，要不了的搭的搭的搭的三秒鐘我與你們與講臺與屋子就永遠訣別了地面，像變戲法似的，影蹤都沒了。那是事實，橫濱有好幾所五六層高的大樓，全是在三四秒時間內整個兒與地面拉一個平，全沒了。你們知道聖書裏面形容天降大難的時候，不要說本來脆弱的人類完全放棄了一切的虛榮，就是最猛鷲的野獸與飛禽

也會在刹時間變化了性質，老虎會來小貓似的挨著你躲著，利喙的鷹鷂會得躲入雞棚裏去窩著，比雞還要馴服。在那樣非常的變動時，他們也好似覺悟了這彼此同是生物的親屬關係，在天怒的跟前同是剝奪了抵抗力的小蟲子，這裏面就發生了同命運的同情。你們試想就東京一地說，二三百萬的人口，幾幾百年辛勤的成績，突然的面對著最後審判的實在，就在今天我們回想起當時他們全城子像一個滾沸的油鍋時的情景，原來熱鬧的市場變成了光焰萬丈的火盆，在這裏面人類最集中的心力與體力的成績全變了燃料，在這裏面藝術、教育、政治、社會人的骨與肉與血都化成了灰燼，還有百十萬男女老小的哭嚷聲，這哭聲本體就可以搖動天地，——我們不要說親身經歷，就是坐在椅子上想象這樣不可信的情景時，也不免覺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頑兒的事情。單只描寫那樣的大變，恐怕至少就須要荷馬或是莎士比亞的天才。你們試想在那時候，假如你們親身經歷時，你的心理該是怎麼樣？你還恨你的仇人嗎？你還不饒恕你的朋友嗎？你還沾戀你個人的私有嗎？你還有欺哄人的機會嗎？你還有什麼希望嗎？你還不摟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聽差。你的媽，你的冤家，你的老媽子，你的貓，你的狗，把你靈魂裏還剩下的光明一齊放射出來，和著你同難的同胞在這普遍的黑暗裏來一個最後的結合嗎？

但運命的手段還不是那樣的簡單。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掃滅了，那倒也是一個痛快的結束；他可不然。他還讓你活著，他還有更苛刻的試驗給你。大難過了，你還喘著氣；你的家，你的財產，都變了你腳下的灰，你的愛親與妻與兒女的骨肉還有燒不爛的在火堆裏燃著，你沒有了一切；但是太陽又在你的頭上光亮的照著，你還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著，你疑心這一定是夢，可又不是夢，因為不久你就發現與你同難

的人們，他們也一樣的疑心他們身受的是夢。可真不是夢；是真的。你還活著，你還喘著氣，你得重新來過，根本的完全的重新來過。除非是你自願放手，你的靈魂裏再沒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試驗的時候。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時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價值。

我們鄰居日本人在災後的實際就是這樣。全完了，要來就得完全來過，盡你自身的力量不夠，加上你兒子的，你孫子的，你孫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孫子的努力，也許可以重新撐起這份家私，但在這努力的經程中，誰也保不定天與地不再搗亂；你的幾十年只要他的幾秒鐘。問題所以是你幹不幹？就只乾脆的一句話，你幹不幹，是或否？同時也許無情的運命，扭著他那醜陋可怕的臉子在你的身旁冷笑，等著你最後的回話。你幹不幹，他仿佛也涎著他的怪臉問著你！

我們勇敢的鄰居們已經交了他們的考卷；他們回答了一個乾脆的幹字，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不能不尊敬他們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災的火焰緩和下去，我們鄰居們第二次的奮鬥已經莊嚴的開始了。不等運命的殘酷的手臂松放，他們已經宣言他們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證明他們有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證明他們是有道德的與精神的準備的，有最堅強的毅力與忍耐力的，有內心潛在著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後備軍的，好比說，雖則前敵一起在炮火裏毀了，這只是給他們一個出馬的機會。他們不但不悲觀，不但不消極，不但不絕望，不但不低著嗓子乞憐，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們看來這大災難，只是一個偉大的激刺，偉大的鼓勵，偉大的靈感，一個應有的試驗，因此他們新來的態度只是雙倍的積極，雙倍的勇猛，雙倍的興奮，雙倍的有希望；他們仿佛是經過大戰的大將，戰陣愈急迫愈危險，戰鼓愈

打得響亮，他的膽量愈大，往前沖的步子愈緊，必勝的決心愈強。這，我說，真是精神的勝利，一種道德的強制力，偉大的，難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爾說的，國家的災難，個人的災難，都是一種試驗：除是災難的結果壓倒了你的意志與勇敢，那才是真的災難，因為你更沒有翻身的希望。

這也並不是說他們不感覺災難的實際的難受，他們也是人，他們雖勇，心究竟不是鐵打的。但他們表現他們痛苦的狀態是可注意的；他們不來零碎的呼叫，他們採用一種雄偉的莊嚴的儀式。此次震災的周年紀念時；他們選定一個時間，舉行他們全國的悲哀；在不知是幾秒或幾分鐘的期間內，他們全國的國民一致的靜默了，全國民的心靈在那短時間內融合在一陣懺悔的，祈禱的，普遍的肅靜裏；（那是何等的淒偉！）然後，一個信號打破了全國的靜默，那千百萬人民又一致的高聲悲號，悲悼他們曾經遭受的慘運；在這一聲瀰漫的哀號裏，他們國民，不僅發泄了蓄積著的悲哀，這一聲長號，也表明他們一致重新來過的偉大的決心。（這又是何等的淒偉！）

這是教訓，我們最切題的教訓。我個人從這兩件事情——俄國革命與日本地震——感到極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那表面紊亂的背後堅定的站著某種主義或是某種理想，激動人類潛伏著一種普遍的想望，為要達到那想望的境界，他們就不顧冒怎樣劇烈的險與難，拉倒已成的建設，踏平現有的基礎，拋卻生活的習慣，嘗試最不可測量的路子。這是一種瘋癲，但是有目的的瘋癲；單獨的看，局部的看，我們盡可以下種種非難與責備的批評，但全部的看，歷史的看時，那原來紛亂的就有了條理，原來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於在經程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殘暴的事實都有了他們相當的應有的位置，在這部大悲劇完成時，在這無形的理想

“物化”成事即時，在人類歷史清理節帳時，所得便超過所出，贏餘至少是蓋得過損失的。我們現在自己的悲慘就在問題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貫；我們缺少，用一個現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裏升起來的彩色旗，（我不是主張紅旗我不過比喻罷了！）使我們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的不仰著頭望；缺少那青天裏的一個霹靂，使我們有耳朵能聽的不由的驚心。正因為缺乏這樣一個一貫的理想與標準（能夠表現我們潛意識所想要的），我們有的那一部瘋癲性——歷史上所有的大運動都脫不了瘋癲性的成分——就沒有機會充分的外現，我們物質生活的累贅與沾戀，便有力量壓迫住我們精神性的奮鬥；不是我們天生不肯犧牲，也不是天生懦弱，我們在這時期內的確不曾尋著值得或是強迫我們犧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結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氣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觀主義的盛行，一切道德標準與一切價值的毀滅與埋葬。

人原來是行爲的動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爲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墮落的，在他眼前沒有正當的方向時，比如猛獸監禁在鐵籠子裏。在他的行爲力沒有發展的機會時，他就會隨地躺了下來，管他是水潭是泥潭，過他不黑不白的豬奴的生活。這是最可慘的現象，最可悲的趨向。如其我們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時，那時每一對父母每次生下一個潔淨的小孩，只是爲這卑劣的社會多添一個墮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褻瀆的罪業；所有的教育與訓練也就根本的失去了意義，我們還不如盼望一個大雷霆下來毀盡了這三江或四江流域的人類的痕迹！

再看日本人天災後的勇猛與毅力，我們就不由的不慚愧我們的窮，我們的乏，我們的寒儉。這精神的窮乏才是真可恥的，不是物質的窮乏。我們所受的苦難都還不是我們應有的試驗的

本身，那還差得遠著哪；但是我們的醜態已經恰好與人家的從容成一個對照。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充分的涵養，所以臨著稀小的紛擾便沒有了主意，像一個耗子似的，他的天才只是害怕，他的伎倆只是小偷；又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合群生活的大網子就缺少最吃分量最經用的那幾條普遍的同情線，再加之原來的經緯已經到了完全破爛的狀態，這網子根本就沒有了聯結，不受外物侵損時已有潰敗的可能，哪裏還能在時代的急流裏，撈起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說也奇怪，這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精神非但不曾供給我們社會一個頑固的基礎，我們現在到了再不容隱諱的時候，誰知道發現我們的樁子，只是在黃河裏造橋，打在流沙裏的！

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裏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裏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現在時候逼迫了，再不容我們剎那的含糊。我們要負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來補織我們已經破爛的大網子，我們要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裏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維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我們應當發現那適當的象徵，像半空裏那面大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要修養我們精神的與道德的人格，預備忍受將來最難堪的試驗。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在今天——過了今天就再沒有那一天了——宣傳我們對於生活基本的態度。是是還是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生道還是死道；是向上還是墮落？在我們年輕人一個字的答案上就挂著我們全社會的運命的決定。我盼望我至少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在這篇講演的末尾，高叫一聲——用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a！”

(原刊 1924 年 12 月 1 日《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收入《落葉》)

## 守舊與“玩”舊

—

走路有兩個走法：一個是跟前面人走，信任他是認識路的；一個是走自己的路，相信你自己的能力認識路的。謹慎的人往往太不信任他自己；有膽量的人往往過分信任他自己。爲便利計，我們不妨把第一種辦法叫作古典派或舊派；第二種辦法叫作浪漫派或新派。在文學上，在藝術上，在一般思想上，在一般做人的態度上，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分別，這兩種辦法的本身，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好壞；這只是個先天性情上或後天嗜好上的一個區別；你也許誇他自己尋路的有勇氣，但同時就有人罵他狂妄；你也許罵跟在人家背後的人寒傖，但同時就有人誇他穩健。應得留神的就只一點：就只那個“信”字是少不得的，古典派或舊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領他路的那個人是對的，浪漫派或新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他自己是對的，沒有這點子原始的信心，不論你跟人走，或是你自己領自己，走出道理來的機會就不見得多，因爲你隨時有叫你心裏的懷疑打斷與會的可能；並且即使你走著了也不算希奇，因爲那是碰巧，與打中白鴿票的差不多。

## 二

在思想上抱住古代直下來的幾根大柱子的，我們叫作舊派。這手勢本身並不怎樣的可笑，但我們卻盼望他自己確鑿的信得過那幾條柱子是不會倒的。並且我們不妨進一步假定上代傳下來的確有幾根靠得住的柱子，隨你叫它綱，叫它常，禮或是教，愛什麼就什麼，但同時因為在事實上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幾根真靠得住的柱子的中間就夾著了加倍加倍的幻柱子，不生根的，靠不住的，假的。你要是抱錯了柱子，把假的認作真的，結果你就不免伊索寓言裏那條笨狗的命運：他把肉骨頭在水裏的影子認是真的，差一點叫水淹了它的狗命。但就是那狗，雖則笨，雖則可笑，至少還有它誠實的德性：它的確相信那河裏的骨頭影子是一條真骨頭：假如，警方說，伊索那條狗曾經受過現代文明教育，那就是說學會了騙人上當，明知道水裏的不是真骨頭，卻偏偏裝出正經而且大量的樣子，示意與他一同站在橋上的狗朋友們，他們碰巧是不受教育的，因此容易上人當，叫他們跳下水去吃肉骨頭影子，它自己倒反站在旁邊看趣劇作樂，那時我們對它的舉動能否拍掌，對它的態度與存心能否容許？

## 三

寓言是給有想象力並且有天生幽默的人們看的，它內中的比喻是“不傷道”的；在寓言與童話裏——我們竟不妨加一句在事實上——就有許多畜生比普通人們——如其我們沒有一個時候忘得了人是宇宙的中心與一切的標準——更有道德，更誠實，更有義氣，更有趣味，更像人！

#### 四

上面說完了原則，使用了比方，現在要應用了。在應用之先，我得介紹我說這番話的緣由。孤桐在他的《再疏解輯義》——甲寅周刊第十七期——裏有下面幾篇文章——

……凡一社會能同維秩序。各長養子孫，利害不同，而遊刃有餘，賢不肖渾淆而無過不及之大差，雍容演化，即於繁祉，共遊一藩，不為天下裂，必有共同信念以為之基，基立而構興，則相與飲食焉，男女焉，教化焉，事為焉，塗雖萬殊，要歸於一者也。茲信念者，亦期於有而已，固不必持絕對之念，本邏輯之律，以繩其為善為惡，或衷於理與否也。……(圈是原有的也是我要特加的。摩。)

……此誠世道之大憂，而深識懷仁之士所難熟視無睹者也。篤而淪之，如耶教者，其罅陋焉得言無，然天下之大。大抵上智少而中才多，宇宙之謎，既未可以盡明。因葆其不可明者，養人敬畏之心，取使彝倫之敘，乃為憂世者意念之所必至，故神道設教，聖人不得已而為之。固不容于其義理，詳加論議也。

……過此以往，稍稍還醇返樸，乃情勢之所必然；此為群

化消長之常，甲無所謂進化，乙亦無所謂退化，與愚曩舉釋義，蓋有合焉。夫吾國亦苦社會公同信念之搖落也甚矣，舊者悉毀而新者未生，後生徒恃己意所能判斷者，自立准裁，大道之憂，孰甚於是，愚此爲懼。論入懷己，趣申本義，昧時之譏，所不敢辭。

## 五

孤桐這次論的是美國田芮西州新近喧傳的那件大案；與他的“輯義有合”的是判決那案件的法官們所代表的態度，就是特舉的說，不承認我們人的祖宗與猴子的祖宗是同源的，因爲聖經上不是這麼說，並且這是最污辱人類尊嚴的一種邪說。關於孤桐先生論這件事的批評，我這裏暫且不管，雖則我盼望有人管，因爲他那文裏敘述兼論斷的一段話並不給我他對於任何一造有真切瞭解的印象。我現在要管的是孤桐在這篇文章裏泄露給我們他自己思想的基本態度。

自分是“根器淺薄之流”，我向來不敢對現代“思想界的權威者”的思想存挑戰的妄念，甲寅記者先生的議論與主張，就我見得到看得懂的說，很多是我不敢苟同的，但我這一晌只是忍著不說話。

同時我對於現代言論界裏有孤桐這樣——位人物的事實，我到如今爲止，認爲不僅有趣味，而且值得歡迎的。因爲在努實上得著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尋著相當的敵手也是極難得的機會。前幾年的所謂新思潮只是在無抵抗性的空間裏流著；

這不是“新人們”的幸運，這應分是他們的悲哀，因為打架大部分的樂趣，認真的說，就在與你相當的對敵切實較量身手的事實裏：你揪他的頭髮，他回揪你的頭毛，你騰空再去扼他的咽喉，制他的死命，那才是引起你酣興的辦法；這暴烈的衝突是快樂，假如你的力量都化在無反應性的空氣裏，那有什麼意思？早年國內舊派的思想太沒有它的保護人了，太沒有戰鬥的準備，退讓得太荒謬了；林琴南只比了一個尹勢就叫敵營的叫囂嚇了回去。新派的拳頭始終不曾打著重實的物件；我個人一時間還猜想舊派竟許永遠不會有對壘的能耐。但是不，甲寅周刊出世了，它那勢力，至少就銷數論，似乎超過了現行任何同性質的刊物。我對於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敬意的，雖則明知在思想上他與我——如其我配與他對稱這一次——完全是不同道的。這敬仰他因為他是個合格的敵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們至少認識了一個不苟且、負責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裏，我們至少看著了舊派思想部分的表現。有組織的根據論辯的表現。有肉有筋有骨的拳頭，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頭子；在他的思想裏，我們看了一個中國傳統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幾條大綱，幾則經義，決心在“邪說橫行”的時代裏替往古爭回一個地盤；在他嚴刻的批評裏新派覺悟了許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虛陷與弱點。不，我們沒有權利，沒有推託，來蔑視這樣一個認真的敵人，我常常這麼想，即使我們有時在他賣弄他的整套家數時，看出不少可笑的臺步與累贅的空架。每回我想著子安諾爾德說牛津是“敗績的主義的老家”，我便想象到一輪同樣自傲的彩暈圍繞在甲寅周刊的頭頂；這一比量下來，我們這方倚仗人多的勢力倒反吃了一個幽默上的虧輸！不，假如我的祈禱有效力時，我第一就希冀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億萬斯年”！

## 六

因爲兩極端往往有碰頭的可能。在哲學上，最新的唯實主義與最老的唯心主義發現了彼此是緊鄰的密切；在文學上，最極端的浪漫派作家往往暗合古典派的模型；在一般思想上，最激進的也往往與最保守的有聯合防禦的時候。這不是偶然；這裏面有深刻的消息。“時代有不同”，詩人勃蘭克。說，“但天才永遠站在時代的上面”。“運動有不同”，英國一個藝術批評家說，“但傳統精神是綿延的”。正因爲所有思想最後的目的就在發見根本的評價標源，最漫浪（那就是最向個性裏來）的心靈的冒險往往只是發見真理的一個新式的方式，雖則它那本質與最舊的方式所包容的不能有可稱量的分別。一個時代的特徵，雖則有，畢竟是暫時的，浮面的；這只是大海裏波浪的動蕩，它那淵深的本體是不受影響的；只要你有膽量與力量沒透這時代的掀湧的上層你就淹入了靜定的傳統的底質，要能探險得到這變的底裏的不變，那才是攫著了驪龍的頷下珠，那才是勇敢的思想者最後的榮耀，舊派人離口的那個“道”字，依我淺見，應從這樣的講法，才說得通，說得懂。

## 七

孤桐這回還是頂謹慎的捧出他的“大道”的字樣來作他文章的後鎮，“大道之憂，孰甚於是？”但是這回我自認我對於孤桐，不僅他的大道，並且他思想的基本態度，根本的失望了！而且這失望在我是一種深刻的幻滅的苦痛。美麗的安琪兒的腿，這樣看來，原來是泥做的！請看下文。

我舉發孤桐先生思想上沒有基本信念。我再重復我上面引語加圈的幾句：“……茲信念者亦期於有而已，固不必持絕對之念，本邏輯之律，以繩其為善為惡，或衷於理與否也。”所有唯心主義或理想主義的力量與靈感就在肯定它那基本信念的絕對性；歷史上所有殉道、殉教、殉主義的往例，無非那幾個個人在確信他們那信仰的絕對性的真切與熱奮中，他們的考量便完全超軼了小己的利益觀念，欣欣的為他們各人心目中特定的“戀愛”上十字架，進火焰，登斷頭臺，服毒劑，嘗刀鋒，假如他們——不論是耶穌，是聖保羅，是貞德、勃羅諾，羅蘭夫人，或是甚至蘇格臘底斯——假如他們各個人當初曾經有剎那間會悟到孤桐的達觀：“固不必持絕對之念”：那在他們就等於徹底的懷疑，如何還能有勇氣來完成他們各人的使命？

但孤桐已經自認他只是一個“實際政家”，他的職司，用他自己的辭令，是在“操剝複之機，妙調和之用”，這來我們其實“又何能深怪”？上當只是我自己。“我的腿是泥塑的”，安琪兒自己在那裏說，本來用不著我們去發見。一個“實際政家”往往就是一個“投機政家”，正因他所見的只是當時與暫時的利害，在他的口裏與筆下，一切主義與原則都失卻了根本的與絕對的意義與價值，卻只是為某種特定作用而姑妄言之的一套，背後本來沒有什麼思想的誠實，面前也沒有什麼理想的光彩。“作者手裏的題目”，阿諾爾德說，“如其沒有貫徹他的，他一定做不好：誰要不能獨立的運思，他就不會被一個題目所貫徹。”

(Matthew Arnold: Preface to Merope)如今在孤桐的文章裏，我們憑良心說，能否尋出些微“貫徹”的痕迹，能否發見些微思想的獨立？

## 八

一個自己沒有基本信仰的人，不論他是新是舊，不但沒權利充任思想的領袖，並且不能在思想界裏占任何的位置；正因為思想本身是獨立的，純粹性的，不含任何作用的，他那動機，我前面說過，是在重新審定，劈去時代的浮動性，一切評價的標準。與孤桐所謂第二者（即實際政家）之用心：“操剝複之機，妙調和之用”，根本沒有關連。一個“實際政家”的言論只能當作一個“實際政家”的言論看他所浮沓的地域，只在時代浮動性的上層！他的維新，如其他是維新，並不是根基於獨見的信念，為的只是實際的便利；他的守舊，如其他是守舊，他也不是根基於傳統精神的貫徹，為的也只是實際的便利。這樣一個人的態度實際上說不上“維”，也說不上“守”，他只是“玩”！一個人的弊病往往是在誇張過分；一個“實際政家”也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言論的領域，他就不該侵入純粹思想的範圍，他尤其不該指著他自己明知是不定靠得住的柱子說“這是靠得住的，你們儘管抱去”，或是——再引喻伊索的狗——明知水裏的肉骨頭是虛影——因為他自己沒有信念——卻還慫恿橋上的狗友去跳水，那時他的態度與存心，我想，我們決不能輕易容許了吧！

(原刊 1925 年 11 月 11 日《展報副刊》，收入《落葉》)

## “迎上前去”

這回我不撒謊，不打隱謎，不唱反調，不來烘托；我要說幾句至少我自己信得過的話，我要痛快的招認我自己的虛實，我願意把我的花押畫在這張供狀的末尾。

我要求你們大量的容許，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晨報副刊》的時候，介紹我自己，解釋我自己，鼓勵我自己。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著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只有信生病是榮耀的人們才來不知恥的高聲嚷痛；這時候他聽著有腳步聲，他以爲有幫助他的人向著他來，誰知是他自己的靈性離了他去！真有志氣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脫苦痛的時候，寧可死休，不來忍受醫藥與慈善的侮辱。我又是這樣的一個。

我們在這生命裏到處碰頭失望，連續遭逢“幻滅”，頭頂只見烏雲，地下滿是黑影；同時我們的年歲、病痛、工作、習慣，惡狠狠的壓上我們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無形中嘲諷的呼喝著，“倒，倒，你這不量力的蠢材！”因此你看這滿路的倒屍，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著掙扎的，有默無聲息的……嘿！生命這十字架，有幾個人抗得起來？

但生命還不是頂重的擔負，比生命更重實更壓得死人的是

思想那十字架。人類心靈的歷史裏能有幾個天成的孟賁烏育？在思想可怕的戰場上我們就只有數得清有限的幾具光榮的屍體。

我不敢非分的自誇；我不夠狂，不夠妄。我認識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卻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癟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它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不是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東西，不是紙糊的老虎，搖頭的傀儡，蜘蛛網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裏迸出來，血液裏激出來，性靈裏跳出來，生命裏震蕩出來的真純的思想。我不來問他要，是我的懦怯；他拿不出來給我看，是他的恥辱。朋友，我要你選定一邊，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對面，拿出我要的東西來給我看，你就得站在我這一邊，幫著我對這時代挑戰。

我預料有人笑罵我的大話。是的，大話。我正嫌這年頭的話太小了，我們得造一個比小更小的字來形容這年頭聽著的說話，寫下印成的文字；我們得請一個想象力細緻如史魏夫脫(Dean Swift)的來描寫那些說小話的小口，說尖話的尖嘴。一大群的食蟻獸！他們最大的快樂是忙著他們的尖喙在泥土裏墾尋細微的螞蟻。螞蟻是吃不完的，同時這可笑的尖嘴卻益發不住的向尖的方向進化，小心再隔幾代連螞蟻這食料都顯太大了！

我不來談學問，我不配，我書本的知識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年輕的時候我念過幾本極普通的中國書，這幾年不但沒有知新，溫故都說不上，我實在是孤陋，但我卻抱定孔子的一句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決不來強不知為知；我並不看不起國學與研究國學的學者，我十二分尊敬他們，只是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豔羨的看他們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竟許這輩子都沒希望參加的了。外國書呢？看過的書雖則有幾本，但是真說得上“我看過的”能有多少，說多一點，三

兩篇戲，十來首詩五六篇文章，不過這樣罷了。

科學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過正式的訓練，最簡單的物理化學，都說不明白，我要是不預備就去考中學校，十分裏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認識幾顆大星，地上幾棵大樹！這也不是先生教我的；從先生那裏學來的，十幾年學校教育給我的，究竟有些什麼，我實在想不起，說不上，我記得的只是幾個教授可笑的嘴臉與課堂裏強烈的催眠的空氣。

我人事的經驗與知識也是同樣的有限，我不曾做過工；我不曾嘗味過生活的艱難，我不曾打過仗，不曾坐過監，不曾進過什麼秘密黨，不曾殺過人，不曾做過買賣，發過一個大的財。

所以你看，我只是個極平常的人，沒有出人頭地的學問，更沒有非常的經驗。但同時我自信我也有我與人不同的地方。我不曾投降這世界。這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我人是在這社會裏活著，我卻不是這社會裏的一個，像是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殼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夢魂的去處又是一件事。我是一個傻子，我曾經妄想在這流動的生裏發現一些不變的價值，在這打謊的世上尋出一些不磨滅的真，在我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我永遠在無形的經驗的峻岩上爬著。

冒險——痛苦——失敗——失望，是跟著來的，存心冒險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後的失望；但失望卻不是絕望，這分別很大。我是曾經遭受失望的打擊，我的頭是流著血，但我的脖子還是硬的；我不能讓絕望的重量壓住我的呼吸，不能讓悲觀的慢性病侵蝕我的精神，更不能讓厭世的惡質染黑我的血液。厭世觀與生命是不可並存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最不可救藥的墮落，同時卻繼續軀殼的存在；在我，單這開口說

話，提筆寫字的事實，就表示後背有一個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沒破綻的信仰；否則我何必再做什麼文章，辦什麼報刊？

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感受人生遭遇的痛創；我決不是那童呆性的樂觀主義者；我決不來指著黑影說這是陽光，指著雲霧說這是青天，指著分明的惡說這是善；我並不否認黑影、雲霧和惡，我只是不懷疑陽光與青天與善的實在；暫時的掩蔽與侵蝕，不能使我們絕望，這正應得加倍的激動我們尋求光明的決心。前幾天我覺著異常懊喪的時候無意中翻著尼采的一句話，極簡單的幾個字卻涵有無窮的意義與強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縱橫與川的經緯，在無聲中暗示你人生的奧義，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我那時感受一種異樣的驚心，一種異樣的澈悟：——

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裏存身，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個遲疑！

所以我這次從南邊回來，決意改變我對人生的態度，我寫信給朋友說這來要來認真做一點“人的事業”了。——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在我這“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是一個思想的大轉變；因為先前我對這人生只是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因此我與這現世界並沒有什麼相互的關係，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責備我，我也不來批評它。但這來我決心做人的宣言卻就

把我放進了一個有關係，負責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張著眼睛做夢，從今起得把現實當現實看：我要來察看，我要來檢查，我要來清除，我要來顛撲，我要來挑戰，我要來破壞。

人生到底是什麼？我得先對我自己給一個相當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麼？爲什麼這形形色色的，紛擾不清的現象——宗教、政治、社會、道德、藝術、男女、經濟？我來是來了，可還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裏看一個清切再來說話，我不敢保證我的話一定在行，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我前面說過我的學識是極淺陋的，但我卻並不因此自餒，有時學問是一種束縛，知識是一層障礙，我只要能信得過我能看的眼，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話說；至於我說的話有沒有人聽，有沒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著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誰知道一個人有沒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從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搏鬥就包含一個搏鬥的物件，許是人，許是問題，許是現象，許是思想本體。一個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尋著一個相當的敵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個可以較量他充分的力量的物件，“攻擊是我的本性，”一個哲學家說，“要與你的對手相當——這是一個正直的決鬥的第一個條件。你心存鄙夷的時候你不能搏鬥。你占上風，你認定對手無能的時候你不應當搏鬥。我的戰略可以約成四個原則：——第一，我專打正占勝利的物件——在必要時我暫緩我的攻擊，等他勝利於再開手；第二，我專打沒有人打的物件，我這邊不會有助手，我單獨的站定一邊——在這搏鬥中我難爲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遠不來對人的攻擊——在必要時我只拿一個人格當顯微鏡用，借它

來顯出某種普遍的，但卻隱遁不易蹤迹的惡性；第四，我攻擊某事物的動機，不包含私人嫌隙的關係，在我攻擊是一個善意的，而且在某種情況下，感恩的憑證。”

這位哲學家的戰略，我現在僭引作我自己的戰略，我盼望我將來不至於在搏鬥的沈酣中忽略了預定的規律，萬一疏忽時我懇求你們隨時提醒。我現在戴我的手套去！

(原刊 1925 年 10 月 5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想 飛

假如這時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牆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著一個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攏著睡眼，看棉團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著玩……假如這夜是一個深極了的啊，不是壁上掛鐘的時針指示給我們看的深夜，這深就比是一個山洞的深，一個往下鑽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這樣一個深夜，它那無底的陰森撚起我遍體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篩的雪，篩淡了遠近間颯動的市謠；篩混了在泥道上掙扎的車輪；篩滅了腦殼中不妥協的潛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靜。那在樹蔭濃密處躲著的夜鷹，輕易不敢在天光還在照亮時出來睜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裏有一點子黑的。正沖著太陽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著眼，對著那兩株樹縫裏瞧，黑的，有榧子來大，不，有桃子來大——嘿，又移著往西了！

我們吃了中飯出來到海邊去。（這是英國康槐爾極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動麗麗的叫響從我們的腳底下勻勻的往上顫，齊著腰，到了肩高，過了頭頂，高入了雲，高出了雲。啊！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象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裏沖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

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沖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夭闕者；”那不容易見著。我們鎮上東關廂外有一座黃泥山，山頂上有一座七層的塔，塔尖頂著天。塔院裏常常打鐘，鐘聲響動時，那在太陽西曬的時候多，一枝豔豔的大紅花貼在西山的鬢邊回照著塔山上的雲彩，——鐘聲響動時，繞著塔頂尖，摩著塔頂天，穿著塔頂雲，有一隻兩隻，有時三隻四只有時五隻六隻蜷著爪往地面瞧的“餓老鷹”，撐開了它們灰蒼蒼的大翅膀沒挂戀似的在盤旋，在半空中浮著，在晚風中湧著，仿佛是按著塔院鐘的波蕩來練習圓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時的“大鵬”。有時好天擡頭不見一瓣雲的時候聽著惚憂憂的叫響，我們就知道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吃來了，這一想象半天裏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鏗鏘鐵刷似的羽毛，搖起來呼呼響的，只一擺就沖出了書房門，鑽入了玳瑁鑲邊的白雲裏玩兒去，誰耐煩站在先生書桌前晃著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難背的書！阿飛！不是那在樹枝上矮矮的跳著的麻雀兒的飛；不是那湊天黑從堂匾後背沖出來趕蚊子吃的蝙蝠的飛；也不是那軟尾巴軟嗓子做窠在堂簷上的燕子的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到天晚飛倦了就來繞著那塔頂尖順著風向

打圓圈做夢……聽說餓老鷹會抓小雞！

飛。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天使們有翅膀，會飛，我們初來時也有翅膀，會飛。我們最初來就是飛了來的，有的做完了事還是飛了去，他們是可羨慕的。但大多數人是忘了飛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長再也飛不起來，有的翅膀叫膠水給膠住了，再也拉不開，有的羽毛叫人給修短了像鴿子似的只會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對翅膀上當舖去典錢使過了期再也贖不回……真的，我們一過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飛的本領。但沒了翅膀或是翅膀壞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你再也飛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著飛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氣的一程一程的在青雲裏逍遙，那多可憐。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腳上的鞋，穿爛了可以再問媽要一雙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沒法給補的。還有，單顧著你翅膀也還不定規到時候能飛，你這身子要是不謹慎養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樣難不是？一對小翅膀馱不起一個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時候你聽人家高聲的招呼說，朋友，回去吧，趁這天還有紫色的光，你聽他們的翅膀在半

空中沙沙的搖響，朵朵的春雲跳過來擁著他們的肩背，望著最光明的來處翩翩的，冉冉的，輕煙似的化出了你的視域，像雲雀似的只留下一瀉光明的驟雨——“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那你，獨自在泥塗裏淹著，夠多難受，夠多懊惱，夠多寒愴！，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著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裏去，到雲端裏去！哪個心裏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大空裏滾著，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凌空去

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擲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人類初發明用石器的時候，已經想長翅膀。想飛。原人洞壁上畫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揹著翅膀；拿著弓箭趕野獸的，他那肩背上也給安了翅膀。小愛神是有一對粉嫩的肉翅的。挨開拉斯(Icarus)是人類飛行吏裏第一個英雄，第一次犧牲。安琪兒(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個標記是幫助他們飛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畫上的表現。最初像是一對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粘在安琪兒們的背上，像真的，不靈動的。漸漸的翅膀長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豐滿了。畫圖上的天使們長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類初次實現了翅膀的觀念，徹悟了飛行的意義。挨開拉斯閃不死的靈魂，回來投生又投生。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象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飛：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蕩一切，吞吐一切。

你上那邊山峰頂上試去，要是度不到這邊山峰上，你就得到這萬丈的深淵裏去找你的葬身地！“這人形的鳥會有一天試他第一次的飛行，給這世界驚駭，使所有的著作讚美，給他所從來的棲息處永久的光榮。”啊達文謨！

但是飛？自從挨開拉斯以來，人類的工作是製造翅膀，還是束縛翅膀？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還能飛嗎？都是飛了來的，還都能飛了回去嗎？鉗住了，烙住了，壓住了，——這人形的鳥會有試他第一次飛行的一天嗎？……

同時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裏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原刊 1926 年 4 月 19 日《晨刊副刊》，收入  
《自剖文集》)

## “話”

絕對的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說過的；比較的值得一聽的話，都在偶然的低聲細語中；相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是有規律有組織的文字結構；絕對不值得一聽的話，是用不經修練，又粗又蠢的嗓音所發表的語言。比如：正式集會的演說，不論是運動、女子參政或是宣傳色彩鮮明的主義；學校裏講臺上的演講，不論是山西鄉村裏訓閻闍聖人用民主主義的冬烘先生的法寶，或是穿了前紅後白道袍方巾的博士衣的瞎扯；或是充滿了煙土披裏純開口天父閉口阿門的講道——都是屬於我所說最後的一類：都是無條件的根本的絕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歷代傳下來的經典，大部分的文學書，小部分的哲學書，都是末了第二類——相對的不值得一聽的話。至於相對的可聽的話，我說大概都在偶然的低聲細語中：例如真詩人夢境最深——詩人們除了做夢再沒有正當的職業——神魂遠在祥雲縹緲之間那時候隨意吐露出來的零句斷片，英國大詩人宛茨渥士所謂茶壺煮沸時嗤嗤的微音；最可以象徵入神的詩境——例如李太白的“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或是開茨的“*There I shut her wild, wild eyes with kisses four*”，你們知道宛茨渥士和雪萊他們不朽的詩歌，大都是在田野間，海灘邊，樹林裏，獨自徘徊著像離魂病似的自言自語的成績；法國的波特萊亞、凡爾侖他們精美無比的妙句，很多是受了烈性的麻醉劑——

——大麻或是鴉片——影響的結果。這種話比較的很值得一聽。還有青年男女初次受了頑皮的小愛神箭傷以後，心跳肉顫面紅耳赤的在花蔭間在課室內，或在月涼如洗的墓園裏，含著一包眼淚吞吐出來的——不問怎樣的不成片段，怎樣的違反文法——往往都是一顆顆希有的珍珠，真情真理的凝晶。但諸君要聽明白了，我說值得一聽的話大都是在偶然的低聲和語中，不是說凡是低聲和語都是值得一聽的，要不然外交廳屏風後的交頭接耳，家裏太太月底月初枕頭邊的小嚙蘇，都有了詩的價值了！

絕對的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道過的。整個的宇宙，只是不斷的創造；所有的生命，只是個性的表現。真消息，真意義，內蘊在萬物的本質裏，好像一條大河，網路似的支流，隨地形的結構，四方錯綜著，由大而小，由小而微，由微而隱，由有形至無形，由可數至無限，但這看來極複雜的組織所表明的只是一個單純的意義，所表現的只是一體活潑的精神；這精神是完全的，整個的，實在的；唯其因為是完全整個實在而我們人的心力智力所能運用的語言文字，只是不完全非整個的，類比的，象徵的工具，所以人類幾千年來文化的成績，也只是想猜透這大迷謎似是而非的各種的嘗試。人是好奇的動物；我們的心智，便是好奇心活動的表現。這心智的好奇性便是知識的起源。一部知識史，只是曆盡了九九八十一大難卻始終沒有望見極樂世界求到大藏真經的一部西遊記。說是快樂吧，明明是劫難相承的苦惱，說是苦惱，苦惱中又分明有無限的安慰。我們各個人的一生便是人類全史的縮小，雖則不敢說我們都是尋求真理的合格者，但至少我們的胸中，在現在生命的出發時期，總應該培養一點尋求真理的誠心，點起一盞尋求真理的明燈，不至於在生命叻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於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什麼發見都沒有。

但雖則真消息與真意義是不可以人類智力所能運用的工具——就是語言文字——來完全表現，同時我們又感覺內心尋真求知的衝動，想偵探出這偉大的秘密，想把宇宙與人生的究竟，當作一朵盛開的大紅玫瑰，一把抓在手掌中心，狠勁的緊擠，把花的色、香、靈肉，和我們自己愛美、愛色、愛香的烈情，絞和在一起，實現一個徹底的痛快；我們初上生命和知識舞臺的人，誰沒有，也許多少深淺不同，浮士德的大野心，他想“discover the force that binds the world and guides its course”誰不想在知識界裏，做一個籠卷一切的拿破侖？這種想爲王爲霸的雄心，都是生命原力內動的徵象，也是所有的大詩人、大藝術家最後成功的預兆；我們的問題就在怎樣能替這一腔還在潛伏狀態中的活潑的蓬勃的心力心能，開闢一條或幾條可以盡情發展的方向，使這一盞心靈的神燈，一度點著以後，不但繼續的有燃料的供給，而且能在狂風暴雨的境地裏，益發的光焰神明；使這初出山的流泉，漸漸的彙成活潑的小澗，沿路再併合了四方來會的支流，雖則初起經過崎嶇的山路，不免辛苦，但一到了平原，便可以放懷的奔流，成河成江，自有無限的前途了。

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裏，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兩位最偉大的先生。

現放在我們面前的兩位大教授，不是別的，就是生活本體與大自然。生命的現象，就是一個偉大不過的神秘：牆角的草蘭，岩石上的苔蘚，北冰洋冰天雪地裏的極熊水獺，城河邊咕咕叫夜的水蛙，赤道上火焰似沙漠裏的爬蟲，乃至於瀰漫在大氣中的黴菌，大海底最微妙的生物；總之太陽熱照到或能透到的地域，就有生命現象。我們若然再看深一層，不必有菩薩的慧眼，也不必有神秘詩人的直覺，但憑科學的常

識，便可以知道這整個的宇宙，只是一團活潑的呼吸，一體普遍的生命，一個奧妙靈動的整體。一塊極粗極醜的石子，看來像是全無意義毫無生命，但在顯微鏡底下看時，你就在這又粗又醜的石塊裏，發現一個神奇的宇宙，因為你那時所見的，只是千變萬化顏色花樣各各不同的種種結晶體，組成藝術家所不能想象的一種排列；若然再進一層研究，這無量數的凝晶各個的本體，又是無量數更神奇不可思議的電子所組成：這裏面又是一個 Cosmos，仿佛燦爛的星空，無量數的星球同時在放光輝在自由地呼吸著。

但我們決不可以為單憑科學的進步就能看破宇宙結構的秘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打開了一處知識的門，無非又發現更多還是關得緊緊的，猜中了一個小迷謎，無非從這猜中裏又引起一個更大更難猜的迷謎，爬上了一個山峰，無非又發現前面還有更高更遠的山峰。

這無窮盡性便是生命與宇宙的通性。知識的尋求固然不能到底，生命的感覺也有同樣無限的境界。我們在地面上做人這場把戲裏，雖則是霎那間的幻象，卻是有的是好玩，只怕我們的精力不夠，不曾學得怎樣玩法，不怕沒有相當的趣味與報酬。

所以重要的在於養成與保持一個活潑無礙的心靈境地，利用天賦的身與心的能力，自覺的儘量發展生活的可能性。活潑無礙的心靈境界：比如一張繃緊的弦琴，挂在松林的中間，感受大氣小大快慢的動蕩，發出高低緩急同情的音調。我們不是最愛自由最惡奴從嗎？但我們向生命的前途看時，恐怕不易使我們樂觀，除了我們一點無形無蹤的心靈以外，種種的勢力只是強迫我們做奴做隸的努力：種種對人的心與責任，社會的習慣，機械的教育，沾染的偏見，都像沙漠的狂風一樣，卷起滿天的砂土，不時可以把我們可憐的旅行人整個兒給埋了！

這就是宗教家出世主義的大原因，但出世者所能實現的至多無非是消極的自由，我們所要的卻不止此。我們明知向前是奮鬥，但我們卻不肯做逃兵，我們情願將所有的精液，一齊發泄成奮鬥的汗，與奮鬥的血，只要能得最後的勝利，那時儘量的痛苦便是儘量的快樂。我們果然能從生命的現象與事實裏，體驗到生命的實在與意義；能從自然界的現象與事實裏，領會到造化的實在與意義，那時隨我們付多大的價錢，也是值得的了。

要使生命成爲自覺的生活，不是機械的生存，是我們的理想。要從我們的日常經驗裏，得到培保心靈擴大人格的資養，是我們的理想。要使我們的心靈，不但消極的不受外物的拘束與壓迫，並且永遠在繼續的自動，趨向創作，活潑無礙的境界，是我們的理想。使我們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認的實在，使我們生命的自覺心，像大雪天滾雪球一般的愈滾愈大，不但在生活裏能同化極偉大極深沈與極隱奧的情感，並且能領悟到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精神，是我們的理想。使天賦我們靈肉兩部的勢力，盡性的發展，趨向最後的平衡與和諧，是我們的理想。

理想就是我們的信仰，努力的標準，果然我們能運用想象力爲我們自己懸擬一個理想的人格，同時運用理智的機能，認定了目標努力去實現那理想，那時我們在奮鬥的經程中，一定可以得到加倍的勇氣，遇見了困難，也不至於失望，因爲明知是題中應有的文章，我們的立身行事，也不必遷就社會已成的習慣與法律的範圍，而自能折中於超出尋常所謂善惡的一種更高的道德標準；我們那時便可以借用李太白當時躲在山裏自得其樂時答復俗客的妙句，“落花流水遯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我們也明知這不是可以偶然做到的境界；但問題是在我們能否見到這境界，大多數人只是不黑不白的生，不黑不白的死，

耗費了不少的食料與飲料，耗費了不少的時間與空間，結果連自己的臭皮囊都收拾不了，還要連累旁人；能見到的人已經不少，見到而能盡力做去的人當然更少，但這極少數人卻是文化的創造者，便能在梁任公先生說的那把宜興茶壺裏留下一些不磨的痕迹。

我個人也許見言太偏僻了，但我實在不敢信人爲的教育，他動的訓練，能有多大的價值：我最初最後的一句話，只是“自身體驗去”，真學問、真知識決不是在教室中書本裏所能求得的。

大自然才是一大本絕妙的奇書，每張上都寫有無窮無盡的意義，我們只要學會了研究這一大本書的方法，多少能夠瞭解他內容的奧義，我們的精神生活就不怕沒有資養，我們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沒有基礎。但這本無字的天書，決不是沒有相當的準備就能一目了然的：我們初識字的時候，打開書本子來，只見白紙上畫的許多黑影，哪里懂得什麼意義。我們現有的道德教育裏哪一條訓條，我們不能在自然界感到更深徹的意味，更親切的解釋？每天太陽從東方的地平上升，漸漸的放光，漸漸的放彩，漸漸的驅散了黑夜，掃蕩了滿天沈悶的雲霧，霎刻間臨照四方，光滿大地；這是何等的景象？夏夜的星空，張著無量數光芒閃爍的神眼，襯出浩渺無極的穹蒼，這是何等的偉大景象？大海的濤聲不住的在呼嘯起落，這是何等偉大奧妙的景象？高山頂上一體的純白，不見一些雜色，只有天氣飛舞著，雲彩變幻著，這又是何等高尚純粹的景象？小而言之，就是地上一棵極賤的草花，他在春風與豔陽中搖曳著，自有一種莊嚴愉快的神情，無怪詩人見了，甚至內感“非涕淚所能宣泄的情緒”。宛茨渥士說的自然“大力回容，有鎮馴矯飭之功”，這是我們的真教育。但自然最大的教訓，尤在“凡物各盡其性”的

現象。玫瑰是玫瑰，海棠是海棠，魚是魚，鳥是鳥，野草是野草，流水是流水；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效用，各有各的意義。仔細的觀察與悉心體會的結果，不由你不感覺萬物造作之神奇，不由你不相信萬物的底裏是有一致的精神流貫其間，宇宙是合理的組織，人生也無非這大系統的一個關節。因此我們也感想到人類也許是最無出息的一類。一莖草有他的嫵媚，一塊石子也有他的特點，獨有人反只是庸生庸死，大多數非但終身不能發揮他們可能的個性，而且遺下或是醜陋或是罪惡一類不潔淨的蹤迹，這難道也是造物主的本意嗎？

我面前說過所有的生命只是個性的表現。只要在有生的期間內，將天賦可能的個性儘量的實現，就是造化旨意的完成。我這幾天在留心我們館裏的月季花，看他們結苞，看他們開放，看他們逐漸的盛開，看他們逐漸的憔悴，逐漸的零落。我初動的感情覺得是可悲，何以美的幻象這樣的易滅，但轉念卻覺得不但不必為花悲，而且感悟了自然生生不已的妙意。花的責任，就在集中他春來所吸受陽光雨露的精神，開成色香兩絕的好花，精力完了便自落地成泥，圓滿功德，明年再來過。只有不自然的被摧殘了，不能實現他自傲色香的一兩天，那才是可傷的耗費。

不自然的殺滅了發長的機會，才是可惜，才是違反天意。我們青年人應該時時刻刻把這個原則放在心裏。不能在我生命裏實現人之所以為人，我對不起自己。在為人的生活裏不能實現我之所以為我，我對不起生命；這個原則我們也應該時時放在心裏。

我們人類最大的幸福與權力，就是在生活裏有相當的自由活動，我們可以自覺的調劑，整理，修飾，訓練我們生活的態度，我們既然瞭解了生活只是個性的表現，只是一種藝術，就

應得利用這一點特權將生活看作藝術品，謹慎小心的做去。運命論我們是不相信的，但就是相面算命先生也還承認心有改相致命的力量。環境論的一部分我們不得不承認，但是心靈支配環境的可能，至少也與環境支配生活的可能相等，除非我們自願讓物質的勢力整個兒撲滅了心靈的發展，那才是生活裏最大的悲慘。

我們的一生不成材不礙事：材是有用的意思；不成器也不礙事，器也是有用的意思。生活卻不可不成品，不成格，品格就是個性的外現，是對於生命本體，不是對於其餘的標準，例如社會家庭——直接擔負的責任；橡樹不是榆樹，翠鳥不是鴿子，各有各的特異的品格。在造化的觀點看來，橡樹不是為櫃子衣架而生，鴿子也不是為我們愛吃五香鴿子而存，這是他們偶然的用或被利用，物之所以為物的本義是在實現他天賦的品性，實現內部精力所要求的特異的格調。我們生命裏所包涵的活力，也不問你在世上做將，做相，做資本家，做勞動者，做國會議員，做大學教授，而只要求一種特異品格的表現，獨一的，自成一體的，不可以第二類相比稱的，猶之一樹上沒有兩張絕對相同的葉子，我們四萬萬人裏也沒有兩個相同的鼻子。

而要實現我們真純的個性，決不是僅僅在外表的行為上務為新奇務為怪僻——這是變性不是個性——真純的個性是心靈的權力能夠統制與調和身體，理智、情感、精神，種種造成人格的機能以後自然流露的狀態，在內不受外物的障礙，像分光鏡似的靈敏，不論是地下的泥砂，不論是遠在萬萬裏外的星辰，只要光路一對準，就能分出他光浪的特性；一次經驗便是一次發明，因為是新的結合，新的變化。有了這樣的內心生活，發之於外，當然能超于人為的條例而能與更深奧卻更實在的自然規律相呼應，當然能實現一種特異的品與格，當然

能在這大自然的系統裏盡他特異的貢獻，證明他自身的價值。懂了物各盡其性的意義再來觀察宇宙的事物，實在沒有一件東西不是美的，一葉一花是美的不必說，就是毒性的蟲，比如蠍子，比如螞蟻，都是美的。只有人，造化期望最深的人，卻是最辜負的，最使人失望的，因為一般的人，都是自暴自棄，非但不能盡性，而且到底總是糟蹋了原來可以為美可以為善的本質。

慚愧呀，人！好好一張可以做好文章的題目，卻被你寫做一篇一竅不通的濫調；好好一個畫題，好好一張帆布，好好的顏色，都被你塗成奇醜不堪的濫畫；好好的雕刀與花崗石，卻被你斫成荒謬惡劣的怪像！好好的富有靈性可以超脫物質與普遍的精神共化永生的生命，卻被你糟蹋褻瀆成了一種醜陋庸俗卑鄙齷齪的廢物！

生活是藝術。我們的問題就在怎樣的運用我們現成的材料，實現我們理想的作品；怎樣的可以像密侖郎其羅一樣，取到了一大塊礦山裏初開出來的白石，一眼望過去，就看出他想象中的造像，已經整個的嵌穩著，以後只要下打開石子把他不受損傷的取了出來的工夫就是。所以我們再也不要抱怨環境不好不適宜，阻礙我們自由的發展，或是教育不好不適宜，不能獎勵我們自由的發展。發展或是壓滅，自由或是奴從，真生命或是苟活，成品或是無格——一切都在我們自己，全看我們在青年時期有否生命的覺悟，能否培養與保持心靈的自由，能否自覺的努力，能否把生活當作藝術，一筆不苟的做去。我所以回返重復的說明真消息、真意義、真教育決非人口或書本子可以宣傳的，只有集中了我們的靈感性直接的一面向生命本體，一面向大自然耐心去研究，體驗，審察，省悟，方才可以多少瞭解生活的趣味與價值與他的神聖。

因爲思想與意念，都起于心靈與外象的接觸：創造是活動與變化的結果。真純的思想是一種想象的實在，有他自身的品格與美，是心靈境界的彩虹，是活著的胎兒。但我們同時有智力的活動，感動於內的往往有表現於外的傾向——大畫家米萊氏說深刻的印象往往自求外現，而且自然的會尋出最強有力的方法來表現——結果無形的意念便化成有形可見的文字或是有聲可聞的語言，但文字語言最高的功用就在能象徵我們原來的意念，他的價值也止於憑藉符號的外形，暗示他們所代表的當時的意念。而意念自身又無非是我們心靈的照海燈偶然照到實在的海裏的一波一浪或一島一嶼。文字語言本身又是不完善的工具，再加之我們運用駕馭力的薄弱，所以文字的表現很難得是勉強可以滿足的。我們隨便翻開哪一本書，隨便聽人講話，就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的文字障，與語言習慣障，所以既然我們自己用語言文字來表現內心的現象已經至多不過勉強的適用，我們如何可以期望滿心只是文字障與語言習慣障的他人，能從呆板的符號裏領悟到我們一時神感的意念。佛教所以有禪宗一派，以不言傳道，是很可尋味的——達摩面壁十年，就在解脫文字障直接明心見道的工夫。現在的所謂教育尤其是離本更遠，即使教育的材料最初是有多多少少的成分，但經了幾度的轉換，無意識的傳授，只能變成死的訓條——穆勒約翰說的“Dead dogma”不是“living idea”。我個人所以根本不信任人爲的教育能有多大的價值，對於人生少有影響不用說，就是認爲灌輸知識的方法，照現有的教育看來，也免不了硬而且蠢的機械性。

但反過來說，既然人生只是表現，而語言文字又是人類進化到現在比較的最適用的工具，我們明知語言文字如同政府與結婚一樣是一件不可免的沒奈何事，或如尼采說的是“人心的

牢獄”，我們還是免不了他。我們只能想法使他增加適用性，不能拋棄了不管。我們只能做兩部分的工夫：一方面消極的防止文字障語言習慣障的影響；一方面積極的體驗心靈的活動，極謹慎的極嚴格的在我們能運用的字類裏選出比較的最確切最明了最無疑義的代表。

這就是我們應該應用“自覺的努力”的一個方向。你們知道法國有個大文學家弗洛貝爾，他有一個信仰，以為一個特異的意念只有一個特異的字或字句可以表現，所以他一輩子艱苦卓絕的從事文學的日子，只是在尋求唯一適當的字句來代表唯一相當的意念。他往往不吃飯不睡，呆呆的獨自坐著，絞著腦筋的想，想尋出他稱心愜意的表現，有時他煩惱極了，甚至想自殺，往往想出了神，幾天寫不成一句句子。試想象他那樣偉大的天才，那樣豐富的學識，尚且要下這樣的苦工，方才製成不朽的文學，我們看了他的榜樣術應該感動嗎？

不要說下筆寫，就是平常說話，我們也應有相當的用心——一句話可以泄露你心靈的淺薄，一句話可以證明你自覺的努力，一句話可以表示你思想的糊塗，一句話可以留下永久的印象。這不是說說話要漂亮，要流利，要有修詞的工夫，那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內心意念的忠實，與適當的表現。固然有了清明的思想，方能有清明的語言，但表現的忠實，與不苟且運用文字的決心，也就有糾正鬆懈的思想與驚醒心靈的功效。

我們知道說話是表現個性極重要的方法，生活既然是一個整體的藝術，說話當然是這藝術裏的重要部分。極高的工夫往往可以從極小的起點做去，我們實現生命的理想，也未始不可從注意說話做起。

(原刊《落葉》，北新書局 1926 年 6 月初版)

## 海灘上種花

朋友是一種奢華：且不說酒肉勢利，那是說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談何容易，你要打開人家的心，你先得打開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裏容納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裏去；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轉，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樂。但這是說你內心的力量夠得到，性靈的活動有富餘，可以隨時開放，隨時往外流，像山裏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溝槽；有時你得冒險，你得花本錢，你得抵拚在颯呀的亂石間，觸刺的草縫裏耐心的尋路，那時候艱難，苦痛，消耗，在在是可能的，在你這水一般靈動，水一般柔順的尋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欣快以前。

我所以說朋友是奢華，“相知”是寶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換，去拚。因此我不敢輕易說話，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來源有限，十分的謹慎尚且不時有破產的恐懼；我不能隨便“花”。前天有幾位小朋友來邀我跟你們講話，他們的懇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從命，但是小朋友們，說也慚愧，我拿什麼來給你們呢？

我最先想來對你們說些孩子話，因為你們都還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還是個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變了樣。什麼是孩子要不為一點活潑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裏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壓住了它的生機——這年頭

問誰去要和暖的春風？

孩子是沒了。你記得的只是一個不清切的影子，模糊得很，我這時候想起就像是一個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樣的記不周全；他即使想急了拿一雙手到臉上去印下一個模子來，那模子也是個死的。真的沒了。一個在公園裏見一個小朋友不提多麼活動，一忽兒上山，一忽兒爬樹，一忽兒溜冰，一忽兒乾草裏打滾，要不然就跳著憨笑；我看著羨慕，也想學樣，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個大人，身上穿著長袍，心裏存著體面，怕招人笑，天生的靈活換來矜持的存心——孩子，孩子是沒有的了，有的只是一個年歲與教育蛀空了的軀殼，死僵僵的，不自然的。

我又想找回我們天性裏的野人來對你們說話。因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幾年過印度時得到極刻心的感想，那裏的街道房屋以及土人的體膚容貌，生活的習慣，雖則簡，雖則陋，雖則不誇張，卻處處與大自然——上面碧藍的天，火熱的陽光，地下焦黃的泥土，高矗的椰樹——相調諧，情調，色彩，結構，看來有一種意義的一致，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藝術的作品。也不知怎的，那天看了他們的街，街上的牛車，趕車的老頭露著他的赤光的頭顱與此紫薑色的圓肚，他們的廟，廟裏的聖像與神座前的花，我心裏只是不自在，就仿佛這情景是一個熟悉的聲音的叫喚，叫你去跟著他，你的靈魂也何嘗不活跳跳的想答應一聲“好，我來了，”但是不能，又有礙路的擋著你，不許你回復這叫喚聲啓示給你的自由。困著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時的難受就比是一條蛇擺脫不了困住他的一個硬性的外殼——野人也給壓住了，永遠出不來。

所以今天站在你們上面的我不再是融會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機活靈的孩子：我只是一個“文明人”，我能說的只是“文

明話”。但什麼是文明只是墮落？文明人的心裏只是種種虛榮的念頭，他到處忙不算，到處都得計較成敗。我怎麼能對著你們不感覺慚愧？不瞭解自然不僅是我的心，我的話也是的。並且我即使有話說也沒法表現，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們瞭解；內裏那點子性靈就比是在一座石壁裏牢牢的砌住，一絲光亮都不透，就憑這雙眼望見你們，但有什麼法子可以傳達我的意思給你們，我已經忘卻了原來的語言，還有什麼話可說的？

但我的小朋友們還是逼著我來說謊（沒有話說而勉強說話便是謊）。知識，我不能給；要知識你們得請教教育家去，我這裏是沒有的。智慧，更沒有了：智慧是地獄裏的花果，能進地獄更能出地獄的才采得著智慧，不去地獄的便沒有智慧——我是沒有的。

我正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等我來講道理給你們聽。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制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著草鞋，右手提著一枝花，使勁把它往沙裏栽，左手提著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滴的往下掉著。離著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著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砂裏種花。在海砂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砂礫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他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在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准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很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拿

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群呆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呆子，滿心想在海砂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拿著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群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著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幾顆文藝與思想的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砂裏種花，想在海砂裏種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她的目的。她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砂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卻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他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地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砂也只是地，為什麼海砂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來栽，拿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砂的性質，花的運命，他全管不著！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靈魂卻是大著，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著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會得跪下的——單純、清潔，我們可以想象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樣來對著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為它告訴我們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

孩愛花種花這一點：“真”卻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我們來放遠一點看。我們現有的文化只是人類在歷史上努力與犧牲的成績。爲什麼人們肯努力肯犧牲？因爲他們有天生的信心；他們的靈魂認識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雖則他們的肉體與智識有時候會誘惑他們反著方向走路；但只要他們認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價值的時候，他們就自然的會得興奮，不期然的自己犧牲，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耶穌爲什麼不怕上十字架？密爾頓何以瞎了眼還要做詩，貝德花芬何以聾了還要制音樂，密乞郎其羅爲什麼肯積受幾個月的潮濕不顧自己的皮肉與靴子連成一片的用心思，爲的只是要解決一個小小的美術問題？爲什麼永遠有人到冰洋盡頭雪山頂上去探險？爲什麼科學家肯在顯微鏡底下或是數目字中間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陰？

爲的是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們不可搖動的信心；像我們在海砂裏種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爲善的原則犧牲，科學家爲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爲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

你們想想在這地面上做事難道還不是一樣的傻氣——這地面還不與海砂一樣不容你生根，在這裏的事業還不是與鮮花一樣的嬌嫩？——潮水過來可以沖掉，狂風吹來可以折壞，陽光曬來可以熏焦我們小孩子手裏拿著往砂裏栽的鮮花，同樣的，我們文化的全體還不一樣有隨時可以沖掉、折壞、熏焦的可能嗎？巴比倫的文明現在哪里？嘍潏城曾經在地下埋過千百年，克利脫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間才完全發見。並且有時一件事實體的存在並不能證明他生命的繼續。這區區地球的本體就有一千萬個毀滅的可能。人們怕死不錯，我們怕死人，但最可

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單有軀殼生命沒有靈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文化也有這種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勉強喘著氣的半死的文化。你們如其問我要例子，我就不遲疑的回答你說，朋友們，貴國的文化便是一個喘著氣的活死人！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的幾個祖宗爲了不變的原則犧牲他們的呼吸與血液，爲了不死的生命犧牲他們有限的存在，爲了單純的信心遭受當時人的訕笑與侮辱。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聽見普遍的聲音像潮水似的充滿著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看見強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掃掠過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爲某種主義流過火熱的鮮血，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的骨髓裏有膽量，我們的說話裏有分量。這是一個極傷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這時代犯了什麼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的賞給我們這樣惡毒的刑罰？你看看去這年頭到哪里去找一個完全的男子或是一個完全的女子——你們去看去，這年頭哪一個男子不是陽痿，哪一個女子不是鼓脹！要形容我們現在受罪的時期，我們得發明一個比醜更醜比髒更髒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弱的一類生字去！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枯槁更淒慘更寂寞的死天——因爲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天會不會放亮？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竟許不！

歸根是我們失去了我們靈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個單純的信仰，一點爛漫的童真！不要說到海灘去種花——我們都是聰明人誰願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裏種花你都懶怕

動手哪！最可怕的懷疑的鬼與厭世的黑影已經占住了我們的靈魂！

所以朋友們，你們都是青年，都是春雷聲響不曾停止時破綻出來的鮮花，你們再不可墮落了——雖則陷阱的大口滿張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爛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們要保持那一點的信心，這裏面連著來的就是精力與勇敢與靈感——你們再不怕做小傻瓜，儘量在這人道的海灘邊種你的鮮花去——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原刊《落葉》，北新書局 1926 年 6 月初版)

## 自 剖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著跳蕩。我做的詩，不論它們是怎樣的“無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顫動，花須在微風中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洶湧，都是在在觸動我感興的情景。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來卻大大的變樣了。第一我自身的肢體，已不如原先靈活；我的心也同樣的感受了不知是年歲還是什麼的拘繫。動的現象再不能給我歡喜，給我啓示。先前我看著在陽光中閃爍的金波，就仿佛看見了神仙宮闕——什麼荒誕美麗的幻覺，不在我的腦中一閃閃的掠過；現在不同了，陽光只是陽光，流波只是流波，任憑景色怎樣的燦爛，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靈。我的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蘿，貼著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的蜒著；顏色是蒼黑的，姿態是崛強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這變遷來得這樣的兀突，這樣的深徹。原先我在人前自覺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飛沫，在在有閃光；現在這泉眼，如其還在，仿佛是叫一塊石板不留餘隙的給鎮住了。我再沒有先前那樣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說話的時候，就

覺著那石塊的重壓，怎麼也掀不動，怎麼也推不開，結果只能自安沈默！“你再不用想什麼了，你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我常覺得我沈悶的心府裏有這樣半嘲諷半吊唁的諄囑。

說來我思想上或經驗上也並不曾經受什麼過分劇烈的戟刺。我處境是向來順的，現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那麼爲什麼這變遷？遠的不說，就比如我年前到歐洲去時的心境：啊！我那時還不是一隻初長毛角的野鹿？什麼顏色不激動我的視覺，什麼香味不奮興我的嗅覺？我記得我在義大利寫遊記的時候，情緒是何等的活潑，興趣何等的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哪一樣不活栩栩的業集在我的筆端，爭求充分的表現！如今呢？我這次到南方去，來回也有一個多月的光景，這期內眼見耳聽心感的事物也該有不少。我未動身前，又何嘗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機會飽餐西湖的風色，鄧尉的梅香——單提一兩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這閒暇的假期中採集一點江南風趣，歸來時，至少也該帶回一兩篇爽口的詩文，給在北京泥土的空氣中活命的朋友們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實上不但在南中時我白瞪著大眼，看天亮換天昏，又閉上了眼，拼天昏換天亮，一枝禿筆跟著我涉海去，又跟著我涉海回來，正如岩洞裏的一根石筍，壓根兒就沒一點搖動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後這十來天，任憑朋友們怎樣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樣的責備，我的筆尖上還是滴不出一點墨沈來。我也曾勉強想想，勉強想寫，但到底還是白費！恐怕是這心靈驟然的呆頓。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說來是時局也許有關係。我到京幾天就逢著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義大利山中，採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氛是

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澹，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迹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裏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裏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回事變的奇慘性引起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裏，什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哪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姦污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氛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更鮮豔的怨毒。再說哪一個民族的解放吏能不濃濃的染著 Man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沈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爭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著腦殼伏在書桌上受罪，仿佛整個時代的沈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藥”那幾首不成形的咒詛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這回又有同樣的情形；只覺著煩，只覺著悶，感想來時只是破碎，筆頭只是笨滯。結果身體也不舒暢，像是蠟油塗抹住了全身毛竅似的難過，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我這裏又在重演更深獨坐箍緊腦殼的姿勢，窗外皎潔的月光，分明是在

嘲諷我內心的枯窘！

不，我還得往更深處挖。我不能叫這時局來替我思想驟然的呆頓負責，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裏找去。

平常有幾種原因可以影響我們的心靈活動。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劫去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閒暇，積成一種壓迫。在某種熱烈的想望不曾得滿足時，我們感覺精神上的煩悶與焦躁，失望更是顛覆內心平衡的一個大原因；較劇烈的種類可以麻痺我們的靈智，淹沒我們的理性。但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為我在實際生活裏已經得到十分的幸運，我的潛在意識裏，我敢說不該有什麼壓著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實際上反過來看另有一種情形可以阻塞或是減少你心靈的活動。我們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標，我們因此推想我們痛苦的起點是在望見那些目標而得不到的時候。我們常聽人說“假如我像某人那樣生活無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現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瑣碎的煩惱上。”我們又聽說“我不能做事就為身體太壞，若是精神來得，那就……”我們又常常設想幸福的境界，我們想：“只要有一個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奮發，什麼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實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幫助或獎勵心靈生活的條件，它們有時正得相反的效果。我們看不起有錢人，在社會上得意人，肌肉過分發展的運動家，也正在此；至於青少年幻想中的美滿幸福，我敢說等得當真有了紅袖添香，你的書也就讀不出所以然來，且不說什麼在學問上或藝術上更認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滿足是我的病源嗎？

“在以前的日子”，一個真知我的朋友，就說：“正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為你有欲望不得滿足，你的壓在內裏的 Libido 就形成一種昇華的現象，結果你就借文學來發泄你生理上的鬱

結(你不常說你從事文學是一件不預期的事嗎?)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識裏形成一種虛幻的希望,因為你的寫作得到一部分贊許,你就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實在你並沒有什麼超人一等的天賦,你的設想多半是虛榮,你的以前的成績只是昇華的結果。所以現在等得你生活換了樣,感情上有了安頓,你就發見你向來寫作的來源頓呈萎縮甚至枯竭的現象;而你又不同意承認這情形的實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煩悶。你只是對你自己生氣,不甘心承認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來並沒有三頭六臂的!

“你對文藝並沒有真興趣,對學問並沒有真熱心。你本來沒有什麼更高的志願,除了相當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個平常人,享你命裏鑄定的‘幸福’;在事業界,在文藝創作界,在學問界內,全沒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沒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問在你心裏的心裏有沒有那無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惱著你,逼著你,督著你,放開實際生活的全部,單望著不可捉摸的創作境界裏去冒險?是的,頂明顯的關鍵就是那無形的推力或是衝動(The Impulse),沒有它人類就沒有科學,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一切超越功利實用性質的創作。你知道在國外(國內當然也有,許沒那樣多)有多少人被這無形的推力驅使著,在實際生活上變成一種離魂病性質的變態動物,不但人間所有的虛榮永遠沾不上他們的思想,就連維持生命的睡眠飲食,在他們都失丁重要,他們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們那無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應用。怪不得有人說天才是瘋癲;我們在巴黎、倫敦不就到處碰得著這類怪人?如其他是一個美術家,惱著他的就只怎樣可以完全表現他那理想中的形體;一個線條的準確,某種色彩的調諧,在他會得比他生身

父母的生死與國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們知道專門學者有終身掘墳墓的，研究蚊蟲生理的，觀察億萬萬裏外一個星的動定的。並且他們決不問社會對於他們的勞力有否任何的認識，那就是虛榮的進路；他們是被一點無形的推力的魔鬼蠱定了的。

“這是關於文藝創作的話。你自問有沒有這種情形。你也許經驗過什麼‘靈感’，那也許有，但你卻不要把剎那誤認作永久的，虛幻認作真實。至於說思想與真實學問的話，那也得背後有一種推力，方向許不同，性質還是不變。做學問你得有原動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熱情的態度去做求知識的工夫。真思想家的準備，除了特強的理智，還得有一種原動的信仰；信仰或尋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發點：極端的懷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種努力。從古來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們，各按各的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問題是實在有的；神的有無，善與惡，本體問題，認識問題，意志自由問題，在他們看來都是含逼迫性的現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嶺的崇高，水的流動，愛的甜蜜更真，更實在，更聳動。他們的一點心靈，就永遠在他們設想的一種或多種問題的周圍飛舞、旋繞，正如燈蛾之於火焰：犧牲自身來貫徹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們共有的決心。

“這種慘烈的情形，你怕也沒有吧？我不說你的心幕上就沒有思想的影子；但它們怕只是虛影，像水面上的雲影，雲過影子就跟著消散，不是石上的雷痕越日久越深刻。

“這樣說下來，你倒可以安心了！因為個人最大的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謊騙你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你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的苦痛。與其那樣，還不如及早認清自己的深淺，不要把不必要的負擔，放上支撐不住的肩背，壓壞你自

己，還難免旁人的笑話！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來享你現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藝創作不是你的分，獨立的事業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擔來的那也沒法想（哪一個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來輕鬆的，這是多可羨慕，多可賀喜的一個發見！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原刊 1926 年 4 月 3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再 剖

你們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難受不是？這就是我現在的苦惱；腸胃裏一陣陣的作惡，腥膩從食道裏往上泛，但這喉關偏跟你彘扭，它捏住你，逼住你，逗著你——不，它且不給你痛快哪！前天那篇“自剖”，就比是哇出來的幾口苦水，過後只是更難受，更覺著往上冒。我告你我想要怎麼樣。我要孤寂：要一個靜極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裏，牢獄的暗室裏——再沒有外界的影響來逼迫或引誘你的分心，再不須計較旁人的意見，喝彩或是嘲笑；當前唯一的物件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本性。

那時它們再不會躲避，不曾隱遁，不曾裝作；赤裸裸的聽憑你察看、檢驗審問。你可以放膽解去你最後的一縷遮蓋，袒露你最自憐的創傷，最掩諱的私褻。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機會。

但我現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樣一個時機。白天太忙（在人前一個人的靈性永遠是蜷縮在殼內的蝸牛），到夜間，比如此刻，靜是靜了，人可又倦了，惦著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我真羨慕我臺上放著那塊唐磚上的佛像，他在他的蓮臺上瞑目坐著，什麼都搖不動他那入定的圓澄。我們只是在煩惱網裏過日子的衆生，怎敢企望那光明無礙的境界！有鞭子下來，我們躲；見好吃的，我們唾涎；聽聲響，我們著忙；逢著痛癢，我們著惱。我們是鼠、是狗、是刺蝟、是天上星星

與地上泥土間爬著的蟲。哪里有工夫，即使你有心想親近你自己？哪里有機會，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

前幾天也不知無形中經過幾度掙扎，才嘔出那幾口苦水，這在我雖則難受還是照舊，但多少總算是發泄。事後我私下覺得愧悔，因為我不該拿我一己苦悶的骨鯁，強讀者們陪著我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惡味。我承認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為，不敢望恕的。我唯一的解嘲是這幾口苦水的確是從我自己的腸胃裏嘔出——不是去髒水桶裏舀來的。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們認識我的深淺——(我的淺？)我最怕朋友們的容寵容易形成一種虛擬的期望；我這操刀自剖的一個目的，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該扛上的擔負。

是的，我還得往底裏挖，往更深處剖。

最初我宋編輯副刊，我有一個願心。我想把我自己整個兒交給能容納我的讀者們，我心目中的讀者們，說實話，就只這時代的青年。我覺著只有青年們的心窩裏有容我的空隙，我要俛著他們的熱血，聽他們的脈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裏發見他們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裏反映他們的思想。假如編輯的意義只是選稿、配版、付印、拉稿，那還不如去做銀行的夥計——有出息得多。我接受編輯晨副的機會，就為這不單是機械性的一種任務。(感謝晨報主人的信任與容忍)，晨報變了我的喇叭，從這管口裏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調諧的音調，它是我的鏡子，在這平面上描畫出我古怪的不調諧的形狀。我也決不掩諱我的原形；我就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與讀者們相見，就是一篇供狀。我的經過，我的深淺，我的偏見，我的希望，我都曾經再三的聲明，怕是你們早聽厭了。但初起我有一種期望是真的——期望我自己。也不知那時間為什麼原因我竟有那活稜稜的一副勇氣。我宣言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

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我信我自己的熱心(不是知識)多少可以給我一些對敵力量的。我想拚這一天,把我的血肉與靈魂,放進這現實世界的磨盤裏去捱,鋸齒下去拉,——我就要嘗那味兒!只有這樣,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辦的刊物多少是一個有生命氣息的東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與讀者間發生一種活的關係;才可以期望讀者們覺著這一長條報紙與黑的字印的背後,的確至少有一個活著的人與一個動著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臉上,他的歡喜,他的惆悵,他的迷惑,他的傷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確是從一個可認識的主體上發出來的變化——是站在臺上人的姿態,——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虛影。

並且我當初也並不是沒有我的信念與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則。有我愛護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方向走,往愛心與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真的方向走,往健康快樂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這是我那時的一點“赤子之心”。我恨的是這時代的病象,什麼都是病象:猜忌、詭詐、小巧、傾軋、挑撥、殘殺、互殺、自殺、憂愁、作偽、肮髒。我不是醫生,不會治病;我就有一雙手,趁它們活靈的時候,我想,或許可以替這時代打開幾扇窗,多少讓空氣流通些,濁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潔淨的進來。

但緊接著我的狂妄的招搖,我最敬畏的一個前輩(看了我的吊劉叔和文)就給我當頭一棒:

……既立意來辦報而且鄭重宣言“決意改變我對人的態度”,那麼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冶一番,不能單憑主覺,隨便說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來!一時的興奮,是無用的,說話越覺得響亮起勁,跳躑有力,其實即是內心的虛弱,何況

說出衰頹懊喪的活氣，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給他們以可怕的影響，似乎不是志摩這番挺身而出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來！這一喝這幾個月來就沒有一天不在我“虛弱的內心”裏回響。實際上自從我喊出“迎上前去”以後，即使不曾撐開了往後退，至少我自己覺不得我的腳步曾經向前挪動。今天我再不能容我自己這夢夢的下去。算清虧欠，在還算得清的時候，總比窩著混著強。我不能不自剖。冒著“說出衰頹懊喪的語氣”的危險，我不能不利用這反省的鋒刃，劈去糾著我心身的累贅、淤積，或許這來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來這做人真是奧妙。我信我們的生活至少是複性的。看得見，覺得著的生活是我們的顯明的生活，但同時另有一種生活，跟著知識的開豁逐漸胚胎、成形、活動，最後支配前一種的生活比是我們投在地上的身影，跟著光亮的增加漸漸由模糊化成清晰，形體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奧妙的存在，你動它跟著動，你不動它跟著不動。在實際生活的匆遽中，我們不易辨認另一種無形的生活的並存，正如我們在陰地裏不見我們的影子；但到了某時候某境地忽的發見了它，不容否認的踵接著你的腳跟，比如你晚間步月時發見你自己的身影。它是你的性靈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覺到你超實際生活的性靈生活的俄頃，是你一生的一個大關鍵！你許到極遲才覺悟（有人一輩子不得機會），但你實際生活中的經歷、動作、思想，沒有一絲一屑不同時在你那跟著長成的性靈生活中留著“對號的存根”，正如你的影子不放過你的一舉一動，雖則你不注意到或看不見。

我這時候就比是一個人初次發見他有影子的情形。驚駭、訝異、迷惑、聳悚、猜疑、恍惚同時並起，在這辨認你自身另有一個存在的時候。我這輩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沖，

一時踹入一個泥潭，一時踏折一支草花，只是這無目的的賓士；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現在在那裏，該怎麼走，這些根本的問題卻從不曾到我的心上。但這時候突然的，恍然的我驚覺了。仿佛是一向跟著我形體奔波的影子忽然阻住了我的前路，責問我這匆匆的究竟是爲什麼！

一種新意識的誕生。這來我再不能盲沖，我至少得認明來蹤與去迹，該怎樣走法如其有目的地，該怎樣準備如其前程還在遙遠？

啊，我何嘗願意吞這果子，早知有這多的麻煩！現在我第一要考查明白的是這“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再決定掉落在這生活道上的“我”的趕路方法。以前種種動作是沒有這新意識作主宰的；此後，什麼都是由它。

四月五日（原刊 1926 年 4 月 7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這是風刮的

本來還想“刮”下去，但大風刮得人眉眼不得清靜，別想出門，家裏坐著溫溫舊情吧。今天(四月八日)是泰戈爾先生的生日，兩年前今晚此時，阿瓊達的臂膀正當著鄉村的晚鐘聲裏把契玦臘圍抱進熱戀的中心去，——多靜穆多熱烈的光景呀！但那晚臺上與台下的人物都已星散，兩年內的變動真數得上！那晚臉上搽著脂粉頭頂著顛巍巍的紙金帽裝“春之神”的五十老人林宗孟，此時變了遼河邊無骸可托無家可歸的一個野鬼；我們的“契玦臘”在萬裏外過心碎難堪的日子；銀須紫袍的竺震旦在他的老家裏病床上呻吟衰老(他上月二十三來電給我說病好些)；扮跑龍套一類的蔣百里將軍在湘漢間亡命似的奔波，我們的“阿瓊達”又似乎回復了他十二年“獨身禁欲”的誓約，每晚對著西天的暮靄發他神秘的夢想；就這不長進的“愛之神”依舊在這京塵裏悠悠自得，但在這大風夜默念光陰無情的痕迹，也不免滴淚悵觸！

“這是風刮的！”風刮散了天上的雲，刮亂了地上的土，刮爛了樹上的花——它怎能不同時刮滅光陰的痕迹，惆悵是人生，人生是惆悵。

啊，還有那四年前彭德街十號的一晚。

美如仙慧如仙的曼殊斐兒，她也完了；她的骨肉此時有芳丹薄羅林子裏的紅嘴蟲兒在徐徐的消受！麥雷，她的丈夫，

早就另娶，還能記得她嗎？

這是風刮的！曼殊斐兒是在澳洲雪德尼地方生長的，她有個弟弟，她最心愛的，在第一年歐戰時從軍不到一星期就死了，這是她生時最傷心的一件事。她的日記裏有很多記念他愛弟極沈痛的記載。她的小說大半是追寫她早年在家鄉時的情景；她的弟弟的影子，常常在她的故喜裏搖晃著。那篇《颶風》裏的“寶健”就是，我信。

曼殊斐兒文筆的可愛，就在輕妙——和風一般的輕妙，不是大風像今天似的，是遠處林子裏吹來的微喟，蛺蝶似的掠過我們的鬢髮，撩動我們的輕衣，又落在初蕊的丁香林中小憩，繞了幾個彎，不提防的又在爛漫的迎春花堆裏飛了出來，又到我們口角邊惹刺一下，翹著尾巴歇在屋檐上的喜鵲“怯”的一聲叫了，風兒它已經沒了影蹤。不，它去是去了，它的餘痕還在著，許永遠會留著：丁香花枝上的微顫，你心弦上的微顫。

但是你得留神，難得這點子輕妙的，別又叫這年生的風給刮了去！

(原刊 1926 年 4 月 10 日《晨報副刊》)

## 求 醫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ky is everywhere blue ,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travelled all round the world  
——Gonthe

新近有一個老朋友來看我，在我寓裏住了好幾天。彼此好久沒有機會談天，偶爾通信也只泛泛的；他只從旁人的傳說中聽到我生活的梗概，又從他所聽到的推想及我更深一義的生活的大致。他早把我看作“丟了”。誰說空閒時間不能離間朋友間的相知？但這一次彼此又撿起了，理清了早年息息相通的線索，這是一個愉快！單說一件事：他看看我四月間副刊上的兩篇“自剖”，他說他也有文章做了，他要寫一篇“剖志摩的自剖”。他卻不曾寫：我幾次逼問他，他說一定在離京前交卷。有一天他居然謝絕了約會，躲在房子裏裝病，想試他那柄解剖的刀。晚上見他的時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臉上倒真的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說，“不要說剖，我這把月，即使有，早就在刀鞘裏鏽住了，我怎麼也拉它不出來！我倒自己發生了恐怖，這回回去非發奮不可。”打了全軍覆沒的大敗仗回來的，也沒有他那晚談話時的沮喪！

但他這來還是幫了我的忙；我們倆連著四五晚通宵的談話，在我至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我的朋友正是那一類人，說話是絕對不敏捷的，他那永遠茫然的神情與偶爾激出來的幾句話，

在當時極易招笑，但在事後往往透出極深刻的意義，在聽著的人的心上不易磨滅的：別看他說話的外貌亂石似的粗糙，它那核心裏往往藏著直覺的純璞。他是那一類的朋友，他那不浮誇的同情心在無形中啓發你思想的活動，叫逗你心靈深處的“解嚴”；“你儘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混“在這裏你沒有被誤解的恐怖”。我們倆的談話是極不平等的；，十分裏有九分半的時光是我佔據的，他只貢獻簡短的評語，有時修正，有時贊許，有時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個理想的“聽者”，他能儘量的容受，不論對面來的是細流或是大水。

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嘲體的閑文，那是我個人真的感到絕望的呼聲。“這篇文章是值得寫的”，我的朋友說，“因爲你這來冷酷的操刀，無顧戀的劈剖你自己的思想，你至少摸著了現代的意識的一角；你剖的不僅是你，我也叫你剖著了，正如葛德說的‘要知道天到處是碧藍，並用不著到全世界去繞行一周’。你還得往更深處剖，難得你有勇氣下手；你還得如你說的，犯著噁心嘔苦水似的嘔，這時代的意識是完全叫種種相衝突的價值的尖刺給交占住，支離了纏昏了的，你希冀回復清醒與健康先得清理你的外邪與內熱。至於你自己，因爲發見病象而就放棄希望，當然是不對的；我可以替你開方。你現在需要的沒有別的，你只要多多的睡！休息、休養，到時候你自會強壯。我是開口就會牽到葛德的，你不要笑；葛德就是懂得睡的秘密的一個，他每回覺得他的創作活動有退潮的趨向，他就上床去睡，真的放平了身子的睡，不是喻言，直睡到精神回復了，一線新來的波瀾逼著他再來一次發瘋似的創作。你近來的沈悶，在我看，也只是內心需要休息的符號。正如潮水有漲落的現象，我們勞心的也不免同樣受這自然律的支配。你怎麼也不該挫氣，你正應得利用這時期；休息不是工作的斷絕，

它是消極的活動；這正是你吸新營養取得新生機的機會。聽憑地面上風吹的怎樣尖厲，霜蓋得怎麼嚴密，你只要安心在泥土裏等著，不愁到時候沒有再來一次爆發的驚喜。”

這是他開給我的藥方。後來他又跟別的朋友談起，他說我的病——如其是病——有兩味藥可醫，一是“隱居”，一是“上帝”。煩悶是起原于精神不得充分的怡養；煩囂的生活是勞心人最致命的傷，離開了就有辦法，最好是去山林靜僻處躲起。但這環境的改變，雖則重要，還只是消極的一面；為要啓發性靈，一個人還得積極的尋求。比性愛更超越更不可搖動的一個精神的寄託——他得自動去發見他的上帝。

上帝這味藥是不易配得的，我們姑且放開在一邊（雖則我們不能因他字面的兀突就忽略他的深刻的涵養，那就是說這時代的苦悶現象隱示一種漸次形成宗教性大運動的趨向）；暫時脫離現社會去另謀隱居生活那味藥，在我不但在事實上有要得到的可能，並且正合我新近一天迫似一天的私願，我不能不計較一下。

我們都是在生活的蜘蛛網中膠住了的細蟲，有的還在勉強掙紮，大多數是早已沒了生氣，只當著風來吹動網絲的時候頂可憐相的晃動著，多經歷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覺也跟著真似一天。人事上的關連一天加密一天，理想的生活上的依據反而一天遠似一天，僅是這飄忽忽的，仿佛是一塊石子在一個無底的深潭中無窮盡的往下墜著似的——有到底的一天嗎，天知道！實際的生活逼得越緊，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你這空手仆仆的不“丟”怎麼著？你睜開眼來看看，見著的只是一個悲慘的世界，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裏面過活的：你不能不發悲心不是，可是你有什麼能耐能抵擋這普遍“死化”的凶潮，太

淒慘了呀這“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樂”！那麼你閉上眼吧，你只是發見另一個悲慘的世界：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經驗，你的理想，有哪一樣調諧的，有哪一樣容許你安舒的？你想要攀援，但是你的力量？你仿佛是掉落在一個井裏，四邊全是光油油不可攀援的陡壁，你怎麼想上得來？就我個人說，所謂教育只是“畫皮”的勾當，我何嘗得到一點真的知識？說經驗吧；不錯，我也曾進貨似的運得一部分的經驗，但這都是硬性的，雜亂的，不經受意識滲透的；經驗自經驗，我自我，這一屋子滿滿的生客只使主人覺得迷惑、慌張、害怕。不，我不但不曾“找到”我自己；我竟疑心我是“丟”定了的。曼殊斐兒在她的日記裏寫——

我不是晶瑩的透徹。

我什麼都不願意的。全是灰色的；重的、悶的。……我要生活，這話怎麼講？單說是太易了。可是你有什麼法子？

所有我寫下的，所有我的生活，全是在海水的邊沿上。這仿佛是一種玩藝。我想把我所有的力量全給放上去，但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前這幾天，最使人注意的是藍的色彩。藍的天，藍的山，——一切都是神異的藍！……但深黃昏的時刻才真是時光的時光。當著那時候，面前放著非人間的美景，你不難領會到你應分走的道兒有多遠。珍重你的筆，得不辜負那上升的明月，那白的天光。你得夠“簡潔”的。正如你在上帝跟前得簡潔。

我方才細心的刷淨收拾我的水筆。下回它再要是漏，那它就不夠格兒。

我覺得我總不能給我自己一個沈思的機會，我正需要那個。我覺得我的心地不夠清白，不識卑，不興。這底裏的渣子新近又漾了起來。我對著山看，我見著的就是山。說實話？我念

不相干的書……不經心，隨意？是的，就是這情形。心思亂，含糊，不積極，尤其是躲懶，不夠用工。——白費時光。我早就這麼喊著——現在還是這呼聲。爲什麼這闌珊的，你？啊，究竟爲什麼？

我一定得再發心一次，我得重新來過。我再來寫一定得簡潔的、充實的、自由的寫，從我心坎裏出來的。平心靜氣的，不問成功或是失敗，就這往前去做去。但是這回得下決心了！尤其得跟生活接近。跟這天、這月、這些星、這些冷落的高山。

“我要是身體健”，曼殊斐兒在又一處寫，“我就一個跑到一個地方去，在一株樹下坐著去”。她這苦痛的企求內心的瑩澈與生活的調諧，哪一個字不在我此時比她更“散漫、含糊、不積極”的心境裏引起同情的回響！啊，誰不這樣想：我要是能，我一定跑到一個地方在一株樹下坐著去。但是你能嗎？

（原刊 1926 年 9 月 6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論 自 殺

### 一 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前七前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處著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裏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挑著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入淨業湖的波心裏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甯與漱冥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彙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迹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裏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叟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民國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卵錄”是先生從學的劄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胡同手建的本宅裏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這是昌言打

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爲。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爲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先生在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贊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爲。“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爲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句說，“是借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

“豈能有效力嗎”？巨川先生去世以來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說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爲什麼要自殺？一般人的答話，我猜想，一定說他是盡忠清室，再沒有別的了。清室！什麼清室！今天故宮博物院展覽，你去了沒有？坤壽宮裏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了沒有？那老頭多傻！這二十世紀還來盡忠！白白的淹死了一條老命！

同時讓我們來聽聽巨川自表的話：——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爲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爲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爲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爲也……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復無常，既賣舊君，複賣良友，又

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爲人。國焉能成爲國……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聊爲國性一線之存也。

……辛亥之役無捐軀者爲歷史缺憾，數年默審於心，今更得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民主主義之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爲奴隸民德墮落民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帶身死……

由這幾節裏，我們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殺，決不是單純的“盡忠”；即使是盡忠，也是盡忠于世道（他自己說）。換句話說，他老先生實在再也看不過革命以來實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臉主義；他活著沒法子幫忙，所以決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給這時代一個警告，一個抗議。“所欲有甚於生者”，是他總結他的決心的一句話。

這裏面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學力、智力，在他的遺著裏可以看出，決不是尋常的；他的思想也絕對不能說叫舊禮教的迷信束縛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觀念，雖則不怎樣精密，怎樣高深，卻不能說他（像陶先生說他）是“不清”，因而“誤送了命”。不；如其曾經有一個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與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殺的結論，因而從容的死去，那個人就是梁巨川先生。他並不曾“誤送了”他的命。我們可以相信即使梁先生當時暫緩他的自殺，去進大學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觀念（我敢說梁先生就在老年，他的理智攝收力也決不比一個普通法科學生差）；——結果積水潭大柳根一帶還是他的葬身地。這因爲他全體思想的背後還閃亮著一點不可錯誤的什麼——隨

你叫他“天理”、“養”、信念、理想，或是康得的道德範疇——就是孟子說的“甚於生”的那一點，在無形中制定了 he 最後的慘死，這無形的一點什麼，決不是教科書知識所可淹沒，更不是尋常教育所能啓發的。前天我正在講起一民族的國民性，我說“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就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裏，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裏往往誕生出一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看得見的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觀念脫卸了膚淺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徵的意義，……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裏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我寫那一段的時候並不曾想起梁巨川先生的烈迹，卻不意今天在他的言行裏(我還是初次拜讀他的遺著)找到了一個完全的現成的例證。因此我覺得我們不能不尊敬梁巨川自殺的那件事實，正因為我們尊敬的不是他的單純自殺行為的本體，而是那事實所表現的一點子精神。“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孟和先生說，“是借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粗看這話似乎很對，但是話裏有語病，就是陶先生攏統的拿生命一個字代表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那話裏的第一個生命裏指個人軀殼的生存，那是遲早有止境的，他的第二個生命是指民族或社會全體靈性的或精神的生命，那是沒有寄居的軀殼同時卻是永生不滅的。至於實際上有效力沒有效力，那是另外一件事又當別論的。但在社會學家科學的立場看來，他竟許根本否認有精神生命這回事，他批評一切行為的標準，只是它影響社會肉眼看得見暫時的效果；我們不能不羨慕他的人生觀的簡單、舒服、便利，同時卻不敢隨聲附和。當年錢牧齋也曾立定主意殉國，他雇了一隻小船，滿載著他的親

友，搖到河身寬闊處死去，但當他走上船頭先用手探入河水的時候他忽然發明“水原來是這樣冷的”的一個真理，他就趕快縮回了溫暖的船艙，原船搖了回去。他的常識多充足，他的頭腦多清明！還有吳梅村也曾在梁上挂好上吊的繩子，自己爬上了一張桌子正要把脖子套進繩圈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下的哭聲居然把他生生的救了下來。那時候吳老先生的念頭，我想竟許與陶先生那篇論文裏的一個見解完全吻合：“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的親屬陷於窮困之影響是及於社會的”，還是收拾起梁上的繩子好好伴太太吃飯去吧。這來社會學者的頭腦真的完全占了實際的勝利，不曾誤送人命哩！固然像錢吳一流人本來就沒有高尚的品格與獨立的思想，他們的行爲也只是陶先生所謂方式的，即使當時錢老先生沒有怪嫌水冷居然淹了進去，或是吳先生硬得過妻子們的哭聲，居然把他的脖子套進了繩圈去勒死了——他們的自殺也只當得自殺，只當得與殉夫殉貞節一例看，本身就沒有多大精神的價值，更說不上增加民族的精神的生命。但他們這要死又縮回來不死，可真成了笑話——不論它怎樣暗合現代社會學家合理的論斷。

順便我倒又想起一個近例。就比如蔡子民先生在彭允彝時代宣言，並且實行他的不合作主義，退出了混濁的北京，到今天還淹留在外國。當初有人批評他那是消極的行爲。胡適之先生就在《努力》上發表了一篇極有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極嗎？》——說明蔡先生的態度正是在那時情況下可能的積極態度，涵有進取的，抗議的精神，正是昏朦時代的一聲警鐘。就實際看，蔡先生這走的確並不曾發生怎樣看得見的效力；現在的政治能比彭允彝時期清明多少是問題，現在的大學能比蔡先生在時乾淨多少是問題。不，蔡先生的不合作行爲並不曾發生什麼社會的效果。但是因此我們就能斷定蔡先生的出走，就

比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是錯誤嗎？不，至少我一個人不這麼想。我當時也在《努力》上說了話，我說“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蠢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呆子，卑污苟且社會裏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為只有極少數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爲保持人格起見”，“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爲單位”——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這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非失敗不可，因爲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

我先前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歸根一句話，人的行為是不可以一概論的；有的，例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甚至蔡先生的不合作，是精神性的行為，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 二再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

志摩：

你未免太挖苦社會學的看法了。我的那篇沒有什麼價值的舊作是不是社會學的或科學的看法，且不必管，但是你若說社會學家科學的人生觀是“簡單”、“舒服”、“便利”，我卻不敢隨聲附和，我有點替社會科學抱不平。我現在還沒有工夫替社會科學做辨護人，我且先替我自己說幾句吧。

在我讀你的在今日(十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的大作之先，我也正讀了梁漱冥先生送給我的那部遺書。我這次讀了巨川先生的年譜，辛壬類稿的跋語、伏卵錄、別竹辭花記幾種以後，我對於巨川先生堅強不拔的品格，謹慎廉潔的操行，忠於戚友的熱誠，益加佩服。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裏，竟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我雖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雖然希望自己還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樣的律己，對於父母、家庭、朋友、國家或主義那樣的忠誠，但是我總覺得自殺不應該是他老先生所采的辦法。

志摩，你將來對於自殺或者還有什麼深微奧妙的見解，像我這樣淺見的人，總以為自殺並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我所不贊成的是消極的自殺，不是死。假使一個人為了一個信仰，被世人殺死，那是一個奮鬥的殉道者的光榮的死，這是我所欽佩的。假使一個人因為自己的信仰，不為世人所信從，竟自己將自己的生命斷送，這是一種消極的行為，是失敗後的憤激的手段，雖然自殺者自己常聲明說這個死是為的要喚醒同胞。假使一個醫生因為設法支配微生物，反為微生物侵入身體內部而死，這是科學家犧牲的精神，這是最可景仰的行為。假使一個軍官因為他的軍人都不聽從他的命令，他想要用他的自己的死感化他們，叫他們聽從，這未免有點方法錯誤。我覺得巨川先生的死是這一類。

為喚醒一個人，一個與自己極有關係的人，用“屍諫”或

者可以一時的有效。至於挽回世道人心總不是屍諫所能奏功的。

世界上曾有一個大教主是用死完成他的大功業的，他就是耶穌。但是耶穌並不是自殺。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證明他的衛道的忠心，而他的徒弟們採用唯理的解釋法說他是爲人類贖罪孽。

一般的說來，物理的生命是心理的生命的一個主要條件。沒有身體哪里還有理想呢？誠然的，在世界上也常有身體消滅反能使理想生存的時候。蘇格拉底飲鴆而哲學的思想大昌。文天祥遇害而忠氣亙古今。但是所謂“殺身成仁”只限於殺身是奮鬥的必不可免的結果的時候。殺身有種種的情形，有種種的方法，絕不是凡是殺身都是成仁的，更不是成仁必須殺身的。

但是，志摩：你千萬不要以爲這個見解就是愛惜生命，而不愛惜主義或理想。愛惜生命正是因爲愛惜一種主義。志摩：假使你有一個理想是你認爲在你的生命的價值以上無數倍的，你怎樣想得到那個理想？你用自殺的方法去得到那個理想呢？你還是活著用種種的方法去得到那個理想呢？假使你——或隨便一個男子戀愛了一個女子，好像丹梯的愛毗亞特裏斯，或哥德小說中少年維持的愛夏羅特（我舉這個例，但是不要忘記維持的苦惱不過是一本小說，並且他的戀愛又有複雜的情形），這個男子用自殺的方法贏取那女子的愛呢，還是用種種戀愛的行爲與表示去贏取那女子的愛呢？這個男子在有的時候或者以爲即使他自己失去了生命，果然那女子能對於他有愛意，他也情願，他也就達到了他的理想，但是像我這樣的俗人，你或者稱爲——一個功利主義者，總覺得這不過是失望者的自己安慰自己，與戀愛的本意不同。

我也並不是根本的反對自殺，我承認各人有自殺的自由，但是如以改良社會，挽回世道人心或忠於一種主義、信仰，或

精神的生命爲志願，便不應該自殺，因爲自殺與這些種志願是相矛盾的。凡是志願必須活著的人努力才有達到的希望，如巨川先生一生高潔的救世的行爲尚不能喚起多人的注意與摹仿，他老先生的一死會可以喚醒全世人嗎？即使他老先生的自殺一時的可以警醒了許多人，那也不過是一般人一時的感情的表現，人類本能的愛惜生命的感情的表現，又于世道人心有什麼關係呢？無論巨川先生的志願是救世，或是醒世，都必須積極努力，以本人爲始，聯合無數人努力的做去。救世或醒世沒有捷徑的，只有持久不懈的努力。我欽佩巨川先生之余還不得不說他老先生的自殺實是一個遺憾。這或者是因爲我曾進過大學法科的緣故！

孟和十月十二日

陶孟和先生是我們朋輩中的一位隱士：他的家遠在北新橋的北面；要不是我前天無意中從塵封的書堆裏檢出他的舊文來與他挑釁，他的矜貴的墨沈是不易滴落到宣武門外來的。我想我們都很樂意有機會得讀陶先生的文章，他的思路的清澈與他文體的從容永遠是讀者們的一個有利益的愉快。這裏再用不著我的不識趣的蛇足。我也不須答辯；陶先生大部分的見解都是我最同意的。活著努力，活著奮鬥，陶先生這樣說，我也這樣說。我又不是幹傻子，誰來提倡死了再去奮鬥？——除非地下的世界與地上的世界同樣的不完全。不，陶先生不要誤會，我並不曾說自殺是“改良社會，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個合理辦法。我只說梁巨川先生見到了一點，使他不得不自殺；並且在他，這消極的手段的確表現了他的積極的目的；至於實際社會的效果，不但陶先生看不見，就我同情他自殺的一個也是一樣的看不見。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

在虛無縹緲間。

志摩附言(原刊 1925 年 10 月 12 日《晨報副刊》，收入《落葉》)

## 再論自殺

陳衡哲女士來信：

志摩：到京後尚不曾以只字奉助，慚愧得很。但你們的副刊真不錯，我讀了叔本華的《婦女論》，張陳兩先生的蘇俄論辯，以及你和孟和先生的論自殺，都感覺到一種激刺，覺得非也說兩句話不行。這三個題目豈不都是很值得討論的嗎？但蘇俄及婦女論的兩個題目太大了；雖然他們都在逼著我講話，但我卻尚只得忍耐著。現在且抄一首關於自殺的舊作給你和副刊的讀者看看。你我當記得，叔永的兄弟任季彭，是為袁世凱要作皇帝，投入西湖的葛洪井而死的。這首詩是我對於這件事的一點意見；這個意思至今還不曾改變。請你注意，我的著眼處，乃在自殺的願念；因為自殺的願念，未必定等於自殺的行為。比如無此願念而願效此行為，則結果便不免要如錢牧齋的鬧笑話；有此願念而暫時無此行為，則結果即不能殺身成仁，至少也能增加不少無畏的精神，至少可以不怕死。此意不知你與孟和先生以為何如？原詩附後。衡哲謹白吾聞任子，憤世自裁。任子如未死，今日此生當屬誰？瀏陽譚子昔有言：“吾死者屢今幸存，此生不應複我有。”生非我有無我相，何湯不赴火不走？嗚呼！自殺之行不足羨，自殺之願乃可念：譬如人人皆能懷願如任子，世又安有畏蕙之細士？

我不很明白陳女士這裏“自殺的願念”的意義。鄉下人家的養媳婦叫婆婆咒了一頓就想跳河死去；這算不算自殺的願念？做生意破了產沒面目見人想服毒自盡；這是不是自殺的願念？有印度人赤著身子去喂恒河裏的鱷魚；有在普渡山捨身岩上跳下去粉身碎骨的；有跟著皇帝死爲了丈夫死的各種盡忠與殉節；有文學裏維特的自殺；奧賽洛誤殺了玳思玳蒙娜的自殺，露米歐殉情的自殺，玖麗亞從棺材裏醒過來後的自殺……如其自殺的意義只是自動的生命的捨棄，那上面約舉的各種全是自殺，從養媳婦跳河起到玖麗亞服毒止，全是的。但這中間的分別多大：鄉下死了一個養媳婦我們至多覺著她死得可憐，或是我們聽得某處出了節烈，我們不僅覺得憐，並且覺得憤：“嘸，禮教又吃了一條命！”但我們在莎士比亞戲裏看到玖麗亞的自殺或是在葛德的小說裏看到維特的自殺，我們受感動（天生永遠不會受感動的人那就沒法想，而且這類快活人世上也不少！）的部分不是我們浮面的情感，更不是我們的理智，而是我們輕易不露面的一點子性靈。在這種境地一切純理的準繩與判斷完全失卻了效用，像山腳下的矮樹永遠夠不到山頂上吞吐的白雲。玖麗亞也許癡。但她不得不死，假如玖麗亞從棺材裏醒回來見露米歐毒死在她的身旁她要是爬了起來回家另聽父母替她擇配去，你看客答應不答應？雖則你明知道（在想象中）那樣可愛一個女孩白白死了是怪可惜的——社會的損失！再比如維特也許傻，真傻，但他，縛住在他的熱情的邏輯內，也不得不死，假如維特是孟和先生理想的合理的愛者而不是葛德把他寫成那樣熱情的愛者，他在得到了夏洛德真愛他的憑據（一度親吻）以後，就該堂皇的要求她的丈夫正式離婚，或是想法叫夏洛德跟他私奔，成全她們倆在地面上的戀愛——你答應不答應？辦法當然是辦法，但維特卻不成“維特”了，葛德那本小書，假如換一

個更“合理”的結局，我們可以斷言，當年就不會轟動全歐，此時也決不會牢牢的留傳在人的記憶中了。

所以自殺照我看是決不可以一概論的，雖則它那行爲結果只是斷絕一個身體的生命。自殺的動機與性質太不同了，有的是完全愚暗，有的是部分思想不清，有的是純感情作用，有的殉教，有的殉禮，有的殉懦怯，有的殉主義。有的我們絕對鄙薄，有的我們憐憫，有的使我們悲憤，有的使我們崇拜。有的連累自殺者的家庭或社會；有的形成人類永久的靈感。“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這一句話概括盡了。

但是我們還不曾討論出我們應得拿什麼標準去評判自殺。陶孟和先生似乎主張以自殺能否感化社會爲標準（消極的自殺當然是單純懦怯，不成問題）。陳衡哲女士似乎主張自殺的發願或發心在當事人有提高品格的影響。我答陶先生的話是社會是根本不能感化的，聖人早已死完了，我們活著都無能爲力。何況斷氣以後，陶先生的話對的。陳女士的發願說亦似不儘然。你說曾經想自殺而不能實行的人，就會比從沒有想過自殺的人不怕死，更有膽量？我說不敢肯定這一說。就說我自己，並且我想在這時代十個裏至少九個半的青年，曾經不但想而且實際準備過自殺，還不止一次；但卻不敢自信我們因此就在道德上升了格。不再是“畏葸的細士”。不，我想單這發願是不夠的，並且我們還得看爲什麼發願。要不然鄉下養媳婦幾乎沒有不想尋死過的，這也是發願，可有什麼價值？反面說，玖麗亞與維特事前並不存心死，他們都要認真的活，但他們所處的境地連著他們特有的思想的邏輯逼迫他們最後的舍生，他們也就不沾戀，我們旁觀人感受的是一種純精神性的感奮，道德性的你也可以說，但在這裏你就說不上發願不發願。熱戀中人思想的邏輯是最簡單不過的：我到生命裏來求愛，現在我在某人身上發

見了一生的大願，但爲某種不可克勝的阻力我不能在活著時實現我的心願，因此我勉強活著是痛苦，不如到死的境界裏去求平安，我就自殺吧。他死因爲他到了某時候某境地在他是不得不死。同樣的，你一生的大願如其是忠君或是愛國，或是別的什麼，你事實上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時你就望最消極或是最積極的方向——死——走去完事。

這裏我想我們得到了一點評判的消息。就是自殺不僅必得是有意識的，而且在自殺者必定得在他的思想上達到一個“不得不”的境界，然後這自殺才值得我們同情的考量。這有意識的涵義就是自殺動機相對的純粹性，就是自殺者是否憑藉自殺的手段去達到他要的“有甚於生”的那一點。我同‘隋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就爲在他的遺集裏我發見他的自殺不僅是有意識的，而且在他的思想上的確達到了一個“不得不”的境界。此外憤世類的自殺，乃至存心感化類的自殺我都看不出許可的理由，而且我怕我們只能看作一種消極的自殺，藉口頭的飾詞自掩背後或許不可告人的動機——因爲老實說，活比死難得多，我們不能輕易獎勵避難就易的行爲，這一點我與孟和先生完全同意。

（原刊 1925 年 10 月 24 日《晨報副刊》，收入

《落葉》

## 秋

兩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這麼一個秋風生動的日子，我把一個人的感想比作落葉，從生命那樹上掉下來的葉子。落葉，不錯，是衰敗和凋零的象徵，它的情調幾乎是悲哀的。但是那些在半空裏飄搖，在街道上顛倒的小樹葉兒，也未嘗沒有它們的嫵媚，它們的顏色，它們的意味，在少數有心人看來，它們在這宇宙間並不是完全沒有地位的。“多謝你們的摧殘，使我們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它們仿佛對無情的秋風說：“勞駕你們了，把我們踹成粉，蹂成泥，使我們得到解脫，實現消滅，”它們又仿佛對不經心的人們這麼說。因為看著，在春風回來的那一天，這叫卑微的生命的種子又會從冰封的泥土裏翻成一個新鮮的世界。它們的力量，雖則是看不見，可是不容疑惑的。

我那是感著的沈悶，真是一種不可形容的沈悶。它仿佛是一座大山，我整個的生命叫它壓在底下。我那是的思想簡直是毒的，我有一首詩，題目就叫《毒藥》，開頭的兩行是——

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邊涎著猙獰的冷笑，不是我說笑的日子，我胸懷間插著發冷光的刀劍；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為這世界是惡毒的，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為太陽已經滅絕了光彩，我的聲調，像是墳堆裏的夜梟，因為人

間已經殺盡了一切的和諧，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責問他的仇人，因為一切的恩已經讓路一切的怨。

我借這一首不成形的咒詛的詩，發泄了成一腔的悶氣，但我卻並不絕望，並不悲觀，在極深刻的沈悶的底裏，我那時還摸著了希望。所以我在《嬰兒》——那首不成形詩的最後一節——那詩的後段，在描寫一個產婦在她生產的受罪中，還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時帶有預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著一個偉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葉》的末尾，我還有勇氣來對待人生的挑戰，鄭重地宣告一個態度，高聲的喊一聲“Ever 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Everlasting Yea”一年，一年，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間我那時的想望實現了沒有？那偉大的“嬰兒”有出世了沒有？我們的受罪取得了認識與價值沒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還只是那一大堆醜陋的蠻腫的沈悶，壓得癩人的沈悶，籠蓋著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經絡裏，在我的血液裏。我不能抵抗，我再沒有力量。

我們靠著維持我們生命的不僅是麵包。不僅是飯，我們靠著活命的，是一個詩人的話，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 admiration and hope”這話又包涵一個條件，就是說這世界這人類能承受我們的愛，值得我們的敬仰，容許我們的希望的。但現代是什麼光景？人性的表現，我們看得見聽得到的，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我們都不是外人，用不著掩飾，實在也無從掩飾，這裏沒有什麼人性的表現，除了醜惡、下流、黑暗。太醜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裏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了去，我們只能在無邊的黑暗中沈默著，永遠的

沈默著！這仿佛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給震成了無可收拾的斷片，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發現。但你們在這個時候要我來講話，這使我感著一種異樣的難受。難受，因為我自身的悲慘。難受，尤其因為我感到你們的邀請不止是一個尋常講話的邀請，你們來邀我，當然不是要什麼現成的主義，那我是外行，也不為什麼專門的學識，那我是草包，你們明知我是一個詩人，他的家當，除了幾座空中的樓閣，至多只是一顆熱烈的心。你們邀我來也許在你們中間也有同我一樣感到這時代的悲哀，一種不可解脫不能擺脫的況味，所以要我這同是這悲哀沈悶中的同志來，希冀萬一，可以給你們打幾個幽默的比喻，說一點笑話，給一點子安慰，有這麼小小的一半個時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溫暖中忘卻了時間的冷酷。因此我躊躇，我來怕沒有什麼交代，不來又於心不安。我也曾想選幾個離著實際的人生較遠些的事兒來和你們談談，但是相信我，朋友們，這念頭是枉然的，因為不論你思想的起點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轉身，又逢著了人生的基本問題，冷森森的豎著像是幾座攔路的墓碑。

不，我們躲不了它們：關於這時代人生的問號，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的繞滿了我們的周遭。正如在兩年前它們逼迫我宣告一個堅決的態度，今天它們還是逼迫著要我來表示一個堅決的態度。也好，我想，這是我再來清理一次我的思想的機會，在我們完全沒有能力解決人生問題時，我們只能承認失敗。但我們當前的問題究竟是些什麼？如其它們有力量壓倒我們，我們至少也得擡起頭來認一認我們敵人的面目。再說譬如醫病，我們先得看清是什麼病而後用藥，才可以有希望治病。說我們是有病，那是無可置疑的。但病在哪一部，最重要的徵候是什麼，我們卻不一定答得上。至少，各人有各人的

答案，決不會一致的。就說這時代的煩悶：煩悶也不能憑空來的不是？它也得有種種造成它的原因，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也得查個明白。換句話說，我們先得確定我們的問題，然後再試第二步的解決。也許在分析我們病症的研究中，某種對症的醫法，就會不期然的顯現。我們來試試看。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想象一班樂觀派的先生們冷眼的看著我們好笑。他們笑我們無事忙，談什麼人生，談什麼根本問題。人生根本就沒有問題，這都那玄學鬼鑽進了懶情人的腦筋裏在那裏不相干的搗玄虛來了！做人就是做人，重在這做字上。你天性喜歡工業，你去找工程事情做去就得。你愛談整理國故，你尋你的國故整理去就得。工作，更多的工作，是唯一的福音。把你的腦力精神一齊放在你願意做的工作上，你就不會輕易發揮感傷主義，你就不會無病呻吟，你只要盡力去工作，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這話初聽倒是又生辣又乾脆的，本來末，有什麼問題，做你的工好了，何必自尋煩惱！但是你仔細一想的時候，這明白曉暢的福音還是有漏洞的。固然這時代很多的呻吟只是懶鬼的裝病，或是虛幻的想象，但我們因此就能說這時代本來是健全的，所謂病痛所謂煩惱無非是心理作用了嗎？固然當初德國有一個大詩人，他的偉大的天才使他在什麼心智的活動中都找到趣味，他在科學實驗室裏工作得厭倦了，他就跑出來帶住一個女性就發迷，西洋人說的“跌進了戀愛”；回頭他又厭倦了或是失戀了，只一感到煩惱，或悲哀的壓迫，他又趕快飛進了他的實驗室，關上了門，也關上了他自己的感情的門，又潛心他的科學研究去了。在他，所謂工作確是一種救濟，一種關欄，一種調劑，但我們怎能比得？我們一班青年感情和理智還不能分清的時候，如何能有這樣偉大的克制的工夫？所以我們還得

來研究我們自身的病痛，想法可能的補救。

並且這工作論是實際上不可能的。因為假如社會的組織，果然能容得我們各人從各人的心願選定各人的工作並且有機會繼續從事這部分的工作，那還不是一個黃金時代？“民各其業，安其生”。還有什麼問題可談的？現代是這樣一個時候嗎？商人能安心做他的生意，學生能安心讀他的書，文學家能安心做他的文學嗎？正因為。這時代從思想起，什麼事情都顛倒了，混亂了，所以才會發生這普通的煩悶病，所以才有問題，否則認真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大家甘心自尋煩惱不成。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病症。

第一個顯明的症候是混亂。一個人群社會的存在與進行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種種體力與智力的活動的和諧的合作，在這諸種活動中的總線索，總指揮，是無形迹可尋的思想，我們簡直可以說哲理的思想，它順著時代或領著時代規定人類努力的方面，並且在可能時給它一種解釋，一種價值的估定與意義的發見。思想是一個使命，是引導人類從非意識的以至無意識的活動進化到有意識的活動，這點子意識性的認識與覺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一種勝利，也是最透徹的一種快樂。果然是這部分哲理的思想，統轄得往這人群社會全體的活動，這社會就上了正軌；反面說，這部分思想要是失去了它那總指揮的地位，那就壞了，種種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就隨時隨地有發生衝突的可能，這重心的抽去是種種不平衡現象主要的原因。現在的中國就吃虧在沒有了這個重心，結果什麼都豁了邊，都不合式了。我們這老大國家，說也可慘，在這百年來，根本就沒有思想可說。從安逸到寬鬆，從怠惰到著忙，從著忙到瞎闖，從瞎闖到混亂，這幾個形容詞我想可以概括近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史，——簡單說，它完全放棄了總指揮的地位，沒有了統系，

沒有了目標，沒有了和諧，結果是現代的中國：一團混亂。

混亂，混亂，哪兒都是的。因為思想的無能，所以引起種種混亂的現象，這是一步。再從這種種的混亂，更影響到思想本體，使它也傳染了這混亂。好比一個人因為身體軟弱才受外感，得了種種的病，這病的蔓延又回過來銷蝕病人有限的精力，使他變成更軟弱了，這是第二步。經濟，政治，社會，哪兒不是蹊蹺，哪兒不是混亂？這影響到個人方面是理智與感情的不平衡，感情不受理智的節制就是意氣，意氣永遠是浮的，淺的，無結果的；因為意氣占了上風，結果是錯誤的活動。爲了不曾辨認清楚的目標，我們的文人變成了政客，研究科學的，做了非科學的官，學生拋棄了學問的尋求，工人做了野心家的犧牲。這種種混亂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這一個徵候——混亂——又過渡到第二個徵候——變態。什麼是人羣社會的常態？人羣是感情的結合。雖則盡有好奇的思想家告訴我們人是互殺互害的，或是人的團結是基本於怕懼的本能，雖則就在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裏，我們也看得見惡性的表現，我們還是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感情來維繫的。這是說在一常態社會天平上，愛情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互殺的現象。但在一個社會沒有了負有指導使命的思想的中心的情形之下，種種離奇的變態的現象，都是可能的產生了。

一個社會不能供給正常的職業時，它即使有嚴厲的法令，也不能禁止盜匪的橫行。一個社會不能保障安全，獎勵恆業恆心，結果原來正當的商人，都變成了拿妻子生命財產來做買空賣空的投機家。我們只要翻開我們的日報：就可以知道這現代的社會是常態是變態。攏統一點說，他們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可

分，一個是執行恐怖的主體，強盜、軍隊、土匪、綁匪、政客、野心的政治家，所有得勢的投機家都是的，他們實行的，不論明的暗的，直接間接都是一種恐怖主義。還有一個是被恐怖的。前一階級永遠拿著殺人的利器或是類似的東西在威嚇著，壓迫著，要求滿足他們的私欲，後一階級永遠在地上爬著，發著抖，喊救命，這不是變態嗎？這變態的現象表現在思想上就是種種荒謬的主義離奇的主張。攏統說，我們現在聽得見的主義主張，除了平庸不足道的，大就是計算領著我們向死路上走的。這不是變態嗎？

這種種的變態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又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這混亂與變態的觀眾又協同造成了第三種的現象——一切標準的顛倒。人類的生活的條件，不僅僅是衣食住；“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我們一講到人道，就不能脫離相當的道德觀念。這比是無形的空氣，他的清鮮是我們健康生活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沒有理想，沒有信念，我們真生命的寄託決不在單純的衣食間。我們崇拜英雄——廣義的英雄——因為在他們事業上表現的品性裏，我們可以感到精神的滿足與靈感，鼓舞我們更高尚的天性，勇敢的發揮人道的偉大。你崇拜你的愛人，因為她代表的是女性的美德。你崇拜當代的政治家，因為他們代表的是無私心的努力。你崇拜思想家，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尋求真理的勇敢。這崇拜的涵義就是標準。時代的風尚儘管變遷，但道義的標準是永遠不動搖的。這些道義的準則，我們向時代要求的是隨時給我們這些道義準則的具體的表現。仿佛是在渺茫的人生道上給懸著幾顆照路的明星。但現在給我們的是什麼？我們何嘗沒有熱烈的崇拜心？我們何嘗不在這一件那一件事上，或是這一個人物那一個人物的身上安放過我們迫切

的期望。但是，但是，還用我說嗎！有哪一件事不使我們重大的迷惑，失望，悲傷？說到人的方面，哪有比普通的人格的破產更可悲悼的？在不知哪一種魔鬼主義的秋風裏，我們眼見我們心目中的偶像敗葉似的一個個全掉了下來！眼見一個個道義的標準，都叫醜惡的人格給沾上了不可清洗的污穢！標準是沒有了的。這種種道德方面人格方面顛倒的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又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跟著這種種症候還有一個驚心的現象，是一般創作活動的消沈，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因為文藝創作活動的條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會狀態，常態的生活，以及理想主義的根據。我們現在卻只有混亂、變態，以及精神生活的破產。這仿佛是拿毒藥放進了人生的泉源，從這裏流出來的思想，哪還有什麼真善美的表現？

這時代病的症候是說不盡的，這是最複雜的一種病，但單就我們上面說到的幾點看來，我們似乎已經可以采得一點消息，至少我個人是這麼想。——那一點消息就是生命的枯窘，或是活力的衰耗。我們所以得病是為我們生活的組織上缺少了思想的重心，它的使命是領導與指揮。但這又為什麼呢？我的解釋，是我們這民族已經到了一個活力枯窘的時期。生命之流的本身，已經是近於乾涸了：再加之我們現得的病，又是直接克伐生命本體的致命症候，我們怎能受得住？這話可又講遠了，但又不能不從本原上講起。我們第一要記得我們這民族是老得不堪的一個民族。我們知道什麼東西都有它天限的壽命；一種樹只能青多少年，過了這期限就得衰，一種花也只能開幾度花，過此就為死（雖則從另一種看法，它們都是永生的，因為它們本身雖得死，它們的種子還是有機會繼續發長）。我們這棵樹在人類的樹林裏，已經算得是壽命極長的了。我們的血統比較又是純粹

的，就連我們的近鄰西藏滿蒙的民族都等於不和我們混合。還有一個特點是我們歷來因為四民制的結果，士之子恒為士，商之子恒為商，思想這任務完全為士民階級的專利，又因為經濟制度的關係，活力最充足的農民簡直沒有機會讀書，因為士民階級形成了一種孤單的地位。我們要知道知識是一種墮落，尤其從活力的觀點看，這士民階級是特別墮落的一個階級，再加之我們舊教育觀念的偏窄，單就知識論，我們思想本能活動的範圍簡直是荒謬的狹小。我們只有幾本書，一套無生命的陳腐的文學，是我們唯一的工具。這情形就比是本來是一個海灣，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後來因為沙地的脹起，這一灣水漸漸隔離它所從來的海，而更成了湖。這湖原先也許還承受得著幾股山水的來源，但後來又經過陵穀的變遷，這部分的來源也斷絕了，結果這湖又幹成一隻小潭，乃至一小潭的止水，長滿了青苔與萍梗，純遲遲的眼看得見就可以完全乾涸了去的一個東西。這是我們受教育的士民階級的相仿情形。現在所謂知識亦無非是這潭死水裏的比較泥草鬆動些風來還多少吹得縳的一窪臭水，別瞧它矜矜自喜，可憐它能有多少前程？還能有多少生命？

所以我們這病，雖則症候不止一種，雖然看來複雜，歸根只是中醫所謂氣血兩虧的一種本原病。我們現在所感覺的煩悶，也只見沈浸在這一窪離死不遠的臭水裏的氣悶，還有什麼可說的？水因為不流所以滋生了草，這水草的脹性，又幫助浸幹這有限的水。同樣的，我們的活力因為斷絕了來源，所以發生了種種本原性的病症，這些病又回過來侵蝕本源，幫助消盡這點僅存的活力。

病性既是如此，那不是完全絕望了嗎？

那也不是這麼容易。一棵大樹的凋零，一個民族的衰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兒。我們當然還是要命。只是怎麼要法，

是我們的問題。我說過我們的病根是在失去於思想的重心，那又是原因於活力的單薄。在事實上，我們這讀書階級形成了一種極孤單的狀況，一來因為階級關係它和民族裏活力最充足的農民階級完全隔絕了，二來因為畸形教育以及社會的風尚的結果，它在生活方面是極端的城市化、腐化、奢侈化、惰化，完全脫離了大自然健全的影響變成自蝕的一種蛀蟲，在智力活動方面，只偏向於纖巧的淺薄的詭辯的乃至於程式化的一道，再沒有創造的力量的表示，漸次的完全失去了它自身的尊嚴以及統轄領導全社會活動的無上的權威。這一沒有了統帥，種種紊亂的現象就都跟著來了。

這畸形的發展是值得尋味的。一方面你有你的讀書階級，中了過度文明的毒，一天一天往腐化僵化的方向走，但你卻不能否認它智力的發達，只因為道義標準的顛倒以及理想主義的缺乏，它的活動也全不是在正理上。就說這一堂的翩翩年少——尤其是文化最發旺的江浙的青年，十個慮有九個是弱不禁風的。但問題還不：全在體力的單薄，尤其是智力活動本身是有了病，它只有毒性的戟刺，沒有健全的來源，沒有天然的資養。纖巧的新奇的思想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要的是從豐滿的生命與強健的活力裏流露出來純正的健全的思想，那才是有力量的思想。

同時我們再看看占我們民族十分之八九的農民階級。他們生活的簡單，腦筋的簡單，感情的簡單，意識的疏淺，文化的定位，幾于使他們形成一種僅僅有生物作用的人類。他們的肌肉是發達的，他們是能工作的，但因為教育的不普及，他們智力的活動簡直沒有機會，結果按照生物學的公例，因無用而退化，他們的腦筋簡直不行了的了。鄉下的孩子當然比城市的孩子不靈，粗人的子弟當然比上不書香人的子弟，這是一定的。

但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過度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也有人說這讀書階級是不可救藥的了，希望如其有，是在我們民族裏還未經開化的農民階級。我的意思是我們應得利用這部分未開鑿的精力來補充我們開鑿過分的士民階級。講到實施，第一得先打破這無形的階級界限以及省分界限。通婚和婚是必要的，比較的說，廣東、湖南乃至北方人比江浙人健全得多，鄉下人比城裏人健全得多，所以江浙人和北方人非得儘量的通婚，城市人非得與農人儘量的通婚不可。但是這話說著容易，實際上是極困難的。講到結婚，誰願意放棄自身的豔福，爲的是渺茫的民族的前途上，哪一個翩翩的少年甘心放著窈窕風流的江南女郎不要，而去鄉村找粗蠢的大姑娘作配，誰肯不就近結識血統逼近的姨妹表妹乃至於同學妹，而肯遠去異鄉到口音不相通的外省人中間去尋配偶？這是難的，我知道。但希望並不見完全沒有一——這希望完全是在教育上。第一我們得趕快認清這時代病無非是一種本原病，什麼混亂的變態的現象，都無非是顯示生命的缺乏。這種種病，又都就是直接克伐生命的，所以我們爲要文化與思想的健全，不能不想方法開通路子，使這幾窪孤立的呆定的死水重復得到天然泉水的接濟，重復靈活起來，一切的障礙與淤塞自然會得消滅——思想非得直接從生命的本體裏熱烈的迸裂出來才有力量，才是力量。這過度文明的人種非得帶它回到生命的本源上去不可，它非得重新生過根不可。按著這個目標，我們在教育上就不能不極力推廣教育的機會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去，同時獎勵階級間的通婚。假如國家的力量可以干涉到個人婚姻的話，我們僅可以用強迫的方法叫你們這些翩翩的少年都去娶鄉下大姑娘子，而同時把我們窈窕風流的女郎去嫁給農民做媳婦。況且誰都知道，我們現在擇偶的標準本

身就是不健全的。女人要嫁給金錢、奢侈、虛榮、女性的男子；男人的口味也是同樣的不妥當。什麼都是不健全的，喔，這毒氣充塞的文明社會！在我們理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們這文化如其有救的話，將來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與農民的特長，體力與智力得到均平的發展，從這類健全的生命樹上，我們可以盼望吃得著美麗鮮甜的思想的果子！

至於我們個人方面，我也有一部分的意见，只是今天時光局促了怕沒有機會發揮，但總結一句話，我們要認清我們是什麼病，這病毒是在我們一個個你我的身體上，血液裏，無容諱言的。只要我們不認錯了病多少總有辦法。我的意見是要多多接近自然，因為自然是健全的純正的影響，這裏面有無窮盡性靈的資養與啓發與靈感。這完全靠我們各個自覺的修養。我們先得要立志不做時代和時光的奴隸，我們要做我們思想和生命的主人，這暫時的沈悶決不能壓倒我們的理想，我們正應得感謝這深刻的沈悶，因為在這裏，我們才感悟著一些自度的消息，如我方才說的，我們還是得努力，我們還是得堅持，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正如我兩年前《落葉》的結束是喊一聲 Everlasting Yea，我今天還是要你們跟著我來喊一聲 Everlasting Yea。

(原刊《秋》，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1 年 11 月初版)

## 吸煙與文化(牛津)

—

牛津是世界上名聲壓得倒人的一個學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導師制。導師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說，是“對準了他的徒弟們抽煙”。真的，在牛津或康橋地方要找一個不吸煙的學生是很費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學會抽煙，學會沙發上古怪的坐法，學會半吞半吐的談話——大學教育就夠格兒了。“牛津人”、“康橋人”：還不彀中嗎？我如其有錢辦學堂的話，利卡克說，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間吸煙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圖書室；真要到了有錢沒地方花的時候再來造課堂。

二

怪不得有人就會說，原來英國學生就會吃煙，就會懶惰。臭紳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紳士！難怪我們這年頭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來我們中間也來了幾個叫土巴菰煙臭熏出來的破

紳士！

這年頭說話得謹慎些。提起英國就犯嫌疑。貴族主義！帝國主義！走狗！挖個坑埋了他！

實際上事情可不這麼簡單。侵略、壓迫，該咒是一件事，別的事情可不跟著走。至少我們得承認英國，就它本身說，是一個站得住的國家，英國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它的是有組織的生活，它的是有活氣的文化。我們也得承認牛津或是康橋至少是一個十分可羨慕的學府，它們是英國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偉大的政治家、學者、詩人、藝術家、科學家，是這兩個學府的產兒——煙味兒給熏出來的。

### 三

利卡克的話不完全是俏皮話。“抽煙主義”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煙室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煙斗裏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來？對準了學生抽煙怎樣是英國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沒有描寫牛津、康橋生活的真相；他只這麼說，他不曾說出一個所以然來。許有人願意聽聽的，我想。我也叫名在英國念過兩年書，大部分的時間在康橋。但嚴格的說，我還是不夠資格的。我當初並不是像我的朋友溫源甯先生似的出了大金鎊正式去請教熏煙的：我只是個，比方說，烤小半熟的白薯，離著焦味兒透香還正遠哪。但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蜜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

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我在美國有整兩年，在英國也算是整兩年。在美國我忙的是上課，聽講，寫考卷，齧橡皮糖，看電影，賭咒，在康橋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煙，閒談，吃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閒書。如其我到美國的時候是一個不含糊的草包，我離開自由神的時候也還是那原封沒有動；但如其我在美國時候不曾通竅，我在康橋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顛頑。這分別不能算小。

我早想談談康橋，對它我有的是無限的柔情。但我又怕褻瀆了它似的始終不曾出口。這年頭！只要“貴族教育”一個無意識的口號就可以把牛頓、達爾文、米爾頓、拜倫、華茨華斯、阿諾爾德、紐門、羅剎蒂、格蘭士頓等等所從來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說年來交通便利了，各式各樣日新月異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的從各方向的外洋飛到中華，哪還容得廚房老過四百年牆壁上爬滿騷胡髭一類藤蘿的老書院一起來上講壇？

#### 四

但另換一個方向看去，我們也見到少數有見地的人再也看不過國內高等教育的混沌現象，想跳開了蹂爛的道兒，回頭另尋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現成有牛津、康橋青藤繚繞的學院招著你微笑；回頭望去，五老峰下飛泉聲中白鹿洞一類的書院瞅著你惆悵。這浪漫的思鄉病跟著現代教育醜化的程度在少數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這機械性、買賣性的教育夠膩煩

了，我們說。我們也要幾間滿沿著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來安息我們的靈性，我們說。我們也要一個絕對閒暇的環境好容我們的心智自由的發展去，我們說。

林玉堂先生在《現代評論》登過一篇文章談他的教育的理想。新近任叔永先生與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也發表了他們的教育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約莫記得是相仿效牛津一類學府；陳、任兩位是要恢復書院制的精神。這兩篇文章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陳、任兩位的具體提議，但因為開倒車走回頭路分明是不合時宜，他們幾位的意思並不曾得到期望的回響。想來現在的學者們大忙了，尋飯吃的、做官的，當革命領袖的，誰都不得閑，誰都不願閑，結果當然沒有人來關心什麼純粹教育(不含任何動機的學問)或是人格教育。這是個可憾的現象。

我自己也是深感這浪漫的思鄉病的一個；我只要

草青人遠，一流冷澗……

但我們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們達到的一天嗎？

十五年一月十四日

(原刊 1926 年 10 月 1 日《晨報副刊》，收入《巴黎的鱗爪》)

## 我們病了怎麼辦

“在理想的社會中，我想，”西滢。在閒話裏說“醫生的進款應當與人們的康健做正比例。他們應當像保險公司一樣，保證他們的顧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應當罰金或賠償的。”在撒牟勃德臘(Samuel Butler)的烏托邦裏，生病只當作犯罪看待，療治的場所是監獄，不是醫院，那是留著伺候犯罪人的。真的爲什麼人們要生病，自己不受用，旁人也麻煩？我有時看了不知病痛的貓狗們的快樂自在，便不禁回想到我們這造孽的文明的人類，且不說那尾巴不曾蛻化的遠祖，就說湘西的苗子，太平洋群島上的保立尼新人之類，他們所知道所受用的健康與安逸，已不是我們所謂文明人所能夢想。咳，墮落的人們，病痛變了你們的本分，至於健康，那是例外的例外了！

不妨事，你說，病了有醫，有藥，怕什麼的？看近代的醫學、藥學夠多麼飛快的進步？就北京說吧，頂體面頂費錢的屋子是什麼？醫院！頂體面頂賺錢的職業是什麼？醫生！設備、手術、調理、取費，沒一樣不是上乘！病，病怕什麼的——只要你有錢，更好你兼有勢！

是的，我們對科學，尤其是對醫學的信仰，是無涯涘的；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大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凡是有哀皮西腦

筋的，聽得慣這一套廢話？沖他們那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汗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乾脆，單沖他們那身上收拾的乾淨，臉上表情的鎮定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醫者意也”是一句古話；但得進了現代的大醫院，我們才懂得那話的意思。

多謝那些平均算一秒鐘滾進一隻金元寶之類的大大王們，他們有了錢設法用就想“留芳”，正如做皇帝的想成仙，拿了無數的錢分到苦惱的半開化的民族的國度裏，造教堂推廣福音來救度他們的病痛。而且這也不是白來；他們往回收的不是名，就是利，很多時候是名利雙收。爲什麼不，我有了錢也這麼來。

我個人向來也是無條件信仰西洋醫學，崇拜外國醫院的，但新近接連聽著許多話不由我不開始疑問了。我只說疑問，不說停止崇拜，那還遠著哪。在北京有的醫院別號是“高等台基”，有的雅稱是某大學分院，這已夠新鮮，但還不妨事，醫院是醫院的機關，只要它這一點能名副其實的做到，你管得它其他附帶的作用。但在事實上可巧它們往往是在最主要的功用上使我們失望，那是我們爲全社會計，爲它們自身名譽計，有時不得不出聲來提醒它們一聲。我們只說提醒，決不敢用忠告甚至警告責備一類的字樣；因爲我們怎能不感念他們在這裏方便我們的好意？

我們提另來說協和。因爲協和，就我所知道的，豈不是在本城的醫院中算是資本最雄厚，設備最豐富，人才最濟濟的一個機關？並且它也是在辦事上最認真的一個地方，我們可以相信。它一年所花的錢，一年所醫治的人，雖則我不知實在，想來一定是可驚的數目。但我們要看看它的成績。說來也怪，

也許原因是人們的本性是忘恩，也許它的“人緣”特別不佳，凡是請教過協和的病人，就我所知，簡直可說是一致，也許多少不一，有怨言。這怨言的性質卻不一致，綜了說有這幾種：

(一)種族界限 ■ 這是說看病先看你臉皮是白是黃：凡是外國人，說句公平話，他們所得的待遇就應有盡有，一點也不含糊，但要是你不幸你是黃臉的，那就得趁大夫們的高興了，他們愛怎麼樣理你就怎麼樣理你。據說院內雇用的中國人，上自助手下至打掃的，都在說這話——中外國病人的分別大著哪！原來是，這是有根據的，諾狄克民優勝的謬見一天不打破，我們就得一天忍受這類不平等的待遇。外國醫院設在中國的，第一個目的當然是伺候外國人，輪得著你們，已算是好了，誰叫你們自不爭氣，有病人自己不會醫！

(二)勢力分別 ■ 同是中國人，還有分別；但這分別又是理由極充分的；有錢有勢的病人照例得著上等的待遇，普通乃至貧苦的病人只當得病人看。這是人類的通性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有表見的，誰來低哆誰就沒有幽默，雖則在理論上說，至少醫院似乎應分是“一視同仁”的。我們聽見過進院的產婦放在屋子裏沒有人顧問，到時候小孩子自己下來了，醫生還不到一類的故事！

### (三)科學精神

這是說拿病人當試驗品，或當標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個大夫或是學生來檢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又來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再來一次，但究竟誰負責看這病，你得繞大彎兒才找得出來，即使你能的話。他們也許是為他們自己看病來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那也有理，但在這類情形之下，西潑在他的閒話說得趣，付錢的應分是醫院，不該是病人！

#### (四)大意疏忽

一般人的邏輯是不準確的，他們往往因為一個醫生偶爾的疏忽便斷定他所代表的學理與方法是要不得的。很多人從極細小題外的原因推定科學的不成立。這是危險的。就醫病說，從新醫術跳回黨參、黃岐，從黨參黃岐跳回祝由科符水，從符水到請豬頭燒紙，是常見的事；我們憂心文明，期望“進步”的不該獎勵這類“開倒車”的趨向。但同時不幸對科學有責任的新派大夫們，偏容易大意，結果是多少誤事。查驗的疏忽，診斷的錯誤，手術的馬虎，在在是使病人失望的原因。但醫院是何等事，一舉措間的分別可以交關人命，我們即使大量，也不能忍受無謂的災殃。

最近一個農業大學學生的死，據報載是：(一)原因於不及時醫治；(二)原因于手術時不慎致病菌入血。這類的情形我們如何能不抗議？

再如梁任公先生這次的白丟腰子，幾乎是太笑話了。梁先生受手術之前，見著他的知道，精神夠多健旺，面色夠光采。協和最能幹的大夫替他下了不容疑義的診斷，說割了一個腰子病就去根。腰子割了，病沒有割。那麼病原在牙；再割牙，從一根割起割到七根，病還是沒有割。那麼病在胃吧；餓癩了試試——人癩了，病還是沒有癩！那究竟為什麼出血呢？最後的答話其實是太妙了，說是無原因的出血：Essential Hoematuria。所以鬧了半天的發見是既不是腎臟腫瘍(Kidney Farmour)，又不是齒牙一類的作祟；原因是無原因的！我們是完全外行，怎懂得這其中的玄妙，內行錯了也只許內行批評，哪輪著外行多嘴！但這是協和的責任心。這是他們的見解，他們的本領手段J

後面附著梁仲策先生的筆記，關於這次醫治的始末，尤其

是當事人的態度，記述甚詳，不少耐人尋味的地方，你們自己看去，我不來多加案語。但一點是分明的，協和當事人免不了診斷疏忽的責備。我們並不完全因為梁先生是梁先生所以特別提出討論，但這次因為是梁先生在協和已經是特別賣力氣，結果尚不免幾乎出大亂子，我們對於協和的信仰，至少我個人的，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盡信醫則不如無醫”，誠哉是言也！但我們卻不願一班人因此而發生出軌的感想：就是對醫學乃至科學本身懷疑，那是錯了，當事人也許有時沒交代，但近代醫學是有交代的，我們決不能混為一談。並且外行終究是外行，難說梁先生這次的經過，在當事人自有一種折服人的說法，我們也不得而知。但假如有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和乃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梁先生的醫案已經幾於盡人皆知，我們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借此長長見識也是好的！

要不然我們此後豈不個個人都得躊躇著：  
我們病了怎麼辦？

(原刊 1926 年 5 月 29 日《晨報副刊》)

## 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我們又來犯大不韙了！叔本華的婦女論是一篇無忌憚的“毀文”，他的古怪脾氣，他的偏僻性，他的厭世觀，他的打破偶像主義，都在這篇短文裏得到了盡情的發泄。哲學家的頭腦不是平常人的頭腦；他的視覺，比如詩人與藝術家的，也不止是平常人的視覺。在我們肉眼看來，椅子只是椅子，一隻貓就是一隻貓；在哲學家看來，椅子卻不僅是椅子，他要問他自己關於椅子同時又絕對不關椅子種種古怪問題，在不能得到滿意答覆以前他是不曾舒服的。“什麼是椅子？”“爲什麼一隻椅子不是一隻貓，一隻貓又不是一隻狗？”這還是比較簡單的。哲學家就比是頂頑皮的孩子，什麼東西一到他的手就保不周全，雖則他把東西拆爛了心裏還不一定痛快，不過總比不拆好些就是。偌大一個宇宙，這樣複雜的生的現象，都經不起那哲學家大孩子的拆，要不了幾分鐘，整體的宇宙與人生都沒了；很多次他自己懷疑到正在運思中的腦袋，他得往牆上碰出口裏一聲啊唷來才能無條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但他們的頑皮還不止單純的破壞；他們還想來把他們拆爛了的斷片按著自己意思重新給造起來，那才是我們覺得哲學家們真正麻煩討人厭的地方。白馬就是白馬，白玉就是白玉好了；即使你說騎在胯下的那匹白馬實在是在你自己的心裏，實在沒有這樣東西，那也還不要緊；不，他偏要來無中生有的從白馬與白玉與白什麼的句裏面

抽出一個白的性來，叫做白性。這來就是無窮麻煩的開場。因此就有了種種的人生觀、宇宙觀，你的放不進我的裏面去，他的也放不進你的裏面去，你說他的沒有上底，他說我的漏了縫盛不了水，彼此誰都不肯讓誰，大家擠在怪作祟的文字的暗弄裏巴望發現發亮。中國哲學家離不了他的性與道，西洋的玄學家離不了他的什麼實在論與認識論。我們凡人頭腦簡單的實在是摸不清這個有趣的麻煩，跟不上這熱鬧。有一天我在洋車上與一個朋友無意中說洋話，卻不道惱了拉車的那位先生，他扯過頭來說：“先生，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呀？我們真的聽不懂啊！”我想我們也很想扯過頭去對哲學家們說一樣的話：“先生，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呀？我們真的聽不懂啊！”但同時我們卻不疑惑他們的確是比我們聰明，他們的話裏不能完全沒有道理，猶之拉車的對著坐車的也總有相當的佩服。所以每回一個哲學家的腔調能夠放平我我們平常人聽得懂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肯失掉機會的。

叔本華就是這樣一個哲學家。他的話至少有時不至於過分的高深，他居然能體諒我們的淺陋，不來成天嘛咪叭咪哄的嚇訶我們鄉曲。並且他不僅用比較明顯的文字來說明他的“系統”。他居然大講討論過女人來的。

尼采說他不能設想一個有太太的哲學家。不，我們簡直不能設想一個與任何女人發生任何關係的哲學家。至少在這一點他得“超人”。他是單身站在一個高峰的頂上，男女性的雲霞卻在山腰裏湧著，永遠沾不著地。蘇格拉底斯過了性欲年紀，有人去吊唁他的不幸，他回答說假如一個人在老虎的利爪下逃了命，你們吊他還是賀他。英國的邊沁活到八十多，只學會了鬥著小貓玩。康得，盧梭叫他“寇尼市貝格的老太監”不用說，更是一輩子碰不到女人。斯賓塞也是一個老童男。尼采自己也

只會擊劍與喝啤酒。叔本華更寒儉，整天在法郎克福德城裏帶著一隻小狗(人家叫它“小叔本華”)飛快的走路。哲學家有太太的當然也不少，比如海格爾、休謨，但都是循規蹈矩的，我們很少聽見正宗的哲學家有什麼豔迹，除非你也算上從前的盧騷，那是到處碰釘子的，與現在的盧梭，他是出名的 Lady killer

哲學家很少直接討論女人的。希臘人論戀愛，永遠是同性戀，不關女人的事。中世紀的哲學家都是和尚，他們怕女人搶他們的靈魂正如他們怕老虎吃他們的肉。女人，在古代，在中世紀，只當得是女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界上有女人，再沒有討論的餘地。羅馬的屋維特，不錯，講過女人，但他在這裏也只是個唯實主義者，他的 Amores 是與葉德輝先生編的“雙梅景閣叢書”同性質的著述，並且屋維特是詩人的分類多。

女性好像是詩人們的專利，哲學家是沒分的。他們因為缺乏經驗，也就沒得話說。在他們有相當經驗的時候，他們看作不夠重要，不值得認真的討論。叔本華第一個破例。並且也不是因為他的女性的經驗，一定比那“寇尼市貝格的老太監”高明多少，他比眾不同的只是他的壞脾氣；也算是女性該晦氣，叫他消化不良時做的一篇短文罵一個透徹。叔本華是悲觀哲學的近祖(什麼哲學的遠祖都得到希臘去尋)；他只認痛苦是實在，快樂只是痛苦的缺席；他獎勵自殺，這是從印度來的，從身體的毀滅中求靈的解脫；女人，不消說，他當然看作一種必要的惡業，有人說他的悲觀哲學是完全從他早年戀愛失敗裏來的，我卻不曾查考過他是否有過任何的戀愛經驗。他的宇宙的中心是他自己，周圍也是他自己；他只有他自己。他的虛榮是磅礴的。他一輩子沒有密切的朋友，男女都沒有，自己的娘與妹子都與他吵斷到死不見面的。誰都跟他合不上，除了他

的小狗。他就會怪人，前半世不曾出名的時候。他就成天抱怨社會不認識他的天才，後半世還是成天抱怨，怨社會對他的恭維不夠過他的癮。他咒詛生命，同時他自己最最怕死，一小點子危險的影子就可以趕他遠遠的逃命。他的同行嫉妒是不能信的；他罵海格爾、菲希德諸家的話，永遠是他自身的大污點。爲了小小的事情他有一次發了大脾氣，把一個女人從屋子裏直摔出去，成了殘疾，結果招了好幾年的官司，還得養老她終身。像盧騷一樣，他也叫“自餒隱組”(Inferiority complex, 我隨便翻的)追了他一輩子。

這是我們的哲學家，肆意譏諷女性的哲學家，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膽。我不知道當時的反響怎樣。反正他的腦袋沒有叫女權論者打扁；德國的婦女終究還是溫和的。不；叔本華倒反因此得了讀者們的殊寵，到如今還是的，西歐哪一個有知識的女子不曾笑吟吟朗誦過他的大文。尼采說，每回你去接近女人，不要忘了帶一根鞭子。有地方男人不打女人是沒有感情的確證。英國愛看蕭伯納的戲也是同一心理作用——罵得舒服。但這也不全是的，叔本華與蕭伯納會得寫文章是真的。在他的意志論，他的康得哲學批評，一類文章再沒有人請教的時候，他的婦女論還是可誦的，但這並不是我們今天把它譯登的本意。慰慈的譯文並不怎樣仔細，他本來自己加上一段道歉的話，並且警告缺少幽默的讀者不必冒生氣的險。但高等教育的一個憑據，騫司特登說，是不僅捱人家不生氣，並且會得自罵自己不生氣。我們盼望我們的男女讀者都有某程度的幽默，不至於對六十年前的死老兒鬧不實際的意義。

叔本華的女性觀察，當然不僅十分的過火，並且有地方是不對的。但在他那時期，在他那一級社會裏的婦女，我們可以推想的確是給他罵苦了——全罵著了。我是相信進化原則的，

人類不論男女當然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可進化的，並且歷史的看的確是進化的，我們現有的文化，不容諱言，確是完全男性的事業。女性是叫男性壓著的，全世界都是的，不僅中國。但這近百年卻大大的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的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並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甚至於在創作的藝術界裏（一個嘴巴給我們的哲學家，他說女子不但不能創作並且不能領會藝術）。我們已經眼見著偉大的女科學家、女學問家、女音樂家、女畫家、女雕刻家、女詩人、女小說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與創造力的活動裏，她們已經充分證明她們的能耐，在一切壓迫的勢力讓步的時候。跟著這智力的增加與靈性的擴大，她們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蠻的社會狀況底下養成的習慣與性情，也當然經受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叔本華那篇文章可以當作一篇節帳看，他這裏結束了歐洲封建遺蛻的社會裏的婦女——不負責任，沒有公德心，孩子氣，欺騙，作偽，見識淺薄，奢華，瑣碎，虛榮心，嫉妒等等——此後卻開始了一個新的光榮的婦女的紀元。這也是我們中國現代社會可以借鏡的一篇文章，我們不妨拿我們在北京看得見的社交婦女去比較叔本華當初罵而完全罵著的歐洲婦女，看是否在他們已經僵成化石的在我們還是亭亭的鮮豔的花草，看是否在他們已經漸次完全脫離的缺陷的女性在我們正在盡情的仿製；同時我們也應得想想在他們已經實現的女性的尊嚴與天才在我們這裏有影子見著了沒有；在他們女性新得的權利是她們應得的權利，能耐與成績公正的報酬，在我們是否還不免是不應分的要求。

新近盧梭夫人勃蘭克女士出了一本小冊子叫《哈哀貝希亞》

(Hypatia, 中世紀一個被判異端燒死的一個女學者), 總結這百年來女性的成績與此後的希望(許已見中譯, 如未頗值得譯)。提倡女權的小說家喬治(W. L. George)也出一書單叫《女人》, 極同情極精湛的一篇論文, 講尼采哲學的魯屠維基(Ludovici), 也有論婦女將來的書, 比較的有“反革命性”。又有一個奧國怪人叫Otto Weininger, 十九歲(他二十三歲就死了)寫的一本《性與品》Sex and Character)聽說見解極怪, 那又是罵女人的, 一點是說女人是沒有靈魂的(他是天主教)。但這一點並不新奇, 百年前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早就說過, 他說因此男子最高的精神性戀愛, 比如丹德的, 女子就永遠不能領會。  
(原刊 1925 年 10 月 14 日《晨報副刊》)

## 關於女子

蘇州！誰能想象第二個地名有同樣清脆的聲音，能喚起同樣美麗的聯想，除是南歐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遠在異邦，要不然我們就得迫想到六朝時代的金陵廣陵或許可以仿佛？當然不是杭州，雖則蘇杭是常常聯著說到的；杭州即使有幾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給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點兒也成了問題：你們不聽說雷峰塔已經教什麼國術大力士給打個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麼會的電燈給照幹了嗎？不，不是杭州；說到杭州我們不由的覺得舌尖上有些兒發鏽。所以只剩了一個蘇州准許我們放膽的說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樂器中的笙簫，有的是嫋嫋的餘韻。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在這裏，不比別的地處，人與地，是相對無愧的；是交相輝映的；寒山寺的鐘聲與吳儂的軟語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與玄妙觀的香煙同樣的勾人留戀。

但是蘇州——說也慚愧，我這還是第二次到，初次來時只匆匆的過了一宵，帶走的只有采芝齋的幾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這次來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陳淑先生相請的殷勤。——聰明的陳淑先生，她知道一個詩人的軟弱，她來信只淡淡的說你再不來時天平山經霜的楓葉都要凋謝了——要不是她的相請的殷勤，我說，我真不知道幾時才得偷閒到此地來，雖則我這半年來因爲往返滬寧間每星期得經過兩次，每星期都得感到

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爲再到蘇州來我得感謝她。但陳先生的來信卻不單單提到天平山的霜楓，她的下文是我這半月來的憂愁：她要我來說話——到蘇州來向女同學們說話！我如何能不憂愁？當然不是愁見諸位同學，我愁的是我現在這相兒，一個人孤伶伶的站在臺上說話！我們這坐慣冷板凳日常說廢話的所謂教授們最厭煩的，不瞞諸位說，這是我們自己這無可奈何的職務——說話（我再不敢說講演，那樣粗蠢的字樣在蘇州地方是說不出口的）。

就說談話吧，再讓一步，說隨便談話吧，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說話，可不指定要你說什麼，“隨便說些什麼都行”，那天陳先生在電話裏說。你拿豔麗的朝陽給一隻芙蓉或是一支百靈，它就對你說一番極美麗動聽的話，即使它說過了你冒失的恭維它說你這“講演”真不錯，它也不會生氣，也不會慚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靈。我們鄉里有一句俗話說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我的家鄉又不幸是在浙江，距著杭州近，離著蘇州遠的地處。隨便說話，隨你說什麼，果然我依了陳先生扯上我的鄉談，恐怕要不到三分鐘你們都得想念你們房間裏備著的八卦丹或是別的止頭痛的藥片了！

但陳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獻醜，寫了信不夠，還親自到上海來邀。我不能不答應來。“但是我去說些什麼呢，蘇州，又是女同學們？”那天我放下陳先生的電話心頭就開始躊躇。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說，在上海不得空閒，到南京去有一個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車上倒是有福氣看到鎮江以西，尤其是棲霞山一帶的雪葉。雖則那早上是霧茫茫的，但雪總是好東西，它蓋住地面的不平和醜陋，它也拓開你心頭更清涼的境界，山變了銀山，樹成了玉樹，窗以外是徹骨的涼，徹骨的靜，

不見一個生物，鳥雀們不知藏躲在哪里，雪花密團團的在半空裏轉。棲霞那一帶的大石獅子，雄踞在草畝裏張著大口向著天的怪東西，在雪地裏更顯得白，更顯得壯，更見得精神。在那邊相近還有一座塔，建築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術，最使人想見六朝的風流，六朝的閒暇。在那時政治上沒有統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漢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且不說龍門，且不說雲岡，就這棲霞的一些遺迹，就這雄踞在草畝裏的大石獅，已夠使我們想見當時生活的從容，氣魄的偉大，情緒的俊秀。

我們在現代感到的只是局促與匆忙。我們真是忙，誰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厭。但忙的是什麼？為什麼忙？我們的子孫在一千年後，如其我們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們的時代，他們能不能瞭解我們的匆忙？我們有什麼東西遺留給他們可以使他們驕傲，寶貴，值得他們保存，證見我們的存在，認識我們的價值，可以使他們永久停留他們愛慕的紀念——如同那一隻雄踞在草畝裏的大石獅？我們的詩人文人貢獻了些什麼偉大的詩篇與文章？我們的建築與雕刻，且不說別的，有哪樣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還值得一看的？我們的畫家怎樣描寫宇宙的神奇？我們哪一個音樂家是在解釋我們民族的性靈的奧妙？但這時候我眼望著的江邊的雪地已經戲幕似的變形成為北方赤地幾千里的災區，黃沙天與黃土地的中間只有慘澹的風雲，不見人煙的村莊以及這裏那裏枝條上不留一張枯葉的林木。我也望得見幾千萬已死的將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狀的苦難中為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恥。在他們遲鈍的眼光中，他們分明說他們的心臟即使還在跳動他們已經失去感覺乃至知覺的能力，求生或將死的呼號早已逼死在他們枯竭的咽喉裏；他們分明說生活、生命，乃至單純的生存已經

到了絕對的絕境，前途只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期待著他們，引誘著他們，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見鉤結在連環戰禍中的區域與民生；爲了誰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義或什麼的相互的屠殺，我也望見那少數的妖魔，踞坐在蹺蹊森嚴的魔窟中計較下一幕的佈景與情節，爲表現他們的貪，他們的毒，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威靈，他們手擎著全體民族的命運當作一擲的孤注。我也望見這時代的煩悶毒氣似的在半空裏沒遮攔的往下蓋，被犧牲的是無量數春花似的青年。這憧憬中的種種都指點著一個歸宿，一個結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不分疆界永不見光明的死。

我方才不還在眷戀著文化的消沈嗎？文化，文化，這呼聲在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災民苦痛的呼聲，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裏，再也透不出聲音。但就這無聲的叫喊已經在我的周圍引起怪異的回響，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鴟梟，像是鬼……

但這聲響來源是我坐位鄰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偉的呵欠。在這呵欠聲中消失了我重疊的幻夢似的憧憬，我又見到了窗外的雪，聽到車輪的響動。下關的車站已經到了。

我能把我這一路的感想拉雜來充當我去蘇州的談話資料嗎，我在從下關進城時心裏計較。秀麗的蘇州，天真的女同學們，能容受這類荒倉，即使不至怪誕的思想嗎？她們許因爲我是教文學的想從我聽一些文學掌故或文學常識。但教書是無可奈何，我最厭煩的是說奉行話。他們又許因爲我曾經寫過一些詩是在期望一個詩人的談話，那就得滿綴著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著鮮花與鮮草的馨香，要不然她們竟許期待著雪萊的雲雀或是濟慈的夜鶯。我的倒像是鴟梟的夜啼，不是太煞盡了風景？這我轉念，或許是我的過慮，他們等著我去談話正如他們每月或每星期等著別人去談話一樣，無非想聽幾句可樂的插科與詼

諧，(如其有的話，那算是好的，)一篇，長或是短，勉勵或訓誨的陳腐(那是你們打呵欠乃至瞌睡的機會)，或是關於某項專門知識的講解(那你們先生們示意你們應得掏出鉛筆在小本子上記下的)寫了幾句自己謙讓道歉不曾預備得好的話，在這末尾與他鞠躬下臺時你們多少間酬報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實上他講的話，正如講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在你們的腦筋裏留有僅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們這裏來講過的嗎，隔幾天許有人問。嘎，不錯是有的，他講些什麼了？誰知道他講什麼來了，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聽過他講哪！

這是一班到處應酬講演人的下場頭。他們事實上也只配得這樣的下場頭。窮、窘、枯、幹，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生活。幹、枯、窘、窮，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思想。不要把，佔有名氣或地位的人們看太高了，他們的苦衷只有他們上年紀的人自家得知，這年頭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來說些關於女子的雜話。不是女子問題。我不懂得科學，沒有方法來解剖“女子”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我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搬弄著一套現成的名詞來清理戀愛，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沒有一個道學家的權威，來督責女子們去做良妻賢母，或獎勵她們去做不良的妻不賢的母。我沒有任何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只是我的意識的流動，就那個我也沒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著雨霧望遠山的景物，你只能辨認一個大概。也不知是哪里來的光照亮了我意識的一角，給我一個辨認的機會，我的困難是在想用粗笨的語言來傳達原來極微纖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鐵針來繡描細緻的圖案。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麼女子問題，而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

我說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轉上了關於女子的一路。最顯淺的原由，我想，當然是爲我到一個女子學校裏來說話。但此外也還有別的給我暗示的機會。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門首見著某某女士的一本新書的廣告，書名是“蠹魚生活”。這倒是新鮮，我想，這年頭有甘心做書蟲的女子。三百年來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賢母，多的是詩人詞人，但出名的書蟲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圓女士嗎？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國一位名小說家做的，她說婦女們想從事著述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間屋子，這她隨時有關上或鎖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華銀有六千元）的進益。她說的是外國情形，當然和我們的相差得遠，但原則還不一樣是相通的？你們或許要說外國女人當然比我們強，我們怎好跟她們比；她們的環境要比我們的好多少，她們的自由要比我們的大多少；好，外國女人，先讓我們的男人比上了外國的男人再說女人吧！

可是你們先別氣餒，你們來聽聽外國女人的苦處。在 Queen Anne 的時候，不說更早，那就是我們清朝乾隆的時候，有天才的貴族女子們（平民更不必說了）實在忍不住寫下了些詩文就許往抽屜裏堆著給蛀蟲們享受，哪敢拿著作公開給莊嚴偉大的男子們看，那不讓他們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對黨”（The opposite faction），Lady Winchilsea 說。趁早，女人，誰敢賣弄誰活該遭殃，才學哪是你們的分！一個女人拿起筆就像是在做賊，誰受得了男人們的譏笑。別看英國人開通，他們中間多的是寫《婦學篇》的章實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學面孔公然反對女人弄筆墨還好受些。他們的蒲伯，他們的 John Gay，他們管愛文學有才情的女人叫做“藍襪子”，說她們放著家務不管，“癢癢的就愛亂塗。” Margaret of Newcastle 另一位才

學的女子，也憤憤的說“女人像蝙蝠或貓頭鷹似的活著，牲口似的工作，蟲子似的死……”且不說男人的態度，女性自己的謙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 Osburne 那位清麗的書翰家一寫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氣，她說，“那可憐的女人准是有點兒偏心的，她什麼傻事不做到來寫什麼書，又況是詩，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個月不睡覺我也到不了那個。”奧斯朋自己可沒有想到自己的書翰在千百年後還有人當作寶貴的文學作品念著，反比那“有點兒偏心膽敢寫書的女人”風頭出得更大，更久！

再說近一點，一百年前英國出一位女小說家，她的地位，有一個批評家說，是離著莎士比亞不遠的 Jane Austen——她的環境也不見得比你們的強。實際上她更不如我們現代的女子。再說她也沒有一間她自己可以開關的屋子，也沒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從不出門，也見不到什麼有學問的人；她是一位在家裏養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幾本書，每天就在一間永遠不得清靜的公共起坐間裏裝作寫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從沒有半個鐘頭”，Florence Nightingale 說，“女人從沒有半個鐘頭可以說是她們自己的”。再說近一點，白龍德(Bront)姊妹們，也何嘗有什麼安逸的生活。在鄉間，在一個牧師家裏，她們生，她們長，她們死。她們至多站在露臺上望望野景，在霧茫茫的天邊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們無顏色無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經驗。要不是她們卓絕的天才，蓬勃的熱情與超越的想象，逼著她們不得不寫，她們也無非是三個平常的鄉間女子，鬱死在無歡的家裏，有誰想得到她們——光明的十九世紀於她們有什麼相干，她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

說起來還是我們的情形比他們的見強哪。清朝的大文人王漁洋、袁子才、畢秋帆、陳碧城都是提倡婦女文學最大的功臣。

要不是他們幾位間接與直接的女弟子的貢獻，清朝一代的婦女文學還有什麼可述的？要不是他們那時對於女子做詩文做學問的鋪張揚厲，我們那位文吏通義先生也不至於破口大罵自失身份到這樣可笑的地步。他在《婦學》裏面說：

近有無恥文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長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征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章先生要是活到今天看見女子上學堂，甚至和男子同學，上衙門公司店鋪工作和男子同事，進這個那個的黨和男子同志，還不把他老人家活活的給氣癟了！

所以你們得記得就在英國，女權最發達的一個民族，女子的解放，不論哪一方面，都還是近時的事情。女子教育算不上一百年的歷史。女子的財產權是五十年來才有法律保障的。女子的政治權還不到十年。但這百年來女性方面的努力與成績不能不說是驚人的。在百年以前的人類的文化可說完全是男性的成績，女性即使有貢獻是極有限的或至多是間接的，女子中當然也不少奇才異能，歷史上不少出名的女子，尤其是文藝方面。希臘的沙浮至今還是個奇迹。中世紀的 Hypatia，Heloise 是無可比的。英國的依利薩伯，唐朝的武則天，她們的雄才大略，哪一個男子敢不低頭？十八世紀法國的沙龍夫人們是多少天才和名著的保姆。在中國，我們只要記起曹大家的漢書，蘇若蘭的回文，徐淑、蔡文姬、左九嬪的詞藻，武明璽的升仙太子碑，李若蘭、魚玄機的诗，李清照、朱淑真的詞，

明文氏的九騷——哪一個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異稟。

這固然是，但就人類更寬更大的活動方面看，女性有什麼可以自傲的？有女莎士比亞女司馬遷嗎？有女牛頓女倍根嗎？有女柏拉圖女但丁嗎？就說到狹義的文藝，女性的成績比到男性的還不是培螻比到泰山嗎？你怪得男性傲慢，女性氣餒嗎？

在英國乃至在全歐洲，奧斯丁以前可以說女性沒有一個成家的作者。從依利薩伯到法國革命查考得到的女子作品只是小詩與故事。就中國論，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間的女作家，按新近錢單夫人的《清閨秀藝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這數目，按胡適之先生的統計，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關於學問，例如考據歷史、算學、醫術，就那也說不上有什麼重要的貢獻，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詩詞一類的文學，而且妙的地方是這些詩集詩卷的題名，除了風花雪月一類的風雅，都是帶著虛心道歉的意味，仿佛她們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書的特權似的，都得聲明這是她們正業以外的閑情，本算不上什麼似的，因之不是繡餘，就是爨餘，不是紅餘，就是針餘，不是脂餘梭餘，就是織餘綺餘（陳圓圓的職業特別些，她的詞集叫《舞餘詞》），要不然就是焚餘燼餘未焚未燒未定一類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斷腸淚稿一流的悲苦字樣。（除了秋瑾的口氣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氣短嗎？

但這文化史上女性遠不如男性的情形自有種種的解釋，自然的趨勢，男性當然不能借此來證明女子的能力根本不如男子，女性也不能完成推託到男性有意的壓迫。誰要奇怪女性的遲緩，要問何以女權論要等到瑪麗烏爾夫頓克辣夫德方有具體的陳詞，只須記得人權論本身也要到相差不遠的日子才出世。人的思想的能力是奇怪的，有時他連竄帶跳的在短時期內發見了很多，

例如希臘黃金時代與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歐洲，有時睡夢迷糊的在長時期一無新鮮，例如歐洲的中世紀或中國的明代。它不動的時候就像是冬天，一切都是靜定的無生氣的，就像是生命再不會回來，但它一動的時候那就比是春雷的一震，轉眼間就是蓬勃絢爛的春時。在歐洲從亞理斯多德直到盧梭乃至叔本華，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承認男女的不平等是當然的，絕對不值得並且也無從研究的；即使偶有幾個天才不容自掩的女子，在中國我們叫作才女，那還是客氣的，如同叫長花毛的鴨作錦雞，在歐洲百年前叫做藍襪子，那就不免有嘲笑的意思。但自從約翰彌勒純正通達論婦女論的大文出世以來，在理論上所有女性不如男性或是女性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機會以及共同負責文化社會的生存與進步的種種謬見、偏見與迷信都一齊從此失去了根據，在事實上在這百年來女性自強的努力也已經顯明的證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機會不論在哪樣事情上都不能比男性不如；人類的前途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後文化的發展是兩性共同的企業，不再是以前似的單性的活動。在這百年來雖則在別的方面人類依然不免繼續他們的謬誤、愚蠢、固執、迷信，但這百餘年是可紀念的因為這至少是一個女性開始光榮的世紀。在政治上，在社會上，在法律與道德上，在理論方面，至少女性已經爭得與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事實上，女子的職業一天增多一天，我們現在不易想象一種職業男性可以勝任而女性不能的——也許除了實際的上戰場去打仗，但這項職業我們都希望將來有完全淘汰的一天，我們決不希望溫柔的女性在任何情形下轉變成善鬥殺的兇惡。文學與藝術不用說，女子是早就佔有地位的，但近百年來的擴大也是夠驚人的。詩人就說白郎甯夫人、羅刹蒂小姐、梅耐兒夫人三個名字已經是夠輝煌的。小說更不用說，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過男作家的

趨勢，在品質方面一如數量。I . A . George Eliot , George Sand , Bront Sisters , 近時如曼殊斐兒、薇金娜吳爾夫等等都是卓成家爲文學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演劇方面如沙拉貝娜 , Duse , Ellen Terry , 都是人類永久不可磨滅的記憶。論跳舞，女子的貢獻更分明的超過男子，我們不能想象一個男性的 Isadora Duncan。音樂、畫、雕刻，女子的出人頭地的也在天天的加多，科學與哲學，向來是男性的專業，但跟著教育的發展女子的貢獻也在日漸的繼長增高。你們只須記起 Madame Curie 就可以無愧。講到學問，現在有哪一門女子提不起來的。

但這情形，就按最先進幾國說，至多也不過一百年來的事，然而成績已有如此的可觀。再過了兩千年，我想，男子多半再不敢對女子表示性的傲慢。將來的女子自會有她們的莎士比亞、倍根、亞理斯多德、盧梭，正如她們在帝王中有過依利薩伯、武則天，在詩人中有過白郎甯、羅剎蒂，在小說家中有過奧斯丁與白龍德姊妹。我們雖則不敢預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們很可以放心的相信此後女性對文化的貢獻比現在總可以超過無量倍數，倒男子要擔心到他的權威有搖動的危險的一天。

但這當然是說得很遠的話。按目前情形，尤其是中國的，我們一方面固然感到女子在學問事業日漸進步的興奮與快慰，但同時我們也深刻的感覺到種種阻礙的勢力，還是很活動的在著。我們在東方幾乎事事是落後的，尤其是女子，因爲歷史長，所以習慣深，習慣深所以解放更覺費力。不說別的，中國女子先就忍就了幾千年身體方面絕無理性可說的束縛，所以人家的解放是從思想作起點，我們先得從身體解放起。我們的腳還是昨天放開的，我們的胸還是正在開放中。事實上固然這一代的

青年已經不至感受身體方面的束縛，但不幸長時期的壓迫或束縛是要影響到血液與神經的組織的本體的。即如說腳，你們現有的固然是極秀美的天足，但你們的血液與纖維中，難免還留著幾十代纏足的鬼影。又如你們的胸部雖已在解放中，但我知道有的年輕姑娘們還不免感到這解放是一種可羞的不便。所以單說身體，恐怕也得至少到你們的再下去三四代才能完全實現解放，恢復自然發長的愉快與美。身體方面已然如此，別的更不用說了。再說一個女子當然還不免做妻做母，單就生產一件事說，男性就可以無忌憚的對女性說“這你總逃不了，總不能叫我來替代你吧”！事實上的確有無數本來在學問或事業上已經走上路的女子，爲了做妻做母的不可避免臨了只能自願或不自願的犧牲光榮的成就的希望。這層的阻礙說要能完全去除，當然是不可能，但按現今種種的發明與社會組織與制度逐漸趨向合理的情形看，我們很可以設想這天然阻礙的不方便性消解到最低限度的一天。有了節育的方法，比如說，你就不必有生育，除了你自願，如此一個女子很容易在她幾十年的生活中勻出幾個短期間來盡她對人類的責任。還有將來家庭的組織也一定與現在的不同，趨勢是在去除種種不必要精力的消耗（如同美國就有新法的合作家庭，女子管家的擔負不定比男子的重，彼此一樣可以進行各人的事業）。所以問題倒不在這方面。成問題的是女子心理上母性的牢不可破，那與男子的父性是相差得太遠了。我來舉一個例。近代最有名的跳舞家 Isadora Duncan 在她的自傳裏說她初次生產時的心理，我覺得她說得非常的真。在初懷孕時她覺得處處的不方便，她本是把她的藝術——舞——看得比她的生命都更重要的，她覺得這生產的犧牲是太無謂了。尤其是在生產時感到極度的痛苦時（她的是難產）她是恨極了上帝叫女人擔負這慘毒的義務；她差一點死了。但等到她的

孩子一下地，等到看護把一個稀小的噴香的小東西偎到她身旁去吃奶時，她的快樂，她的感激，她的興奮，她的母愛的激發，她說，簡直是不可名狀。在那時間她覺得生命的神奇與意義——這無上的創造——是絕對蓋倒一切的，這一相比她原來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藝術頓時顯得又小又淺，幾於是無所謂的了。在那時間把性的意識完全蓋沒了後天的藝術家的意識。上帝得了勝了！這，我說，才真是成問題，倒不在事實上三兩個月的身體的不便。這根蒂深而力道強的母性當然是人生的神秘與美的一個重要成分，但它多少總不免阻礙女子個人事業的進展。

所以按理論說男女的機會是實在不易說成完全平等的，天生不是一個樣子你有什麼辦法？但我們也只能說到此因為在一個女子，母的人格，母性的實現，按理是不應得與她個人的人格、個性的實現相衝突的。除了在不合理的或迷信打底的社會組織裏，一個女子做了妻母再不能兼顧別的，她盡可以同時兼顧兩種以上的資格，正如一個男子的父性並不妨害他的個性。就說 Duncan，她不能不說是一個母性特強（因為情感富強）的一個女子，但她事實上並不曾為戀愛與生育而至放棄她的藝術的追求。她一樣完成了她的藝術。此外做女子的不方便當然比男子的多，但那些都是比較不重要的。

我們國內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認的長成，從數千年來有形與無形的束縛與壓迫中漸次透出性靈與身體的美與力，像一支在籜裏中透露著的新筍。有形的阻礙，雖則多，雖則強有力，還是比較容易克除的，無形的阻礙，心理上，意識與潛意識的阻礙，倒反需要更長時間與努力方有解脫的可能。分析的說，現社會的種種都還是不適宜於我們新女子的長成的。我再說一個例，比如演戲，你認識戲的重要，知道它的力量。你也知道你有舞臺表演的天賦。那為你自己，為社會，你就得上舞

台演戲去不是？這時候你就遭到了阻力。積極的或許你家庭的守舊與固執。消極的或許你覓不到相當的同志與機會。這些就算都讓你過去，你現在到了另一個難關。有一個戲非你充不可，比如說，那碰巧是個壞人，那是說按人事上習慣的評判，在表現藝術上是沒有這種區分的，藝術須要你做，但你開始躊躇了。說一個實例，新近南國社演的《沙樂美》，那不是一個貞女，也不是一個節婦。有一位俞女士，她是名門世家的一位小姐，去擔任主角。她只知道她當前表現的責任。事實上她居然排除了不少的阻難而登臺演那戲了。有一晚她正演到要熱慕的叫著“約翰我要親你的嘴”，她瞥見她的母親坐在池子裏前排瞪著怒眼望著她，她頓時萎了，原來有熱有力的音聲與詩句幾於囁嚅的勉強說過了算完事。她覺得她再也鼓不住她為藝術的一往的勇氣，在她母親怒目的一視中，藝術家的她又萎成了名門世家事事依傍著愛母的小姐——藝術失敗了！習慣勝利了！

所以我說這類無形的阻礙力量有時更比有形的大。方才說的無非是現成的一個例。在今日一個女子向前走一個步都得有極大的決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難說還向後退——根性、習慣、環境的勢力，種種都牽掣著你，阻攔著你。但你們每個人的成就或敗于未來完全性的新女子的實現都有關係。你多用一分力，多打破一個阻礙，你就多幫助一分，多便利一分新女子的產生。簡單說，新女子與舊女子的不同是一個程度，不定是種類的不同。要做一個新女子，做一個藝術家或事業家，要充分發展你的天賦，實現你的個性，你並沒有必要不做你父母的好女兒，你丈夫的好妻子，或是你兒女的好母親——這並不一定相衝突的（我說不一定因為在這發軔時期難免有各種犧牲的必要，那全在你自己判清了利弊來下決斷）。分別是在舊觀念是要求你做一個扁人，紙剪似的沒有厚度沒有

血脈流通的活性，新觀念是要你做一個真的活人，有血有氣有肌肉有生命有完全性的！這有完全性要緊——的一個個人。這分別是夠大的，雖則話聽來不出奇。舊觀念叫你準備做妻做母，新觀念並不叫你準備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準備做人，做你自己。從這個觀點出發，別的事情當然都換了透視。我看古代留傳下來的女作家有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她們多半會寫詩，就是說拿她們的心思寫成可誦的文句。按傳說說，至少一個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種防身作用，比如現在上海有錢人穿的鐵馬甲。從《周南》的蔡人妻作的“蒹葭三章”，《召南》申人女“行露三章”，《衛》共姜“柏舟詩”，《陳風》“墓門”，陶嬰“黃鵠歌”，宋韓憑妻“南山有鳥”句乃至羅敷女“陌上桑”，都是全憑編了幾句詩歌，而得倖免男性的侵凌的。還有卓文君寫了“白頭吟”，司馬相如即不娶姨太太，蘇若蘭制了回文詩，扶風竇滔也就送掉他的寵妾。唐朝有幾個宮妃在紅葉上題了詩從禦溝裏放流出外因而得到夫婿的。（“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此外更有多少女子作品不是慕就是怨。如是看來文學之于古代婦女多少都是於她們婚姻問題發生密切關係的。這本來是，有人或許說，就現在女子念書的還不是都為寫情書的準備，許多人家把女孩送進學校的意思還不無非是為了擡高她在婚姻市場上的賣價？這類情形當然應得書篇似的翻閱過去，如其我們盼望新女子及早可以出世。

這態度與目標的轉變是重要的。舊女子的弄文墨多少是一種不必要的裝飾；新女子的求學問應分是一種發見個性必要的過程。舊女子的寫詩詞多少是抒寫她們私人遭際與偶爾的情感；新女子的志向應分是與男子共同繼承並且繼續生產人類全部的文化產業。舊女子的字業是承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大條件而後

紅著臉做的事情，因而繡余炊餘一流的道歉；新女子的志願是要為報復那一句促狹的造孽格言而努力給男性一個不容否認的反證。舊女子有才學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當然不一定指她的“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一類的豔思——嫁一個風流跌宕一如趙明誠公子的夫婿（“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過一些風流而兼風雅的日子，新女子——我們當然不能不許她私下期望一個風流的有情郎（“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但我們卻同時期望她雖則身體與心腸的溫柔都給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卻得貢獻給社會與人類。

十二月十五日

（原載 1929 年 10 月 1 日《新月》第 2 卷第 8 期）

## 盧梭與幼稚教育

我去年七月初到康華爾(Cornwall 英倫最南一省)去看盧梭夫婦。他們住在離潘讓市九英里沿海設無線電臺處的一個小村落，望得見“地角”(Land's End)的“壁虎”尖凸出在大西洋裏，那是英倫島最南的一點，康華爾沿海的“紅岩”(Red Cliffs)是有名的，但我在那一帶見著的卻遠沒有想象中的紅岩的壯豔。因為熱流故，這沿海一帶的氣候幾乎接近熱帶性，聽說冬天是極難得冷雪的。這地段卻頗露荒涼的景象，不比中部的一片平蕪，樹木也不多，荒草地裏只見起伏的巨牛；濱海尤其是礪確的岩地，有地方壁立萬仞，下瞰白羽的海島在洶湧的海濤間出沒。盧梭的家，一所淺灰色方形的三層樓屋，有矮牆圍著，屋後身凸出一小方的雨廊，兩根廊柱是黃漆的，算是紀念中國的意思。——是矗峙在一片荒原的中間，遠望去這淺嫩的顏色與呆木的神情，使你想起十八世紀趣劇中的村姑子，發上歇著一隻怪鳥似的緞結，手叉著腰，直挺挺的站著發愣。屋子後面是一塊草地，一邊是門，一邊抄過去滿種著各色的草花不下二三十種，在一個牆角裏他們打算造一片中國涼亭式的小台，我當時給寫了一塊好像“聽風”還不知“臨風”的匾題，現在想早該造得了。這小小的家園是我們的哲學家教育他的新愛彌兒山的場地。

盧梭那天趕了一個破汽車到潘讓市車站上來接我的時候，

我差一點不認識他。簡直是一個鄉下人！一頂草帽子是開花的，褂子是爛的，領帶，如其有，是像一根稻草在胸前飄著，鞋，不用說，當然有資格與賈波林的那雙拜弟兄！他手裏擒著一隻深醬色的煙斗，調和他的皮膚的顏色。但他那一雙眼，多敏銳，多集中，多光亮——鄉下人的外廓掩不住哲學家的靈智！

那天是禮拜，我從“Exeter”下去就只這趟奇慢的車。盧梭先生開口就是警句，他說“薩拜司的休息日是耶教與工團聯合會的唯一共同信條”！車到了門前，那邊過來一個光著“腳鴨子”手提著浴布的女人，膚色叫太陽曬得比盧梭的紫醬，笑著招呼我，可不是勃蘭克女士，現在盧梭夫人，我怎麼也認不出來，要是她不笑不開口。進門去他們給介紹他們的一對小寶貝，大的是男，四歲，有個中國名字叫金鈴，小的是女，叫愷弟。我問他們為什麼到這極南地方來做隱士，盧梭說一來為要靜心寫書，二來（這是更重要的理由）為顧管他們兩小孩子的德育(to look afte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our kids)。

我在他們家住了兩晚。聽盧梭談話正比是看德國煙火，種種眩目的神奇，不可思議的在半空裏爆發，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縮一彩的，不由你不訝異，不由你不歡喜。但我不來追記他的談話，那困難就比是想描寫空中的銀花火樹；我此時想起的就只我當時眼見的所謂“看顧孩子們的德育”的一斑。

這講過了，下回再講他新出論教育的書——

On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 By  
Bertrand Russell, Publishe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金鈴與愷弟有他們的保姆，有他們的奶房(Nursery)白天他們爹媽工作的時候保姆領著他們。每餐後他們照例到屋背後草地上玩，騎木馬，弄熊，看花，跑，這時候他們的爹媽總來參

加他們的遊戲。有人說大人物都是有孩子氣的，這話許有一部分近情。有一次我在威爾思家看他跟他的兩個孩子在一間“倉間”裏打“行軍球”玩，他那高興真使人看了詫異，簡直是一個孩子——跑，踢，搶，爭，笑，嚷，算輸贏，一雙晶亮的小藍眼珠裏活躍著不可抑遏的快活，滿臉紅紅的亮著汗光，氣吁吁的一點也不放過，正如一個活潑的孩子，誰想到他是年近六十“在英語國裏最偉大的一個智力”（法郎士評語）的一個作者！盧梭也是的，雖則他沒有威爾思那樣徹底的忘形，也許是為他孩子還太小不夠合夥玩的緣故。這身體上（不止思想——與心情上）不失童真，在我看是西方文化成功的一個大秘密；回想我們十六字聯“蟠蟠老成，屍居餘氣；翩翩年少，弱不禁風”！的漢族，不由得脊骨裏不打寒噤。

我們全站在草地上。盧梭對大孩子說，來，我們練習。他手抓住了一雙小手，口唱著“我們到桑園裏去，我們到桑園裏去”那個兒歌，提空了小身子一高一低的打旋。同時愷弟那不滿三歲的去找媽給她一個同哥哥一樣。再來就騎馬。爸爸做馬頭，媽媽做馬尾巴，兩孩夾在中間做馬身子，得兒兒跑，得兒兒跑，繞著草地跑，跑個氣喘才住。有一次兄妹倆搶騎木馬，鬧了，爸爸過去說約翰（男的名）你先來，來過了讓妹妹，愷弟就一邊站著等輪著她。但約翰來過了還不肯讓愷弟要哭了，爸媽吩咐他也不聽，這回老哲學家惱了，一把拿他合撲著抱了起來往屋子裏跑，約翰就哭，聽他們上樓去了。但等不到五分鐘，父子倆攜著手笑吟吟走了出來，再也不鬧了。

媽叫約翰領徐先生看花去，這真太可愛了，園裏花不止三十種，慚愧我這老大認不到三種，四歲的約翰卻沒一樣不知名，並且很多種還是他小手親自栽的，看著他最愛的他就蹲下去摸摸親親，他還知道各種花開的遲早，哪幾樣蝴蝶們頂喜歡，

哪幾樣開頂茂盛，他全知道，他得意極了。愷弟雖則走路還勉強，她也來學樣，輕輕的摸摸嗅嗅，那神氣太好玩了。

吃茶的時候孩子們也下來。約翰捧了一本大書來，那是他的，給客人看。書裏是各地不同的火車頭，他每樣講給我聽；這綠的是南非洲從哪里到哪里的，這長的是加拿大那裏的，這黃的是倫敦帶我們到潘讓市來的，到哪一站換車，這是過西伯利亞到中國去的，爸爸媽媽頂喜歡的中國，約翰大起來一定得去看長城吃大鴨子；這是橫穿美洲過落機山的，過多少山洞，頂長的有多長——喔，約翰全知道，一看就認識！盧梭說他不僅認識知道火車，他還知道輪船，他認好幾十個大輪船，知道它們走的航線，從哪里到哪里——他的地理知識早就超過他保姆的，這學全是誘著他好奇的本能，漸漸由他自己一道一道摸出來的；現在你可以問他從倫敦到上海，或是由西特尼到利物浦，或是更複雜的航路，他都可以從地圖上指給你看，過什麼地方，有什麼好東西看好東西吃，他全知道！

但最使我受深印的是這一件事。盧梭告訴我他們早到時，約翰還不滿三歲，他們到海裏去洗澡，他還是初次見海，他覺得怕，要他進水去他哭，這來我們的哲學家發惱了：“什麼，盧梭的兒子可以怕什麼的！可以見什麼覺得膽怯的！那不成！”他們夫妻倆簡直把不滿三歲的兒子，不管他哭鬧，一把揪進了海裏去，來了一回再來，盡他哭！好，過了三五天，你不叫他進水去玩他都不依，一定要去了！現在他進海水去就比在平地上走一樣的不以為奇了。東方做父母的一定不能下這樣手段不是？我也懂得，但勇敢，膽力，無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礎，這地方決不可含糊；別的都還可以，懦弱，怕，最不成的，這一關你不趁早替他打破，他竟許會害了他一輩子的。盧梭每回說勇敢(Gourage)這字時，他聲音來

得特別的沈著，他眼裏光異樣的閃亮，竟仿佛這是他的宗教的第一個信條，做人唯一的憑證！

我們誰沒有做過小孩子？我們常聽說孩子時代是人生最樂的時光。孩子是一片天真沒有煩惱，沒有憂慮，一天隻道玩，肢體是靈活的，精神是活潑的。有父母的孩子尤其是享福，誰家父母不疼愛孩子，家裏添了一個男的，屋子裏頂奧僻的基角都會叫喜氣的光彩給照亮了的。誰不想回去再過一道甜蜜的孩子生活，在媽的軟兜裏窩裏，向爹要果子糖吃，晚上睡的時候有人替你換衣服，低低的唱著歌哄你閉上眼，做你甜蜜的小夢去？年歲是煩惱，年歲是苦惱，年歲是懊惱：咒它的，爲什麼亮亮的童心一定得叫人事的知識給塗黯了的？我們要老是那七八十來歲，永遠不長成，永遠有爹娘疼著我們；比如那林子裏的鶯兒，永遠在歡欣的歌聲中自醉，永遠不知道：

The weariness, the fever, and the fret 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那夠多美！

這是我們理想中的孩子時代，我們每回覺得吃不住生活的負擔時往往惆悵光陰太匆匆的卷走了我們那一段最耐尋味的痕迹。但我們不要太受詩人們的催眠了，既然過去的已經是過去；我們知道有意識的人生自有它的尊嚴，我們經受的煩惱與痛苦，只要我們能受得住不叫它們壓倒，也自有它們的意義與價值；過分耽想做孩子時輕易的日子，只是洩漏你對人生欠缺認識，猶之過分傷悼老年同是一種知識上的淺陋，不，我們得把人生看成一個整的；正如樹木有根有幹有枝葉有花果，完全的一生當然得具備童年與壯年與老年三個時期；童年是播種與栽培期，

壯年是開花成蔭期，老年是結果收成期，童年期的重要，正在它是一個偉大的未來工作的預備，這部工夫做不認真不透徹時將來的花果就得代付這筆價錢——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

真的我們很少自省到我們的缺陷，意志缺乏堅定，身體與心智不夠健全，種種習慣的障礙使我們隨時不自覺的走上墮落的方向，這裏面有多少情形是可以追源到我們當初栽培與營養時期的忽略與過失。根心裏的病傷難治；在弁髦時代種下的斑點，可以到斑白的毛髮上去尋痕迹，在這裏因果的鐵律是絲毫不松放的。並且我們說的孩子時期還不單指早年時狹義的教育，實際上一個人品格的養成是在六歲以前，不是以後；這裏說的孩子期可以說是從在娘胎時起到學齡期止的徑程——別看那初出娘胎黃毛吐沫的小囡囡正如小貓小狗似的不懂事，它們官感開始活動的時辰，就是它來人生這學校上學的憑證。不，胎教家還得進一步主張做父母的在懷胎期內就該開始檢點他們自身的作為，開始擔負他們養育的責任。這道理是對的；正如在地面上僅透乃至未透一點青芽的花木，不自主的感受風露的影響，稟承父母氣血的胎兒，當然也同樣可以吸收他們思想與行為的氣息，不論怎樣的微細。

但孩子它自己是無能力的，這責任當然完全落在做父母的與其他管理人的身上。但我們一方面看了現代沒有具備做父母資格的男女們儘自機械性的活動著他們生產的本能，沒遮攔的替社會增加廢物乃至毒性物的負擔，無顧戀的糟蹋血肉與靈性——我們不能不覺著怕懼與憂心；再一方面我們又見著應分有資格的父母們因為缺乏相當的知識或是缺乏打破不良習慣的

勇氣，不替他們的兒女準備下適當環境，不給他們適當的營養，結果上好的材料至少不免遭受部分的殘廢——我們又不能不覺著可惜與可憐。因為養育兒女，就算單顧身體一事，僅僅憑一點本能的愛心還是不夠的；要期望一個完全的兒童，我們得先假定一雙完全的父母，身體、知識、思想，一般的重要。人類因為文明的結果，就這軀體的組織也比一切生物更複雜，更柔纖，更不易培養；它那受病的機會以及病的種類也比別的動物差得遠了。因此在貓、狗、牛、馬是一個不成問題的現象，在今日的人類就變了最費周章的問題了。

帶一個生靈到世界上來，養育一個孩子成人，做父母的責任夠多重大；但實際上做父母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夠多糊塗！中國民族是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句話給咒定了的；“生兒子”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情，多少的罪惡，什麼醜惡的家庭現象，都是從這上頭發生出來的。影響到個人，影響到社會，同樣的不健康。摘下來的果子，比方說，全是這半青不熟的，毛刺刺的一張皮包著松松的一個核，上口是一味苦澀，做醬都嫌單薄，難怪結果是十六字的大聯“蟠蟠老成，屍居餘氣；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屍尤其是所謂“士”的階級，那應分是社會的核心，最受儒家“孝”說的流毒，一代促一代的釀成世界上唯一的弱種；誰說今日中國社會發生病態與離心渙散的現象(原先閉關時代，不與外族競爭，所以病象不能自見，雖則這病根已有幾千年的老)，不能歸咎到我們最荒謬的“唯生男主義”？先天所以是弱定了的，後天又沒有補救的力量；中國人管孩子還不是絕無知識絕對迷信固執惡習的老媽子們的專門任務？管孩子是閩以內的事情，丈夫們管不著，除了出名請三朝滿月周歲或是孩子死了出名報喪！家庭又是我們民族惡劣根性的結晶，比牢獄還來得慘酷，黑暗，比豬圈還來得不講衛生；

但這是我們小安琪們命定長成的環境，什麼奇才異稟敵得過這重重“反生命”的勢力？這情形想起都叫人發抖，我不是說我們的父母就沒有人性，不愛惜他們子女；不，實際上我們是愛得太過了。但不幸天下事情單憑原始的感情是萬萬不夠的，何況中國人所謂愛兒子的愛的背後還耽著一個不可說的最自私的動機——“傳種”：有了兒子盼孫子，有了孫子望曾孫，管他是生瘡生癬，做賊做強盜，只要到年紀娶媳婦傳種就得！生育與繁殖固然是造物的旨意，但人類的尊嚴就在能用心的力量超出自然法的範圍，另創一種別的生物所不能的生活概念，像我們這樣原始性的人生觀不是太挖苦了嗎？就為我們生子女的唯一目標是為替祖先傳命脈，所以兒童本身的利益是絕對沒有地位的。喔，我知道你要駁說中國人家何嘗不想栽培子弟，要他有出息，“有出息”，是的！舊的人家想子弟做官發財；新的人家想子弟發財做官（現在因為欠薪的悲慘做父母的漸漸覺得做官是乏味的，除了做兵官，那是一種新的行業）動機還不是一樣為要滿足老朽們的虛榮與實惠，有幾家父母曾經替子弟們自身做人的使命（非功利的）費一半分鐘的考量躊躇？再沒有一種反嘲（愛倫內）能比說“中國是精神文明”來得更惡毒，更鮮豔，更深刻！我們現在有人已經學會了嘲笑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所代表的理想與習俗。嚙，這也是愛倫內；我們的開化程度正還遠不如那所謂“菲力士挺”哪！我們從這近幾十年來的經驗，至少得了一個教訓，就是新的絕對不能與舊的妥協，正如科學不能妥協迷信，真理不能妥協錯誤。我們革新的工作得從根底做起；一切的價值得重新估定，生活的基本觀念得重新確定，一切教育的方針得按照前者重新籌劃——否則我們的民族就沒有更新的希望。

是的，希望就在教育。但教育是一個最泛的泛詞，重要的

核心就在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古代斯巴達獎勵兒童做賊，爲的是要造成做間諜的技巧；中世紀的教育是爲訓練教會的奴隸；近代帝國主義的教育是爲侵略弱小民族；中國人舊式的教育是爲維持懶惰的生活。但西方的教育，雖則自有它的錯誤與荒謬情形，但它對於人的個性總還有相當的尊敬與計算，這是不容否認的。所以我們當前第一個觀念得確定的是人是個人，他對他自身的生命負有直接的責任；人的生命不是一種工具，可以供當權階級任意的利用與支配。教育的問題是在怎樣幫助一個受教育人合理的做人。在這裏我們得假定幾個重要的前提：（一）人是可以爲善的；（二）合理的生活是可能的；（三）教育是有造成品格的力量。我在這篇裏說的教育幾乎是限於養成品格一義，因爲灌輸智識只是極狹義的教育並且是一個實際問題，比較的明顯簡單。近代關於人生科學的進步，給了我們在教育上很多的發見與啓示，一點是使我們對於兒童教育特別注意，因爲品格的養成期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出娘胎到學齡年的期間。在人類的智力還不能實現“優生”的理想以前，我們只能盡我們教育的能力引導孩子們逼近準備“理想人”的方向走去。這才真是革命的工作——革除人類已成乃至防範未成的惡劣根性，指望實現一個合理的群體生活的將來。手把著革命權威的不是散傳單的學生，不是有槍彈的大兵，也不是講道的牧師或講學的教師；他們是有子女的父母，在孩子們學語學步吃奶玩耍最關緊要的日常生活間，我們期望真正革命工作的活動！

關於這革命工作的性質、原則，以及實行的方法，盧梭在他新出《論教育》的書裏給了我們極大的光亮與希望。那本書聽說陳寶鏞先生已經著手翻譯，那是一個極好的消息，我們盼望那書得到最大可能的宣傳，真愛子女的父母們都應得接近那書裏的智慧，因爲在適當的兒童教育裏隱有改造社會最不可錯

誤的消息。我下次也許再續寫一篇，略述盧梭那本書的大意與我自己的感想。

(原刊 1926 年 5 月 10 日 / 12 日《晨報副刊》)

## 再談管孩子

你做小孩時候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憶中想不起來。你滿意你現在的情況不？你覺不覺得有地方習慣成了自然，明知是做自己習慣的奴隸卻又沒法擺脫這束縛，沒法回復原來的自由？不但是實際生活上，思想、意志、性情也一樣有受習慣拘執的可能。習慣都是養成的；我們很少想到我們這時候覺著的混身的鐐銬，大半是小時候就套上的——記著一歲到六歲是品格與習慣的養成的最重要時期。我小時候的受業師袁花查桐蓀先生，因為他出世時父母怕孩子遭涼沒有給洗澡，他就帶了這不洗澡習慣到棺材裏去——從生到死五十幾年一次都沒有洗過身體！他也不刷牙，不洗頭，很少洗臉。髒得叫人聽了都膩心不是？我們很少想到我們品格上，性情上，乃至思想上的不潔多半是原因于小時候做父母的姑息與顛預。中國人口頭上常講率真，實際上我們是假到自己都不覺得。講信義，你一天在社會上不說一兩句謊話能過日子嗎？講廉講潔，有比我們更貪更齷齪的民族沒有？講氣節——這更不容說了！

這是實際情形，不容掩諱的。我們用不著歸咎這樣，歸咎那樣，說來很簡單，只是一個教育問題；可不是，上學以後，而是上學以前的教育問題。品格教育，不是知識教育。我們不敢說合理的養育就可以消滅所有的敗類；但我們確信（借近代科學研究的光）環境與有意識的訓練在十次裏至少有八九次可

以變化氣質，養成品格。什麼事只要基礎打好就有辦法：屋漏了容易修，牆壞了可以補，基礎不堅實時可麻煩。管好你的孩子，幫他開好方向，以後他就會自己尋路走。

但是你說誰家父母不想管好他們的孩子？原是的。但我們要問問仔細，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究竟是不是好孩子。究竟他們的管法是不是，我在上篇裏說過。（一）替孩子本身的利益；（二）替全社會著想。我的觀察是老派父母養育的觀念整個兒是不對的。他們的意思是愛，他們的實效是害。我敢斷定現代大多數的父母是對他們的子女負罪的。養花是多簡單的一件事，但有的花不能多曬，有的不能多澆水，還有土性的關係，一不小心，花就種死，或是開得寒儉，辜負了它的種性。管孩子至少比養花更難些。很多的孩子是曬太多澆太勤給鬧壞的。這幾乎完全是一個科學問題，感情的地位，如其有，很是有限，單靠愛是不夠的。單憑成法也是不夠的。養花得識花性，什麼花怎麼養法；管孩子得明白孩子性質，什麼孩子怎麼管法——每朝每晚都得用心看著，差不得一點。打起了底子，以後就好辦。

這話聽得太平常了，誰不知道不是？讓我們來看看實際情形。我們不講無知識階級的父母，實際鄉下人的管孩子倒是合理得多，他們比較的“接近自然”。最可痛的是所謂有知識階級乃至於“知識階級”的育兒情形。別笑話做母親的在人前拖出奶來喂孩子，這是應得獎勵的。有錢人家有了孩子就交給奶媽，誰耐煩抱孩子，高興的時候要過來逗逗親親叫幾聲乖，一下就喊奶媽抱了去，多心煩！結果我們中上等人家的孩子運定是老媽乃至丫頭們的玩物！有好多孩子身上聞著老媽的臭味，臉上看出老媽的傻相！

單看我們孩子的衣著先就可笑。渾身全給裹得緊緊，胳膊、

脛、腿，也不叫露在外面，怕著涼。怕著涼，不錯；可是褲子是開襠的，孩子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連帶通風——這倒不怕著涼了！孩子是不能常洗澡的，洗澡又容易著涼，我們家鄉地方終年不洗澡的孩子並不出奇，我不知道我自己小時候平均每年洗幾回澡，冬天不用說，因為屋子不生火，當然不洗，夏天有時不得不洗，但只淺淺的一隻小腳桶，水又是滾湯，（不滾容易著涼！）結果孩子們也就不愛洗。我記得孩子時候頂怕兩件事：一件是剃頭；一件是洗澡。“今天我總得‘捉牢’他來剃頭”，“今天我總得‘捉牢’他來洗澡”，我媽總是這麼說；他們可不對我講一個人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們也不想法把洗的方法給弄適意些。這影響深極了，我到這老老年紀每回洗澡雖不至厭惡：總不見得熱心；看作一種必要的麻煩，不是愉快的練習。泅水也沒有學會，猜想也是從小對洗身沒有感情的緣故。我的孩子更可笑了。跟我一樣，他也不熱心洗澡。有一次我在家裏（他是祖母管大的），好容易拉了他一起洗，他倒也沒有什麼，明天再洗，成績很好，再來幾次就可以引起他的興趣的希望。可是他第二天碰巧有了發熱，家裏人對他說：你看，都是你爸爸不好，硬拖你洗，又著涼了，下回再不要聽他的！他們說這話也許一半是好玩，但孩子可是認了真，下回他再也不跟爸爸洗澡了！

像這類的情形真是舉不勝舉；但單純關於身體的習慣，比較還容易改。最壞是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觀念。再沒有比父母更專制的；他們命令，他們強制，他們罵，他們打；他們卻從不對孩子講理——好像孩子比他們自己欠聰明不懂得似的！他們用種種的方法教孩子學大人樣——簡單說，愈不像孩子的孩子在他們看是愈好的孩子。孩子得聽話，不許鬧——中國父母頂得意的是他們的孩子聽人家吩咐規規矩矩的叫人，

絕對機械性的叫人——“伯伯”、“媽媽”。我有時看孩子們哭喪著臉聽話叫人的時候，真覺得難受！所以叫人是孩子聰明乖的唯一標準。因為要強制孩子聽大人話（孩子最不願意聽大人話！）大人們有時就得用種種謊騙恫嚇的方法。多少在成人後作偽與懦怯的品性是“別哭，老虎來了”，“別嚷，老太太來了”，“不許吃，吃了要長瘡的”，一類話給養成的，孩子一定得膽小怕事，這又是中國父母的得意文章。“我們的阿大真不好，膽子大極了”，或是“你們的寶寶多好，他一個人走路都不敢的”。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家裏人常拿鬼來嚇我，結果我膽小極了，從來不敢一個人進屋子或是單身睡一個床——說來太可笑，你們不信，我到結親以前還是常常同媽媽睡一床的！這怕黑暗怕鬼的影響到如今還有痕迹。我那時候實在膽子並不小，什麼事有機會都想試試，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特別的恐嚇，騙我是我不是我媽生的，是“網船”（即漁船）上抱來的，每天頭上包著藍布走進天井來問要蝦不要的那個漁婆就是我的親娘，每回我鬧凶了，膽子“太大了”，他們就說：“再鬧叫你網船上的娘來抱回去，”那靈極了，一說我就癢，再也不敢強了。這也是極壞的影響。我的孩子因為在老家裏生長，他們還是如法炮製，每回我一回家，就獎勵他走路上山，甚至爬石頭，他也是頂喜歡的，有一次我帶他在山上住，天天爬山，樂得很，隔一天他回家了，碰巧有點發熱，家裏人又有了機會來破壞爸爸的威信了；“你看都是你爸，領你到山上去亂跑，著了涼發熱，下回再不要聽他了！”當然他再也不聽信爸爸了！

但是孩子們的習慣，趕早想法轉移，也是很容易的事。就我的孩子說，因為生長在老式家庭裏的緣故，所有已經將次養成的習慣多半是我們認為不對的，我們認為應分訓練的習慣卻一點不顧著，這由於：（一）“好孩子”觀念的錯誤；（二）拘執

成法，再沒有比我的父母再愛孫兒的，他病了我母親整天整晚的抱著，有幾次在夏天發熱簡直是一個火爐，晚上我母親同他睡，在冬天常常通宵握住他的冷腳給窩暖；但愛是一件事，得法不得法又是一件事。這回好了，他自己的媽(張幼儀女士，不久來京，想專辦蒙養教育)從德國研究蒙養教育畢業回來了。孩子一歸她管，不到兩個月工夫，整個兒變化了，至少在看得見的習慣上。他本來晚上上床早上起身沒有定時的，現在十點鐘一定睡，早上也一定時候起，聽說每晚到了十點鐘他自己覺得大人不理他了，他就看一看鐘，站起來說，明天會，自己去睡了。本來他晚上睡不但不換睡衣，有時天涼連棉襖都穿了睡的，現在自己每晚穿衣換衣，早上穿衣起身再也不叫旁人幫忙。本來最不願意念書寫字，現在到了一定時候，就會自動寫字念書，本來走一點路就叫肚疼或腿酸的，現在長路散步成了習慣。洗澡什麼當然也看作當然了。最好是他現在也學會了認真刷牙(他在德國死的弟弟兩歲起就自己刷牙了)，盥水滿臉洗，洗過用幹布擦，一點也不含糊了！在知識上也一樣的有進步，原先在他念書寫字因為上面含有強迫性質看作一種苦惱，現在得了相當的引誘與指導，自動的興趣也慢慢的來了。這種地方雖則小，卻未始不是想認真做父母的一個啓示。不要怪你們孩子性情強不好，或是愁他們身子不好，實際只要你們肯費一點心思，花一點工夫，認清了孩子本能的傾向，治水似的耐心的去疏導它，原來不好的地方很容易變好，性情、身體，都可以立刻見效的。“性相近，習相遠”，這話是真理；我們或許有一天可以進一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哪！沒有工作比創造的工作更愉快更偉大的；做父母的都有一個創作的機會，把你們的孩子養成一個健康、活潑、靈敏、慈愛的成人，替社會造一個有用的人才，替自然完成一個有意識的工作，同時也增你們自己的光，

添你們的歡喜——這機會還不夠大嗎？看看現代的成人，爲什麼都是這懶，這髒(尤其在品格上與思想)，這蠢，這醜，這破爛；看看現代的青年，爲什麼這弱，這忌心重，這多愁多悲哀，這種種的不健康——多半是做爹娘的當初不曾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一半是愚暗，一半是懶怠，結果對不起社會，對不起孩子們自身，自己也沒有好處，這真是何苦來！

現在盧梭先生給了我們一部關於養成品格問題極光亮的書，綜合近代理論與實施所得的有價值的研究與結論，明白的父母們看了可以更增育兒的興味，在尋求知識中的父母們看了更有莫大的利益；相信我，這部書是一個不滅的亮燈，誰家能利用的就不愁再遭黑暗的悲慘了！但我說了這半天，本題還是沒有講到，時候已經不早了，只好再等下回了。

(原刊 1926 年 5 月 15 日《晨報副刊》)

## 泰戈爾來華

泰戈爾在中國，不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問他愛念誰的英文詩，十余歲的小學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說泰戈爾。在新詩界中，除了幾位最有名神形畢肖的泰戈爾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裏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的。這是可驚的狀況，一個外國的詩人，能有這樣普及的引力。

現在他快到中國來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聽了，不消說，當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們不僅天天豎耳企踵的在盼望，就是他們夢裏的顏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幾分嫵媚。現世界是個墮落沈寂的世界；我們往常要求一二偉大聖潔的人格，給我們精神的慰安時，每每不得已上溯已往的歷史，與神化的學士藝才，結想象的因緣，哲士、詩人與藝術家，代表一民族一時代特具的天才；可憐華族，千年來只在精神窮囊中度活，真生命只是個追憶不全的夢境，真人格亦只似昏夜池水裏的花草映影，在有無虛實之間，誰不想念春秋戰國才智之盛，誰不永慕屈子之悲歌，司馬之大聲，李白之仙音；誰不長念莊生之逍遙，東坡之風流，淵明之沖淡？我每想及過去的光榮、不禁疑問現時人荒心死的現象，莫非是噩夢的虛景，否則何以我們民族的靈海中，曾經有過偌大的潮迹，如今何至於沈寂如此？孔陵前子貢手植的楷樹，聖廟中孔子手植的檜樹，如其傳話是可信的，

過了二千幾百年，經了幾度的災劫，到現在還不時有新枝從舊根上生髮；我們華族天才的活力，難道還不如此檜此楷？

什麼是自由？自由是不絕的心靈活動之表現。斯拉夫民族自開國起直至十九世紀中期，只是個龐大暗啞的無光的空氣中苟活的怪物，但近六七十年來天才累出，突發大聲，不但驚醒了自身，並且驚醒了所有迷夢的鄰居。斯拉夫偉奧可怖的靈魂之發現，是百年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件事跡。華族往往以睡獅自比，這又洩漏我們想象力之墮落；期望一民族回復或取得吃人噬獸的暴力者，只是最下流“富國強兵教”的信徒，我們希望以後文化的意義與人類的目的明定以後，這類的謬見可以漸漸的銷匿。

精神的自由，決不有待於政治或經濟或社會制度之妥協，我們且看印度。印度不是我們所謂已亡之國嗎？我們常以印度、朝鮮、波蘭並稱，以為亡國的前例。我敢說我們見了印度人，不是發心憐憫，是意存鄙蔑（我想印度是最受一班人誤解的民族，雖同在亞洲；大部分人以為印度人與馬路上的紅頭阿三是一樣同樣的東西！）就政治看來，說我們比他們比較的有自由，這話勉強還可以說。但要論精神的自由，我們只似從前的俄國，是個龐大暗啞在無光的氣圈中苟活的怪物，他們（印度）卻有心靈活動的成績，證明他們表面政治的奴縛非但不曾壓倒，而且激動了他們潛伏的天才。在這時期他們連出了一個宗教性質的政治領袖——甘地——一個實行的托爾斯泰；兩個大詩人，伽利達撒（Kalidasa）與泰戈爾。單是甘地與泰戈爾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鐵證。

東方人能以人格與作為，取得普通的崇拜與榮名者，不出在“國富兵強”的日本，不出在政權獨立的中國，而出於亡國民族之印度——這不是應發人猛省的事實嗎？

泰戈爾在世界文學中，究占如何位置，我們此時還不能定，他的詩是否可算獨立的貢獻，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復興之潛流，他的哲學(如其他有哲學)是否有獨到的境界——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們敢斷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詩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遺忘與失時之可能，但他一生熱奮的生涯所養成的人格，卻是我們不易磨翳的紀念。[ 泰戈爾生平的經過，我總覺得非是東方的，也許印度原不能算東方(陳寅恪君在海外常常大放厥詞，辯印度之爲非東方的。) ] 所以他這回來華，我個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更推廣他詩藝的影響，不在傳說他宗教的哲學的乃至於玄學的思想，而在他可愛的人格，給我們見得到他的青年，一個偉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們現代努力于文藝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個不斷的熱烈的努力，向內開豁他天賦的才智，自然吸收應有的營養。他境遇雖則一流順利，但物質生活的平易，並不反射他精神生活之不艱險。我們知道詩人、藝術家的生活，集中在外人捉摸不到的內心境界。歷史上也許有大名人一生不受物質的苦難，但決沒有不經心靈界的狂風暴雨與沈鬱黑暗時期者。葛德是一生不愁衣食的顯例，但他在七十六歲那年對他的友人說他一生不曾有過四星期的幸福，一生只是在煩惱痛苦勞力中。泰戈爾是東方的一個顯例，他的傷痕也都在奧密的靈府中的。

我們所以加倍的歡迎泰戈爾來華，因爲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慰安，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爲，可以摩挲我們想見古人的憂心，可以消平我們過渡時期張皇的意義，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

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泰戈爾在與我們所處相仿的境地中，已經很高尚的解決了他個人的問題，所以他是我們的導師、榜樣。

他是個詩人，尤其是一個男子，一個純粹的人；他最偉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這話是極普通的話，我所以要在此重復的說，為的是怕誤解。人不怕受人崇拜，但最怕受誤解的崇拜。葛德說，最使人難受的是無意識的崇拜。泰戈爾自己也常說及。他最初最後只是個詩人——藝術家如其你願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詩心偶然的流露，決不為哲學家談哲學，或為宗教而訓宗教的。有人喜歡拿他的思想比這個那個西洋的哲學，以為他是表現東方一部的時代精神與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竟有幾分的耶穌教幾分是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也許在性質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但于泰戈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發明的。譬如有人見了他在山氏尼開頓(San tiniketan)學校裏所用的晨禱：

Thou art our Father.Do you help us to know thee as Father.We bow down to Thee.Do thou never afflict us, O Father,by causing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e and us.O thou selfrevealing one , O Thou Parent of the universe , purge away the multude of our sins , and send unto us whatever is good and noble . TO Thee , from whom spring jcy and goodness nay , who art all goodness thyself , to Thee we bow down now and for ever .

耶教人見了這段禱告一定拉本家，說泰戈爾准是皈依基督的，但回頭又聽見他們的晚禱：

The Deity who is in fire and water, nay, who pervades the Universe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makes His abode in tiny plants and towering forests—to such a Deity we bow down for ever and ever.

這不最明顯的泛神論嗎？這裏也許有 Lucretius 也許有 Spinoza 也許有 Uparoshads 但決不是天父云云的一神教，誰都看得出來。回頭在揭檀迦利的詩裏，又發現什麼 Lia 既不是耶教的，又不是泛神論。結果把一般專好拿封條拿題簽來支配一切的，絕對的糊塗住了，他們一看這事不易辦，就說泰戈爾是詩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專門的哲學家。管他神是一個或是兩個或是無數或是沒有，詩人的標準，只是詩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來是不相容納的衝突（因為他們只見字面）他看來只是一體的諧合（因為他能超文字而悟實在）。

同樣的在哲理方面，也就有人分別研究，說他的人格論是近於訛的，說他的藝術論是受訛影響的……這也是勞而無功的。自從有了大學教授以來，尤其是美國的教授，學生忙的是：比較哲學，比較憲法學，比較人種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教育學，比較這樣，比較那樣，結果他們意想把最高粹的思想藝術，也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我看倒不如來一門比較大學教授學還有趣些！

思想之不是糟粕，藝術之不是凡品，就在他們本身有完全、獨立、純粹不可分析的性質。類不同便沒有可比較性，拿西洋現成的宗教哲學的派別去比湊一個創造的藝術家，猶之拿唐采芝或王玉峰去比附真純創造的音樂家一樣的可笑，一樣的隔著靴子搔癢。

我們只要能夠體會泰戈爾詩化的人格，與領略他充滿人格

的詩文，已經盡夠的了，此外的事自有專門的書呆子去顧管，不勞我們費心。

我乘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一三年泰戈爾被選得諾貝爾獎金的電報到印度時，印度人聽了立即發瘋一般的狂喜，滿街上小孩大人一齊呼慶祝，但詩人在家裏，非但不樂，而且歎道：“我從此沒有安閒日子過了！”接著下年英政府又封他為爵士，從此，真的，他不曾有過安閒時日。他的山氏尼開頓竟變了朝拜的中心，他出遊歐美時，到處受無上的歡迎，瑞典、丹麥幾處學生，好像都為他舉行火把會與提燈會，在德國聽他講演的往往累萬，美國招待他的盛況，恐怕不在英國皇太子之下。但這是詩人所心願的幸福嗎，固然我不敢說詩人便能完全免除虛榮心，但這類群眾的哄動，大部分只是葛德所謂無意識的崇拜，真詩人決不會豔羨的，最可厭是西洋一般社交太太們，她們的宗教照例是英雄崇拜；英雄愈新奇，她們愈樂意，泰戈爾那樣的道貌岸然，寬袍布帽，當然加倍的搔癢了她們的好奇心，大家要來和這遠東的詩聖，握握手，親熱親熱，說幾句照例的肉麻話……這是近代享盛名的一點小報應，我想性愛恬淡的泰戈爾先生，臨到這種情形，真也是說不出的苦。據他的英友恩厚之告訴我們說他近來愈發厭煩嘈雜了，又且他身體也不十分能耐勞，但他就使不願意，卻也很少顯示於外，所以他這次來華，雖則不至受社交太太們之窘，但我們有機會瞻仰他言論丰采的人，應該格外的體諒他，談論時不過分去勞乏他，演講能節省處節省，使他和我們能如家人一般的相與，能如在家鄉一般的舒服，那才對得他高年跋涉的一番至意。

七月六日

(原刊 1923 年 9 月 10 日《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9 號)

## 羅素又來說話了

—

每次我念羅素的著作或是記起他的聲音笑貌，我就聯想起紐約城，尤其是吳爾吳斯五十八層的高樓。羅素的思想言論，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黃昏，紫黑雲中不時有金蛇似的電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閃，在你的頭頂眼前隱現！

轟入雲際的高樓，不危險嗎？一半個的霹靂，便可將他錘成粉屑——震的赫真江邊的青林綠草都兢兢的搖動！但是不然！電火盡閃著，霹靂卻始終不到，高樓依舊在層雲中轟著，純金的電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輝煌！

羅素最近在他一篇論文叫做：《餘閑與機械主義》（見 Dial, For August, 1923）又放射了一次他智力的電閃，威嚇那五十八層的高樓。

我們是踮起腳跟，在旁邊看熱鬧的人；我們感到電閃之迅與光與勁，亦看見高樓之牢固與倔強。

二

一二百年前，法國有一個怪人，名叫凡爾太的，他是羅素的前身，羅素是他的後影；他當時也同羅素在今日一樣，放射了最敏銳的智力的光電，威嚇當時的制度習慣，當時的五十八層高樓。他放了半世紀冷酷的、料峭的閃電，結成一個大霹靂，到一七八九那年，把全歐的政治，連著比士梯亞的大牢城，一起的打成粉屑。羅素還有一個前身，這個是他同種的，就是大詩人雪萊的丈人，著《女權論》的吳爾頓克辣夫脫的丈夫，威廉古德溫，他也是個崇拜智力，崇拜理性的，他也憑著智理的神光，抨擊英國當時的制度習慣，他是近代各種社會主義的一個始祖，他的霹靂，雖則沒有法國革命那個的猛烈，卻也打翻了不少的偶像，打倒了不少的高樓。

羅素的霹靂，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轟出，不是容易可以按定的；但這不住的閃電，至少證明空中涵有蒸熱的悶氣，遲早總得有個發泄，疾電暴雨的種子，已經滿布在雲中。

### 三

他近年來最厭惡的物件，最要轟成粉屑的東西，是近代文明所產生的一種特別現象，與這現象所養成的一種特別心理。不錯，他對於所謂西方文明，有極嚴重的抗議；但他卻不是印度的甘地，他只反對部分，不反對全體。

他依然是未能忘情的，雖則他獎勵中國人的懶惰，讚歎中國人的懦怯，慕羨中國人的窮苦——他未能忘情於歐洲真正的文化。“我願意到中國去做一個窮苦的農夫，吃粗米，穿布衣，

不願意在歐美的文明社會裏，做賣靈魂，吃人肉的事業”。這樣的意思，他表示過好幾次。但研究數理，大膽的批評人類；卻不是賣靈魂，更不是吃人肉；所以素雖則愛極了中國，卻還願意留在歐洲，保存他：Honorable 的高貴，這並不算言行的不一致，除非我們故意的講蠻不講理。

When I am tempted to wish the human race wiped out by some passing comet I thin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rt; those two things seem to make our existence not wholly futile.

#### 四

羅素先生經過了這幾年紅塵的生活——在戰時主張和平，壓抗戰爭；與執政者鬥，與群眾鬥，與癡狂的心理鬥，失敗，屈辱褫奪教職，坐監，講社會主義，讚揚蘇維埃革命，入勞工黨，遊鮑爾雪微克之邦，離婚，遊中國，回英國，再結婚，生子，賣文為生——他對他人生的觀察與揣摩，已經到了似乎成熟的(所以平和的)結論。

他對於人生並不失望；人類並不是根本要不得的，也並不是無可救度的，而且救度的方法，決計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烈只能產生暴烈，他看來人生本是鑠亮的鏡子。現在就只被灰塵蓋住了；所以我們只要說擦了灰塵，人生便可回復光明的。

他以為只要有四個基本條件之存在，人生便是光明的。

第一是生命的樂趣——天然的幸福。

第二是友誼的情感。

第三是愛美與欣賞藝術的能力。

第四是愛純粹的學問與知識。

這四個條件只要能推及平民——他相信是可以普遍的——天下就會太平，人生就有顏色。

## 五

怎樣可以得到生命的樂趣？他答，所有人生的現象本來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礙幸福的原因存在時，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潑的韻節。小貓追趕她自己的尾巴，鵲之噪，水之流，松鼠與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與生物界只是一個整個的歡喜。人類亦不是例外；街上襤褸的小孩，哪一個不是快樂的。人生種種苦痛的原因，是人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現象。只要彰明的與潛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當的滿足與調和，生活便不至於發生變態。社會的制度是負責任的。從前的學者論政治或論社會，亦未嘗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礎；但心理學是個最較發達的科學，功利主義的心理假定是過於淺陋。近代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分析對於社會科學是大的貢獻，就在證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動物。利他主義者只見了個表面，所以利他主義的倫理只能強人作偽，不能使人自然的為善。幾個大宗教成功的秘密，就在認明這重要

的一點：耶穌教說你行善你的靈魂便可升天；佛教說你修行結果你可證菩提；道教說你保全你的精氣你可成仙。什麼事都沒有自己實在的利益徹底；什麼事都起源於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利己的動機。但同時人又是善於假借的；他往往穿著極體面的衣裳，掩蓋他醜陋的原形。現在的新心理學，仿佛是一座照妖鏡；不論芭蕉裏的怎樣的緊結，他總耐心的去剝。現在雖然剝近，也許竟已剝到蕉心了。

所以，人類是利己的，這實在是現代政治家與社會改良家所最應認明與認定的。這個真理的暴露，並不損人類的尊嚴，如其還有人未能忘情於此；並且亦不妨礙全社會享受和平與幸福的實現。認明了事實與實在，就不怕沒有辦法，危險就在隱匿或詭辯實在與事實。病人諱病時，便有良醫也是無法可施的。現代與往代的分別，就在自覺與非自覺；社會科學的希望，就在發現從前所忽略的，誤解的，或隱秘的病候。理清了病情，開明了脈案，然後可以盼望對症的藥方；否則即使有偶逢的僥幸。決不能祛除病根的。

## 六

實際的說，身體的健康當然是生命的樂趣的第一個條件；有病的與肝旺的人，當然不能領略生命自然的意味。所以體育是重要的。但這重要也是相對的，我們如其側重了軀體，也許因而妨礙智力的發展，像我們幾個專誠尊崇運動學校的產品，蔡子民先生曾經說到過，也是危險的。肌肉與腦筋應受同等的

注意。如果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度的健康，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礎，此外只要社會制度有相當的寬鬆性，不阻礙男女個人本能相當的滿足，消極的不使發生壓迫狀態致有變態與反常之產生。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相當的餘閑也是必要的；羅素以為將來的社會不容不工作的分子，亦不容偏重的工作，據經濟學家計算，每人每日只需三四小時工作，社會即可充裕的過去，現有的生產率，一半是原因於競爭制度的糜費。

## 七

工業主義的一個大目標是“成功”(Success)，本質是競爭，競爭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競爭，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觀，便是造成工業主義，日趨自殺現象，使人道日趨機械化的原因。我們要回復生命的自然與樂趣，只有一個方法，就在打破經濟社會競爭的基礎，消滅成功與捷效的迷信——簡言之，切近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說，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過來的主義，與青年會所代表的道德。我前天會見一個有名的報館經理，他說，報的事情，如其你要辦他個發達，真不是人做的事！又有一個忠慎勤勞的銀行經理，與一個忠慎勤勞的紗廠經理，也同聲的說生意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的忙不算，晚上夢裏的心思都不得個安穩，究竟為的是什麼，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實情。競爭的商業社會，只是蕭伯納所謂零賣靈魂的市場。我們快快的回頭，也許可以超脫；再不是迷信開紗廠。此如說，發大財——要知道蘊藻濱華麗宏大的大中華

的煙囪，已經好幾時不出煙。我們與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他最大的功績，就在造成同類相殘的心理，摧殘了數百萬的生靈，他卻取得了威望與金錢與不朽的榮譽）與美國的十大富豪，不如去聽聶雲台先生的仟悔談，去講他演說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吧！

羅素說他自從看過中國以後，他才覺悟“累進”（Progress）與“捷效”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他也悟到固定的社會的好處——這是進步的反面——與惰性，或懶惰主義的妙處——這是捷效的反面——。他說：“I have hopes of laziness as a gospel.”

懶惰是濟世的福音！我們知道羅素所謂“懶惰”的反面不是我們農業社會之所謂勤——私人治己治家的勤是美德，永遠應受獎勵的——而是現代機械式的工商社會所產生無謂的慌忙與擾攘，滅絕性靈的慌忙與擾攘。這就是說，現代的社會趨向于侵蝕，終於完全剝奪合理的人生應有的餘閑，這是極大的危險與悲慘。勞力的工人不必說，就是中等社會，亦都在這不幸的旋渦中急轉。羅素以為，譬如就英國說，中級社會之頑，愚，嫉妒，偏執，迷信，勞工社會之殘忍，愚暗，酗酒的習慣，等等，都是生活的狀態失了自然的和諧的結果。

## 八

所以現代社會的狀況，與生命自然的樂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友誼的情感，是人與人，或國與國相處的必需原素，而

競爭主義又是阻礙真純同情心發展的原因。又次，譬如愛美的風尚，與普遍的藝術的欣賞，例如當年雅典或初期的羅馬曾經實現過的，又不是工商社會所能容恕的。從前的技士與工人，對於他們自己獨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有親切真純的興趣；但現在伺候機器的工作，只能僵癱人的心靈，決不能獎勵創作的本能。我們只要想起英國的孟騫斯德、利物浦；美國的芝加哥、畢次保格、紐約；中國和上海、天津；就知道工業主義只孕育醜惡，庸俗，齷齪，罪惡，囂厄，高煙囪與大腹賈。

又次，我們常以為科學與工業文明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是的，關係是有的；但卻不是不可分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現代的文明；但科學有兩種意義，我們應得認明：一是純粹的科學，例如自然現象的研究，這是人類憑著智力與耐心積累所得的，羅素所謂“*The most god-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一是科學的應用，這才是工業文明的主因。真純的科學家，只有純粹的知識是他的物件，他絕對不是功利主義的，絕對不問他尋求與人生有何實際的關係。孟代爾(Mendel)當初在他清靜的寺院培養他的豆苗，何嘗想到今日農畜資本家的利用他的發明？法蘭岱(Faraday)與麥克士惠爾(Maxwell)亦何嘗想到現代的電氣事業？

當初的先生們，竭盡他們一生精力，開拓人類知識的疆土，何嘗料想到，照現在的狀況看來，他們倒似乎變了人類的罪人；因為應用科學的成績，就只(一)倍增了貨物的產品，促成資本主義之集中；(二)製造殺人的利器；獎勵同類自殘的劣性；(三)設備機械性的娛樂，卻掩沒了美術的本能。我們再看，應用科學最發達的所在是美國；資本主義最不易搖動的所在，是美國；純粹科學最不發達的，亦是美國；他們現在所利用的科學的發現，都不是美國人的成績。所以功利主義的傾

向，最是不利於少數的聰明才智，尋求純粹智識的努力。我們中國近來很討論科學是否人生的福音，一般人竟有誤科學為實際的工商業，以為我們若然反抗工業主義，即是反對科學本體，這是錯誤的。科學無非是有系統的學術與思想，這如何可以排斥；至於反抗機械主義與提高精神生活，卻又是一件事了。

所以合理的人生，應有的幾種原素——自然的幸福，友誼的情感，愛美與創作的獎勵，純粹知識——科學——的尋求——都是與機械式的社會狀況根本不能並存的。除非轉變機械主義的傾向，人生很難有希望。

## 九

這是我們也都看得分明的；我們亦未嘗不想轉變方向，但卻從哪里做起呢？這才是難處。羅素先生卻並不悲觀。他以為這是個心理——倫理的問題，舊式的倫理，分別善惡與是非的，大都不曾認明心理的實在，而且往往側重個人的。羅素的主張，就在認明心理的實在，而以社會的利與弊，為判定行為善惡的標準。羅素看來，人的行為只是習慣，無所謂先天的善與惡。凡是趨向於產生好社會的習慣，不論是心的或體的，就是善；反之，產生劣社會的習慣，就是惡。羅素所謂好的社會，就是上面講的具有四種條件的社會；他所謂劣社會就是反面，因本能壓迫而生的苦痛（替代自然的快樂），恨與嫉忌（替代友誼與同情）；庸俗少創作，不知愛美，與心智的好奇心之薄弱。要

獎勵有利全體的習慣，可以利用新心理學的發現。我們既然明白了人是根本自私自利的，就可以利用人們愛誇獎惡責罰的心理，造成一種絕對的道德(Positive Morality)，就是某種的行為應受獎掖，某種的行為應受責辱。但只是折衷於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先天的假定某種行為為善，某種行為為惡。從前臺灣土人有一種風俗：一個男子想要娶妻，至少須殺下一個人頭，帶到結婚場上；我們文明社會獎勵同類自殘，叫做勇敢，算是美德，豈非一樣可笑？

這樣以結果判別行為的倫理，就性質說，與邊沁及穆勒父子所代表的倫理學，無甚分別；羅素自己亦說他的主張並不是新奇的，不過不論怎樣平常的一個原則，若然全社會認定了他的重要，著力的實行去，就會發生可驚的功效。以公眾的利益判別行為之善惡：這個原則一定，我們的教育，刑律，我們獎與責的標準，當然就有極重要的轉變。

## 十

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說中國人比較入魔道最淺，在地面上可算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他說這話，是在故意的打誑，哄騙我們呢，還是的確

是他觀察現代文明的真知灼見？——但吳稚暉先生曾叮囑我們，說羅素只當我們是小孩子，他是個大滑頭騙子！

（原刊 1923 年 12 月《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三期）

## 風雨故人

### 悼沈叔薇

[沈叔薇是我的一個表兄，從小同學，高小中學(杭州一中)都是同班畢業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

叔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著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個人，你的死是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我每次想到生與死的究竟時，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經驗與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質是苦不是樂，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淚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從生入死，在我有時看來，只是解化了實體的存在，脫離了現象的世界，你原來能辨別苦樂，忍受磨折的性靈，在這最後的呼吸離竅的俄頃，又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亦不能設想苦痛的滅絕。但生死間終究有一個不可掩諱的分別，不論你怎樣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個嬰兒出母胎時他便與這生的世界開始了關係，這關係卻不能隨著他去後的軀殼埋掩，這一生與一死，不論相間的距離怎樣的短，不論他生時的世界怎樣的仄——這一生死便

是一個不可銷毀的事實：比如海水每多一次潮漲海灘便多受一次泛濫，我們全體的生命在灘沙裏，我想，也存記著最微小的波動與影響……

而況我們人又是有感情的動物。在你活著的時候，我可以攜著你的手，談我們的談，笑我們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風與落葉的悲涼……叔薇，你這幾年雖則與我不易相見，雖則彼此處世的態度更不如童年時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裏還留著一部分給我的情願，因為你也在我的胸中永占著相當的關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鄉時，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裝前已經亟亟的尋求，欣欣的重溫你的伴侶。但如今在你我間的距離，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卻是一切距離中最遼遠的一種距離——生與死的距離。我下次重歸鄉土，再沒有機會與你攜手談笑，再不能與你相與恣縱早年的狂態，我再到你們家去，至多只能撫摩你的寂寞的靈幃，仰望你的慘淡的遺容，或是手拿一把鮮花到你的墳前憑吊！

叔薇，我今晚在北京的寓裏，在一個冷靜的秋夜，傾聽著風催落葉的秋聲，咀嚼著為你興起的哀思，這幾行文字，雖則是隨意寫下，不成章節，但在這舒寫自來情感的俄頃，我仿佛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溫馴的，諧趣的人格，仿佛又見著了你瘦臉上的枯澀的微笑——比在生前更諧合的更密切的接近。

我沒有多少的話對你說，叔薇，你得寬恕我；當你在世時我們亦很少相互罄吐的機會。你去世的那一天我來看你，那時你的頭上，你的眉目間，已經刻畫著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聲叔薇，你也從枕上側面來回叫我一聲志摩，那便是我們在永別前最後的緣分！我永遠忘不了那時病榻前的情景！

我前面說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叔薇，你的一

生尤其不曾嘗味過生命裏可能的樂趣，雖則你是天生的達觀，從不曾慕羨虛榮的人間；你如其繼續的活著，支撐著你的多病的筋骨，委蛇你無多沾戀的家庭，我敢說這樣的生轉不如撒手去了的乾淨！況且你生前至愛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間，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過繼的爹娘（你的姑母），你的姊姊——可憐娟姊，我始終不曾一度憑吊——還有你的愛妻，他們都在墳墓的那一邊滿開著他們天倫的懷抱，守候著他們最愛的“老五”，共用永久的安閒……

十一月一日早三時你的表弟志摩（原刊《自剖文集》，新月書店 1928 年 1 月初版）

## 我的彼得

新近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個地方聽音樂，一個不相識的小孩，約莫八九歲光景，過來坐在我的身邊，他說的話我不懂，我也不易使他懂我的話，那可並不妨事，因為在幾分鐘內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他拉著我的手，我拉著他的手，一同聽台上的音樂。他年紀雖則小，他音樂的興趣已經很深：他比著手勢告我他也有一張提琴，他會拉，並且說哪幾個是他已經學會的調子。他那資質的敏慧，性情的柔和，體態的秀美，不能使人不愛；而況我本來是喜歡小孩們的。

但那晚雖則結識了一個可愛的小友，我心裏卻並不快爽；因為不僅見著他使我想起你，我的小彼得，並且在他活潑的神情裏我想見了你，彼得，假如你長大的話，與他同年齡的影子。你在時，與他一樣，也是愛音樂的；雖則你回去的時候剛滿三歲，你愛好音樂的故事，從你襁褓時起，我屢次聽你媽與你的“大大”講，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愛，竟可說是你有天賦的憑證，在你最初開口學話的日子，你媽已經寫信給我，說你聽著了音樂便異常的快活，說你在坐車裏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車欄上跟著音樂按拍；你稍大些會得淘氣的時候，你媽說，只要把話匣開上，你便在旁邊乖乖的坐著靜聽，再也不出聲不鬧：——並且你有的是可驚的口味，是貝德花芬是槐格納你就愛，要是中國的戲片，你便蓋沒了你的小耳決意不讓無意味的鑼鼓，

打攪你的清聽！你的大大(她多疼你！)講給我聽你得小提琴的故事：怎樣那晚上買琴來的時候，你已經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樣她們爲怕你起來鬧趕快滅了燈亮把琴放在你的床邊，怎樣你這小機靈早已看見，卻偏不作聲，等你媽與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的爬起來，摸著了你的寶貝，再也忍不住的你技癢，站在漆黑的床邊，就開始你“截桑柴”的本領，後來怎樣她們干涉了你，你便乖乖的把琴抱進你的床去，一起安眠。她們又講你怎樣歡喜拿著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摹仿音樂會的導師，你那認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此外還有不少趣話，大大記得最清楚，她都講給我聽過；但這幾件故事已夠見證你小小的靈性裏早長著音樂的慧根。實際我與你媽早經同意想叫你長大時留在德國學習音樂；——誰知道在你的早殤裏我們不失去了一個可能的毛贊德(Mozart)：在中國音樂最饑荒的日子，難得見這一點希冀的青芽，又教命運無情的腳根踏倒，想起怎不可傷？

彼得，可愛的小彼得，我“算是”你的父親，但想起我做父親的往迹，我心頭便湧起了不少的感想；我的話你是永遠聽不著了，但我想借這悼念你的機會，稍稍疏泄我的積愆，在這不自然的世界上，與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當不在少數，因此我想說的話或許還有人聽，竟許有人同情。就是你媽，彼得，她也何嘗有一天接近過快樂與幸福，但她在她同樣不幸的境遇中證明她的智斷，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與膽量；所以至少她，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話裏意味的深淺，也只有她，我敢說，最有資格指證或相詮釋——在她有機會時——我的情感的真際。

但我的情愫！是怨，是恨，是懺悔，是悵惘？對著這不完全，不如意的人生，誰沒有怨，誰沒有恨，誰沒有悵惘？除了

天生顛顛的，誰不曾在他的生命的經途中——葛德說的——和著悲哀吞他的飯，誰不曾擁著半夜的孤衾飲泣？我們應得感謝上蒼的是他不可度量的心裁，不但在生物的境界中他創造了不可計數的種類，就這悲哀的人生也是因人差異，各各不同，——同是一個碎心，卻沒有同樣的碎痕，同是一滴眼淚，卻難尋同樣的淚晶。

彼得我愛，我說過我是你的父親。但我最後見你的時候你才不滿四月，這次我再來歐洲你已經早一個星期回去，我見著的只你的遺像，那太可愛，與你一撮的遺灰，那太可慘。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車、小馬、小鵝、小琴、小書——，你媽曾經件件的指給我看，你在時穿著的衣、褂、鞋、帽，你媽與你大大也曾含著眼淚從箱裏理出來給我撫摩，同時她們講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現在我的眼前，你的腳蹤仿佛在樓板上踮響。你是不認識你父親的，彼得，雖則我聽說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邊，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親吻，多謝你媽與你大大的慈愛與真摯，她們不僅永遠把你放在她們心坎的底裏，她們也使我——沒福見著你的父親，知道你，認識你，愛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潑、美慧、可愛，永遠鏤上了我的心版。那天在柏林的會館裏，我手捧著那收存你遺灰的錫瓶，你媽與你七舅站在旁邊止不住滴淚，你的大大哽咽著，把一個小花圈挂上你的門前——那時間我，你的父親，覺著心裏有一個尖銳的刺痛，這才初次明白曾經有一點血肉從我自己的生命裏分出，這才覺著父性的愛像泉眼似的在性靈裏汨汨的流出；只可惜是遲了，這慈愛的甘液不能救活已經萎折了的鮮花，只能在他紀念日的周遭永遠無聲的流轉。

彼得，我說我要借這機會稍稍爬梳我年來的鬱積；但那也不見得容易；要說的話仿佛就在口邊，但你要它們的時候，它

們又不在口邊：像是長在大塊岩石底下的嫩草，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岩石才能把它不傷損的連根起出——誰知道那根長的多深！是恨，是怨，是懺悔，是悵惘？許是恨，許是怨，許是懺悔，許是悵惘。荊棘刺入了行路人的脛踝，他才知道這路的難走；但爲什麼有荊棘？是它們自己長著，還是有人存心種著的？也許是你自己種下的？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荊棘：一則因爲這道是你自願才來走的；再則因爲那刺傷是你自己的腳踏上了荊棘的結果，不是荊棘自動來刺你。——但又誰知道？因此我有時想，彼得像你倒真是聰明：你來時是一團活潑，光亮的天真，你去時也還是一個光亮，活潑的靈魂；你來人間真像是短期的作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愛，陽光的和暖與花草的美麗，你離開了媽的懷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懷抱，我想他聽你欣欣的回報這番作客——只嘗甜漿，不吞苦水——的經驗，他上年紀的臉上一定滿布著笑容——你的小腳踝上不曾碰著過無情的荊棘，你穿來的白衣不曾沾著一斑的泥汗。

但我們，比你住久的，彼得，卻不是來作客；我們是遭放逐，無形的解差永遠在後背催逼著我們趕道：爲什麼受罪，前途是哪里，我們始終不曾明白，我們明白的只是底下流血的脛踝，只是這無恩的長路，這時候想回頭已經太遲，想中止也不可能，我們真的羨慕，彼得，像你那謫期的簡淨。

在這道上遭受的，彼得，還不止是難，不止是苦，最難堪的是逐步相迫的嘲諷，身影似的不可解脫。我既是你的父親，彼得，比方說，爲什麼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雖短，給你應得的慈愛，爲什麼要到這時候，你已經去了不再回來，我才覺著骨肉的關連？並且假如我這番不到歐洲，假如我在萬裏外接到你的死耗，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雲影，來時自來，去時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時我不知愛惜，你去時也

不能過分動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無情，不是寡恩，爲什麼我對自身的血肉，反是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問爲什麼，這問的後身便是無限的隱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問！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而況揶揄還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嘗不赤心的愛我；但他們的愛卻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嘗不篤愛我的親親，但我不僅不能盡我的責任，不僅不曾給他們想望的快樂，我，他們的獨子，也不免加添他們的煩愁，造作他們的痛苦，這又是爲什麼？在這裏，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問。昨天我是個孩子，今天已是壯年：昨天腮邊還帶著圓潤的笑渦，今天頭上已見星星的白髮；光陰帶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贖，留下在我們心頭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我們在這道上偶爾停步回想的時候，只能投一個虛圈的“假使當初”，解嘲已往的一切。但已往的教訓，即使有，也不能給我們利益，因爲前途還是不減啓程時的渺茫，我們還是不能選擇自由的途徑——到那天我們無形的解差喝住的時候，我們唯一的權利，我猜想，也只是再丟一個虛圈更大的“假使”，圓滿這全程的寂寞，那就是止境了。

（原刊《自剖文集》，新月書店 1928 年 1 月初版）

## 我的祖母之死

—

一個單純的孩子，過他快活的時光，興匆匆的，活潑潑的，何嘗識別生存與死亡？

這四行詩是英國詩人華茨華斯(Wil liam Wordsworth )一首有名的小詩叫做“ 我們是七人 ” (We are Seven)的開端，也就是他的全詩的主意。這位愛自然，愛兒童的詩人，有一次碰著一個八歲的小女孩，發髻蓬鬆的可愛，他問她兄弟姊妹共有幾人，她說我們是七個，兩個在城裏，兩個在外國，還有一個姊妹一個哥哥，在她家裏附近教堂的墓園裏埋著。但她小孩的心理，卻不分清生與死的界限，她每晚攜著她的幹點心與小盤皿，到那墓園的草地裏，獨自的吃，獨自的唱，唱給她的在土堆裏眠著的兄姊聽，雖則他們靜悄悄的莫有回響，她爛漫的童心卻不曾感到生死間有不可思議的阻隔；所以任憑華翁多方的譬解，她只是睜著一雙靈動的小眼，回答說：

“ 可是，先生，我們還是七人。 ”

## 二

其實華翁自己的童真，也不讓那小女孩的完全：他曾經說“在孩童時期，我不能相信我自己有一天也會得悄悄的躺在墳裏，我的骸骨會得變成塵土”。又一次他對人說“我做孩子時最想不通的，是死的這回事將來也會得輪到我自己身上”。

孩子們天生是好奇的，他們要知道貓兒爲什麼要吃耗子，小弟弟從哪里變出來的，或是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但人生最重大的變端——死的現象與實在，他們也只能含糊的看過，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個小孩子們都是搔頭窮思的丹麥王子。他們臨到喪故，往往跟著大人啼哭；但他只要眼淚一干，就會到院子裏踢毽子，趕蝴蝶，就使在屋子裏長眠不醒了的是他們的親爹或親娘，大哥或小妹，我們也不能盼望悼死的悲哀可以完全翳蝕了他們稚羊小狗似的歡欣。你如其對孩子說，你媽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十次裏有九次只是對著你發呆；但他等到要媽叫媽，媽偏不應的時候，他的嫩頰上就會有熱淚流下。但小孩天然的一種表情，往往可以給人們最深的感動。我生平最忘不了的一次電影，就是描寫一個小孩愛戀已死母親的種種天真的情景。她在園裏看種花，園丁告訴她這花在泥裏，澆下水去，就會長大起來。那天晚上天下大雨，她睡在床上，被雨聲驚醒了，忽然想起園丁的話，她的小腦筋裏就發生了絕妙的主意。她偷偷的爬出了床，走下樓梯，到書房裏去拿下桌上供著的她死母的照片，一把揣在懷裏，也不顧傾倒著的大雨，一直走到園裏，在地上用園丁的小鋤掘松了泥土，把她懷裏的親媽，謹慎的取了出來，栽在泥裏，把松泥掩護著；她做完了工就蹲

在那裏守候——一個三四歲的女孩，穿著白色的睡衣，在深夜的暴雨裏，蹲在露天的地上，專心篤意的盼望已經死去的親娘，像花草一般，從泥土裏發長出來！

## 三

我初次遭逢親屬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時我還不滿六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經驗，但我追想當時的心理，我對於死的見解也不見得比華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我記得那天夜裏，家裏人吩咐祖父病重，他們今夜不睡了，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樓睡去，回頭要我們時他們會來叫的。我們就上樓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臥房，我那時也不十分明白，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有火燒、強盜搶、做怕夢，一樣的可怕。我也不十分睡著，只聽得樓下的急步聲，碗碟聲、喚婢仆聲、隱隱的哭泣聲，不息的響音。過了半夜，他們上來把我從睡夢裏抱了下去，我醒過來只聽得一片的哭聲，他們已經把長條香點起來，一屋子的煙，一屋子的人，圍攏在床前，哭的哭，喊的喊，我也捱了過去，在人叢裏偷看大床裏的好祖父。忽然聽說醒了醒了，哭喊聲也歇了，我看見父親爬在床裏，把病父抱持在懷裏，祖父倚在他的身上，雙眼緊閉著，口裏銜著一塊黑色的藥物他說話了，很清的聲音，雖則我不曾聽明他說的什麼話，後來知道他經過了一陣昏暈，他又醒了過來對家人說：“你們吃嚇了，這算是小死。”他接著又說了好幾句話，隨講音隨低，呼氣隨微，去了，再不醒了，但我卻不曾親見最後的彌留，也許是我記不起，總之我那時早已跪在地板上，手裏

擎著香，跟著大眾高聲的哭喊了。

#### 四

此後我在親戚家收殮雖則看得不少，但死的實在的狀況卻不曾見過。我們念書人的幻想力是比較的豐富，但往往因為有了幻想力，就不管生命現象的實在，結果是書呆子，陸放翁說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人生的範圍是無窮的：我們少年時精力充足什麼都不怕嘗試，只愁沒有出奇的事情做，往往抱怨這宇宙太窄，青天太低，大鵬似的翅膀飛不痛快，但是……但是平心的說，且不論奇的、怪的、特別的、離奇的，我們姑且試問人生裏最基本的事實，最單純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經驗，我們究竟能有多少的把握，我們能有多少深徹的瞭解，我們是否都親身經歷過？譬如說：生產、戀愛、痛苦、悲、死、妒、恨、快樂、真疲倦、真饑餓、渴、毒焰似的渴、真的幸福、凍的刑罰、仟悔，種種的情熱。我可以說，我們平常人生觀、人類、人道、人情、真理、哲理、本能等等名詞不離口吻的念書人們，什麼文學家，什麼哲學家——關於真正人生基本的事實的實在，知道的——恐怕是極微至鮮，即使不等於圓圈。我有一個朋友，他和他夫人的感情極厚，一次他夫人臨到難產，因為在外國，所以進醫院什麼都得他自己照料，最後醫生宣言只有用手術一法，但性命不能擔保，他沒有法子，只好和他半死的夫人訣別（解剖時親屬不准在旁的）。滿心毒魔似的難受，他出了醫院，走在道上，走上橋去，像得了離魂病似的，心脈舂臼似的跳著，最後他聽著了教堂和緩的鐘聲，他

就不自主的跟著鐘聲，進了教堂，跟著在做禮拜的跪著、禱告、懺悔、祈求、唱詩、流淚(他並不是信教的人)，他這樣的捱過時刻，後來回轉醫院時，一步步都是慘酷的磨難，比上行刑場的犯人，加倍的難受，他怕見醫生與看護婦，仿佛他的運命是在他們的手掌裏握著。事後他對人說“我這才知道了一點子的意味！”

## 五

所以不曾經歷過精神或心靈的大變的人們，只是在生命的戶外徘徊，也許偶爾猜想到幾分牆內的動靜，但總是浮的淺的，不切實的，甚至完全是隔膜的。人生也許是個空虛的幻夢，但在這幻象中，生與死，戀愛與痛苦，畢竟是陡起的奇峰，應得激動我們傍徨者的注意，在此中也許有可以感悟到一些幻裏的真，虛中的實，這浮動的水泡不曾破裂以前，也應得飽吸自由的日光，反射幾絲顏色！

我是一隻不羈的野駒，我往往縱容想象的倡狂，詭辯人生的現實；比如憑藉凹折的玻璃，覺察當前景色。但時而複再，我也能從煩囂的雜響中聽出清新的樂調，在炫耀的雜彩裏，看出有條理的意匠。這次祖母的大故，老家庭的生活，給我不少靜定的時刻，不少深刻的反省。我不敢說我因此感悟了部分的真理，或是取得了若干的智慧；我只能說我因此與實際生活更深了一層的接觸，益發激動我對於人生種種好奇的探討，益發使我驚訝這迷謎的玄妙，不但死是神奇的現象，不但生命與呼吸是神奇的現象，就連日常的生活與習慣與迷信，也好像放射

著異樣的光閃，不容我們擅用一兩個形容詞來概狀，更不容我們昌言什麼主義來抹煞——一個革新者的熱心，碰著了實在的寒冰！

## 六

我在我的日記裏翻出一封不曾寫完不曾付寄的信，是我祖母死後第二天的早上寫的。我時在極強烈的極鮮明的時刻內，很想把那幾日經過感想與疑問，痛快的寫給一個同情的好友，使他在數千裏外也能分嘗我強烈的鮮明的感情。那位同情的好友我選中了通伯。但那封信卻只起了一個呆重的頭，一為喪中忙，二為我那時眼熱不耐用心，始終不曾寫就，一直挨到現在再想補寫，恐怕強烈已經變弱，鮮明已經透暗，逃亡的囚徒，不易追獲的了。我現在把那封殘信錄在這裏，再來追摹當時的情景。

通伯：

我的祖母死了！從昨夜十時半起，直到現在，滿屋子只是號咷呼搶的悲音，與和尚、道士、女僧的禮懺鼓磬聲。二十年前祖父喪時的情景，如今又在眼前了。忘不了的情景！你願否聽我講些？

我一路回家，怕的是也許已經見不到老人，但老人卻在生死的交關仿佛存心的彌留著，等待她最鍾愛的孫兒——即不能與他開言訣別，也使他尚能把握她依然溫暖的手掌，撫摩她依然跳動著的胸懷，凝視她依然能自開自闔雖則不再能表情的目

睛。她的病是腦充血的一種，中醫稱爲“卒中”（最難救的中風）。她十日前在暗房裏躓仆倒地，從此不再開口出言，登仙似的結束了她八十四歲的長壽，六十年良妻與賢母的辛勤，她現在已經永遠的脫辭了煩惱的人間，還歸她清淨自在的來處。我們承受她一生的厚愛與蔭澤的兒孫，此時親見，將來追念，她最後的神化，不能自禁中懷的摧痛，熱淚暴雨似的盆湧，然痛心中卻亦隱有無窮的讚美，熱淚中依稀想見她功成德備的微笑，無形中似有不朽的靈光，永遠的臨照她綿衍的後裔……

## 十

舊曆的乞巧那一天，我們一大群快活的遊蹤，驢子灰的黃的白的，轎子四個腳夫擡的，正在山海關外紆回的、曲折的繞登角山的棲賢寺，面對著殘圯的長城，巨蟲似的爬山越嶺，隱入煙靄的迷茫。那晚回北戴河海濱住處，已經半夜，我們還打算天亮四點鐘上蓮峰山去看日出，我已經快上床，忽然想起了，出去問有信沒有，聽差遞給我一封電報，家裏來的四等電報。我就知道不妙，果然是“祖母病危速回”！我當晚就收拾行裝，趕早上六時車到天津，晚上才上津浦快車。正嫌路遠車慢，半路又爲水發沖壞了軌道過不去，一停就停了十二點鐘有餘，在車裏多過了一夜，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過江上滬甯車。這趟車如其准點到上海，剛好可以接上滬杭的夜車，誰知道又誤了點，誤了不多不少的一分鐘，一面我們的車進站，他們的車頭鳴的一聲叫，別斷別斷的去了！我若然是空身子，還可以冒險跳車，偏偏我的一雙手又被行李雇定了，所以只得定著眼睛送

它走。

所以直到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午我方才到家。我給通伯的信說“怕是已經見不著老人”，在路上那幾天真是難受，縮不短的距離沒有法子，但是那急人的水發，急人的火車，幾面湊攏來，叫我整整的遲一晝夜到家！試想病危了的八十四歲的老人，這二十四點鐘不是容易過的，說不定她剛巧在這個期間內有什麼動靜，那才叫人抱憾哩！但是結果還算沒有多大的差池——她老人家還在生死的交關等著！

## 八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的孫兒回來了，奶奶！沒有回音。老太太闔著眼，仰面躺在床裏，右手拿著一把半舊的雕翎扇很自在的扇動著。老太太原來就怕熱，每年暑天總是扇子不離手的，那幾天又是特別的熱。這還不是好好的老太太，呼吸頂勻淨的，定是睡著了，誰說危險！奶奶，奶奶！她把扇子放下了，伸手去摸著頭頂上挂著的冰袋，一把抓得緊緊的，呼了一口長氣，像是暑天趕道兒的喝了一碗涼湯似的，這不是她明明的有感覺不是？我把她的手拿在我的手裏，她似乎感覺我手心的熱，可是她也讓我握著，她開眼了！右眼張得比左眼開些，瞳子卻是發呆，我拿手指在她的眼前一挑，她也沒有瞬，那准是她瞧不見了——奶奶，奶奶，——她也真沒有聽見，難道她真是病了，真是危險，這樣愛我疼我寵我的好祖母，難道真會得……我心裏一陣的難受，鼻子裏一陣的酸，滾熱的眼淚就進了出來。這時候床前已經擠滿了人，我的這位，

我是那位，我一眼看過去，只見一片慘白憂愁的面色，一雙雙裝滿了淚珠的眼眶。我的媽更看的憔悴。她們已經伺候了六天六夜，媽對我講祖母這回不幸的情形，怎樣的她夜飯前還在大廳上吩咐事情，怎樣的飯後進房去自己擦臉，不知怎樣的閃了下去，外面人聽著響聲才進去，已經是不能開口了，怎樣的請醫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轉機……

一個人到了天倫骨肉的中間，整套的思想情緒，就變換了式樣與顏色。你的不自然的口音與語法沒有用了；你的耀眼的袍服可以不必穿了；你的潔白的天使的翅膀，預備飛翔出人間到天堂的，不便在你的慈母跟前自由的開豁；你的理想的樓臺亭閣，也不輕易的放進這二百年的老屋；你的佩劍、要塞、以及種種的防禦，在爭競的外界即使是必要的，到此只是可笑的累贅。在這裏，不比在其餘的地方，他們所要求於你的，只是隨熟的聲音與笑貌，只是好的，純粹的本性，只是一個沒有斑點子的赤裸裸的好心。在這些純愛的骨肉的經緯中心，不由得你不從你的天性裏抽出最柔糯亦最有力的幾縷絲線來加密或是縫補這幅天倫的結構。

所以我那時坐在祖母的床邊，含著兩朵熱淚，聽母親敘述她的病況，我腦中發生了異常的感想，我像是至少逃回了二十年的光陰，正如我膝前子侄輩一般的高矮，回復了一片純樸的童真，早上走來祖母的床前，揭開帳子叫一聲軟和的奶奶，她也回叫了我一聲，伸手到裏床去摸給我一個蜜棗或是三片狀元糕，我又叫了一聲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愛的辰光，如何可愛的天真，但如今沒有了，再也不回來了。現在床裏躺著的，還不是我的親愛的祖母，十個月前我伴著到普陀登山拜佛清健的祖母，但現在何以不再答應我的呼喚，何以不再能表情，不再能說話，她的靈性哪里去了，她的靈性哪里去了？

## 九

一天，一天，又是一天——在垂危的病榻前過的時刻，不比平常飛駛無礙的光陰，時鐘上同樣的一聲的嗒，直接的打在你的焦急的心裏，給你一種模糊的隱痛——祖母還是照樣的眠著，右手的脈自從起病以來已是極微僅有的，但不能動彈的卻反是有脈的左側，右手還是不時在揮扇，但她的呼吸還是一例的平勻，面容雖不免瘦削，光澤依然不減，並沒有顯著的衰象，所以我們在旁邊看她的，差不多每分鐘都盼望她從這長期的睡眠中醒來，打一個呵欠，就開眼見人，開口說話——果然她醒了過來，我們也不會覺得離奇，像是原來應當似的。但這究竟是我們親人絕望中的盼望，實際上所有的醫生，中醫、西醫、針醫，都已一致的回絕，說這是“不治之症”。中醫說這脈象是憑證，西醫說腦殼裏血管破裂，雖則植物性機能——呼吸、消化——不曾停止，但言語中樞已經斷絕——此外更專門更玄學更科學的理論我也記不得了。所以暫時不變的原因，就在老太太本來的體元太好了，拳術家說的“一時不能散工”，並不是病有轉機的兆頭。

我們自己人也何嘗不明白這是個絕症；但我們卻總不忍自認是絕望：這“不忍”便是人情。我有時在病榻前，在淒悵的靜默中，發生了重大的疑問。科學家說人的意識與靈感，只是神經系最高的作用，這複雜，微妙的機械，只要部分有了損傷或是停頓，全體的動作便發生相當的影響；如其最重要的部分受了擾亂，他不是變成反常的瘋癲，便是完全的失去意識。照這一說，體即是用，離了體即沒有用；靈魂是宗教家的大謊，

人的身體一死什麼都完了。這是最乾脆不過的說法，我們活著時有這樣有那樣已經健夠麻煩，盡夠受，誰還有興致，誰還願意到墳墓的那一邊再去發生關係，地獄也許是黑暗的，天堂是光明的，但光明與黑暗的區別無非是人類專擅的假定，我們只要擺脫這皮囊，還歸我清靜，我就不願意頭戴一個黃色的空圈子，合著手掌跪在雲端裏受罪！

再回到事實上來，我的祖母——一位神智最清明的老太太——究竟在哪里？我既然不能斷定因為神經部分的震裂她的靈感性便永遠的消滅，但同時她又分明的失卻了表情的能力，我只能設想她人格的自覺性，也許比平時消淡了不少，卻依舊是在著，像在夢魘裏將醒未醒時似的，明知她的兒女孫曾不住的叫喚她醒來，明知她即使要永別也總還有多少的囑咐，但是可憐她的睛球再不能反映外界的印象，她的聲帶與口舌再不能表達她內心的情意，隔著這脆弱的肉體的關係，她的性靈再不能與他最親的骨肉自由的交通——也許她也在整天整夜的伴著我們焦急，伴著我們傷心，伴著我們出淚，這才是可憐，這才真叫人悲感哩！

## 十

到了八月二十七那天，離她起病的第十一天，醫生吩咐脈象大大的變了，叫我們當心，這一天內每天她只咽入很困難的幾滴稀薄的米湯，現在她的面上的光澤也不如早幾天了，她的目眶更陷落了，她的口部的筋肉也更寬弛了，她右手的動作也減少了，即使拿起了扇子也不再能很自然的扇動了——她的

大限的確已經到了。但是到晚飯後，反是沒有什麼顯象。同時一家人著了忙，準備壽衣的、準備冥銀的、準備香燈等等的。我從裏走出外，又從外走進裏，只見匆忙的腳步與嚴肅的面容。這時病人的大動脈已經微細的不可辨，雖則呼吸還不至怎樣的急促。這時一門的骨肉已經齊集在病房裏，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時刻。到了十時光景，我和我的父親正坐在房的那一頭一張床上，忽然聽得一個哭叫的聲音說——“大家快來看呀，老太太的眼睛張大了！”這尖銳的喊聲，仿佛是一大桶的冰水澆在我的身上，我所有的毛管一齊豎了起來，我們踉蹌的奔到了床前，擠進了人叢。果然，老太太的眼睛張大了，張得很大了！這是我一生從不曾見過，也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眼見的神奇(恕罪我的描寫)不但是兩眼，面容也是絕對的神變了(transfigured)，她原來皺縮的面上，發出一種鮮潤的彩澤，仿佛半淤的血脈，又一度充滿了生命的精液，她的口，她的兩頰，也都回復了異樣的豐潤；同時她的呼吸漸漸的上升，急進的短促，現在已經幾乎脫離了氣管，只在鼻孔裏脆響的呼出了。但是最神奇不過的是一雙眼睛！她的瞳孔早已失去了收斂性，呆頓的放大了。但是最後那幾秒鐘！不但眼眶是充分的張開了，不但黑白分明，瞳孔銳利的緊斂了，並且放射著一種不可形容，不可信的輝光，我只能稱他為“生命最集中的靈光”！這時候床前只是一片的哭聲，子媳喚著娘，孫子喚著祖母，婢仆爭喊著老太太，幾個稚齡的曾孫，也跟著狂叫太太……但老太太最後的開眼，仿佛是與她親愛的骨肉，作無言的訣別，我們都在號泣的送終，她也安慰了，她放心的去了。在幾秒時內，死的黑影已經移上了老人的面部，遏滅了生命的異彩，她最後的呼氣，正似水泡破裂，電光杳滅，菩提的一響，生命呼出了竅，什麼都止息了。

## 十一

我滿心充塞了死象的神奇，同時又須顧管我有病的母親，她那時出性的號啕，在地板上滾著，我自己反而哭不出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眼看著一家長幼的涕淚滂沱，耳聽著狂沸似的呼搶號叫，我不但不發生同情的反應，卻反而達到了一個超感情的，靜定的，幽妙的意境，我想象的看見祖母脫離了軀殼與人間，穿著雪白的長袍，冉冉的上升天去，我只想默默的跪在塵埃，讚美她一生的功德，讚美她一生的圓寂。這是我的設想！我們內地人卻沒有這樣純粹的宗教思想；他們的假定是不論死的是高年厚德的老人或是無知無愆的幼孩，或是罪大惡極的凶人，臨到彌留的時刻總是一例的有無常鬼、摸壁鬼、牛頭馬面、赤發獠牙的陰差等等到門，拿著鐐鏈枷鎖，來捉拿陰魂到案。所以燒紙帛是平他們的暴戾，最後的呼搶是沒奈何的訣別。這也許是大部分臨死時實在的情景，但我們卻不能概定所有的靈魂都不免遭受這樣的凌辱。譬如我們的祖老太太的死，我只能想象她是登天，只能想象她慈祥的神化——像那樣鼎沸的號啕，固然是至性不能自禁，但我總以為不如匍伏隱泣或默禱，較為近情，較為合理。

理智發達了，感情便失了自然的濃摯；厭世主義的看來，眼淚與笑聲一樣是空虛的，無意義的。但厭世主義姑且不論，我卻不相信理智的發達，會得妨礙天然的情感；如其教育真有效力，我以為效力就在剝削了不合理性的“感情作用”，但決不會有損真純的感情；他眼淚也許比一般人流得少些，但他等到流淚的時候，他的淚才是應流的淚。我也是智識愈開流淚愈少

的一個人，但這一次卻也真的哭了好幾次。一次是伴我的姑母哭的，她為產後不曾複元，所以祖母的病一直瞞著她，一直到了祖母故後的早上方才通知她。她扶病來了，她還不曾下轎，我已經聽出她在啜泣，我一時感覺一陣的悲傷，等到她出轎放聲時，我也在房中獻歎不住。又一次是伴祖母當年的贈嫁婢哭的。她比祖母小十一歲，今年七十三歲，亦已是個白髮的婆子，她也來哭她的“小姐”，她是見著我祖母的花燭的唯一一個人，她的一哭我也哭了。

再有是伴我的父親哭的。我總是覺得一個身體偉大的人，他動情感的時候，動人的力量也比平常人偉大些。我見了我父親哭泣，我就忍不住要伴著淌淚。但是感動我最強烈的幾次，是他一人倒在床裏，反復的啜泣著，叫著媽，像一個小孩似的，我就感到最熱烈的傷感，在他偉大的心胸裏浪濤似的起伏，我就感到母子的感情的確是一切感情的起原與總結，等到一失慈愛的蔭庇，仿佛一生的事業頓時莫有了根柢，所有的快樂都不能填平這唯一的缺陷；所以他這一哭，我也真哭了。

但是我的祖母果真是死了嗎？她的軀體是的。但她是不死的。詩人勃蘭恩德(Bryant)說：

So live , that when thy summons comes to join the  
innumerable caravan which moves to that mysterious  
realm where each one takes his chamber in the silent  
halls of death , then go not , like the quarry slave at  
night scourged to his dungeon , but sustained and  
soothed .

By an unfaltering truth , approach thy grave like  
one that wraps the drapery of his couch , about him ,

and lies down to pleasant dreams .

如果我們的生前是盡責任的，是無愧的，我們就會安坦的走近我們的墳墓，我們的靈魂裏不會有慚愧或悔恨的齧痕。人生自生至死，如勃蘭恩德的比喻，真是大隊的旅客在不盡的沙漠中進行，只要良心有個安頓，到夜裏你臥倒在帳幕裏也就不怕噩夢來纏繞。

我的祖母，在那舊式的環境裏，到我們家宋五十九年，真像是做了長期的苦工，她何嘗有一日的安閒，不必說子女的嫁娶，就是一家的柴米油鹽，掃地抹桌，哪一件事不在八十歲老人早晚的心上！我的伯父快近六十歲了，但他的起居飲食，還差不多完全是祖母經管的，初出世的曾孫如其有些身熱咳嗽，老太太晚上就睡不安穩；她愛我寵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寫，她那深厚的慈蔭，真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即使勞碌了一生，她的報酬卻在靈魂無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兒女孫曾，只要我們能夠步她的前例，各盡天定責任，她在冥冥中也就永遠的微笑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原刊《自剖文集》，新月書店 19281 月初版)

## 傷雙栝老人

看來你的死是無可致疑的了，宗孟先生，雖則你的家人們到今天還沒法尋回你的殘骸。最初消息來時，我只是不信，那其實是太奇特，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經幾回夢見你生還，敘述你曆險的始末，多活現的夢境！但如今在栝樹凋盡了青枝的庭院，再不聞“老人”的警效；真的沒了，四壁的白聯仿佛在微風中歎息。這三四十天來，哭你有你的內眷、姊妹、親戚，悼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政友與國內無數愛君才調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個忘年的小友。我不來敷陳你的事功，不來歷敘你的言行；我也不來再加一份涕淚吊你最後的慘變。魂兮歸來！此時在一個風滿天的深夜握笑，就只兩件事閃閃的在我心頭：一是你的諧趣天成的風懷，一是髻年失怙的諸弟妹，他們，你在時，哪一息不是你的關切，便如今，料想你徬徨的陰魂也常在他們的身畔飄逗。平時相見，我傾倒你的語妙，往往含笑靜聽，不叫我的笨澀羸雜你的瑩澈，但此後，可恨這生死間無情的阻隔，我再沒有那樣的清福了！只當你是在我跟前，只當是消磨長夜的閒談，我此時對你說些瑣碎，想來你不至厭煩吧。

先說說你的弟妹。你知道我與小孩子們說得來，每回我到你家去，他們一群四五個，連著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擁上我的身來，牽住我的手，攀住我的頭，問這樣，問那樣；我

要走時他們就著了忙，搶帽子的，鎖門的，嘎著聲音苦求的——你也曾見過我的狼狽。自從你的噩耗到後，可憐的孩子們，從不滿四歲到十一歲，哪懂得生死的意義，但看了大人們嚴肅的神情，他們也都發了呆，一個個木雞似的在人前愣著。有一天聽說他們私下在商量，想組織一隊童子軍，沖出山海關去替爸爸報仇！

“ 恬安 ” 那虛報到的一個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間一陣天翻似的鬧聲從外院陡起，一群孩子擁著一位手拿電紙的大聲的歡呼著，衝鋒似的陷進了上房。果然是大勝利，該得慶祝的：“ 爹爹沒有事 ” ！“ 爹爹好好的 ” ！徽那裏平安電馬上發了去，省她急。福州電也發了去，省他們跋涉。但這歡喜的風景運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著來的消息給完全煞盡！

當初送你同去的諸君回來，證實了你的死信。那晚，你的骨肉一個個走進你的臥房，各自默惻惻的坐下，啊，那一陣子最難堪的噤寂，千萬種痛心的思潮在各個人的心頭，在這沈默的暗慘中，激蕩、洶湧起伏。可憐的孩子們也都淚溼溼的攢聚在一處，相互的偎著，半懂得情景的嚴重。霎時間，衝破這沈默，發動了決聲的號啕，骨肉間至性的悲哀——你聽著嗎，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輪黃月斜覘著北海白塔的淒涼？

我知道你不能忘情這一群童稚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時見小四小五在靈幃前翻著筋斗，正如你在時他們常在你的跟前獻技。“ 你爹呢 ” ？我拉住他們問。“ 爹死了 ” ，他們嘻嘻的回答，小五摟住了小四，一和身又滾做一堆！他們將來的養育是你身後唯一的問題——說到這裏，我不由的想起了你離京前最後幾回的談話。政治生活，你說你不但嘗夠而且厭煩了。這五十年算是一個結束，明年起你準備謝絕俗緣，親自教課膝前的子女；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書法，你自覺你腕下的精力，老來

只是健進，你打算再化二十年工夫，打磨你藝術的天才；文章你本來不弱，但你想望的卻不是什麼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瀝一生的心得，淘成三兩篇不易衰朽的純晶。這在你是一種覺悟；早年在國外初識面時，你每每自負你政治的異稟，即在年前避居津地時你還以為前途不少有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態詭變，你才內省厭倦，認真想回復你書生逸士的生涯。我從最初驚訝你清奇的相貌，驚訝你更清奇的談吐，我便不阿附你從政的熱心，曾經有多少次我諷勸你趁早回航，領導這新時期的精神，共同發現文藝的新土。即如前半年泰戈爾來時，你那興會正不讓我們年輕人；你這半百翁登臺演戲，不辭勞倦的精神正不知給了我們多少的鼓舞！

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們後生中間的一個。在你的精神裏，我們看不見蒼蒼的鬢髮，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迹；你的依舊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裏的“逸”的風情——“萬種風情無地著”，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誰料這下文竟命定是“遼原白雪葬華顛”！

誰說你不是君房的後身？可惜當時不曾記下你搖曳多姿的吐屬，蓓蕾似的滿綴著警句與諧趣，在此時回憶，只如天海遠處的點點航影，再也認不分明。你常常自稱厭世人。果然，這世界，這人情，哪禁得起你銳利的理智的解剖與抉剔？你的鋒芒，有人說，是你一生最吃虧的所在。但你厭惡的是虛偽，是矯情，是頑老，是鄉願的面目，那還不是該的？誰有你的豪爽，誰有你的個儻，誰有你的幽默？你的鋒芒，即使露，也決不是完全在他人身上應用，你何嘗放過你自己來？對己一如對人，你絲毫不存姑息，不存隱諱。這就夠難能，在這無往不是矯揉的日子。再沒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給我這樣脆爽的清談的愉快。再沒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輩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這樣的

無“執”無“我”精神。

最可憐是遠在海外的徽徽，她，你曾經對我說，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對我說，是她唯一的知己。你們這父女不是尋常的父女。“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你曾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徽，不用說，一生崇拜的就只你，她一生理想的計劃中，哪件事離得了聰明不讓她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說也可憐，一切都成了夢幻，隔著這萬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靈如何載得起這奇重的哀慘！這終天的缺陷，叫她問誰補去？佑著她吧，你不昧的陰靈，宗孟先生，給她健康，給她幸福，尤其給她藝術的靈術——同時提攜她的弟妹，共同增榮雪池雙栝的清名！

十五年二月二日新月社

(原刊 1926 年 2 月 3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吊劉叔和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著我寫，伴著我想；院子裏偶爾聽著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卷敗葉，有時，我想象，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著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著他的小口，圓睜著一雙秀眼，仿佛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著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須，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裏欠身坐著，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頰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繸襪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他那天通電時著了寒發沙的嗓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卻覺得淒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於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他那時住在

皮宗石家裏。我最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裏。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做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鰥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弦不及早嗎？”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爲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爲你，叔和，我卻不曾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澹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著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蠍在我們的腳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著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遊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人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

他每當論事，卻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卻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焰頭是斜著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焰頭是斜著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啊，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秋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渡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

我仿佛跟著查拉圖斯脫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互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片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裏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雲爪相互的糾拿著；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著鐵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傾欹著。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發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裏是走，簡直是滾，

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板裏飛舞著萬道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兇險，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辯中遺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一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殼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物件：他恨混淆的思想，他恨醜躓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侶伴的空位！

十月十五日

(原刊 1925 年 10 月 19 日《晨報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 家 德

家德住我們家已有十多年了。他初來的時候嘴上光光的還算是個壯夫，頭上不見一莖白毛，挑著重擔到車站去不覺得乏。逢著什麼吃重的工作他總是說“我來！”他實在是來得的。現在可不同了。誰問他“家德，你怎麼了，頭髮都白了？”他就回答“人總要老的，我今年五十八，頭髮不白幾時白？”他不但發白，他上唇疏朗朗的兩披八字鬚也見花了。

他算是我們家的“做生活”，但他，據我娘說，除了吃飯住，卻不拿工錢。不是我們家不給他，是他自己不要。打頭兒就不要。“我就要吃飯住，”他說，我記得有一兩回我因為他替我挑行李上車站給他錢，他就瞪大了眼說，“給我錢做什麼？”我以為他嫌少，拿幾毛換一塊圓錢再給他，可是他還是“給我錢做什麼？”更高聲的抗議。你再說也是白費，因為他有他的理性。吃誰家的飯就該為誰家做事，給我錢做什麼？

但他並不是主義的不收錢。鎮上別人家有喪事喜事來叫他去幫忙的做完了有賞封什麼給他，他受。“我今天又‘摸了’錢了，”他一回家就欣欣的報告他的夥伴。他另的一種能耐，幾乎是專門的，那叫做“贊神歌”。誰家許了願請神，就非得他去使開了他那不是不圓潤的粗嗓子唱一種有節奏有頓挫的詩句贊美各種神道。奎星、純陽祖師、關帝、梨山老母，都得他來贊美。小孩兒時候我們最愛看請神，一來熱鬧，廳上擺得花綠綠

點得亮亮的，二來可以藉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來可以聽家德的神歌。樂器停了他唱，唱完樂又作。他唱什麼聽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圓”三個字，因為他幾乎每開口必有浪溜圓。他那唱的音調就像是在廳的頂梁上繞著，又像是暖天細雨似的在你身上勻勻的灑，反正聽著心裏就覺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閉上，這樣極容易在媽或是阿媽的身上靠著甜甜的睡了。到明天在床裏醒過來時耳邊還繞著家德那圓圓的甜甜的浪溜圓。家德唱了神歌想來一定到手錢，這他也不辭，但他更看重的是他應分到手的一塊祭肉。肉太肥或太瘦都不能使他滿意：“肉總得像一塊肉，”他說。

“家德，唱一點神歌聽聽，”我們在家時常常央著他唱，但他總是板著臉回說“神歌是唱給神聽的，”雖則他有時心裏一高興或是低著頭做什麼手工他口裏往往低聲在那裏浪溜他的圓。聽說他近幾年來不唱了。他推說忘了，但他實在以為自己嗓子幹了，唱起來不能原先那樣圓轉加意所以決意不再去神前獻醜了。

他在我家實在也做不少的事。每天天一亮他就從他的破爛被窩裏爬起身。一重重的門是歸他開的，晚上也是他關的時候多。有時老媽子不湊手他是幫著煮粥燒飯。挑行李是他的事，送禮是他的事，劈柴是他的事。最近因為父親常自己燒檀香，他就少劈柴，多劈檀香。我時常見跨坐在一條長凳上戴著一副白銅邊老花眼鏡偃著背細細的劈。“你的鏡子多少錢買的，家德？”“兩隻角子，”他頭也不擡的說。

我們家後面那個“花園”也是他管的。蔬菜，各樣的，是他種的。每天澆，摘去焦枯葉子，廚房要用時采，都是他的事。花也是他種的，有月季，有山茶，有玫瑰，有紅梅與臘梅，有美人蕉，有桃，有李，有不開花的蘭，有葵花，有蟹爪菊，有

可以染指甲的鳳仙，有比雞冠大到好幾倍的雞冠。關於每一種花他都有不少話講：花的脾，花的胃，花的顏色，花的這樣那樣。梅花有單瓣雙瓣，蘭有葷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這些簡單，但在小孩兒時聽來有趣的知識，都是他教給我們的。他是博學得可佩服。他不僅能看書能寫，還能講書，講得比學堂裏先生上課時講的有趣味得多。我們最喜歡他講《嶽傳》裏的嶽老爺。岳老爺出世，岳老爺歸天，東窗事發，莫須有三字構成冤獄，岳雷上墳，朱仙鎮八大錘——唷，那熱鬧就不用提了。他講得我們笑，他講得我們哭，他講得我們著急，但他再不能講得使我們瞌睡，那是學堂裏所有的先生們比他強的地方。

也不知是誰給他傳的，我們都相信家德曾經在鄉村裏教過書。也許是實有的事，像他那樣的學問在鄉里還不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自己不認。我新近又問他，他還是不認。我問他當初念些什麼書。他回一句話使我吃驚。他說我念的書是你們念不到的。那更得請教，長長見識也好。他不說念書，他說讀書。他當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還有呢？還有酒書。什麼？“酒書，”他說，什麼叫酒書？酒書你不知道，他仰頭笑著說，酒書是教人吃酒的書。真的有這樣一部書嗎？他不騙人，但教師他可從不曾做過。他現在口授人念經。他會念不少的經，從《心經》到《金剛經》全部，背得溜熟的。

他學念佛念經是新近的事。早三年他病了，發寒熱。他一天對人說怕好不了，身子像是在大海裏浮著，腦袋也發散得沒有個邊，他說。他死一點也不愁，不說怕。家裏就有一個老娘，他不放心，此外妻子他都不在意。一個人總要死的，他說。他果然昏暈了一陣子，他床前站著三四個他的夥伴。他蘇醒時自己說，“就可惜這一生一世沒有念過佛，吃過齋，想來只可等待來世的了。”說完這話他又閉上了眼仿佛是隱隱念著佛。事後

他自以為這一句話救了他的命，因為他竟然又好起了。從此起他就吃上了淨素。開始念經，現在他早晚都得做他的功課。

我不說他到我們家有十幾年了嗎，原先他在一個小學校裏做當差。我做學生的時候他已經在。他的一個同事我也記得，叫矮子小二，矮得出奇，而且天生是一個小二的嘴臉。家德是校長先生用他進去的。他初起工錢每月八百文，後來每年按加二百文，一直加到二千文的正薪，那不算少。矮子小二想來沒有讀過什麼酒書，但他可愛喝一杯兩杯的，不比家德讀了酒書倒反而不喝。小二喝醉了回校不發脾氣就倒上床，他的一份事就得家德兼做。後來矮子小二因為偷了學校的用品到外邊去換錢使發覺了被斥退。家德不久也離開學校，但他是為另一種理由。他的是自動辭職，因為用他進去的校長不做校長了，所以他也不願再做下去。有一天他托一個鄉紳到我們家來說要到我們家住，也不說別的話。從那時起家德就長住我們家了。

他自己鄉里有家。有一個娘，有一個妻，有三個兒子，好的兩個死了，剩下一個是不好的。他對妻的感情，按我媽對我說，是極壞。但早先他過一時還得回家去，不是為妻，是為娘。也為娘他不能不對他妻多少耐著性子。但是謝謝天，現在他不用再耐，因為他娘已經死了。他再也不回家去，積了一些錢也不再往家寄。妻不成材，兒子也沒有淘成，他養家已有三十多年，兒子也近三十，該得擔當家，他現在不管也沒有什麼虧心的了。他恨他妻多半是為她不孝順他的娘，這最使他痛心。他妻有時到鎮上來看他問他要錢，他一見她的影子都覺得頭痛，她一到他就跑，她說話他做啞巴，她鬧他到庭心裏去伏在地下劈柴。有一回他接他娘出來看迎燈，讓她睡他自己的床，蓋他自己的棉被，他自己在竈邊鋪些稻柴不脫衣服睡。第二天他妻也趕來了，從廚房的門縫裏張見他開著笑口用筷撿一塊肥肉給

他脫盡了牙翹著個下巴的老娘吃。她就在門外大聲哭鬧。他過去拿門給堵上了，撿更肥的肉給娘，更高聲的說他的笑話，逗他娘和廚下別人的樂。晚上他妻上樓見他娘睡家德自己的床，蓋他自己的被，回下來又和他哭鬧——他從後門往外跑了。

他一見他娘就開口笑說話沒有一句不逗人樂。他娘見他樂也樂，翹著一個乾癟下巴眯著一雙皺皮眼不住的笑，廚房裏頓時添了無窮的生趣。晚上在門口看燈，家德忙著招呼他娘，端著一條長凳或是一隻方板凳，半抱著她站上去，連聲的問看得見了不，自己躲在後背雙手扶著她防她閃，看完了燈他拿一隻碗到巷口去買一碗大肉麵湯一兩燒酒給他娘吃，吃完了送她上樓睡去。“又要你用錢，家德，”他娘說。“喔，這算什麼，我有的是錢！”家德就對他媽背他最近的進益，黃家的喪事到手三百六；李家的喜事到手五角小洋，還有這樣那樣的，盡他娘用都用不完，這一點點算什麼的！

家德的娘來了，是一件大新聞。家德自己起勁不必說，我們上下一家子都覺得高興。誰都愛看家德跟他娘在一起的神情，誰都愛聽他母子倆甜甜的談話。又有趣，又使人感動。那位鄉下老太太，穿紫棉綢衫梳元寶髻的，看著她那頭髮已經斑白的兒子心裏不知有多麼得意。就算家德做了皇帝，她也不能更開心。“家德！”她時常尖聲的叫，但等得家德趕忙回過頭問“娘，要啥，”她又就只眯著一雙皺皮眼甜甜的笑，再沒有話說。她也許是忘了她想著要說的話，也許她就愛那麼叫她兒子一聲，這宋屋子裏人就笑家德也笑，她也笑，家德在她娘的跟前，拖著早過半百的年歲，身體活靈得像一隻小松鼠，忙著為她張羅這樣那樣的，口齒伶俐得像一隻小八哥，娘長娘短的叫個不住。如果家德是個皇帝，世界上決沒有第二個皇太后有他娘那樣的好福氣。這是家德的夥伴們的思想。看看家德跟他娘，我媽比

方一句有詩意的話，就比是到山樓上去看太陽——滿眼都是亮。看看家德跟他娘，一個老媽子說，我總是出眼淚，我從來不知道做人會得這樣的有意思。家德的娘一定是幾世前修得來的。有一回家德腳上發流火，走路一顛一顛的不方便，但一走到他娘的跟前，他立即忍了痛僵直了身子放著腿走路，就像沒有病一樣。家德你今年鬍鬚也白了，他娘說。“人老的好，須白的好：娘你是越老越清，我是鬍鬚越白越健。”他這一插科他娘就忘了年歲忘了愁。

他娘已在兩年前死了。壽衣，有綢有緞的，都是家德早在鎮上替她預備好了的。老太太進棺材還帶了一支重足八錢的金押發去，這當然也是家德孝敬的。他自從娘死過，再也不回家，他妻出來他也永不理睬她。他現在吃素，念經，每天每晚都念——也是念給他娘的。他一輩子難得花一個閒錢，就有一次因為妻兒的不賢良叫他太傷心了，他一氣就“看開”了。他竟然連著有三五天上茶店，另買燒餅當點心吃，一共花了足足有五百錢光景，此外再沒有荒唐過。前幾天他上樓去見我媽，手筒著手，興匆匆的說，“太太，我要到鄉下去一趟。”“好的，”我媽說，“你有兩年多不回去了。”“我積下了一百多塊錢，我要去看一塊地葬我娘去。”他說。

(原刊 1929 年 2 月《新月》第 1 卷第 12 期，  
收入《輪盤》)